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楚簡綜合整理與研究』（03JZD0010）成果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

湖北省社會公益出版專項資金資助項目

『楚地出土戰國簡冊研究』 陳偉 主編

戰國楚竹書《周易》研究

陳仁仁 著



武漢大學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序 言

—

“楚地出土戰國簡冊研究”是2003年年底立項的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楚簡綜合整理與研究”(03JZD0010)基本成果的一部分。

1925年，王國維先生敏銳地提出：“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見時代，自來未有能比者也。”^①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先秦楚國故地，今湖北、河南、湖南省境，出土了大量戰國時代的竹簡，為這一論斷增添了更加豐富的內涵。據不完全統計，迄今發現的這類簡冊，有30多批、10萬字以上。其中如荊門包山簡、江陵望山簡、隨州曾侯乙簡、信陽長臺關簡、新蔡葛陵簡，有墓主生前卜筮方面的記錄和關於喪葬的記錄；包山簡的大部分和江陵磚瓦廠370號墓竹簡是司法、行政文書；信陽長臺關簡的一部分、荊門郭店簡、江陵九店簡、上海博物館購藏竹書以及新近披露的清華大學購藏竹書，則是各種珍貴的思想文化和數術方面的典籍。對這些簡冊的整理和研究，吸引了海內外眾多學者的關注和參與，在中國古代出土文獻這門學問中，開闢出一個生機勃勃、前景寬闊的新領域。

概略地說，楚地出土簡冊的發現與研究分為三個階段：

1951年冬至1952年春在長沙五里牌406號墓出土楚簡，這是現代意義上最先發現的戰國簡冊。其後到1980年，還出土有仰天

^①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王國維文集》第4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3頁。

湖 25 號墓、楊家灣 6 號墓、信陽長臺關 1 號墓、江陵望山 1 號、2 號墓、藤店 1 號墓、天星觀 1 號墓、隨州曾侯乙墓、臨澧九里 1 號墓竹簡。其間公布的資料，多是所謂“遣策”，即隨葬物的清單。學者的注意力多集中于對這些戰國文字的考釋，對遣策性質以及信陽竹書也有一些討論。由於資料有限，並且簡文的相關性不強，文字考釋的進程比較艱難。

1981—1997 年為第二階段。這個時期有幾批重要發現，資料刊布也比較及時。包山簡 1986 年出土，1992 年出版。九店簡 1981—1989 年發掘，1995 年發表。前一階段出土的長臺關簡、望山簡、曾侯乙簡也在這一階段正式刊布。包山簡的整理和研究，使得先前對於喪葬、卜筮方面的零星知識變得系統起來。更重要的是，人們第一次看到楚國官府行政、司法方面的文書，對楚國的郡縣設置、居民組織與司法程式、文書制度等，有了比較具體的瞭解。九店日書與先前發現的睡虎地秦簡日書相關聯，把人們對這類數術文獻的認識提前到了戰國中期。

1998 年郭店竹書出版，標誌著楚簡研究第三階段的開始。它與 2001 年後陸續出版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都是重要的典籍類文獻。如果說第一階段主要是古文字學家在作研究，第二階段歷史學者加入進來，那麼到第三階段，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學史領域的專家也以高度的熱情參與其事。由於往往可以與傳世文獻對勘或者語境比較確切，文字釋讀也更加順利。2008 年秋，清華大學購藏竹書的消息披露，其中《尚書》、《紀年》類文獻，帶有典型的官方色彩，又與主要是民間文獻的郭店、上海簡迥然有別。

二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當 2003 年教育部第一次徵集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選題時，我們提出了“楚簡綜合整理與研究”的設計並最終中標。

在項目論證中，我們設想課題主要針對已經或者即將較完整公布的楚簡資料，進行綜合整理與研究。綜合整理是針對各批竹簡的

發掘、整理者所作的初始整理而言，借助紅外線攝影等技術手段，運用日益豐富的古文字學知識和簡牘學知識，注意各批資料之間的相互補充與印證，系統、全面、準確地記錄、解讀簡冊中以文字爲主的各種信息。在此基礎上開展綜合研究，是要充分發掘這些出土資料提供的珍貴資源，驗證此前主要利用傳世文獻或者主要根據某些出土文獻所獲得的認知，並開闢新的研究領域，切實推進戰國時期的楚國以至整個先秦時代歷史文化的研究。

項目納入整理任務的，是包山、郭店、葛陵、長臺關等 14 種簡冊。那些沒有系統刊布的資料，如天星觀 1 號墓簡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暫不列入。綜合整理從竹簡圖像這一基礎性環節著手，盡可能收集這些竹簡的各種照片和圖錄，並在條件許可的情形下，儘量對原來照片質量欠佳以及原先脫漏的竹簡補拍紅外或數碼照片。原有質量好的照片、補拍的照片，成爲後續工作的底本。綜合整理的第二步，是在原有釋文、注釋的基礎上，充分吸收自資料發表以來海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並融入課題組成員的心得，對竹簡重作分篇、編連、釋字、標點和注釋。綜合整理的目標是形成一套內容更完整、圖版更清晰、釋文和注釋集學術界研究之大成的圖錄、釋文、注釋本。

綜合研究方面，在納入項目整理任務的資料之外，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以及天星觀、秦家嘴、江陵磚瓦廠所出、曾經以某種形式發表的簡冊，也都在視域之內。綜合研究的目標，是通過辨析辭義，發掘、梳理簡冊蘊涵的內在聯繫，參照其他出土文獻、傳世文獻以及此前主要利用這些文獻作出的研究成果，集中探討一些專題性問題，從而深化對於簡冊內涵的科學認識，讓這些珍貴的文物資源轉化爲系統的學術成果。

三

這套《楚地出土戰國簡冊研究》，便是項目中綜合研究方面的結晶。內容既有對某個領域的研究，如數術、地理、語言、文字與詩學，也有針對某種、某類簡冊的討論，如《老子》、《周易》、

《緇衣》與葛陵簡，涉及楚地出土戰國簡冊的一些主要方面。在項目論證中，我們曾設想有制度、曆法方面的專題，但以目前的資料和理解，與既有成果（比如我本人在《包山楚簡初探》中的論述）相比，還不足以形成具有專書規模的進展。而這方面的一些思考，已反映在作為整理成果的釋文、注釋之中。

這套書的作者，有的是已頗有建樹的中壯年教授，有的則還是畢業不久的博士。後者多是與他們的老師一起，共同承擔項目的任務；他們在老師的指導下，以博士論文的形式，作出項目成果。所有這些署名、不署名的作者，都在收集、總結已有成果，分析資料，推進認識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對於他們幾年間的持續努力，我個人懷有深深的感激和欽佩之情。

武漢大學出版社的領導，關心、推動學術研究，大力支持這套書的出版。在付梓之際，我本人、並代表這套書的所有作者，向出版社領導致以誠摯的謝意。

陳 偉

2009年5月4日

前 言

百餘年來，大量文獻和實物資料的出土，對中國學術的衆多學科和領域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特別是 20 世紀下半葉以來，大量先秦漢初文獻的出土，以及對它們的科學整理和研究，填充了一些史料的空缺，並可驗證某些傳世文獻，解決學術史上的某些爭議，糾正我們對古代文獻的某些錯誤理解，豐富和更新我們對於當時的生活習俗、社會制度、思想文化的認識，使我們更加準確和完整地把握上古歷史文化的真實面貌及其對後世的影響。尤其是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出土的郭店楚簡，以其文獻的思想性和時代的重要性，極大地震撼了學術界。“重寫（改寫）學術史和思想史”、“掀起中國自身的文藝復興”的呼聲越來越高。在此形勢下，出土文獻學和簡帛學的建設與發展十分迅猛。而正在陸續整理和公布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以其“簡文字數之巨、跨越領域之廣、所涉書篇之多、提交版本之早，都已傳爲美談”^①。一波又一波的先秦出土文獻的研究熱潮蓬勃地展開著。對於這些古文獻資料的消化是需要時間的。我們滿心歡喜、滿腔熱情地歡迎“重寫（改寫）學術史和思想史”，但我們不能期待此舉能一蹴而就、一勞永逸。李學勤先生曾指出：“把考古學的成果與學術史的研究溝通起來，是一項非常艱難的工作。”^② 將兩者溝通起來尚且艱難，要使兩者打成一片，真正重寫（改寫）學術史和思想史更談何容易。正如

① 陳燮君：《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序》，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第 2 頁。

② 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第 400 頁。

曹峰先生所指出的：“出土文獻的確為改寫中國思想史創造了條件，提供了可能性，但由於出土文獻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出土文獻研究的複雜性，使其所能發揮的作用受到限制，不經過長期的、艱苦的文本整理和復原，不能輕易用出土文獻來改寫中國思想史。”^①對近期文獻的深入研究，使之發生作用，沒有數十年至少一代人的工夫是不行的。這個領域是一個綜合領域，需要各相關學科的學者們通力合作互相瞭解和理解，來做跨學科研究。

在這樣一個出土簡帛學方興未艾的學術大背景下，出土簡帛易學的研究成為了當今易學研究的一個前沿和熱點問題。50年來，陸續出土了不少簡帛易學資料，其要者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周易》、湖北江陵王家臺秦簡《歸藏》、安徽阜陽雙古堆漢簡《周易》、湖南長沙馬王堆帛書《周易》以及湖北荊門包山楚墓、湖北江陵望山楚墓、河南新蔡楚墓等出土的易筮資料，等等。這麼多連古人都罕見的先秦漢初古本《周易》，以及彼時應用《周易》的實際記載文獻，如此密集地一一呈現到我們面前，真令人應接不暇。本書以這些出土簡帛易學文獻與資料為背景，結合傳世易學文獻，對戰國楚竹書《周易》進行綜合研究。

戰國楚竹書《周易》是目前所見最早的《周易》文本。雖然殘缺嚴重，但意義依然重大。本書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展開研究。

首先，我們把楚竹書《周易》放在早期易學這個背景下來研究，本書第一編主要談的就是這個問題。通過比較研究諸種出土易文本與易筮資料，我們對《周易》文本在定型過程中的早期形態作了粗線條的勾勒和把握。楚竹書易是易文本從卜筮之書到意義文本或經典文本形成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楚竹書易文本已經屬於意義文本了，但與它大致同時地存在著其他的《周易》文本形式。這體現了《周易》文本在起源階段成型之時的複雜性。我們認為這些不同的文本形式是對《周易》的應用造成的。於是，我們提出了早期易學的三種應用《周易》文本的方式：只用易卦、實用筮書與意義文本。三者在意義上和邏輯意義上都是有先後順序

① 曹峰：《出土文獻可以改寫思想史嗎？》，《文史哲》2007年第5期。

的，但在先秦漢初這一歷史階段中則是同時並存的。通過對這些易文本與易筮資料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易文本在從卜筮之書到意義文本的形成過程中的一系列特點。

對楚竹書易文本的抄本特點問題談的人比較少。仔細鑒賞楚竹書易的書法風格以及特殊符號的圖寫，楚竹書易應該有兩類書法風格不一樣的簡，一類是多數簡比較工整，但筆畫乾枯書法欠佳；另一類是少數簡，筆畫豐腴，書法較好，但不太工整。這一點最初是房振三先生注意到的。據此，房振三先生認為，楚竹書易是兩個抄本的拼合，而筆者認為楚竹書易是一個補抄本。這是本書第二編第三章專門論述的問題。

戰國楚竹書易文本有一個最為明顯的特點，就是首次出現了一組紅黑特殊符號。除了少數學者提出懷疑，大多數學者都認同這套紅黑特殊符號與陰陽觀念以及卦序有關。這是本書第二編第四、五兩章著重討論的問題。由於有的特殊符號比較模糊，於是關於特殊符號的類型有許多不同的認定，關於特殊符號的標識原則有不同的概括。通過仔細觀察、辨別、分析圖版，以及綜合諸家之說，我們提出了八種特殊符號說和特殊符號標識八原則說。這些特殊符號及其排序都體現了某種陰陽觀念。我們進一步細緻地分析了它是如何與當時的陰陽觀念相一致的。關於楚竹書易的卦序問題，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其卦序與今本無別。我們通過對“宏觀卦序”、“微觀卦序”以及“同序異構卦序”這一卦序理論框架的思考，尤其是對“同序異構卦序”的提出，認為對同一易卦編次作不同的分區，其實反映了背後存在著不同的卦序觀念。雖然對於楚竹書易特殊符號與卦序問題，我們作了思想觀念與理論上的艱苦探索，但由於楚竹書易殘缺較甚，某些特殊符號的模糊難辨，使得我們在此問題上總免不了某種推測甚至猜測的成分。我們認為楚竹書易在此問題上是很難再深入的。若再勉強做下去，其學術價值堪憂。

在文字考釋的基礎上，結合傳世易學文獻，獲得對卦爻辭的新的解讀，筆者認為這項工作應該作為出土易學研究中的核心領域。本書第三編共三章七萬字的内容就是作這方面的研究。它占了全書近 1/3 的篇幅。我們認為，在卦爻辭的解讀上，還有很大的深入空

間。當然這個工作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對已有的楚竹書易文字考釋成果要有充分的理解、吸收並作出自己的判斷，所以難度是很大的。而把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卦爻辭放在一卦之中通解，並解讀出其中的思想觀念，尤難。最要緊的是避免牽強附會。本書第六、七、八三章主要是對楚竹書易與今本、帛本、阜陽本四種易經文本的異文作專門研究，其範圍則主要局限於“相異文句”的研究上，而不是對廣義上的一切異文作研究。廣義上的異文研究工程浩大，是下一步的研究目標之一。在本書中，我們對四個版本的《易經》相異文句作了比較系統的研究與闡發：闡發某些卦爻辭在當時具體歷史思想環境下的意義與思想觀念，闡發易文本之間的變遷，闡發易今古文本的複雜性等。本書第七章是這項研究的主體之一。對相異文句的解讀也宜於作為出土簡帛易文本異文解讀的入手處。這是最能體現文本之間的思想差異及其時代性的地方。本書第六章對諸本更具體意義上的“斷辭類相異文句”作了比較系統的分類研究，並從此出發，對易今古文本問題提出了看法，即今本可能比楚竹書易保存了更多的古本易情形。由於易經未經秦火，具有連續性，所以其今古文本之間的差異並不如其他經的今古文那麼巨大，也並非時代古就一定比後來的本子文字上更古。對此劉大鈞先生有不少深入細緻而精闢的見解。本書第八章從對“用”字異文的用法理解出發，指出了對某些卦爻辭的誤解誤讀，比如，對“利用刑人”、“利用恆”、“利用獄”等的理解，我們作了非常細緻的分析。指出看起來不起眼的一點小誤解，實則與當時的具體思想觀念情形可能相距極遠。書後的附錄二至四與這一編的內容是相關的。列出這些異文來便於以後的研究。

目前，關於楚竹書《周易》的研究，受到最多關注與參與的是文字考釋與研究的問題。我們認為，這是出土文獻研究中的基礎研究。這一步沒走好，後面的更深入的研究都免談。楚竹書易研究在這方面的成果頗豐。但是由於筆者知識結構的局限，本書沒能專列章節考釋楚竹書易的文字。這是與本書之作為綜合研究不太相稱的地方。但是我們還是盡可能地吸收了這方面的成果。主要體現在兩處，一是全書第四編《戰國楚竹書〈周易〉校注》，二是附錄中

的《研究綜述》。我們對楚竹書《周易》作了完整的校注。採用的是死校法，以儘量保存原本原貌。對於字形隸定釋讀等有不同的見解，以及對某些重要卦爻辭有不同的理解，都在校注中談，而不改原釋文字。

上文提到，對楚竹書《周易》需要作多學科綜合研究，這就決定了對楚竹書《周易》的研究我們必須採用多學科的綜合研究方法。如考釋古文字、解讀卦爻辭文句要用到古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古代漢語語法句法學等方法，以及易學本身的象數與義理相結合的方法，還有歷史與邏輯相一致的方法等。古文字、聲韻、訓詁之學以及古代漢語語法句法學屬於古代漢語語言學的方法。語言是思想觀念的載體。對古人所使用的語言不瞭解，又如何能夠正確理解古人的思想觀念？若在不瞭解其語言的情況下來解讀古人的思想，容易強作解人或純以現代思想觀念加於古人的頭腦之中。而象數與義理相結合的易學方法則是專門針對卦爻辭解讀要用到的方法，這是由易學及其文本的特殊性決定的。有的學者對此易學方法不在意，實際上我們還是不能輕易將兩千年來形成的易學方法棄之不用。不管“觀象繫辭”是否表示了實際上的易文本諸要素在產生程式上的先後情形，卦爻辭與卦爻象（包括卦爻之形與卦爻之象徵意義）之間總是有著密切關係的。這麼一套嚴密的卦爻象系統絕非可有可無的，絕非僅作索引之用，對卦爻象的理解是可以幫助對卦爻辭的理解的。但是，若必求每一字都與象數相符，也是不可能的。若一定這樣做也必定會陷入象數學家解卦爻辭時牽強附會的泥淖。採用歷史與邏輯相一致的方法是爲了保證對卦爻辭的解讀基於當時具體的歷史文化環境，而不是對它作現代化解讀。其實要對古代文獻作出有價值的現代解讀，必須以具體的歷史解讀爲前提和基礎，然後再看需要什麼條件方能作出現代解讀與轉化，否則容易流於空疏而失去意義。

可見，若局限於某一學科或某一方法來研究楚竹書《周易》，都不可能把楚竹書易的研究引向深入。這也正是對楚竹書《周易》以及所有思想類出土簡帛文獻作深入研究的難度所在。

本書圖表目錄

- 表 1：楚地出土簡帛易與已公布的易筮資料簡況。1 章后附
- 表 2：兩類簡文字寫法舉例比較表。3. 1
- 表 3：兩類簡特殊符號比較表。3. 2
- 表 4：本書認定的戰國楚竹書易八種類型特殊符號例表。4. 1
- 表 5：本書所認定的特殊符號在戰國楚竹書易中的分布情況表。4. 1
- 表 6：戰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標識原則表。4. 2
- 表 7：本書對戰國楚竹書易缺失符號的恢復表。4. 2
- 表 8：今本《周易》三十六卦體表。5. 2
- 表 9：戰國楚竹書易分區情況表。5. 2
- 表 10：今本《周易》六十四卦卦序表。5. 3
- 表 11：六十四卦相變表。5. 3
- 表 12：《雜卦傳》卦序表。5. 3
- 表 13：今、《雜》卦序比較表。5. 3
- 表 14：諸本斷辭類相異文句表。6. 1
- 表 15：諸本“斷辭之有無”類相異文句表。6. 1
- 表 16：楚竹書本少某斷辭例。6. 1
- 表 17：楚竹書本多某斷辭例。6. 1
- 表 18：諸本“非斷辭之有無”類相異文句表。6. 1
- 表 19：諸本“斷辭之有無”類相異文句綜合比較表。6. 2
- 表 20：諸本“斷辭類相異文句”中“兩同一異”情形綜合比較表。6. 2
- 表 21：以楚竹書本對照它本所得相異文句表。7 章后附
- 表 22：以楚竹書本對照它本所得“用”字異文表。8. 2

圖 1：五行生數圖。5. 1

圖 2：五行生成數圖。5. 1

圖 3：先天八卦方位圖。5. 1

圖 4：卦體相錯與戰國楚竹書易分區關係圖。5. 2

說明：3. 1 表示第三章第一節，餘仿此。

目 錄

序 言	1
前 言	1
本書圖表目錄	1

第一編 概述與綜論

第一章 楚地出土簡帛易學資料概述	3
第一節 戰國楚竹書《周易》概況	3
第二節 楚地出土其他易學文獻概況	7
第三節 楚地出土竹簡易筮資料簡述	18
第二章 從楚地出土易類文獻看《周易》文本早期形態	24
第一節 使用《周易》的三種方式：只用易卦、實用筮書、 意義文本	24
第二節 《周易》文本早期形態展開過程的一些特點 分析	34
第三節 從解釋學的角度看“易本卜筮之書”問題	46

第二編 戰國楚竹書《周易》的版本、 特殊符號及卦序問題

第三章 戰國楚竹書《周易》是補抄本	55
第一節 從文字書法風格看	55
第二節 從特殊符號的圖寫情形看	60

第四章 戰國楚竹書《周易》特殊符號的分布及其思想

觀念	64
第一節 特殊符號類型之認定	64
第二節 特殊符號的標識原則與缺失符號的恢復	69
第三節 特殊符號所反映的思想觀念	74

第五章 戰國楚竹書《周易》的分篇分區與早期卦序

第一節 “易分上下”與“陽三陰四”觀念	86
第二節 戰國楚竹書易卦的分區與卦序骨構	102
第三節 早期卦序及其觀念比較	111

第三編 戰國楚竹書《周易》相異文句研究

第六章 “斷辭類相異文句”分析与《周易》今古文本

問題	133
第一節 “斷辭類相異文句”類型分析	134
第二節 “斷辭類相異文句”綜合比較與《周易》今古文本 問題	142

第七章 “非斷辭類相異文句”解讀

第一節 訟、币（師）、比、歷（謙）、陵（隨）、亡忘 （无妄）六卦解讀	150
第二節 大垓（畜）、頤、欽（咸）、𣦵（恆）、𣦵（遯）、訐 （蹇）六卦解讀	188
第三節 解（解）、夬、革、漸（漸）、遯（旅）、𣦵（渙） 六卦解讀	198

第八章 “用”字異文及相關卦爻辭的解讀

第一節 《周易》文本“用”字用法分析	216
第二節 “用”字異文與易文本及其解讀	219

第四編 戰國楚竹書《周易》校注

戰國楚竹書《周易》校注	233
-------------------	-----

第五編 附 錄

附錄一：戰國楚竹書《周易》研究綜述	283
附錄二：四種版本《易經》異文對勘	317
附錄三：四種版本《易經》異文表	356
附錄四：四種版本《易經》相異文句表	381
主要參考文獻	387
後 記	401

第一編

概述與綜論



第一章 楚地出土簡帛易學資料概述

2003年12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發表(實是2004年4月正式發行),其中有楚竹書《周易》,這是目前最早的《周易》本子,它有著多重文化學術意義,特別對於我們理解《周易》卦爻辭和《周易》源流有著重大的學術價值。而在此之前,已有多種簡帛易出土面世,如湖南長沙馬王堆帛書《周易》,安徽阜陽雙古堆漢簡《周易》,湖北江陵王家臺秦簡《歸藏》等,這些都有《周易》經文,其中帛書《周易》還有《易傳》。它們都是在古楚地被發現,年代相近,為戰國秦漢之際。這些《周易》古本無疑有利於我們瞭解《周易》在形成和發展初期的狀況。除了《周易》文獻之外,上世紀下半葉,也是主要在古楚地,還出土了多種戰國竹簡易筮資料。下面我們簡要瞭解一下這些簡帛易文獻和易筮資料的概況。

第一節 戰國楚竹書《周易》概況

一、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上博藏戰國楚竹書是上海博物館於1994年從香港文物市場上購得。瞭解這批簡的購得和處理情況,有利於我們瞭解戰國楚竹書易出土的時、地,以及它所反映的時代等背景。我們可以從相關的報道和說明獲知關於上博簡的總體情況。^①

^① 相關的報道和說明文字有:馬承源先生主編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中刊載的陳燮君先生的《序》,馬承源先生的《前言:戰國楚竹書的發現保護和整理》,以及《馬承源先生談上博簡》(朱淵清、廖名春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2002年),陳燮君的《戰國楚竹書的文化震撼》(《解放日報》,2001年12月14日第8版),鄭重的《“上博”看楚簡》(《文匯報》,1999年1月14日第11版),張立行的《戰國竹簡露真容》(《文匯報》,1999年1月5日頭版),《戰國竹簡漂泊歸來獲新生》(《文匯報》,1999年1月6日第3版),以及施宣圓的《上海戰國竹簡解密》(《文匯報》,2000年8月16日頭版)等。

(一) 楚竹書的購置情況。1994 年，及此後，上海博物館從香港文物市場一共購得三批竹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不收第三批，只收前兩次入藏的楚簡。現在已經知道散在別處而與上博簡同批的簡約有 10 支屬香港中文大學，據說其他大學單位也有收藏，但未見發表。上博購得戰國楚簡得到了香港學者張光裕教授的大力幫助。他先發現了這批簡，並先後做了一百餘支簡的摹本，電傳給上博館館長馬承源先生。馬承源先生以其才智和膽識購得這幾批簡入藏上博。

(二) 楚竹書的形制與內容。楚竹書竹簡的最短尺寸是 22.8 釐米，最長尺寸是 57.2 釐米，每簡寬度約 0.6 釐米，厚度為 0.1—0.14 釐米之間，編綫有二道、有三道。有專家統計，自 20 世紀下半葉以來，出土二十多批楚竹簡，總計 10 萬字以上，此次上博所藏共一千二百餘支，三萬五千餘字，已達總數的 1/3，而且都是文獻類。內容涉及哲學、文學、歷史、宗教、軍事、教育、政論、音樂、文字學等，以儒家類為主，兼及道家、兵家、陰陽家等。包括少數重本的書篇在內，這批楚竹書近百種，其中能和業已流傳的先秦古籍相對照的不到十種。第一冊收《孔子詩論》、《紂衣》、《性情論》三篇；第二冊收《民之父母》、《子羔》、《魯邦大旱》、《從政》、《昔者君老》、《容成氏》六篇；第三冊收《周易》、《中弓》、《互先》、《彭祖》四篇；第四冊收《采風曲目》、《逸詩》、《昭王毀室》、《東大王泊旱》、《內禮》、《相邦之道》、《曹沫之陳》等七篇。此外還有《樂禮》、《曾子》、《武王踐阼》、《賦》、《子路》、《夫子答史菑問》、《四帝二王》、《曾子立孝》、《顏淵》、《樂書》等。

(三) 楚竹書的真假與年代之鑒定。由於不是發掘品，故有真假問題。根據馬承源先生《戰國楚竹書的發現保護和整理》和朱淵清先生對馬先生的訪談《馬承源先生談上博簡》兩文的介紹，這批楚竹書不可能為假，年代為戰國晚期。

1. 判定其為真與其年代的學理和經驗依據：(1) 這些簡都來自一個泥團。(2) 文字內容所涉史事多與戰國時的楚國有關，有的是楚國的文學作品，如兩篇《賦》殘簡。(3) 很多內容完全不見於傳承文獻，決不是作假所可能。(4) 楚竹書字體、書法和墨色與已出土的戰國楚簡文字一致，屬東土一系的六國文字。(5) 竹簡在日光下會很快

碳化變成黑黃色。(6) 竹簡離開水環境很快變形。(7) 有傳聞這批簡可能來自湖北郭店墓地。郭店楚墓是 1993 年冬發掘，流散竹簡為 1994 年春初現，兩者時間相隔不遠。但並無確證。不過這樣的情形也有，如山西曲沃晉國墓地有一端由考古所發掘，一端被盜的情況，一些流散的文物也多被搶救回歸。

2. 技術測定（1998 年 10 月 29 日召開鑒定會）。(1) 碳十四測定，證實是戰國時代的簡。不過，馬先生認為碳十四分析對於測定非常久遠的年代有用，但像戰國竹簡這樣比較近時的文物不能單靠碳十四。(2) 請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木材工業研究所測出竹簡質地為毛竹，隸禾本科。(3) 據中國科學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超靈敏小型迴旋加速器質譜計實驗室的測年報告，竹簡距今時間為 2257 ± 65 年。這是馬承源先生在《馬承源先生談上博簡》一文中提到的。如果這裏所謂的“距今”之“今”是指的訪談之時（2002 年 1 月），那麼，竹簡的年代約為公元前 255 ± 65 年。(4) 鑒定者對竹簡墨粒作二萬倍放大，研究其古今形態的變化，並作了竹簡古今含水量的分析，鑒定出用來書寫竹簡的墨是明代以前的，表明無今人造假之可能。總的結論是：上博簡是楚國遷陳郢以前貴族墓中的隨葬物，^① 先於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前 213）。這個貴族應該是一個愛好文學的人。那兩篇殘賦與目前流傳的最早的賦，即戰國晚期荀子賦和屈原賦，應該是同期的作品。

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周易》

關於楚竹書《周易》概況，我們可以主要從兩篇文章獲知，一是《文彙讀書周報》2004 年 1 月 16 日頭版的新聞和五版的特稿《上海戰國竹簡〈周易〉“亮相”——竹簡研究專家、上海博物館副研究員濮茅左先生談楚竹書〈周易〉》（施宜圓），二是楚竹書周易的考釋者濮茅左先生的《考釋說明》。^②

（一）楚竹書《周易》簡的基本面貌：共 58 支簡，涉及 34 個卦

^① 楚頃襄王遷陳郢，陳郢在今河南淮陽縣。

^②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第 133-135 頁。

的內容，共 1806 字，其中有 3 個合文，8 個重文，還有 25 個卦畫。完整的竹簡兩頭平齊，長 44 釐米，寬 0.6 釐米，厚 0.12 釐米左右，有上中下三道編繩。上契口距頂端 1.2 釐米，上契口與中契口間距約 21 釐米，中契口與下契口間距約 20.5 釐米，下契口距尾端 1.2 釐米，契口位於竹簡右側。竹簡的行款：第 1 字起於第 1 道編繩之下，最後一字終於第 3 道編繩之上，一枚完整的竹簡一般書寫 44 個字左右。每一個字工整端正，大小一致，字距基本相同。每一卦，或兩簡，或占三枚簡。

（二）楚竹書《周易》的具體情況：1. 已埋了二千多年，是目前最早的《周易》本子。漢代的馬王堆帛易比它至少晚一百多年。2. 卦畫，以“一”表示陽爻，“八”表示陰爻。這與阜陽漢簡易和帛易相同，而與王家臺秦易（陰爻作 \wedge ）和今本易（陰爻作 — —）不同。3. 文字表述方面，與帛易和今易相同，即由卦名、卦辭、爻題、爻辭組成。用字、用辭、用句有所不同。4. 首次出現了六組紅黑符號。首符在首簡，置於卦名之後卦辭之前；尾符在末簡，置於該卦最後一爻的爻辭的最後一個字之後，尾符後留白，不再接續書寫下一卦的內容，以明每一卦的獨立性。5. 抄者在第 54 簡中補了漏字，表明全書抄完後作過校對。6.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收藏的一段殘簡屬本篇，並能和本篇第 32 簡完全綴合。7. 《互先》與《周易》書體相同，當為同一人書寫。

（三）楚竹書《周易》涉及的易學問題：1. 為易學中的“九六”之爭劃上了句號。表明先秦已有“九六”之名，而不是漢人加上去的。2. 關於“上下經”與“上下篇”之爭。《周易正義·序》引《子夏傳》稱上下篇，而無經字，經字為後人所加。《漢書·藝文志》也稱上下篇。漢孟喜《易》稱上下經。竹書易既不稱“上下經”也不稱“上下篇”。可能以符號“匚”（《說文》讀若方）示意分為上下兩部分，可稱為方上（匚上）方下（匚下）。3. 首次出現了六組紅黑符號，其形式和內涵有著特殊意義。甲骨文的文字中也出現過朱砂紅，是刻好後塗上去的，楚簡易則是用筆直接塗上去的。這六組符號的標識順序與戰國楚竹書易卦序有關，其中反映了與當時思想情形相符的陰陽觀念。4. 它將使我們對卦爻辭的理解更加深入，使我們更瞭解先秦易的

原貌。通過楚簡易與甲骨文、金文、陶文中有關“易學”的考古資料，與帛易、阜陽漢簡易、王家臺秦簡易等出土文獻，以及與諸種傳世文獻的比較研究，可以看到不同時期的用字情況，也使我們在考釋中客觀地採納本字說，或假借說，從而對卦爻辭作更準確深入的理解。如：帛本、今本中的“无咎”，楚簡本均作“亡咎”。“亡咎”是商代甲骨卜辭中出現的恆語，後世改爲“无咎”。朱震《漢上易集傳》解“无咎”爲本實有咎，補過而无咎，是合“亡咎”的殷商本意的。又如：楚簡易中的“邦”，帛易和今易都避劉邦之諱而改爲“國”。再如：今本易“无妄”，帛易作“無孟”，《史記》引作“無望”。楚簡易作“亡忘”，可以更清楚地解釋卦爻辭。可能“孟”“妄”皆爲“忘”的假借字。再有：楚簡易句子簡潔，帛今易有增益。5. 楚竹書易只有經沒有傳，說明古時經和傳是分開的，各自獨立成篇。

第二節 楚地出土其他易學文獻概況

一、王家臺秦簡《歸藏》

1993年，湖北江陵縣荊州鎮王家臺15號秦墓出土了秦簡《歸藏》，有《歸藏》編號的易占簡164支。

（一）關於15號秦墓的概況，我們可以從《江陵王家臺15號秦墓》獲知。^①王家臺墓位於湖北省江陵縣荊州鎮郢北村一座東西向的小土崗上。^②1993年3月於此發掘秦漢墓葬16座，其中15號墓出土了大批秦代竹簡。簡文墨書秦隸，均寫於篋黃一面，主要內容爲效律、日書和易占。

1. 關於易占。其體例均以易卦開頭，隨後是卦名及解說之辭。卦畫都以“一”表示陽爻，以“六”或“八”表示陰爻。可辨識的卦畫約50餘個，其中有部分重複的卦畫和卦名，所見卦名大多與今本易之卦名相同。……解說之辭與今本《易》的象、爻辭都不相同，多採用

① 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王家臺15號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

② 今荊州市郢城鎮郢北村，位於楚故都紀南城東南5公里。

古史中的占筮之例。其中涉及的古史人物有黃帝、炎帝、穆天子、共王、武王、夸王、羿等，還有羿射日、武王伐殷等故事。《江陵王家臺15號秦墓》稱：“它是一部過去從未見過的‘易占’”。

隨著進一步深入的研究，絕大多數學者都認為王家臺秦簡易占即是《歸藏》。如王明欽、連劭名、李家浩、李零、林忠軍、王葆玟、邢文先生等認為王家臺秦簡易占即是《歸藏》。王甯先生斷定王家臺秦簡《易占》即是《歸藏》之《鄭母經》等篇所引據的易占類古書。王甯先生還認為《易繇陰陽卦》、《卦下易經》、《公孫段》合而為《歸藏》。廖名春先生認為，秦簡《歸藏》應當就是《歸藏》易的《鄭母經》。朱淵清先生論為王家臺秦簡《歸藏》內容多出《穆天子傳》本事。任俊華、梁啟雄先生認為王家臺秦簡易占中以卦占為主體的《歸藏》摘抄本，當稱為《歸藏64卦占》。梁韋弦先生認為秦簡“易占”雖非殷易《歸藏》之原貌和全貌，但大體為殷易《歸藏》之內容，他還反對王家臺秦簡《歸藏》即《易繇陰陽卦》或本事多出《穆天子傳》的看法。程二行、彭公璞先生認為《歸藏》非殷人之易。^①

① 關於王家臺秦簡易占與《歸藏》的討論，可參看下列論文：王明欽：《試論〈歸藏〉的幾個問題》，古方等編《一劍集》，中國婦女出版社1996年；王明欽：《〈歸藏〉與夏啓的傳說》，《華學》第三輯，紫雲城出版社1998年；連劭名：《江陵王家臺秦簡與〈歸藏〉》，《江漢考古》1996年第4期；連劭名：《江陵王家臺秦簡〈歸藏〉筮書考》，《中國哲學史》2001年第3期；李家浩：《王家臺秦簡“易占”為〈歸藏〉考》，《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7年第1期；李零：《跳出周易看周易》，《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7年第6期；王甯：《秦墓〈易占〉與〈歸藏〉之關係》，《考古與文物》2000年第1期；王葆玟：《從王家臺秦簡看歸藏與孔子的關係》，艾蘭、邢文編《新出簡帛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柯鶴立：《兆與傳說——關於新出歸藏簡書的幾點思考》，艾蘭、邢文編《新出簡帛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邢文：《秦簡〈歸藏〉與〈周易〉用商》，《文物》2000年第2期；林忠軍：《王家臺秦簡〈歸藏〉出土的易學價值》，《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廖名春：《王家臺秦簡〈歸藏〉管窺》，《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朱淵清：《王家臺〈歸藏〉與〈穆〉天子傳》，《周易研究》2002年第6期；王輝：《王家臺秦簡〈歸藏〉索隱》，《古文字研究》第24輯，中華書局2002年；梁韋弦：《王家臺秦簡“易占”與殷易〈歸藏〉》，《周易研究》2002年第3期；梁韋弦：《秦簡〈歸藏〉與汲冢書》，《齊魯學刊》2003年第6期；任俊華、梁啟雄：《〈歸藏〉、〈坤乾〉源流考》，《周易研究》2002年第6期；程二行、彭公璞：《〈歸藏〉非殷人之易考》，《中國哲學史》2004年第2期。

2. 另外有一類簡，字體規整，字與字的間距較大，每簡的開頭都是“邦有……”，所敘述多為自然界的一些異常現象，和對邦國災難的預示。此類簡也是以前沒有發現過的。

3. 出土式盤一件。木質，近方形。一面外周墨書二十八宿之名，內中四邊分書金、木、水、火，正中書土，其外書寫有月份。另一面陰刻“-”和“L”符號。這件式盤與以往發現的漢代式盤作外方內圓的布局並不相同，其中的文字也有相當的出入。另有占卜用器：算籌 60 支，一端為骨制，另一端為竹制；骰子 23 件，木質，正方體，六面分別陰刻數字一至六，其中兩件上面和底面空白，四個側面分別對刻“一”和“六”字。

4. 15 號墓的墓形、葬具、葬制，與江陵地區的秦墓相同，與江陵地區的楚墓也較接近。該墓的年代與江陵楚墓的年代相去不遠。從竹簡內容看，不晚於秦代。該墓的相對年代上限不早於公元前 278 年“白起拔郢”，下限不晚於秦代。

（二）王家臺秦簡《歸藏》釋文的公布。《江陵王家臺 15 號秦墓》公布了三卦的內容。目前，王家臺秦簡《歸藏》尚未有完整正式的釋文公布。只有荆州市博物館王明欽先生的《王家臺秦墓竹簡概述》一文在相關學術會議上與會議論文集上發表，^① 公布了《歸藏》竹簡 53 卦的釋文。此前於 1996 年王明欽先生發表了《試論〈歸藏〉的幾個問題》一文，^② 比較多地涉及了《歸藏》的古文字資料。其他有關《歸藏》的幾篇文章多依發掘簡報和王明欽先生文而作。根據王先生的介紹，我們能有如下瞭解：

1. 王家臺秦簡所見簡策制度。（1）王家臺秦簡出土時，簡上仍殘留編繩，分上中下三道編聯，編繩較細，皆位於上下兩字之間，說明是先編聯後書寫。（2）簡的長度在 22.6—34.5 釐米之間，寬為 0.7—1.1 釐米。完整竹簡容字 22—43 字。（3）文字字體有三種：《歸藏》

① 王明欽：《王家臺秦墓竹簡概述》，艾蘭、邢文編《新出簡帛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4 年。

② 王明欽：《試論〈歸藏〉的幾個問題》，古方、徐良高、唐際根編《一劍集——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八六屆畢業十周年紀念文集》，中國婦女出版社 1996 年。

形體最古，接近楚簡文字，應為戰國末年的抄本；《日書》、《效律》、《政事之常》為秦隸，與睡虎地秦簡文字風格一致；《災異占》則用比較規範的小篆體，可能為秦始皇“書同文字”之後通行的篆書。通假字、異體字都大量使用。(4) 符號有十種，作分篇、分章、斷句之用。

2. 《歸藏》編號者 164 支，未編號者 230 支，共計 394 支，總字數 4000 餘字。共 70 組卦畫，除去其中相同的 16 組，不同的卦畫有 54 種。卦畫皆以“—”表示陽爻，以“^”表示陰爻。^① 卦名有 76 個，除去重複的 23 個，實際卦名 53 個。卦辭也有一部分重複。竹簡有兩種，一種寬而薄，一種窄而厚。王明欽先生推測，這批《歸藏》有兩種抄本。王明欽先生的釋文大致按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之《六十四卦》的順序排列。

3. 王家臺秦簡《歸藏》的學術意義和價值：(1) 證實了傳本《歸藏》不是偽書，傳世文獻對《歸藏》的有關記載並非無稽之談。^② 傳本《歸藏》六十四卦卦名以及筮辭皆為散見於各類文獻中的佚文（馬國翰有輯佚）。無論從卦名還是從筮辭來看，秦簡《歸藏》和傳本《歸藏》都有十分密切的關係。可以用來校勘傳本《歸藏》的訛誤。(2) 通過對《歸藏》體例的分析，有助於瞭解先秦筮法。秦簡《歸藏》的體例非常格式化，首先是卦畫，接著是卦名，卦名之後以“曰”連接卦辭，卦辭皆為“昔者某人貞卜某事而枚占某人，某人占之，曰吉或不吉”，這其實就是占辭，其後便是爻辭，爻辭多用韻語，最後是占卜的具體結果，如利或不利作某事，何時吉或不吉等。秦簡及傳本《歸藏》皆僅有卦辭而無爻辭，僅有本卦而無之卦，也足以證明《連山》、《歸藏》以七八不變為占，而《周易》以九六變者為占的說法是確鑿有據的。如鄭玄注《易緯·乾鑿度》云：“《連山》、《歸

① 這與《江陵王家臺 15 號秦墓》的報道有出入，報道稱以六或八表示陰爻。此處是王明欽先生的介紹。

② 這裏只是指輯佚《歸藏》，而不是指《古三墳·歸藏》。《古三墳》一般認為是偽書，其中的《氣墳·歸藏》有“大象”和“傳”。《古三墳》中的《歸藏》六十四卦卦名與周易卦名全不相同。

藏》占象，本其質性也。《周易》占變者，效其流動也。”^① 墓中的算籌也許與《歸藏》筮法有關。秦簡的“卜”，傳本作“筮”，也許反映了先秦卜筮不分的現象。(3) 通過《周易》與《歸藏》的比較分析，可以將《周易》的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階段。王明欽先生推測秦簡《歸藏》與傳本《歸藏》存在差異，可能是因為二者是不同的《歸藏》傳本，就如帛易與今易是不同的傳派一樣。帛易和今易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不同的《歸藏》傳本，這對於探尋《周易》卦名的來源是一條重要線索。(4)《歸藏》所記史實為三代史的研究提供了可信的材料。

二、阜陽漢簡《周易》

1977年7月，安徽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出土了《周易》資料。從《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和《阜陽漢簡簡介》以及《阜陽漢簡〈周易〉釋文》的引言部分，^② 可以知道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和阜陽漢簡《周易》的概況。此外，還有胡平生先生的《阜陽漢簡周易概述》、韓自強先生的《阜陽漢簡周易研究》等研究著作。^③

(一) 阜陽雙古堆1號墓概況

1. 阜陽雙古堆1號墓的墓主是第二代汝陰侯（出土器物上有銘文）夏侯竈。夏侯竈死於漢文帝前元十五年，即公元前165年。此為阜陽漢簡的下限年代。

2. 基於1977年7月發掘。1號墓有二十八宿圓盤、六壬枳盤、枳盤架、太乙九宮占盤和竹簡。竹簡內容有：《蒼頡篇》、《詩經》、《周

①（漢）鄭康成注《易緯》，林忠軍校點，林忠軍《易緯導讀》，齊魯書社2002年，第83頁。

② 安徽省文物工作隊、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縣文化局：《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第8期；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安徽省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簡介》，《文物》1983年第2期；中國文物研究所古文獻研究室、安徽省阜陽市博物館：《阜陽漢簡〈周易〉釋文》附摹本（部分），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18輯，三聯書店2000年。

③ 胡平生：《阜陽漢簡周易概述》，李學勤、謝桂華主編《簡帛研究》第3輯，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韓自強：《阜陽漢簡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易》、《年表》(上起西周,下迄於漢。記周秦以來各國君王在位之年)、《大事記》、《雜方》、《作務員程》、《行氣》、《相狗經》、辭賦(其中有兩片《楚辭》)、《刑德》、《日書》(數百餘片,此類書於睡虎地、馬王堆均有出土)、《干支表》殘片。三塊木牘,所記春秋戰國故事,於《孔子家語》和劉向纂集的《說苑》、《新序》中有見。

(二) 阜陽漢簡《周易》概況

1. 阜陽易有三百多個破碎簡片,包括今本《周易》六十四卦中的40多卦,其中有卦畫、卦辭的9片,有爻辭的60多片。每爻辭之間用圓點隔斷。辭後有卜事之辭,其卜事之辭有固定的格式。《漢志·六藝略》中有《易經》十二篇,而《數術略》中另有《周易》三十八卷、《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大次雜易》三十卷等,屬於筮龜家的《易》。阜陽簡《周易》當屬筮龜家易類。

2. 《周易》超過了752片,計3119字,其中屬經文的有1110字,屬卜辭的2009字。有卦畫五個(大有、林、賁、大過、離),卦名、爻題、卦辭、爻辭等內容。以“八”表示陰爻。^①存有卦爻辭的221片,分別屬於52個卦。殘破特甚,最長簡寬0.5釐米,長15.5釐米,存23字。原來卦序已無法復原。

3. 阜陽漢簡易與今本和帛書易的顯著區別在卦爻辭的後邊,保存了許多卜問具體事項的卜辭。卜辭與卦爻辭相連屬,可惜因竹簡的殘斷,大部分卜辭都與卦爻辭分開而不知所從屬。這些卜辭與睡虎地和放馬灘秦簡《日書》所占卜的語辭類似,與《史記》裏由褚先生增補的《龜策列傳》傳文中所列卜問事項更接近。

4. 格式:卦畫寫在簡上端,下空一個字格間距再寫卦名,然後書寫卦辭、卜辭,再寫爻題、爻辭和卜辭。爻題前有圓點隔開。卦爻辭與卜辭之間無明顯區分,僅在卜事前加一卜字。

三、馬王堆帛書《周易》

1973年12月,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了《周易》文獻,有

^① 《阜陽漢簡簡介》的報導有誤,稱“陰爻作‘八’形”。陳鼓應先生主編之《道家文化研究》第18輯發表的《阜陽漢簡〈周易〉釋文》有更正。

《經》有《傳》。帛易目前在出土易學文獻中是分量最重，研究最多的一種。根據《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簡報》、《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概述》以及後來的諸種對帛易《經》《傳》的釋文我們可以瞭解帛易的概況。^①

（一）關於馬王堆墓葬年代的問題。1 號墓墓主為第一代軫侯利蒼的妻子，葬得最晚，距 3 號墓數年。2 號墓墓主為第一代軫侯利蒼，死於公元前 186 年。3 號墓墓主為利蒼的兒子之一，第二代侯利豨的兄弟，葬於公元前 168 年，即漢文帝前元十二年。

（二）關於帛書的內容。帛書文獻內容廣泛，有《老子》、《周易》、《戰國縱橫家書》、《刑德》、醫經方、雜占、圖等，共 12 萬多字。對於帛書文獻的識別、分篇、定名是隨著研究的深入而慢慢清晰起來的。

（三）關於帛書的抄寫年代。篆書字體的帛書不避漢高祖劉邦的諱，大約寫於秦漢之際。隸書帛書的抄寫年代，根據五星行度中的年表已列到漢文帝前元三年，即公元前 177 年是其大約的抄寫年代。隸書帛書諱邦為國，卻不避惠帝劉盈諱，其書寫年代又應在漢初的惠帝之前。其抄寫形制與漢代竹簡基本一致。多無原書名，有篇題的都書於末行空白處，有的還記明字數。

（四）帛易《六十四卦》、《繫辭》及經傳卷後佚書數篇，書體為隸書。

1. 帛書易經不分上下。六十四卦次序與今本《周易》的卦序完全不同，以八卦相重的方式成卦，共分八組，每組八卦。屬另一系統的卦序。

2. 帛書《周易》內容與結構的劃分。帛書《周易》沒有發現《彖》、《象》、《文言》、《序卦》、《雜卦》，但有今本《繫辭》和今本《說卦》前三章的內容，以及其他幾篇不見傳世的解易著作。對於帛書《周易》內容的劃分和結構的認識，有很多種說法，分歧主要集中在傳

^① 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4 年第 7 期；曉菡：《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概述》，《文物》1974 年第 9 期。

文。帛書《周易》分兩幅帛書寫，作兩件，可分為上下卷。上卷包括《經》文（原無篇題，未計字數。約四千九百餘字）及卷後的《二三子問》上下篇（原無篇題，未記字數。約二千六百餘字）。下卷包括《繫辭》（本篇尾殘缺，不見篇題，不見計字數。約四千七百餘字）及卷後的《易之義》（實際測算的字數為三千一百餘字，據廖名春先生說原有篇題《衷》，計字數二千）、《要》（原有篇題，並計字數千六百卅八）以及《繆和》與《昭力》（原各有篇題，並合計字數六千）一種兩篇。^① 因此《傳》文可稱五種七篇。^② 根據所書的帛片分幅以及分篇分章的標誌，相比而言這種劃分在諸種不同意見中是比較合理的。但是《二三子問》是否分上下，學者有不同意見，主張分上下的學者，主要是根據“夕沂若厲，无咎”之後剩三字空位，即另起一行書寫下面的內容這一現象立說。^③ 廖名春先生認為，帛書每行字數較隨意，若某段話書寫完畢，尚剩一兩字空，往往另起一行寫下一段的內容。只不過這裏的空稍留多了一點。因此，不能據此分篇。又從內容上來看，此前此後是交叉論述乾坤兩卦的，不宜分為兩篇。^④ 我們同意廖先生的說法。因而，若以《二三子問》為一篇，則傳文應該為六篇。我們認為，帛易《傳》文分為“五種六篇”比“五種七篇”更為合理。

① 《繆和》、《昭力》兩篇從形式到內容都是相互貫通的。都以問答式論《易》。《繆和》篇首有墨丁作分篇標誌，《昭力》不接續《繆和》篇尾空白書寫，而是另起一行，但篇首無墨丁。兩篇各自的篇末都題有篇名，《昭力》末還合計了此兩篇的字數“六千”。這些都表明，《繆和》、《昭力》為一種兩篇。

② 關於帛書《周易》經傳的篇章結構，我們這裏主要介紹的是邢文先生的“五種七篇”說。邢文先生是在詳細介紹關於帛易《傳》文內容劃分的五種不同意見之後提出此說的。這五種不同意見是：于豪亮先生的傳文六種七篇說，李學勤先生的《易傳》七篇說，韓仲民先生的傳文六種六篇說，傅舉有、陳松長先生的傳文六種六篇說，李學勤先生的傳文六種七篇說。其詳可參邢文《帛書周易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一書。但我們認為，在邢文說的基礎上“五種六篇”說更為合理，即把《二三子問》視作一篇。

③ 于豪亮：《帛書〈周易〉》，《文物》1984年第3期。

④ 廖名春：《帛書〈易傳〉初探》，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第1頁。

關於《易之義》的定名問題，頗多分歧。^①本篇與帛書《繫辭》同帛，緊接其後，另起一行，其頂端有墨丁標誌。於是，于豪亮先生以為帛書《繫辭》的下篇。韓仲民先生不同意此一說法，認為本篇頂端墨丁為分篇標誌，與帛書《繫辭》並非同篇，於是他稱此篇為《卷後佚書》。《馬王堆漢墓文物》取本篇開篇二字，名為《子曰》。張立文先生據其首句“子曰易之義”將其定名為《易之義》。邢文先生名之為《易贊》。《易之義》之名，合乎古書定名例，是大多數學者都同意的一個通行的定名。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廖名春先生也是一開始採用《易之義》一名，但後來他認為找到了本篇篇末自題原名的帛書碎片，其名為《衷》，且有原計字數“二千”。廖先生後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的《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釋文》就將此篇定名為《衷》。^②對此，大多數學者不免仍有疑問，此篇實際字數是三千餘，何以自計“二千”？此外，“衷”一名與此篇內容何干？廖名春先生後來就這兩個問題撰有專文《試論帛書〈衷〉的篇名和字數》來討論。^③他認為“二”乃“四”（寫作“三”）字之誤。《衷》篇很可能原有四千字，所缺少的九百字可以用脫文來解釋。如果認為“二”為“三”字之誤，則衍文百餘字。廖先生認為，在帛書易傳諸篇中，大段的衍文，從未發現。所以他不取“二”為“三”誤之說。另外，從篇名的意義上來說，正與該篇“陰陽和衷共濟”的主題相符。廖先生的說法固然雄辯，但“脫文九百”一說仍是一個大膽的推測，可能仍然難以讓人相信，我們畢竟沒有一個帛書《衷》的原本可與這脫有九百字的抄本《衷》

① 詳參：于豪亮：《帛書〈周易〉》；韓仲民：《帛易說略》，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0頁；傅舉有、陳松長編著：《馬王堆漢墓文物》，湖南出版社1992年；張立文：《〈周易〉帛書淺說》，《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1988年號；邢文：《帛書周易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廖名春：《帛書〈易之義〉簡說》，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3輯《馬王堆帛書專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② 廖名春：《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釋文》，顧廷龍主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③ 廖名春：《試論帛書〈衷〉的篇名和字數》，劉大鈞主編《大易集奧》（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來作比較。

3. 帛書《繫辭》包括今本《繫辭》的大部分内容。若用《周易正義》的分章，帛書《繫辭》包括今本《繫辭上》的第一、二、三、四、五、六、七、九、十、十一、十二章，以及今本《繫辭下》的第一、二、三章，第四章的第一、二、三、四、七節，第七章“若夫雜物撰德”以下的幾句，第九章。^① 帛書《繫辭》没有今本《繫辭》“大衍之數五十”章。

4. 帛書《易之義》有今本《說卦》篇首三章“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是故易逆數也”。以及今本《繫辭下》的第五、六章，第七章“若夫雜物撰德”之前的部分和第八章。^②

5. 帛書《要》是假託孔子與學生的問答，子貢名字屢見。中有今本《繫辭》“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和“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諸節，即今本《繫辭》第四章的後半部分内容。^③

(五) 帛書《周易》釋文的公布，除了《六十四卦》是以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的名義發表之外，^④ 其他內容的釋文先後有多種以個人名義發表。釋文版本問題比較複雜。陳松長先生在《馬堆帛書〈繆和〉、〈昭力〉釋文》的“整理說明”中說，帛書《易傳》釋文“最後定本當以文物出版社將出的《馬王堆漢墓帛書》第二輯為準”。^⑤ 帛書《易傳》六篇釋文大概有以下幾種：

1. 1992年湖南出版社出版《馬王堆漢墓文物》，傅舉有、陳松長

① 邢文：《帛書周易研究》，第38頁。

② 邢文：《帛書周易研究》，第38頁。

③ 邢文：《帛書周易研究》，第40頁。

④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釋文》，《文物》1984年第3期。

⑤ 陳松長：《馬堆帛書〈繆和〉、〈昭力〉釋文》，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6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80頁。陳松長先生後又撰文《帛書〈易傳〉整理的幾個問題》（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18輯，三聯書店2000年）再次表示最後定本當以文物出版社將出的《馬王堆漢墓帛書》第二輯為準，其整理權屬“整理小組”。此時，《馬王堆漢墓帛書》第一、三、四輯都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編著。首次公布了帛書《繫辭》的照片與釋文。1992年8月廖名春有《帛書〈繫辭〉釋文校補》。^①

2. 1993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道家文化研究》第3輯，公布了陳松長《帛書〈繫辭〉釋文》（釋文“說明”第5點作有參考廖氏《校補》一文的說明）和陳松長、廖名春合署的《帛書〈二三子問〉、〈易之義〉、〈要〉釋文》，標為“首次公布珍貴帛書文獻”。

3. 與上條同時，在《道家文化研究》第3輯上，張政烺先生發表了《馬王堆帛書〈周易·繫辭〉校讀》，是為張政烺本帛書《繫辭》釋文。

4. 1995年1月華夏出版社出版《國際易學研究》第1輯。廖名春發表了帛書《易傳》六篇的釋文，並於每篇首各有一“說明”。

5. 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續修四庫全書》第1冊，收廖名春作的《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釋文》，其中《易之義》改名為《衷》。

6. 1995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道家文化研究》第6輯，陳松長發表《馬堆帛書〈繆和〉、〈昭力〉釋文》。

7. 2000年8月，《道家文化研究》第18輯，發表了裘錫圭《帛書〈要〉篇釋文校記》。裘先生所校的帛書《要》篇釋文有五種，他以發表時間先後列為：甲、陳松長、廖名春《帛書〈二三子問〉、〈易之義〉、〈要〉釋文》第三節為《要》釋文，載《道家文化研究》第3輯。乙、池田知久《〈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之研究》（第二節為《〈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釋文》），載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23冊，1994年2月。丙、池田知久《〈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之思想》（釋文見第三節《〈馬王堆帛書周易〉要篇之經文》），載《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26冊，1995年1月。丁、廖名春《帛書〈要〉釋文》，載朱伯崑主編《國際易學研究》第1輯，華夏出版社1995年1月。戊、裘先生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對《二三子問》、《要》、《繆和》、《昭力》諸篇作了釋文，他將《要》篇釋文稱為

① 廖名春：《帛書〈繫辭〉釋文校補》，《馬王堆漢墓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長沙1992年8月。

“戊”種在《校記》中發表出來。

第三節 楚地出土竹簡易筮資料簡述

楚地出土的竹簡易筮資料，已公布的有望山、包山和新蔡簡易筮三種。

（一）望山楚簡。1965年冬至1966年春，湖北江陵縣紀南城（春秋戰國楚國郢都故址）周邊望山1、2號墓出土了竹簡，其中易筮資料簡出於1號墓。根據《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的報道，^①以及《望山楚簡》一書的介紹，^②我們能有如下瞭解：

1. 1號墓出土竹簡的內容主要是為墓主卜筮祭禱簡的記錄。這類簡在全國屬首見。這批簡的保存情況不佳，殘斷較甚。殘簡最長為39.5釐米，最短1釐米餘，一般多在10釐米以下；寬1釐米左右，厚約0.1釐米。拼接後，1號墓簡總數207枚，最長的52.1釐米，一般長度在15釐米左右。簡文共約千字左右，墨書於篾黃上。書寫工整，筆法不一，似出多人之手。就可能辨別的竹簡上下頭尾數量估算，當在二十三、四簡以上。

2. 1號墓卜筮祭禱之辭的格式，通常先記卜筮的時間，後記卜筮的工具，再記所問事項與卜筮的結果，最後還要記為墓主求福去疾的許多祭禱的措施。其卜筮祭禱的格式、內容和用語與包山楚簡十分近似。但望山簡未見有卦畫，可能是殘斷過甚的緣故。

3. 1號墓墓主為愍固，是楚悼王（前401—前380）的曾孫。身份為“下大夫”。^③竹簡內容的寫成時代的下限應為戰國中期偏後。據研究，望山1號墓的下葬年代約為公元前300年左右。^④

① 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這三座楚墓指的是望山1、2號墓和沙塚1號墓。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望山楚簡》，中華書局1995年。

③ 彭浩：《楚墓葬制初論》，《中國考古學會第二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

④ 陳振裕：《略論九座楚墓的年代》，《考古》1981年第4期。

4. 這是湖北省第一次發掘的三座大型楚墓。1 號墓出土有“越王勾踐劍”一把。

(二) 包山楚簡。1986 年 11 月至 1987 年 1 月，湖北荊門包山楚墓 2 號墓出土有卜筮祭禱簡。根據《荊門市包山楚墓發掘簡報》、《包山 2 號墓竹簡概述》，^① 以及《包山楚簡》一書的介紹，我們能有如下瞭解：

1. 墓葬時代為戰國中期，與望山一號、二號接近，約為公元前 300 年左右。據《包山楚簡》第一部分《概述》，竹簡內容中最後一個紀年為“大司馬卓滑救郟之歲”，即公元前 316 年。王紅星先生據此認為該墓下葬於公元前 316 年楚曆六月二十五日。^② 墓主應是與封君接近的“上大夫”，可祭祀五神。官居左尹（是令尹的重要助手之一），名郢訖。

2. 2 號墓出土竹簡 444 枚，其中有文字的計 282 枚，總字數約 15000 字。文字內容分卜筮祭禱記錄、司法文書、遣策等幾類。

3. 卜筮祭禱簡共 54 枚（簡 197—250）。可分為 26 組（件）。其中 22 件專記卜筮之事，另外 4 件則專記禱祠之事。各組簡按貞問或祭禱的時間順序排列，每組記一事，多則四、五簡，少則一簡。內容皆為墓主貞吉凶禍福，請求鬼神與先人賜福、保佑。格式為：前辭（以事記年，日用干支，並載卜具）、命辭（有卜得爵等）、占辭、禱辭和第二次占辭。

4. 簡文中 6 組 12 個易卦卦畫，每組卦畫由兩個卦組成，左右並列，見於簡 201、210、229、232、239、245。簡文中沒有卦畫的名稱，也沒有對卦畫的具體解說。卦由“一”（一）、“∧”（六）、“×”（五）、“八”（八）四個數字中的兩個、三個或四個數字組成，其中“一”恆有。這六組卦轉換成今本《周易》陰陽爻符號卦，其卦名及組成為：

①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墓地整理小組：《荊門市包山楚墓發掘簡報》，《文物》1988 年第 5 期；包山墓地竹簡整理小組：《包山 2 號墓竹簡概述》，《文物》1988 年第 5 期。

② 王紅星：《包山楚簡·序言》，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 1991 年。

簡 201：豫兌（由一、六組成）

簡 210：損臨（左卦損，右卦臨六三均作“八”，其餘由一、六組成）

簡 229：蠱晉（右卦晉六三、九四分別作“八”、“五”，其餘由一、六組成）^①

簡 232：隨離（由一、六組成）

簡 239：頤无妄（左卦頤六三作“八”，其餘由一、六組成）

簡 245：恆需（左卦恆初六與右卦需上六均作“八”，其餘由一、六組成）

（三）新蔡楚簡。1994 年 5 月發掘。根據《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的發掘》，^② 和《新蔡葛陵楚墓》的介紹，^③ 我們能有如下瞭解：

1. 平夜君成墓位於河南省東南部的駐馬店市新蔡縣西北距縣城 25 公里處的李橋鎮葛陵村東北部的一道南北向崗脊上（淮河支流洪河北岸），西南緊鄰葛陵故城。葛陵故城城址始建年代約為東周時期，兩漢時期仍繼續沿用。這是淮河流域近年發現的極具特點的楚國大型封君墓葬。其“亞”形的槨室在中原地區墓葬中尚屬首次發現。有 6 位 20 歲左右的女性殉葬。

2. 墓主是“平夜君”（“君”為其封號），名成。是一位地位十分顯赫的楚國封君，與楚王有密切的關係。平夜君的封地應在今平輿一帶，位於今新蔡縣與平輿縣交界附近的葛陵故城。通過對墓葬的層位關係，隨葬器物的類型比較以及竹簡內容幾個方面的分析，可以初步認為，新蔡葛陵楚墓的年代約相當於戰國中期前後，即楚聲王（前 407—前 402）以後，楚悼王（前 401—前 381）末年或稍後，絕對年代約為公元前 340 年左右。

3. 竹簡。（1）總計 1571 支簡。寬度一般為 0.8 釐米左右，窄者約

^① 晉，《包山二號楚墓簡牘釋文與考釋》誤釋為《剝》卦，但翻譯成陰陽爻符號卦時沒有錯。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第 57 頁。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駐馬店市文化局、新蔡縣文物保護管理所：《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的發掘》，《文物》2002 年第 8 期。

^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 2003 年。

0.6 釐米，寬者可達 1.2 釐米左右。書寫風格不一，顯由多人抄寫而成。(2) 內容分兩類：一為卜筮祭禱記錄，一為遺策文書。前者占絕大多數。後者數量很少，僅 20 餘枚。根據內容和竹簡本身來看，卜筮祭禱記錄簡又可分為三種：第一種與包山楚簡的卜筮祭禱類簡極為相似，主要為墓主人平夜君成生前的占卜祭禱記錄，占卜的內容以求問病情為主。格式亦與包山簡非常相似，由前辭、命辭、占辭等部分組成。第二種為平夜君成自己的祈禱記錄，數量很少，簡寬字大。第三種內容單純，僅是與祭禱有關的記錄，不見占卜。內容簡單，格式統一，竹簡很短。這類簡以前發現不多。(3)《新蔡葛陵楚墓》一書有《新蔡葛陵楚墓出土竹簡釋文》，未作考釋。關於竹簡的編連，亦只作了初步的拼接。按出土編號編排。簡文釋文分甲、乙、零三部分（出土起取時分甲乙兩區，零簡是殘損特甚簡，釋文時專作一類），甲三組，乙四組，殘損嚴重的零簡不分組。每組分別編號。(4) 根據《釋文》，共有 15 組卦，每組兩卦，完整的有 12 組 24 卦。由“一”（一）、“Λ”（六）、“×”（五）三種數字組成。比列如下（無特別說明，下列每組卦都由一、六組成，或說陰爻作“Λ”，上下體分明）：

甲二 19、20：比同人

甲二 37：臨師

甲三 112：旅大過

甲三 112：觀泰

甲三 132、130：（左卦下體為艮，上體只有六四爻；右卦下體為離，上體存九四、六五兩爻。）

甲三 184-2、185、222：晉師（左卦晉由一、六、五組成，上體離陽爻作“×”。）

甲三 302：剝咸

乙二 2：謙頤

乙四 15：謙遯

乙四 68：復觀

乙四 79：巽離（左卦巽九二作“×”，即五。）

乙四 95：姤坤

乙四 102：（僅存左卦上體坤，右卦上體下兩陰爻。）

零 115、22：比同人

零 506：（僅存右卦上體兩陰爻）

綜上所述，關於楚地出土簡帛易和已公布的易筮資料之簡況可製表如下：

表 1 楚地出土簡帛易與已公布的易筮資料簡況

出土易名稱	出土時間	出土地點	墓葬年代	書寫年代
上博藏戰國楚竹書《周易》	1994 年 5 月， 1994 年冬	從香港文物市場購得，據說出 自郭店	戰國晚期	公元前 255 ± 65 年
王家臺秦簡《歸藏》	1993 年 3 月	湖北江陵縣荊州鎮 郢北村王家臺 15 號秦墓	上限不早於公元前 278 年“白起拔郢”， 下限不晚於秦代	從竹簡內容看， 下限為秦代，《歸藏》 字體，在戰國末年
阜陽漢簡周易	1977 年 7 月	安徽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	1 號墓的墓主即第二代汝陰侯夏侯 竈死於公元前 165 年	下限為公元前 165 年
帛書周易	1973 年 12 月	長沙馬王堆 3 號漢墓	3 號墓墓主為第二代軟侯利繇的兄弟， 葬於公元前 168 年	下限為公元前 168 年
望山楚簡易筮	1965 年冬至 1966 年春	湖北江陵縣望山 1 號墓	戰國中期，公元前 300 年左右	下限為公元前 300 年左右
包山楚簡易筮（有卦畫 6 組）	1986 年 11 月至 1987 年 1 月	湖北荊門包山楚墓 2 號墓出土	戰國中期，公元前 316 年下葬	下限為公元前 316 年

续表

出土易名稱	出土時間	出土地點	墓葬年代	書寫年代
新蔡楚簡易筮 (有卦畫 15 組)	1994 年 5 月	河南省新蔡縣 (淮河支流洪 河北岸)	戰國中期, 楚悼 王末年或稍後	下限為公元前 340 年左右

除上列望山、包山、新蔡簡之外，楚地出土的卜筮祭禱簡還有：1978 年年初發掘的湖北江陵天星觀 1 號墓藏竹簡。^① 1986 年 5 月至 1987 年 6 月發掘的湖北江陵秦家嘴 1 號、13 號、99 號墓藏竹簡。^②

①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一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 年第 1 期。

② 荊沙鐵路考古隊：《江陵秦家嘴楚墓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988 年第 2 期。

第二章 從楚地出土易類文獻看《周易》 文本早期形態

從楚地出土的多種易類文獻來看，《周易》一書在形成與起源之初表現出了種種樣態。至少形成了三種使用周易的方式，即“只用易卦”的方式、“實用筮書”的方式以及“意義文本”的方式。^①在《周易》意義文本的定型過程中，《周易》文本早期形態體現在占筮內容、文獻編撰、易類體例以及卜筮關係等諸多方面。在《周易》文本早期形態的充分實現過程中，有一個關涉《周易》性質的大問題，即“易本卜筮之書”的問題。這個問題其實並非一開始就存在的，這個問題的提出與展開可以從解釋學的角度來獲得理解。

第一節 使用《周易》的三種方式：只用易卦、 實用筮書、意義文本

從以上對楚地出土易類文獻的介紹中，我們已經約略能够分辨出在戰國秦漢之際，《周易》所表現出來的三種形態，或者說人們使用《周易》的三種方式。其一是只用易卦（只用卦畫或卦畫卦名並用）求占，而不用卦辭，或另用繇詞，如戰國竹簡易筮、王家臺秦簡《歸

^① 關於“意義文本”，筆者曾使用“經典文本”這一提法，參筆者的博士論文《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周易〉研究——兼論早期易學相關問題》（武漢：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5月），以及拙文《從楚地出土易類文獻看周易文本早期形態》（《周易研究》2007年第3期）。經過反復思考，覺得不如用“意義文本”這一提法。“經典文本”一語太泛，不如“意義文本”更能表示“《周易》卦爻辭不煩卜筮、不以卜筮為中介即可被引用來說理以作意義之源”這重具體意義。

藏》；其二是把《周易》當作實用的筮書本子，在卦爻辭後繫以具體的卜事之辭，以便翻檢斷筮，如阜陽漢簡《周易》；其三是把《周易》當作可以引以說理的意義文本，如戰國楚竹書易、帛書周易。

下面具體從楚地出土易類文獻的文辭格式來看這幾種不同用易方式的特點及其與《周易》文本的關係。

一、三種易類文獻的文辭格式分析

這裏的舉例與文辭格式不包括戰國楚竹書易與帛書易，因為它們在文辭上除了用字有異，在格式上都與今本《易經》相同。而王家臺秦簡《歸藏》、阜陽漢簡《周易》以及包山楚簡易筮的文辭和表達方式則是不相同的。又由於望山楚簡、新蔡簡的易筮資料與包山簡易筮相類，故單舉包山易筮文辭以賅同類。關於各種易版本的卦畫形式，見上文的介紹，下文涉及卦畫形式時，除包山簡所舉例外，其他都省略不畫。

1. 王家臺秦簡《歸藏》舉例（採用王輝先生校釋本^①）：

（1）同人曰，昔者黃帝（帝）與炎帝（帝）戰 [/] [涿鹿之野，而支占] 巫咸，182 [巫] 咸占之曰，果哉而有吝 [/] 189

（2）蕭曰，昔者宋君卜封 [] 而支（枚）占巫蒼。蒼占之曰吉。蕭之芑芑（佗佗），蕭之軼軼，初有吝，後果遂（遂）214

（3）右（有）曰，昔者平公卜 []（其）邦尚毋 [有] 咎而支（枚）占神老，神老占曰吉，有子， []（其） [] 間 [] 風雷不 [/] 302

上引王家臺秦簡《歸藏》三卦的內容，屬《同人》、《鼎》和《睽》卦。同人卦講了黃帝與炎帝、蚩尤將戰之時向神巫巫咸占問吉凶，結果是“果而有吝”。巫咸為古神巫，或以為黃帝時人，或以為堯時人，或以為殷中宗時人。是神話人物。宋君泛指殷王，乃周初所封。他為封國之事占於巫蒼，得鼎卦，結果是吉。又“蒼”，或為蒼頡，是

^① 王輝：《王家臺秦簡〈歸藏〉校釋（28則）》，《江漢考古》2003年第1期。

黃帝史官。古巫、史職近。第3例的“平公”當為殷之後宋平公，^①為東周有為之君，他為邦國大事占於神老。

2. 阜陽漢簡《周易》舉例（採用韓自強先生的釋文^②）：

- (1) 賁，亨，小利有彖往。卜 105 106（賁卦辭）
- (2) □冬得不喜，罪人不吉。·初六，僕□112（剝初六）
- (3) 居官及家不吉，罪人不解。·初九，履昔然，152（離初九）
- (4) 娶婦嫁女不吉，田不得。·上九，翰音 212（中孚上九）
- (5) 人不吉·六三，勿用取女，見金 20（蒙六三）
- (6) 雨，自我西鄰。卜 34
得也·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有 35（小畜初九）
- (7) 人吉·六三，枹羞。卜雨 51（否六三）
- (8) ·六二，同人于宗，吝。卜子產不孝，吏 55（同人六二）
- (9) 戰斷遑強，不得志。卜病者不死，乃瘥。·九四，乘高唐，弗克 58（同人九四）

3. 包山楚簡卜筮祭禱簡舉例（採用《包山楚簡》釋文^③）：

宋客盛鸛聘於楚之歲，習泉之月乙未之日，酈會以央筮為子左尹
佗貞，自習泉之月以庚習泉之月，出入事王盡卒歲躬身尚毋有咎，䷗
䷗（陰爻原作“Λ”，此處轉換成今本卦形，右豫左兌）。占之，恆貞
吉，少有憂於躬身，且雀（爵）立（位）遲踐，以其故攷之。^④ 舉禱
於宮地室一牀；……201，202

這三種易文的文辭格式具體如下：

1. 王家臺秦簡《歸藏》的辭句格式是：卦畫——卦名——
曰——昔者——某人（占主）卜某事而枚占某人（占者）——某人
（占者）占之曰吉或不吉等——繇辭

① 王葆玟：《從王家臺秦簡看〈歸藏〉與孔子的關係》，艾蘭、邢文編《新出簡帛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4 年。

② 韓自強：《阜陽漢簡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③ 湖北省荊州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 1991 年。

④ 攷，借為“說”。《周禮·春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祇……六曰說。”“說”是為解除憂患而舉行的祭禱。祭禱必有所陳辭以求消災，故謂之“說”。

2. 阜陽漢簡《周易》的卦辭卜辭格式是：卦畫——卦名——卦辭——卜某事吉或不吉，另外一事吉或不吉等

3. 阜陽漢簡《周易》爻辭卜辭格式是：·（小圓點）——爻題——爻辭——卜某事吉或不吉，另外某事吉或不吉等

4. 包山楚簡卜筮祭禱簡辭句格式是：某時——某人（占者）——以某種卜筮用具——為某人（占主）貞某事“尚毋有咎？”——左右並列的一組兩個卦畫（無卦名）——占之——恆貞如何，短期如何——以其故攷（或它種祭名）之——具體祭禱之事

二、楚地出土易文、易辭與商周甲骨卜辭之淵源

《周易》的編纂是以大量以往的筮卦和占辭為素材的，是長期占筮經驗的總結。大量筮卦、占辭的記載與保存，要歸功於上古的“卜後刻辭制度”。《周禮·春官·占人》曰：“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鄭玄注云：“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其做法是卜筮完後，將所卜之事與所得之兆（龜卜所得為兆，占筮所得為卦）寫在竹簡上，其目的是到年終的時候再來看是否應驗了。《尚書·金縢》有周公卜龜之後“納冊于金縢之匱”的記載。這個冊正是記錄卜事卜辭的簡。這是對占筮經驗有意識、有目的、有計劃的積累與總結。是一種刻辭制度。沒有這種刻辭制度，《周易》無從編起。

刻辭制度興起於商末，在商王武丁之時有大的發展。從殷墟發現甲骨來看，多是無字甲骨，有文字的不過 1/10。在大量刻辭之前有一個只刻筮得數字卦的階段，到後來同時刻寫命事之辭，是一個很大的發展。上個世紀下半葉考古發現了多批戰國楚墓出土的卜辭竹簡，還出現了一些成對的六爻卦畫。通過比較研究，李學勤先生指出：“商周甲骨卜辭以至戰國時期的竹簡卜辭實際是一脈相承的，在細節上雖有出入，卻屬於同一卜法緒統。竹簡卜辭現已發現不少，在全部發表後，一定會對古代卜法的研究提供許多新的內涵。”^①

李學勤先生主要是從甲骨卜辭和竹簡卜辭的用語、格式來比較的。

^① 李學勤：《周易經傳溯源》，長春出版社 1992 年，第 196 頁。

他沒有提到這些竹簡卜辭中出現易卦符號這件事及其意義。我們這裏之所以稱這些竹簡資料為易筮資料，主要是因為其中出現了易卦符號。但關於這些卦畫的意義問題，仍有待於研究。《包山楚簡》第一部分《包山二號楚墓簡牘概述》即云：“簡文中尚有部分貞卜的卦畫，每個卦畫由兩個卦組成，左右並列……簡文中沒有卦畫的名稱，也沒有具體的解說，尚不可瞭解它們原來的含義。”^① 據陳偉先生的考察：“在包山簡所載 22 次貞事中，共用到 10 種卜筮材料。……採用央旨、丞惠、共命施貞時皆有卦畫，而以其他材料施貞時皆無卦畫。……據此可以相信，央旨、丞惠、共命為筮用材料；其他均為卜用材料。”^② 這可以支持我們只將帶有卦畫形式的筮法稱作“易筮”的看法。

在包山楚簡卜筮資料中，其實卜的資料比易筮資料要豐富得多。易筮資料與《周易》直接相關，而卜辭也間接與《周易》有關。雖然占法不同，但占事占辭相類。商周甲骨卜辭也是《周易》卦爻辭由以編纂的素材。從戰國時期仍“卜筮並用”且卜多於筮來看，卜的傳統仍十分強固。這樣的卜辭本是《周易》的來源，而且在《周易》早已定型之後，人們仍在沿用《周易》成型之前的傳統筮法，記載筮事與經驗和所得筮卦，卻並不用《周易》的卦爻辭。可見，在《周易》卦爻辭編定的前後，只用卦畫進行占筮都存在了很長一段時間。

除了戰國竹簡易筮文辭與商周卜筮刻辭有淵源之外，上舉其他兩例，秦簡《歸藏》和阜陽漢簡《周易》卜辭亦與它有十分明顯的淵源關係。

據陳夢家先生介紹，一篇完整的甲骨卜辭可以包含前辭、命辭、占辭和驗辭四部分，如例：（1）癸巳卜殼貞；（2）旬亡禍；（3）王占曰之殺其之來媼；（4）乞至五日丁酉允有來媼自西沚臧告曰土方畀於我東畷田（《菁華》2）。（1）即前辭，記卜之日及卜人名字，（2）是命辭，即命龜之辭，（3）是占辭，即因兆而定吉凶，（4）是驗辭，即既卜之後記錄應驗的事實。這四部分並非完整地見於每一條卜辭。如“康丁卜辭往往在兆帝記吉、大吉、弘吉等，乃是簡化了占辭。又如祖

① 湖北省荊州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第 12 頁。

② 陳偉：《包山楚簡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 1996 年，第 158 頁。

庚卜辭云‘癸亥卜王吉’（《河》200）只有前辭和占辭”^①。這樣的例子不少。

戰國竹簡易筮，如包山簡易筮完整的文辭格式包括：前辭（以事記年，日用干支，並載卜具）、命辭（有卜得爵等）、占辭、禱辭和第二次占辭。再看秦簡《歸藏》的文辭格式，在卦畫卦名與繇辭之間有一句由“曰”字領起的話，“昔者——某人（占主）卜某事而枚占某人（占者）——某人（占者）占之曰吉或不吉等”，其實就極類似於商周甲骨卜辭中的前辭、命辭和占辭三部分內容。有的學者把這句話說成是卦詞，把後面真正相當於卦詞部分的繇辭說成是爻辭，這與實際情況不相符。秦簡《歸藏》只有卦詞而無爻辭這是很明顯的。以“昔者”開頭的這句話是講的以前的卜筮故事，是過去發生的事，所以前辭中的時間一律為抽象的“昔者”，而非具體的當時卜筮的時間。如果把時間作具體化還原，對前辭和命辭的句序稍作調整，就完全成了商周甲骨卜辭的表述。再看，阜陽漢簡《周易》的卜辭格式，就一句“卜某事吉或不吉等”，只包括上述命辭和占辭兩部分內容，十分簡潔概括。而商周甲骨卜辭的內容也並非都是完整地包括四部分內容，是有簡省的。從所卜事類來看，阜陽漢簡《周易》與商周甲骨卜辭一樣十分廣泛。這明顯可見兩者之間的淵源關係。

三、從“卜筮之書”到“意義文本”——《周易》早期文本的歷程

《周易》本為卜筮之書，它之成為意義文本，走過了一段路程。這段路程是通過對《周易》文本的不同使用目的和方式而獲得延伸與展開的。這段路程的關鍵路口就是《周易》在東周秦漢的發展中所留下的足跡，是為《周易》文本的早期形態。我們從楚地出土的這些豐富的易類文獻，正可以清楚地瞭解《周易》文本早期形態是如何衝出卜筮的重圍努力走向意義文本之路的。

從上文對楚地出土易類文獻的介紹中，我們已經知道戰國楚竹

^①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中華書局1988年，第43頁。

書易、王家臺秦簡《歸藏》與三種戰國竹簡易筮資料基本同時，^①在戰國中晚期，而易筮資料稍偏前。阜陽漢簡《周易》與帛書《周易》基本同時，在漢初。戰國楚竹書易是《周易》意義文本形成的可靠證據，不過意義文本非一種形式，漢初的帛書《周易》即是與今本《周易》形式不同的意義文本。根據對戰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分布規律的研究，我們認為戰國楚竹書易的卦序形式是與今本《周易》相同的。這些不同形式的易文本和易筮資料的同時出現，充分說明，《周易》意義文本的形成是艱難的，即使它從形式上完成了向意義文本的轉化，其最終的鞏固之途也是充滿荊棘的。這主要是由於卜筮傳統的強固所致。雖然《周易》的本質是卜筮之書，在東周秦漢乃至更長的時間段裏，在完成了性質的大蛻變之後，《周易》作為卜筮之書與作為意義文本依然是同時並存的。

卜筮之用在“決嫌疑，定猶與”（《禮記·曲禮上》）。《左傳》載有春秋時人用易占筮的實例。每有疑問，筮得某卦某爻，即以其卦爻象與卦爻辭占之以定吉凶。這必在《周易》六十四卦卦畫與卦爻辭定型之後，也就是說這時的《周易》卦爻象與卦爻辭已經可以當作判斷吉凶的根據。《周易》既已定型之後，戰國竹簡易筮以及王家臺秦簡《歸藏》仍然不用卦爻辭和卦爻象來占，而只用易卦。後者既用了卦畫也用了卦名，而前者只用了卦畫。後者出現卦畫的形式與今本《周易》一樣只有一個卦畫，而且卦畫之後接著卦名；而前者則是兩個卦畫成組地出現，直觀地體現了《周易》變占在實際占筮中的運用。阜陽漢簡《周易》則對《周易》卦爻辭和卦爻畫全盤照抄，但通過增加具體筮例把《周易》文本改造成為實用的卜筮之書。張政烺先生在看了阜陽漢簡《周易》的卜辭後說：“這是當時的實用本子，基本上保存了作為卜筮之書《周易》的原始面貌。”^②是否作為卜筮之書《周易》的原始面貌不好

① 根據王明欽先生《王家臺秦墓竹簡概述》的介紹：“《歸藏》形體最古，接近楚簡文字，應為戰國末年的抄本。”

② 韓自強：《阜陽漢簡周易研究》，第96頁。

說，但是“實用本子”卻是確確實實的。阜陽易的這種形式，其實曾是一種十分普遍的使用《周易》的方式。《漢志·六藝略》中有《易經》十二篇，而《數術略》中另有《周易》三十八卷、《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大次雜易》三十卷等，屬於筮龜家的《易》。阜陽簡《周易》是實用筮書本子，即屬筮龜家的易，而未入《易經》。《周易》要想走向經典，是不能依賴或停留於卜筮的，而必須通過引述和解釋才能真正實現。這條路子可以說在《左傳》的某些筮例中開其濫觴。在這些筮例中，其實人們並未筮策起卦，而是直接引用卦爻辭或以卦爻象來解釋某種道理。這表示人們已經將《周易》卦爻辭當作了意義文本，將其文辭當作了引用的對象和具有普遍法則、隱含普遍道理的文字。人們不再需要把具體的占事記載下來，以備它日翻檢或檢驗。而是可以隨時通過筮卦分析所得卦爻象與卦爻辭來判斷吉凶。這一引述和分析是需要講道理的，而不是直接查對哪一條具體事項之吉凶那麼簡單。這一用法的進一步發展直接導致了《周易》的經典化，因為《周易》在這裏成了一本講道理的書，而不只是一部記載具體筮事的書。

以上即涉及上文提到的三種用易的方式：只用易卦、實用筮書與意義文本。嚴格地說，只用易卦式的用易方式，仍處在易筮的創造中，而不是筮書的編輯中。其中所記載的事情都是當時人們身邊正在一天一天發生的活生生的事情，而不是歷史上發生過的事。其中也有易卦，但沒有卦爻辭。卦爻辭是以往的筮辭，或《周易》編纂者所作的教訓。而實用筮書式用易，則是用既已編定的《周易》卦爻辭來占筮，在每條卦爻辭之下直接書寫卜辭，這大概是想考察《周易》卦爻辭是否應驗，以便修訂。似亦表明筮者並未把它當作不可改易的意義文本來看待，而只不過把它看作一本筮書而已。《左傳》某些筮例的用易之法，在當時並不占主流地位，但卻是後世通用的一種用易之法。^① 這三種用易之法在東周秦漢之際是同時並存的。後來《左傳》所載用易的筮法成為了用易之正統。

^① 當然，《左傳》不只是用了《周易》，還用了其他不同于《周易》的筮書，引有不同於今本《周易》卦爻辭的筮辭。

戰國楚竹書易是目前所見最古的《周易》本子，又是以純粹的卦畫和卦爻辭的形式出現的，即是以後世《周易》意義文本的形式出現的。那麼，在這一堆的作為卜筮資料和卜筮文本的易文本和易筮資料的重圍中，戰國楚竹書易扮演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處在什麼樣的處境？如果把卦爻辭的基本編定放在西周初年，那麼它編成之後是怎樣一個去向？建周之初，箕子獻《洪範》，其中有卜筮並用，先卜後筮之法，乃殷商遺法。其筮必為殷易《歸藏》之筮。隨後有周建制，乙太卜掌三兆、三易之法，其中出現了三易中的最後一易——《周易》。雖然《周禮》創作年代問題頗多分歧，但其講古制極為具體入於纖微，此非見西周王室檔案莫能為。^①《周禮》大體上體現了周初之制，應該是沒錯的。而《周禮》載有《周易》書名。於是，《周易》成於周初，也就有了文獻相傳和記載上的根據。又據《左傳》莊公二十二年載：“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這表明陳侯此前尚未見過《周易》，他感到稀奇，就請周史為他占筮，於是就有了著名的遇《觀》之《否》，代陳有國之占。陳侯即陳厲公，公元前706年即位，其時為平王東遷後的第二個王周桓王十四年。連一方諸侯都沒見過《周易》，更不用說地位更低的人了。可見，《周易》編成之後，藏於天子之朝而掌於太卜，只有天子才能用。民間所用乃其他筮法或卜法，可能是傳統之遺存。我們從《左傳》所載占筮看，以易為占的次數和以易占的諸侯國都不占多數。由此可見，這時《周易》流傳不廣。而周史以《周易》見諸侯，必是來推廣這一周王朝的寶書的。東周以還，君師政教不一，官學失守，學術下移。《周易》可能正是趁此東風，而逐漸流傳開來的。雖然流傳仍然不廣，但成績可喜，

① 鄭玄所謂“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以周公作周禮固然無據，但以《周禮》出於戰亂既久之戰國，也不見得對。洪誠采朱謙之等人之說，斷為“成書最晚不在東周惠王後”，金景芳先生認為比較接近事實。金先生認為《周禮》一書是東遷以後某氏所作，必得見西周王室檔案。參金景芳《周禮》，載楊伯峻主編《經書淺談》，中華書局1984年，第42-50頁。不管《周禮》成書于春秋還是戰國，它的內容大體反映了周初之制，應該可以肯定。

因為逐漸出現了多種用易的方式。如上文所述至少有三種。而以《左傳》所見某些易筮之例為正統，因為它是通過引用和分析《周易》卦爻象與卦爻辭來用易的，是通過對《周易》的解釋來用易的。其他兩種方式如戰國竹簡易筮，如阜陽簡易辭後繫以卜辭，都不是通過對《周易》之辭作解釋的方式來使用。而且《左傳》還出現了專門引用《周易》卦爻辭來說道理，而不用於占筮。正如陳來先生所指出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人們對《周易》的利用，在春秋時代，已經漸漸超出了筮問活動的範圍，而是把《周易》的卦爻辭與其占問分開，使得卦爻體系成為獨立的文本體系，而加以稱引，以說明、證明某種哲理或法則。”^①這算是開了儒家以義理說易，撰《易傳》之先河。我們從後來的今本帛本《易傳》中讀到許多直接從卦爻辭引申出道理來的論述就是走的這條路。這使得《周易》走向了一條意義文本之路。而目前所見最古的《周易》文本——戰國楚竹書易，正是《周易》走向意義文本之路的一個驛站。它沒有像竹簡易筮資料那樣只是擇取或裁剪《周易》文辭，也不是像阜陽簡那樣純粹只為滿足日常的占筮而為《周易》文辭添加實用材料。從時代上說，戰國楚竹書易與《易傳》的年代基本同時，距《周易》文本的下限也並不遠。正由於有了像戰國楚竹書易這樣忠實於原本《周易》的本子在卜筮風潮中的堅守，使得對《周易》繼續作多方解讀成為可能，也使得《周易》走向意義文本之路成為可能。戰國楚竹書易的同時或以後仍有像阜陽簡那樣的實用《周易》本子存在著，也許戰國楚竹書易的特殊符號也有方便卜筮之意，但它仍然是忠實於原本文辭的，是把它當作意義文本保存的。如果說戰國竹簡易筮，秦簡《歸藏》和阜陽易走的是一條從卜筮而來的實用之路，那麼戰國楚竹書易走的就是一條從易文本而來的意義文本之路。

① 陳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三聯書店2002年，第27頁。

第二節 《周易》文本早期形態展開過程的一些特點分析

我們現在擁有了諸多不同的《周易》古版本，擁有了《周易》形成之初的材料，這使得我們能更好地看待《周易》文本之源問題。其間雖然也存在理解活動，但對於《周易》版本來說，已經不是一個解釋學意義上的問題，而是事實的問題。這裏我們不是要對《周易》文句作出各種解釋，而是要對《周易》文本作為一個整體來認識和把握，對《周易》的性質作出認定。這種認識和把握乃至認定尚未進入解釋學的領域，而是理解文本的出發點。下面我們來看一看《周易》文本本身之為“卜筮之書”是如何展開的，又是如何可能走向意義文本的，這個過程有哪些問題，有哪些特點。

在戰國楚竹書易尚未公布之前，有一位日本學者根據包山楚簡中的易筮資料，只有六組左右成對的六畫卦，而沒有卦爻辭，就推測包山易筮意味著一種“與秦漢時期的《周易》不同，卦辭爻辭都尚未定型，亦即尚未採用卦辭爻辭，僅有易卦（卦畫）的一種《易》”。^① 近藤浩之先生並非從並列的意義上說，有卦爻辭的一種《易》與沒有卦爻辭的一種《易》在戰國時代並存，他是從前後相繼發展的綫性的角度來說的，他將這一推測擴大化，認為“僅易筮或易卦而言，春秋時代已經開始有了。而將占筮活動中真人隨意的記語錄（占辭）加以搜集、整理，綜合編纂成《周易》卦爻辭的時期（定型化時期）則在戰國中期末以後”。^② 他僅僅據包山易筮的特點，就推論易筮或易卦，在春秋時代才“開始”有，《周

① [日] 近藤浩之：《包山楚簡卜筮祭禱記錄與郭店楚簡中的〈易〉》，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第 128 頁。

② [日] 近藤浩之：《包山楚簡卜筮祭禱記錄與郭店楚簡中的〈易〉》，第 131 頁。

《周易》卦爻辭到戰國末以後才定型，好像是到了“秦漢時期的《周易》”才定型。現在看來這一看法缺乏充足的證據。他所謂的“卦辭爻辭都尚未定型，亦即尚未採用卦辭爻辭”的說法也是有問題的，或者說至少是不嚴密的。“尚未採用”並不等於“尚未定型”，“尚未定型”也並不等於不能採用。日本學者本田成之認為《周易》成書於戰國初年。而戰國楚竹書易的出土直接證明了戰國中晚期已經存在與今本《周易》為同一系統的已經定型的卦爻辭編本。根據文獻內容的成型比抄寫之時要早來看，戰國楚竹書易卦爻辭的編成必在其前。其實我們在《左傳》、《國語》中也已經讀到了今本《周易》的卦爻辭。戰國楚竹書易提供了更為直觀的證據。它雖然殘缺，但從殘存的卦爻辭來看，除用字有不同之外，與今本《周易》卦爻辭用語句式都相一致這一點，我們可以推想，這個殘本必有一個全本。我們必須承認，《周易》之作爲意義文本這時已經定型了。

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周易》是編撰而成的。郭沫若說：“《易經》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就跟我們現代的各種神祠佛寺的靈籤符咒一樣，它的作者不必是一個人，作的時期也不必是一個時代。”^①郭沫若先生雖然錯誤地認為《周易》的作者是戰國前期孔子再傳弟子馯臂子弓，^②但還是認為《周易》卦爻辭的資料來源是商周之際，反映的是我們原始社會之後一個很長的社會發展時期的情形，內容很複雜。關於《周易》的作者和成書時代，近人雖然走出了《漢書·藝文志》所謂“人更三聖，世歷三古”的傳統說法，但對此一問題的具體看法仍有分歧。自顧頡剛先生作《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之後，情況大有轉機，《周易》作於西周初年的說法

①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外二種）》（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7頁。

② 此說之錯誤是建立在對卦爻辭的錯誤解讀的基礎之上的，李鏡池先生有反駁。詳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外二種）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75頁；李鏡池：《論周易的著作年代——答郭沫若同志》，載黃壽祺、張善文編《周易研究論文集》（第1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

獲得了比較一致的同意。^① 他的結論是這樣得來的：“作卦爻辭時流行的幾件大故事是後來消失了的，作《易傳》時流行的幾件大故事是作卦爻辭時所想不到的；從這些故事的有與沒有上，可以約略地推定卦爻辭的著作時代。它裏邊提起的故事，兩件是商的，三件是商末周初的，我們可以說它的著作時代當在西周的初葉。”^②

下面具體來看看《周易》作為“卜筮之書”以及走向經典的過程的一些問題和特點：

第一，從占主、占者與所占內容來看，易之為卜筮書有一個從太卜所掌、王室封君所用，^③ 到民間日用的下移過程。其內容對社會生活的涉及面在不斷擴展。這是一個由簡到繁、由少到多的過程。

三種戰國時期易筮資料的筮主隨著時代的偏後其身份地位隨著下降。公元前340年左右的新蔡葛陵墓主平夜君乃封君大臣；公元前316年下葬的包山2號墓墓主的身份次於封君，為上大夫；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望山楚簡1號墓墓主雖為楚悼王之後，但身份為下大夫。三者的卜筮內容和形式都相近，而占者的地位有所下降，不過還都是封君大臣一脈。包山楚簡易筮資料是專為墓主一個人進行占筮的實錄，因而占筮的內容依墓主個人的情況而有很強的傾向性。占問之事主要有求貞人出入宮廷侍王是否順利，何時獲得爵位，疾病吉凶等三方面的內容。^④ 王家臺秦簡的占主都是古帝王和有大功於人民的大臣，乃至神話人物。從神話之中有“史影”的角度來看，^⑤ 王家臺秦簡《歸藏》的內容有更為古遠的來源。如

① 余永梁先生在顧先生之前也曾通過挖掘卦爻辭中的故事簡略地證明了卦爻辭為周初作。參余永梁：《易卦爻辭的時代及其作者》，載黃壽祺、張善文編《周易研究論文集》第1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

② 顧頡剛：《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顧頡剛《古史辨》（第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3頁。

③ 據《周禮·春官·大卜》載，三兆、三易、三夢之法均由太卜所掌。

④ 包山墓地竹簡整理小組：《包山2號墓竹簡概述》，《文物》1988年第5期。

⑤ 袁珂：《中國神話通論》，巴蜀書社1993年，第23頁。

果說其先坤後乾之序和存有女媧的故事隱含了母系氏族社會對女始祖崇拜之遺存，那麼其所載大量的古帝王也即古英雄的神話故事則隱含了父系氏族社會時期先民對男始祖崇拜之遺存。王家臺秦簡《歸藏》雖然有東周的故事，但其主體內容的來源與其所反映的時代必定很古。神話故事也不是一下子就在戰國文獻中出現的，在文獻尚未產生之前，它必定有一個長期的口耳相傳的歷史。而王家臺秦簡《歸藏》的繇辭用的都是古代的占筮記錄或是借用古代的故事撰成的占筮之辭，以“昔者”開頭，是它在這方面的典型特徵。其所記大多是有關古帝王、有關部族之間的戰爭，封國等大事。雖然戰國竹簡易筮資料是商周卜筮刻辭制度之遺存，但從所反映的時代來看，秦簡《歸藏》可能更為古遠。秦簡《歸藏》與竹簡易筮的占卜是帝王、封君大臣等人的占卜。從占者來看，秦簡《歸藏》與竹簡易筮都有專職的神巫人員。從占者所服務的對象來看，前者比後者的地位要高，但後者顯然比前者更有普遍性。前者所記巫咸、巫蒼等古神巫人員的產生，帶有明顯的標誌著原始宗教時期從自然宗教向人爲宗教過渡的“絕地天通”宗教改革之影響的痕迹。^① 隨著這種影響的逐漸減弱，封君大臣也有了專職的神巫人員專為自己一個人占卜，這就是竹簡易筮時期的情形。

以上兩種占卜都沒有一般人的日常占卜。阜陽漢簡周易卜辭就不同了，它沒有出現占主、占人，而只有卜事和斷辭。這顯然是在對大量占卜材料作整理時，特意把占主和占人抽象掉，以使易占具有更大的普遍性。阜陽簡周易卜辭卜問的內容非常豐富，有卜問氣象方面的，有卜勞作田漁的，有卜人事方面的，有卜人君聚斂之事的，有卜事君伴君之事，有卜軍旅行事、居家遷徙，有卜生老病死、嫁女娶婦等，涉及當時社會的方方面面。

第二，從文獻編撰的角度來看，易爲卜筮書有一個從對占辭的記錄到有意識的編撰的過程。對於每條筮辭來說，有一個由繁到簡

^① 我國上古社會曾進行兩次“絕地天通”的宗教改革，一次是帝顓頊時，一次是帝堯時。參蕭漢明《論中國古史上的兩次“絕地天通”》，《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3期。

的過程。

戰國竹簡易筮資料還只是具有備忘錄性質的個人性很强的尚未經過編纂的占筮記錄，對每次的占筮過程和結果以及祭禱情況都記載得十分詳細。而秦簡《歸藏》與阜陽漢簡《周易》卜辭顯然都已經過編纂。秦簡《歸藏》每條繇辭都以“昔者”開頭，明顯表示這是對以前占筮資料的整理與編纂。故事的記載很簡略，往往用一兩個詞就完成了。不像竹簡易筮，它沒有具體年代的詳細記載，也沒有用什麼卜筮工具等的記載。這是一種簡化。阜陽漢簡《周易》的卜辭就更加簡化了，連時間、占主、占者統統不要。足見阜陽漢簡《周易》卜辭明顯是經過整理與編纂的，除了上文提到的占主和占者都在編纂過程中被抽象掉以更便於普遍運用之外，其抄寫的形式也足以說明這一點。阜陽漢簡《周易》卜辭雖然殘破很甚，但我們隱約還是可以看出它是分卦抄寫的，爻辭與爻辭也不獨立，而是連抄，只在每條爻辭的爻題前用一圓點隔開。每條卦辭和爻辭後都繫有卜辭，卜辭與爻辭沒有隔開的符號，大多以一“卜”字起首，也有用“以卜”起首，或不用任何特殊字詞起首，而是直接書寫卜辭。說是分卦抄寫，是因為我們沒有發現卦名卦畫之前還有其他辭句；說是帶有卜辭的爻辭乃連抄，是因為我們發現很多的爻辭前後都有卜事之辭，爻題前面用小圓點隔開的是上一條爻辭所繫的卜辭。這些都可以在上列阜陽易卜辭舉例中看出來。而且卜辭事項非一條一事，而是多條多事。如上例4，簡212的中孚上九前的卜辭顯然是中孚九五爻辭後所繫卜辭，有娶婦嫁女與田獵兩事。又如上例9，簡58同人九四前的卜辭顯系同人九三爻辭後所繫卜辭，有鬥事遇強敵和病者不死兩事。這頗類於後世為抽籤所制的籤條，在一張籤條後附有很多事項的吉與不吉等情況，可供抽得此籤者根據自己所需卜問的事判斷其吉凶。顯然，阜陽漢簡《周易》卜辭是對大量占筮資料的整理後而編成定型的一個可供實用的本子，並非臨時性的可增可減的繫在每條爻辭之後。因為如果是臨時性的，那麼必定是每條爻辭要獨立抄寫，不能連編，否則就無法隨時為每條爻辭繫卜辭了。可見，阜陽漢簡《周易》必是已經完全編定後重新謄抄過的一個完整的本子，必定早已在社會上被

廣泛運用。

第三，從這幾種易與易筮資料的易類體例來看，又有一個由簡到繁的過程。

竹簡易筮資料中每條資料只出現了一對左右並列的六畫別卦，但不見卦名卦爻辭，亦不見對此卦有何理解，只有簡短的一句占辭，往往是“恆貞吉”，然後是近期會小有一些什麼災吝需要注意。這很容易讓我們想到今本《周易》卦爻辭中的“永貞吉”“小有悔”等斷辭。由此，我們又想到商周考古資料中的大量數字卦，許多是只有卦而無卦名無卦辭。有的數字卦似乎有卦名，如四盤磨西區的一片卜骨上有兩個數字卦，轉換成今天的數字號是“七五七六六六曰魁”、“七八七六七六曰隗”。^①或許這就是當時出現的卦和卦名。卦名之起可能是便於稱謂。後來有了卦爻辭，有了占斷辭，都是對實占記錄的概括和整理而得來。竹簡易筮只取卦畫與占斷辭，是取其為卜筮書的最為核心的部分，這些是可以用於實際占斷的。至於不靠卦爻辭只靠卦畫如何占斷，在商周之際可能自有其斷法。就像後來術數家，可以單憑一個卦象斷出吉凶一樣。其實《左傳》筮例中亦有單靠卦畫之象而不靠卦爻辭來斷吉凶的。因此，周易的起源史上存在過這麼一個單憑卦畫之象來斷吉凶的時期，不是不可以想像的。竹簡易筮資料之時，《周易》卦爻辭已經形成，但仍然只以卦畫與斷辭為占，可以說沿用了一個很古的形式，儘管竹簡易筮資料所處的時代並不很古。我們在上文把這稱為三種用易方式中最古的一種。

王家臺秦簡《歸藏》有了卦畫、卦名和卦辭，但無爻辭。這在體例上顯然是對竹簡易筮這類古用易法的進一步繁化。《周易》的體例在此基礎上又分出了爻辭，更加繁複了。也許有人會說，《歸藏》、《周易》是不同的系統，怎麼能放在一條線上來談呢？不錯，兩者是不同的系統，但都屬於易筮的範圍，而不是龜兆的範

^① 張政烺：《易辨——近幾年根據考古材料探討周易問題的綜述》，唐明邦、羅熾、張武、蕭漢明：《周易縱橫錄》，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7-196頁。

圍。《周禮·春官·大卜》所謂“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即《歸藏》與《周易》同屬易筮之法的明證。即算是龜兆與易筮之間都有前後的綫性關聯，更何況三易之間？三易之間有一個相連相續的發展過程，後者對前者又有繼承與發展，三者又有同時並存並用的現象，都是合理的。

《周易》卦爻辭在編定之後，由於其抽象性，並非所有人都能直接應用。《左傳》、《國語》中的用易者都是上層知識分子。隨著知識和文獻的下移，一般老百姓也可以有機會接觸到這些文獻，運用這些文獻。特別是《周易》與日常社會生活更是直接相關。但由於其抽象性，可能又阻礙了它的廣泛應用。於是就有了阜陽漢簡《周易》這類用易的本子。可以說阜陽漢簡《周易》把易為卜筮之書最為直觀地表現出來了。如果說，《周易》卦爻辭之編成是對占筮之辭的抽象的過程，^① 以便它有更大的適用性，那麼，阜陽漢簡《周易》則是在《周易》卦爻辭的基礎上的一個具象化或說還原的過程。若把“易占”作為一個概念來分析，如果說《周易》卦爻辭之編成走的是“縮小內涵”的道路，那麼阜陽漢簡《周易》繫以卜辭走的則是“擴大外延”的道路。對於一個概念來講，縮小內涵與擴大外延是一致的。內涵縮小，外延必擴大。因此，對於“易本卜筮之書”來講，這兩條道路的目的和結果都是一致的。因而我們在上文把阜陽漢簡《周易》也作為《周易》起源之初的一種用易方式。

第四，從卜與筮的關係角度來看，“易本卜筮之書”這一提法本身就考慮到了龜卜對易筮之法的影響。從出土易和易筮資料來看，卜筮並用，以及“卜”字本義的虛化與泛化使用是一個突出的特點。表明《周易》的性質與卜法關係緊密。其中包含有卜筮輕重、短長與先後等具體問題。

^① 當然不只是抽象的過程，也有直接的仿作。《周易》卦爻辭是編自或仿自占卜之辭的。余永梁先生通過對“句法”和“成語”的比較，指出《易》之卦爻辭是仿自卜辭的。參余永梁：《易卦爻辭的時代及其作者》，載黃壽祺、張善文編《周易研究論文集》（第1輯）。

《周禮·春官·大卜》：“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旣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視高作龜。大祭祀，則視高命龜。凡小事，蒞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瞭解到，在周初卜筮制度中大體有三種卜筮法，一曰兆，二曰易，三曰夢，兆法居首位，易法居其次。兆法即卜龜觀兆之法，亦名曰卜法。由於卜法最重要，所以以“大卜”之名名掌三占之法的最高長官。兆、易、夢三法都可謂之占。而龜兆之爲卜，易筮之爲筮是不可混淆的。前者觀兆象，後者算筮數。

卜與筮之有輕重可能與兩者之產生有先後、歷時長短有關。《左傳》僖公四年載：“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杜預注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杜預注文出自《左傳》僖公十五年所記韓簡語。孔穎達爲之疏曰：“象者，物初生之形；數者，物滋見之狀。凡物皆先有形象乃有滋息，是數從象生也。龜以本象金木水火土之兆以示人，故爲長；筮以末數七八九六之策以示人，故爲短。”孔穎達在案語中表明了自己的見解：“案《易·繫辭》云：‘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爲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以爲易，所知豈短於卜？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云蓍短龜長。非是龜能實長。杜欲成筮短龜長之意，故引傳文以證之。若至理而言，卜筮實無長短。”孔穎達認爲，從預測功能上講，卜與筮不能說誰長誰短，易筮也是聖人所演，豈能短於龜卜的預測功能？短長之說只是卜人向

晉獻公勸諫的託詞罷了。孔穎達只是從預測功能上來理解卜與筮的短長問題，所以說無短長。但如果從卜與筮的產生先後，歷時的久長與短暫來說，何嘗沒有短長的問題。其實《左傳》之文和杜預的注都隱含有這方面的意思，只不過孔穎達鑽了牛角尖，一時沒有看出來。注文的意思是先有象後有數，數從象生。推想到龜卜與易筮的關係，則是先有龜卜後有易筮，易筮是從龜卜來的。象數先後問題後來在易學中是一個本原性的問題，而這裏的象數之象並非易象之象也不是指龜兆之象，而是物生之象。象數先後與象數本原的問題主要由於象的複雜性以及人的觀念起源的複雜性而成為一個難有定論的複雜的問題，數字卦的來源與後續發展方向的問題與此問題亦有關係，此處不討論。我們要明白的是“筮短龜長”可以從卜與筮產生先後的角來理解。從事實上來講，也的確是龜卜在先已存在和被運用了很長一段時間後，才出現易筮的。由於龜卜存在的時間長，它逐漸演變得非常的繁複，如上引《周禮·春官·大卜》所說的“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每一種兆法都有其經兆之體，就如三易之法都有八經卦一樣。但這經兆之體卻有一百二十種，是三易之法八經卦數目的十五倍。“頌”，是具體的兆辭，也即龜卜繇辭。以其為韻語故謂之頌。每種卜法的頌有一千二百種之多，是三易之法六十四別卦之數的將近十九倍。龜卜還不只是兆頌多，而且取材制材不易，工序也複雜，這更增加了它繼續廣泛流傳的難度。三易之法以其簡易而漸趨流行，最終取代繁複的龜卜。在完全取代龜卜之前，卜與筮共存了很長一段時期。具體占事時產生了先卜後筮還是先筮後卜的複雜關係。

《周禮·春官·筮人》曰：“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賈疏云：“此大事者，即大卜之八命及大貞大祭祀之事。大卜所掌者皆是大事，皆先筮而後卜。筮輕龜重，賤者先即事，故卜即事漸也。”賈氏又云：“《曲禮》云‘卜筮不相襲’。若筮不吉而又卜，是卜襲筮，故於筮凶則止不卜。按《洪範》云‘龜從筮逆’，又云‘龜筮共違於人。’彼有先卜後筮，筮不吉又卜，與此經違者，彼是箕子所陳用殷法，殷質，故與此不同。”《曲禮》孔疏云：“《春秋》僖二十五年，晉卜納襄王，得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又筮之，

得《大有》之《睽》。哀九年，晉卜伐宋，亦卜而後筮。是大事卜筮並用也。但春秋亂世，皆先卜後筮，不能如禮。其禮既先筮後卜，《尚書》先云龜從者，以尊卑言之，故先言龜也。”

從以上的表述中，我們瞭解到了有關卜筮之先後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表現的事實：（1）《尚書·洪範》“先卜後筮”。^①《洪範》乃箕子所獻，屬殷法，至少可以代表殷商晚期的占制情形。（2）《周禮·大卜》記三占之法，以兆法居首，在談到為國之大事行占時，都是講的卜法。《周禮·大卜》：“凡小事，涖卜。”賈疏云：“凡大事卜，小事筮。”似可知其時從總體上說實為“先卜後筮”。這大概是周初之時，猶用殷商遺法的緣故。（3）《周禮·筮人》講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顯然與《大卜》所載卜重而筮輕之制不同。《筮人》所言可能是周盛之後的占制。而賈氏為使《大卜》與《筮人》所述一致，也就是統一於“先筮後卜”之制，於是認為《大卜》也是行先筮後卜之制，並且同樣體現了卜重而筮輕的觀念。其實同一個“卜重而筮輕”的觀念既可用來解釋“先筮後卜”，同樣可以用來解釋“先卜後筮”。這就失去了解釋的意義。因而關鍵要看《大卜》的實際所述是怎樣的情形。顯然，《大卜》是先述卜再述筮，而且在講行占之時都是講的卜，這難道不能說明是以卜為先嗎？賈氏只為統一《周禮》的敘述，殊不知《周禮》之敘述不必一定處處相符，因為是後世之編撰，免不了把不同時期的制度都為一編。（4）春秋之時，又回到先卜後筮。孔氏說得好，春秋亂世，所以不行“先筮後卜”的周制。也許是因為卜的勢力依然強大，儘管周行“先筮後卜”之制，但用卜仍然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徵。所以春秋諸王以此表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這就與季氏僭天子八佾之制（《論語·八佾》）是同樣的道理。很大的可能性是：周王

① 《尚書·洪範》云：“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不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

室和大臣及一般筮人行占時是“先筮後卜”，而周天子太卜所掌仍是“先卜後筮”，以明其尊貴。因卜繁而筮簡，卜難而筮易，卜的歷史長而筮的歷史短等，卜的這些特點足以使用卜體現用卜者的尊貴了。所以有春秋“先卜後筮”之亂。賈氏還只是想統一《周禮》的說法，而承認了《洪範》是殷法故有不同。孔穎達則想進一步將《洪範》的制度也統一到周制上來，他說“其禮既先筮後卜”，然後講《洪範》先言龜只是“以尊卑言之”，言下之意《洪範》的實際操作也是用既有之“先筮後卜”。這顯然是沒有看到卜筮關係的歷史發展與變化。

從卜筮關係的歷史發展中，我們看到了卜法強大的生命力。在戰國中期的包山楚簡二十二條卜筮簡中，只有六條用的是易筮，其餘用的都是卜法。不管用卜法還是筮法，占辭都統一用“占”字。秦簡《歸藏》是“卜”字和“占”字並用。阜陽漢簡《周易》占辭用的都是“卜”字。而傳本《歸藏》用的都是“筮”字和“占”字。從包山簡、秦簡《歸藏》和傳本《歸藏》都用“占”字來看，“占”字兼“卜”、“筮”而為言是明顯的，這與《大卜》所載相符。占，从卜从口，《說文·卜部》：“占，視兆問也。”顯然，占的本義是與卜兆有關的。《洪範》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騷，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前五種是龜卜之兆象，後兩種貞與悔屬筮得卦象，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左傳》、《國語》在用易筮時，即取筮卦之貞悔象來解卦定吉凶。^①可見，《洪範》此處“占用二”之“占”實指易卦之筮。所以，陸德明《經典釋文·尚書音義》引馬注云：“占，筮也。”^②《洪範》可是商周之際的殷商遺法，其時，“占”字已經轉移了“卜”義而可以指“筮”了。到後來“占”字可以兼指卜與筮。《周禮·春官·序官》：“占人：下士八人。”鄭玄注云：“占，占蓍龜之卦兆吉凶。”“占”字在周初之時即已含蓍龜兩義，明矣。占字由於从口，有問義。問卜是問，問筮亦是

① 林忠軍：《象數易學發展史》（第1卷），齊魯書社1994年，第22頁。

②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中華書局1983年，第46頁。

問。所以隨著筮法之逐漸鞏固，占義引申用於筮是很自然的。而卜字“龜卜”之本義則比較頑固了，難以引申。但由於卜法之強大與久遠，所以後來凡占測之事都可以用“卜”字表示。《廣韻·屋韻》：“卜，卜筮。”大衍筮法大行之後，也多是“卜筮”連言。成書於戰國的《易·繫辭上》：“以卜筮者尚其占。”以“卜筮”連言，實則偏於“筮”義。《歸藏》和《周易》都屬三易之法，其法為“筮”，但秦簡《歸藏》與阜陽《周易》都用“卜”字，表明傳統卜法對後起筮法的影響。可是從占法上來講卜法與筮法的差距太大了，一為視兆，一為算筮。因而卜法對筮法的影響可能主要是在占辭而非兆象上。包山楚簡卜與筮的占辭都很相似，若沒有出現卦畫並由此推測出其占用工具有卜與筮之別，專從文辭和占後結果來看我們可能看不出哪是用的卜法，哪是用的筮法。兩者除了操作不同，其他都相同。可見，易筮對龜卜的繼承和龜卜對易筮的影響。從秦簡《歸藏》到傳本《歸藏》“卜”字改作“筮”字，則表明對易筮意識的有意識的強化。“易本卜筮之書”這一提法即以“卜筮”連言來說明《周易》一書的性質。其實這就如阜陽漢簡《周易》卜辭用“卜”字一樣，並非在《周易》中是卜筮並用，或先筮而後卜。這裏的“卜”字本義已經虛化或者說泛化了，而與“占”、“筮”同義。

從楚地出土的易類文獻，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周易》一書在形成與起源之初所表現出來的種種樣態。其關鍵問題是，“易本卜筮之書”這一涉及《周易》性質的問題在上古之時是如何展開來的，作為卜筮之書的《周易》是如何成為意義文本的。根據楚地出土的不同易類文獻的不同特點，我們區分了三種用易方式。《周易》意義文本的定型就是在這三種用易方式並存並用的背景下完成的。在這個過程中，《周易》文本早期形態在占筮內容、文獻編撰、易類體例以及卜筮關係等諸多方面得以充分展開。表明《周易》作為卜筮之書的具體內容，以及作為意義文本成形之不易與其中所體現的豐富內涵。

第三節 從解釋學的角度看“易本卜筮之書”問題

關於《周易》一書的性質問題是一個大問題，一個具有根本意義的問題。為什麼會有這一問題的產生？這還要從《周易》一書之“流”談起。

對《易經》的解釋形成了易學這門學問。而歷史上不同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易經》作出不同的解釋並由此形成不同的理論體系，這就構成了易學史上的不同流派。關於易學史上易學流派之流變，《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易類一》有一段經典表述：

聖人覺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詩》寓於風謠，《禮》寓於節文，《尚書》、《春秋》寓於史，而《易》則寓於卜筮。故《易》之爲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傳》所記諸占，蓋猶太卜之遺法。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爲京焦，入於機祥。再變而爲陳邵，務窮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易遂日啓其論端。此兩派六宗，已相互攻駁。又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爲說，而好異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說愈演愈繁。^①

《四庫全書總目》在這裏提出了著名的易學流派“兩派六宗”說。兩派即象數和義理。六宗即漢儒之象數宗；京（房）焦（延壽）的機祥災異宗；宋代陳（搏）邵（雍）的圖書宗；魏王弼的義理宗，具體說是老莊義理宗；宋代胡瑗、程頤的儒理宗；宋李光、楊萬里的史證宗。這兩派六宗還是從大體上而言，而《易》說又絕不只這兩派六宗，從天文、地理乃至方外術士之爐火煉丹都可以援以入易或援易爲說。種種《易》說，都是對《易經》的解釋。而

^①（清）永瑤：《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第1頁。

《易經》一書的性質卻正是在這洋洋大觀、豐富多彩的不同解釋中被淹沒了。這種種解釋之間的距離太大了，同樣一本《易經》，象數易學家能為每一字找到易象或數上的根據，義理易學家能講出深奧的道家思想或儒家思想來，佛禪學者還可以佛禪思想來解《易經》。

對同樣一份《易經》文本的解釋往往出現了互不相融、針鋒相對的解釋。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種現象？

從解釋學的角度來說，雖然解釋者對文本的解讀在主觀目的上總是要尋求文的原意，但在客觀上解釋活動本身就潛藏著對同一文本作不同向度的解釋的可能性。文本一旦創造出來，解釋者對文本的解釋和理解活動是一個再創造的過程。在解釋活動中，解釋者對文本進行解讀和理解之前，必然已經具有了自身的知識結構。由於這一知識結構的影響，使得理解者對文本的理解總是不可避免地先有一個“前見”在起作用。我們切不可把解釋學意義上的“前見”理解為一般意義上的“偏見”或“成見”。解釋學意義上的“前見”是理解得以可能的條件。這一“前見”雖然限制了我們對文本理解的向度，但若沒有它，我們的理解活動就根本不可能進行。人畢竟是一個有限的歷史的存在，解釋者對文本的理解是解釋者從自己所處的有限的歷史存在中向在時間上先在的文本的理解。這兩者之間如果沒有“前見”作橋梁，理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加達默爾指出：“在理性的絕對的自我構造的觀念下表現為有限制的前見的東西，其實屬於歷史實在本身。如果我們想正確地對待人類的有限的歷史的存在方式，那麼我們就必須為前見概念根本恢復名譽，並承認有合理的前見存在。”^① “真正的理解活動在於：我們是這樣重新獲得一個歷史過去的概念，以致它同時包括我們自己的概念在內。”^② 這就是所謂的“視界融合”。也就是說，在解釋者對文本原義的追尋過程中，總是融入了解釋者自身的視域。解釋

① [德] 漢斯—格奧爾格·加達默爾：《真理與方法》，洪漢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第355頁。

② [德] 漢斯—格奧爾格·加達默爾：《真理與方法》，第481頁。

活動總是在追求原義，可原義之爲原義的標準是什麼？沒有一個一成不變的標準。解釋活動就是對文本的重構，而且這一重構的結果也不能就是文本作者的原意。這是一個雙向的建構，一方面文本建構了解釋者的解釋，另一方面，解釋者的解釋也重構了文本的意義。文本的作者也同樣是一個有限的歷史存在，它在創造文本時又同樣受到自身歷史和知識的限制。文本在歷時性中被解釋，因而不斷地與更多的問題相聯繫，這些問題是由歷史性造成的，是超出了文本創造的最初的思考的。從這一意義上說，“詮釋學必然要不斷地超越單純的重構。我們根本不能不去思考那些對於作者來說是毫無疑問的因而作者未曾思考過的東西，並且把它們帶入問題的開放性中。這不是打開任意解釋的大門，而只是揭示一直在發生的事情。”^①這裏顯然區分了解釋學意義上的重構和任意解釋的問題。前者是由解釋學意義上的“前見”造成的，而後者則是由“假前見”、有意的歪曲造成的。所以我們還是要“把我們得以進行理解的真前見與我們由之而產生誤解的假前見區分開來”。^②

從以上我們對解釋學的理解，我們知道了在對《易經》文本的理解和解釋過程中存在著一個主觀目的和客觀情勢上的矛盾。主觀目的是要尋找文本原意，可客觀情勢是不可避免會產生解釋學意義上的“誤解”，即由“真前見”造成的解釋者之爲此時此位解釋者對文本的理解。更不要說由於“假前見”而故意依託《易經》來造一己之說的情況了。《易經》本身語言古簡，更爲多重解釋的向度打開了方便之門。

在對《易經》的解釋愈演愈繁，特別是經過了象數易和義理易兩派的更迭和充分發展之後，朱熹提出了一個意在探究《易經》

① [德] 漢斯—格奧爾格·加達默爾：《真理與方法》，第480頁。

② [德] 漢斯—格奧爾格·加達默爾：《真理與方法》，第383頁。

原義的命題“易本卜筮之書”，^①並撰《周易本義》，主張經傳分觀。朱伯崑先生指出，這“不僅對當時的義理學派，對象數學派的《周易》觀也是一大衝擊”。^②其實，從漢主卦象，到魏晉至唐主爻象與老莊之道，再到宋主卦德與儒家之理這條解釋之鏈來看，後者都有對前者旁逸斜出之弊加以糾正之意，總認為前者的解釋離《易經》越來越遠了。

既然絕對還原文本不可能，那麼，我們能做的就是自覺地（與不自覺地前見相對）盡可能避免從主觀上任意憑空地解釋卦爻之辭，不是不可發揮，而是發揮之辭必須與解卦之辭區分開來。這一點朱熹做得好。他在解卦時，總是自覺地先以簡明的卦象卦德從占筮的意義上來解卦爻之辭，解不通就存疑，不强作解人。在解卦的文字中，說完這一層意思後他只簡要地說出其教化的意義，這就是他的一點發揮。而其他大量的義理上的發揮，他放在對本講義理的《易傳》的某些辭句的解釋之中來進行。

我們注意到，朱熹以“卜筮之書”為《易》六十四卦的本來面目，對象數與義理兩派的解卦方法不見得有多大的衝擊，或者甚至為它們提供了論證。朱熹不但指出了“易本卜筮之書”，而且為足成其義，進一步對易作為卜筮典籍的內容作了說明，一是“易只是個空底物事”，^③二是易“只是空說個道理”。^④既然是個“空底物事”，也就是說易辭中所記之事可能是古人當時作卜筮時記下的具體的一件事，但它代表了一類事，而這一類事之作為一類的標準在於它們說明了同一個道理。這裏隱含了一個前提，就是道

① “易本卜筮之書”的提法並非始於朱熹，北宋蘇軾就曾明確指出：“《易》者，卜筮之書也。”不過，他並沒有像朱熹那樣強調卜筮的教化功能，而只是以卜筮為中介來展示人事情實之變化，他說：“夫《易》本于卜筮，而聖人開言于其間，以盡天下之人情。”（《易論》，《蘇軾集》卷四一）而且蘇軾對此觀點的論述不如朱熹充分和深入。所以，我們一般把這一觀點的提出歸在朱熹的名下。

②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2卷），華夏出版社1995年，第418頁。

③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六六，中華書局1994年。

④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六七。

理是不變的，而事情是變化的。也即理與事、體與用的關係，以虛實言，是“稽實待虛”。^① 這樣我們可以在卜筮的意義上，認為《易》可以解釋與判斷過去現在未來以及一切地域所發生的一切事。其實，這樣看來，朱熹最終還是從“理”上來說《易》的，具體地說，是以“倫理教化”的意義來看待《易》卦的普遍適用性。

但是要在卜筮的意義上使《易》包含超越時空的一切事情，也就是說“易本卜筮之書”並不一定要從朱熹的理事關係的意義上來說明，象數易學家的解卦方法也足以說明這一點。他們甚至可以不看卦爻辭，而完全根據卦爻之象來判斷將要發生的事，判斷事情的吉凶悔吝休咎。因為他們所取的象也是一類象，所以後世的一切象都可以其相似性而歸入某一類，事都有其象，所以，這樣也可以“待”一切事。朱熹說：“若庖犧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為教，而其法則異。”^② 可見，不管是解辭，還是據象，都是卜筮，只是方法不同罷了。還有一個不同的就是，朱熹認為卜筮是用來教化的，而象數易學家則只是以卜筮為卜筮，卜筮之為卜筮的根本特徵在於“以斷天下之疑”（《繫辭上》）。朱熹所言的依筮而教的教化意義，是從此引申開來的，而易在尚且只有卦爻之象的階段不見得就已有了朱熹所謂的教化意義。不管它有無此義，在以《易》為卜筮之書上，象數易學家與朱熹是一致的，只不過朱熹說出來了，象數易學家沒有直接說出來，而是在直接地運用。朱熹所謂的卦爻之辭是空底物事與空底道理，象數易學家對此倒是更為徹底，完全“空”掉事與理。朱熹批評象數易學家取象煩瑣，解辭附會，而象數易學家的根本目的並不在解辭，表面上看取象的目的在於解辭，而實際上應該說，取象本身才是解辭的目的，解辭的目的只是為了找出象的類來，在某一類的象上可以應付將來一切的象。取象的煩瑣，其實只是在某一類象的内部來說的，取象不煩瑣，又豈能盡該一切事象，不能盡該一切事象，又豈能成為真正的

①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六七。

② （宋）朱熹：《朱子文集·書伊川先生易傳板本後》。

卜筮之書？

可見，朱熹所謂的“易本卜筮之書”並不與象數易學家解卦構成實質上的衝突，其實只不過是解卦方法上的不同而已：前者據道理，後者據事象；前者是對具體事情的形上抽象，後者是對具體事情的直觀形象的把握；前者是以同一道理應待不同的事情以成就卜筮之用，後者是以同一類事象應待不同的事情以成就卜筮之用；前者作吉凶悔吝休咎的判斷的機制是社會倫理，後者作此判斷的機制是卦中爻與爻之間的自然之序以及乘承比應陰陽進退之結構關係。我們沒有根據判斷，就《易》為卜筮之書而言這兩者何者更得其本來的意義。於是我們只有把它們當作對《易》在不同角度的解釋而兩存之。至於它們各自超出《易》卦本身的一些圖式結構或者議論發揮及其所超出部分的意義與價值的問題，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綜上所述，對《易經》的解釋史，產生了自覺尋找《易經》本義的思考路向，因而才有了朱熹“易本卜筮之書”的提法。而從解釋學的意義上來說，雖然這一提法是針對紛繁複雜的對《易經》的解釋提出來的，但它對各種解釋《易經》的方法與向度並不構成致命的衝擊。對《易經》所作的多層次多向度的解釋是由易學史本身的發展，由知識本身的發展以及解釋活動本身的特點決定的。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不能因為“易本卜筮之書”而否定象數和義理兩派易學家對《易經》所作的解釋上的努力。我們同樣也不能偏袒象數和義理任何一方，對於《易經》、易的哲學和易學史來說，兩者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張善文先生所指出的“象數”與“義理”“這兩者構成了《周易》象徵哲學的本質內涵”。^① 據我們的理解，既然是本質內涵，而且是兩者共同構成，那麼就一定是須臾不可無的，是缺一不可的，否則怎能叫“本質內涵”？怎能叫由“兩者”“構成”？“易本卜筮之書”之提出的意義不在於否定象數和義理等多路向的對《易經》的解釋，而在於它體現了易學學者從流溯源的自覺的要求。恰恰在深層結構上為各

① 張善文：《象數與義理》，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8頁。

種《易經》解釋向度提供了出發點。出發點有作為各種方向之出發點的意義，但這個出發點“本身”有何意義？我們如何理解這個出發點“本身”，不是一個從這個出發點出發的理解活動的問題。我們由此從理解之“流”進入了那個被理解的“源”。

第二編

戰國楚竹書《周易》的版本、
特殊符號及卦序問題



第三章 戰國楚竹書《周易》是補抄本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周易》整理者指出，《周易》簡“書體謹嚴工整，大小一致”。^①整理者沒有任何有關上博藏楚竹書《周易》書法風格存在不一致的提示，可能是沒有注意到這方面。但我們若是細緻鑒賞起來，會發現戰國楚竹書易的書法風格並不完全一致。有工整的，有欠工整的。整理者指出第 54 簡補了漏字，表明戰國楚竹書易抄手的認真，而這支簡正是屬於書寫工整一類。而書寫欠工整一類簡明顯有漏書特殊符號或書寫特殊符號時非常草率的情形。下面我們就從戰國楚竹書易的文字書法風格與特殊符號的圖寫情形兩方面來看看戰國楚竹書易這一抄本的情況。

第一節 從文字書法風格看

從書法風格來看，據房振三先生說戰國楚竹書易殘簡大體可以分成兩類：^② 簡一、五、八、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十七、四十九 13 支簡屬於同一類簡。占全部簡（58 支）的 1/5 強。其餘 45 支簡為一類。這裏為了論述的方便，我們不妨把同類風格而又簡數多的那類簡稱為第一類簡，把上面列出了簡號的少數簡稱為第二類簡。下面我們特別















































































①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第 133 頁。

② 這裏的分類採用的是房振三先生說。他對戰國楚竹書易簡的分類做得非常精準。參房振三《竹書〈周易〉彩色符號初探》，《周易研究》2005 年第 4 期。

從兩類簡中選出“六”、“九”、“又”、“不”、“子”五個字的諸多寫法，列表比較其書法風格。^①






































表 2

兩類簡文字寫法舉例比較表

楚竹書易釋文	第一類簡文字（附簡號）	第二類簡文字（附簡號）
六	 2,  9,  10,  11,  12,  14,  16,  18,  28,  29,  30,  33,  35,  39,  40,  42,  43,  44,  45,  47,  48,  50,  51,  53,  54,  56,  57,  58	 1,  5,  8,  20,  22,  23,  24,  25,  26,  27,  37,  49
九	 2,  10,  11,  14,  16,  18,  28,  30,  31,  32,  33,  35,  38,  39,  40,  44,  45,  47,  48,  50,  51,  53,  54,  55,  57,  58	 1,  5,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37,  49

① 房振三先生製作了《楚竹書〈周易〉兩種抄本文字比較表》，極便於直觀地比較兩類簡的書法風格之異。此表選字多，計有 91 字，每一字的原寫法直接從圖版上截取以存真，取字詳備，一目了然。參房振三：《楚竹書周易彩色符號研究》，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 5 月，第 30-41 頁。

续表

楚竹書易釋文	第一類簡文字（附簡號）	第二類簡文字（附簡號）
又	 2,  9,  12,  14,  16,  18,  30,  38,  39,  40,  42,  43,  45,  47,  50,  51,  57	 1,  8,  20,  21,  22,  22,  37,  49
不	 9,  10,  11,  12,  14,  18,  28,  31,  35,  39,  40,  42,  44,  45,  48,  50,  52,  57	 1,  5,  20,  20,  22,  25
子	 12,  16,  18,  38,  29,  50	 8,  8,  8

上表一目了然，戰國楚竹書易文字明顯有兩種書法風格。總體來說，第一類簡書法謹嚴拘束，字體偏小，用筆乾枯瘦硬僵直，筆劃缺乏粗細變化。而第二類簡顯然比第一類簡更富於書法意味，書寫流暢，氣韻生動，豪放率意，字體偏大，用筆圓潤肥腴飄逸，筆道富於粗細變化。只要注意觀察對比原大圖版上的字，其書法風格相異，是十分明顯的。

房振三先生據此認為上博易是由兩個不同抄本拼合而成。^① 我

① 房振三：《竹書〈周易〉彩色符號初探》。

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們不禁要問，所謂兩個抄本的拼合，到底是指隨葬之時即已是一個完整的拼合本呢？還是指隨葬書籍中本有兩種抄本的《周易》，發掘之時兩個抄本各有一些簡腐爛或散亂丟失不見，然後整理者把它們當作一個本子拼在一起發表的呢？如果指後者，那麼上博簡中必有《周易》文字內容相重的部分，可是從已公布的上博易文字來看並沒有文字內容相重的部分。而有文字內容相重應該是判斷為兩個抄本的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因此，從已公布的上博易來看，並不能證明上博簡中有兩個抄本的《周易》。當然畢竟上博易殘缺過甚，誰也不敢絕對肯定那殘缺的內容沒有相重的文字。不過以上博易篇幅之大，尚未發現相重文字，殘缺文字相重的可能性應該是極小極小的。所以，上博簡中有兩個抄本的《周易》，公布發表的上博易是這兩個本子的拼合本，這種可能性是極小的。

如果所謂的兩個抄本之拼合指的是隨葬之時的《周易》即是一個完整的拼合本，那麼，其可能性有多大？我們認為其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從簡策形制來看，這兩類簡的形制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說它是一個由兩個抄本拼合而成的本子，那麼，其前提條件應該是那個時候用來抄寫《周易》的簡的形制有著固定的形式。否則的話由兩個抄本而形成的拼合本必定會出現竹簡長短不一，書寫位置相參差的現象。這也就是說，從邏輯上來講，抄寫《周易》的簡的形制固定是戰國楚竹書易之為兩個抄本之拼合的必要條件。如果那個時候抄寫《周易》的簡的形制並不固定，那麼除非是極大的巧合戰國楚竹書易不應該是兩個抄本的拼合。這裏主要涉及戰國簡冊制度是否嚴密的問題。如果戰國簡冊制度嚴密固定，那麼抄寫《周易》的簡的簡長應該是固定的，每簡字數應該是一樣的，於是我們可以從任一抄本中抽取簡冊補另一抄本之缺，而不會發生接讀問題。如果是這樣，那麼兩類簡形制完全一致的戰國楚竹書易就有可能是兩個抄本的拼合本。可是儘管古代典籍文書的抄寫確有一定的簡冊制度，但到底戰國時的簡冊制度是怎麼樣的，是否嚴密固

定，依然是一個問題。^①而從一個其真假尚待證明的前提出發得出結論，從推理的可靠性而言，是不可靠的。因此，戰國楚竹書易之為兩個抄本的拼合本這一結論是不可靠的。此外，即使是墓主確有兩個竹簡形制完全一致的《周易》抄本，但說戰國楚竹書易即是墓主或與墓主有關的人做的一個由這兩個抄本拼合而成的完整的《周易》本子，也是需要很大的巧合的。因為，若是由兩個抄本做成一個本子，必是兩個抄本都是斷爛不全的，只要有一個抄本是全本就沒有必要拼合。而都斷爛的兩個抄本，很難保證一個本子所缺的文字內容必是另一個抄本所必存有的文字內容。因而從兩個斷爛不全的抄本拼出一個完整的《周易》本子，需要有很大的巧合。倒是從很多斷爛的本子拼出一個本子的可能性更大，即如所謂的“百衲本”。可是，據戰國楚竹書易形制一致，據戰國楚竹書易書法風格只有兩種而不是更多種，又據兩類簡的數量相差懸殊這些情況，不容許我們作“百衲本”這種推論。

我們認為，戰國楚竹書易是以一個補抄本（即如後世雕版“修補本”）的面貌隨葬的，這種可能性應該更大些。理由如下：第一，第一類簡的簡數是第二類簡的四倍多，可以將第一類簡所在的抄本視為原本《周易》。第二，戰國楚竹書易中有的同一卦即存在兩種書法風格的兩類簡。如第4、第5、第6簡屬訟卦，而第5簡屬第二類簡，夾在兩支第一類簡之間。又如第7、第8兩簡同屬師卦，而兩支簡分屬第一、第二類簡。補抄本發生這種情況的可能










① 古代書寫文獻的竹簡的形制確實有規定，王國維《簡牘檢署考》，陳夢家《由實物所見漢代簡冊制度》對此有經典論述。但竹簡形制具體規定隨時代有不同。如上博藏楚竹書《周易》簡長44釐米，就不合王氏所講簡牘開本的“簡六牘五”說。長簡（約56釐米）抄經典，中簡（約28釐米）抄傳記或簿籍。而作為經典的戰國《周易》簡長卻處於長簡和中簡之間。所以，李零先生說：“我的印象，戰國簡的尺寸似乎還很不固定……王氏所考，所據文獻多出武帝以後或東漢魏晉……有可能是西漢晚、東漢早才確立的制度。陳夢家以磨嘴子《儀禮》簡驗證王氏所考……這只能證明東漢制度如此。戰國、秦代和西漢早期的情況，其實還要調查。”參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三聯書店2004年，第118頁。

性顯然比拼合本要大得多。如果是拼合本，以美觀整齊計，一般應該整卦整卦地拼合。第三，第一類簡即原本《周易》不注重書法，只求工整、筆畫清楚易識，表明有專門的抄手專門做此事，可以抄很多本供人學習收藏。而第二類簡可能是墓主專門請書法好的人為其原本缺失之簡補抄而成。既然非專門的抄手，又有書法功底，因而難免在抄寫中顯示一下書法的意味，而不如原本抄手那麼能夠注重書寫的工整。第四，至於兩類簡形制完全一致，很好解釋，補抄者當然會按照原本竹簡形制製成同樣的竹簡再行抄寫。










第二節 從特殊符號的圖寫情形看

自從戰國楚竹書易正式公布以來，關於戰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的類型，不斷有學者根據戰國楚竹書易彩色圖版對戰國楚竹書易某卦的特殊符號甚至某類特殊符號作出新的認定。構成戰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的基本形狀只有兩種：塊狀與“匚”形。再加上用紅黑兩種顏色圖畫，於是形成了多種彩色的組合圖形。本書的目的只是從特殊符號的不同圖寫情形看戰國楚竹書易之為補抄本，而不在於認定符號類型。筆者對戰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類型的認定，可參照本書第四章第一節《特殊符號類型之認定》。筆者認為戰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共有如下八種類型：A：紅塊，B：黑塊，C：紅塊上疊一黑塊，D：黑塊上疊一紅塊，E：紅匚內置小黑塊，F：黑匚內置小紅塊，G：紅塊上疊一小黑匚，H：黑色“匚”形符。為了便於比較，下面我們不妨依照圖版，把屬於同一類型而圖寫有差別的特殊符號，或關於其類型有異議的特殊符號截取出來加以比觀。

表 3 兩類簡特殊符號比較表

屬於第一類簡	 簡 7，師卦首符。	 簡 18，蠱卦首符。	 簡 28，恆卦首符。
	 簡 36，蹇卦尾符。	 簡 47，革卦首符。	 簡 54，渙卦首符。
	 簡 55，渙卦尾符。	 簡 56，小過卦尾符。	 簡 57，既濟卦尾符。

續表

屬於第二類簡	 簡 21, 无妄卦尾符。	 簡 22, 大畜卦首符。	 簡 23, 大畜卦尾符。
	 簡 24, 頤卦首符。	 簡 25, 頤卦尾符。	 簡 26, 咸卦首符。
	 簡 27, 咸卦尾符。	 簡 37, 解卦首符。	 簡 49, 艮卦尾符。

有爭議的特殊符號主要有以下一些：簡 1 蒙卦尾符，簡 8 師卦尾符，簡 20 无妄卦首符，簡 21 无妄卦尾符，簡 22 大畜卦首符，簡 24 頤卦首符，簡 25 頤卦尾符，簡 27 咸卦尾符，簡 37 解卦首符，簡 49 艮卦尾符，簡 56 小過卦尾符。其中除簡 56 小過卦尾符屬第一類簡外，其他的全屬第二類簡。

其實，關於戰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類型認定的爭議多由原本（第一類簡）抄手與補抄簡（第二類簡）抄手不同的畫圖方式，以及補抄簡的抄手抄書畫圖草簡所致。從比較中我們不難發現，補抄簡的抄手有自己畫特殊符號的習慣，他基本上是以寫字運筆的方式來畫這些符號，我們可稱之為“寫符”。而原本抄手畫特殊符號時，非常嚴謹，是以描圖的方式來畫的，我們可以稱之為“描符”。描符，可以保證符號的規整，輪廓的分明，因為描符是以筆尖中鋒填圖，所以符號各處的濃淡基本一致，且形狀上有棱有角。而寫符則不可能這麼規整。寫字運筆往往露鋒側鋒，使得一筆寫完，各處的濃淡不一致，本來這樣寫符就不容易在輪廓上規範，加上濃淡不一，淡的地方容易褪色，時日既久，其所書之符號更加不規則了。如補抄簡抄手畫黑塊符號時，往往是先用粗筆寫出一個“匚”來，再用一二筆將空白處草草填實。在畫外“匚”時，上面一橫作一筆，左下折畫作一筆，從左上尖鋒起筆下行弧形右向折出橫畫。簡 27 咸卦尾符與簡 49 艮卦尾符的黑“匚”畫法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抄手寫符的筆路。這樣就形成了左上出鋒的尖柄，與左下的圓弧狀轉角。圓弧轉角處是由筆肚淡墨拖行而形成的，所以容易色褪。於是我們在簡 22 大畜卦首符看到了那樣細小且不規則的單純大黑塊形狀。

殘存戰國楚竹書易中補抄簡抄手畫的符號一共有九處，見表3：无妄卦尾符，大畜卦、頤卦首尾符，咸卦首尾符，解卦首符，艮卦尾符。其中有黑塊成分的符號有五個，“匚”形符有四個。五個含有黑塊成分的特殊符號中的黑塊可分為大、中、小三種黑塊。從左上角尖鋒柄長度來看，中型黑塊的左柄很長，大型黑塊露出一點點，小型黑塊則完全沒有了尖柄。大型黑塊是作為單純黑塊，沒有紅色成分與它組合，如簡21无妄卦尾符與簡22大畜卦首符。中型黑塊要與紅色成分組合構成一個特殊符號，如簡24、25頤卦首尾符。符號類型是C，即紅塊上疊一黑塊。小型黑塊亦需與紅色成分組合構成特殊符號，如簡37解卦首符中的小黑塊。解卦首符的符號類型是E，即紅“匚”內置小黑塊。其情形如上圖所示似乎與其同類的蹇卦尾符不類。造成不相類的原因正是補抄手“寫符”草率所致。而不論從戰國楚竹書易同類符號呈有規律的類聚狀態來看，還是從與它同屬第二類簡的符號特徵比較來看，它都不可能是另外一種特殊符號。所以我們只能從抄手上找原因。

戰國楚竹書易中有四處出現整個符號或某種符號的組成成分漏書的現象，而這四處又都屬第二類簡。這四處是：簡1蒙卦尾符，簡8師卦尾符，簡20无妄卦首符以及簡49艮卦尾符。前三處都未見任何符號，第四處是漏書了該種符號的組成成分。而對此最合理的解釋就是：由於補抄手的粗心或草率造成的。關於簡1蒙卦尾符與簡8師卦尾符，整理者濮茅左先生都認為“有符號，朱色褪”。^①關於簡20无妄卦首符，濮先生指出“不見符號”。^②對照圖版，我們在這三處都未見任何符號，為什麼整理者說前兩者有符號，只是朱色褪，而後者沒見符號？因為朱色比黑色的確容易褪色，圖版中的朱色都很淡，都是褪了色的，而黑色符號卻非常顯亮。我們根據戰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的分布規律可以知道前兩處是大紅塊符號，第三處是黑塊符號。因為黑色不易褪色，所以整理者沒有輕易地說“有符號，黑色褪”，而是保險起見，直說“不見符號”。據我們的

①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第136、147頁。

②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第164頁。

觀察，“不見符號”的判斷是應該適用於對前兩處符號的判斷的。若是朱色褪，則應該有一點點朱色痕迹。而很明顯，濮先生所謂的朱色褪並非指還殘存有朱色痕迹，而是指朱色全褪。若有一點朱色痕迹，濮先生都是直接書作那一類特殊符號而不作任何說明。這裏的問題是，若朱色全褪，我們憑什麼判斷此處有朱色符號？我們無法從朱色全褪這一點來判斷此處有朱色符號，但我們卻可以根據戰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的分布規律知道此處的符號為朱色方塊。既然這裏本應有特殊符號，而實際上卻沒看到任何符號，發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麼？整理者是用“朱色褪”來解釋的。可為什麼其他的大紅塊符號未褪色？又為什麼褪色的這幾處全在第二類簡中？所以，我們認為，以抄手漏書符號來解釋是更為合理的。因為，這三支簡都屬於補抄簡。從上文的分析可知，補抄簡抄手比較粗心、草率，“寫符”亦不規範，可能並不注重這些特殊符號，所以漏書符號也是合情合理的。即使是從“朱色褪”來解釋不見大紅塊符號，亦可以從補抄本的角度獲得更完美的解釋。即補抄手的粗心造成漏書，而其草率造成符號顏色濃淡不一，所以有的容易色褪，甚至也可能朱色完全褪去。關於艮卦的特殊符號，其位置沒有特殊性，且其前其後的特殊符號都相同，所以，艮卦尾符的特殊符號類型不應該不同，而應該與其所處的一組卦同符。至於其口形中未見朱色，亦可以如前三簡的情形，由此簡屬補抄手所寫來解釋。

通過以上的比較分析，我們知道了第一類簡中的特殊符號是標準型的，第二類簡中的符號不標準，第二類簡中的特殊符號並不是另一套系統，而是對作為原本的第一類簡中的標準特殊符號的抄錄圖寫過程中產生了差異。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從上博藏楚竹書《周易》存在兩類簡數相差懸殊且書法風格相異的簡來看，以及從兩類簡的特殊符號的圖寫特點來看，戰國楚竹書易很可能是一個補抄本。

第四章 戰國楚竹書《周易》特殊符號的分布及其思想觀念

關於戰國楚竹書《周易》特殊符號的類型，通過辨別分析，我們認定有八種類型，由紅黑兩種顏色的符號單色或雙色組合而成。這些特殊符號的標識遵循八條原則，歸於同符原則與異符原則兩大類。此外，戰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的分布為三十六卦體作了精確的合理的分區，體現了特殊符號標識者對卦形的深度理解與總體把握。又從特殊符號有著固定的標識位置來看，它反映了卦名意識與卦意識。從特殊符號的形色分布來看，即無論是從特殊符號的顏色還是其形狀，或者是其排列分布情況來看，它都與當時（戰國中晚期）當地（楚地）的陰陽觀念是完全相符的，是當時流行的陰陽觀在《周易》文本上的某種直觀體現。

第一節 特殊符號類型之認定

據戰國楚竹書易整理者的整理和報道，戰國楚竹書易中首次出現了六種紅黑符號，由紅塊、黑塊、“匚”形三種形式單獨或組合而表示。用文字表述，它們分別是：（1）紅塊（紅色方形的■），（2）黑塊（黑色方形的■），（3）紅“匚”形中套小黑塊■，（4）黑“匚”形中套小紅塊■，（5）大紅塊■內疊一小“匚”形符，（6）黑色“匚”形符。

自從戰國楚竹書易正式公布以來，關於戰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的類型，儘管整理者給出了明確的說明與分類，但由於放大3.65倍後的戰國楚竹書易彩色圖版清晰便覽，於是，不斷有學者據以對

戰國楚竹書易某卦的特殊符號甚至某類特殊符號作出新的認定。^①

根據上章第二節對特殊符號圖寫情形的分析，我們知道戰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的爭議多由原本抄手與補抄本抄手不同的畫圖方式，以及補抄本的抄手抄書畫圖草率所致。有爭議的特殊符號主要有：簡1 蒙卦尾符，簡8 師卦尾符，簡20 无妄卦首符，簡21 无妄卦尾符，簡22 大畜卦首符，簡24 頤卦首符，簡25 頤卦尾符，簡27 咸卦尾符，簡37 解卦首符，簡49 艮卦尾符，簡56 小過卦尾符。這些特殊符號的實際形色參上章表3。下面我們著重討論一下有爭議的這些特殊符號。

第一，蒙卦尾符、師卦尾符和无妄卦首符這三處未見特殊符號，根據上章第二節的分析，均因補抄手漏書所致，而非沒有符號，或本有符號而顏色褪去。根據戰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標識原則（詳本章第二節），前兩處漏書的特殊符號應為大紅塊，第三處的符號應為大黑塊。

第二，无妄卦尾符與大畜卦首符，均應為大黑塊，因為它們都由補抄手書寫，所以形狀不規則，墨色濃淡不均勻，褪色程度不一，從而與原本抄手所畫的標準大黑塊形狀有差異。關於黑塊形狀我們區分了大、中、小三種類型，這是我們對某些特殊符號類型能作出重新認定最重要的根據之一。參上章第二節的相關說明。

第三，頤卦的首符與解卦的首符並非同一類符號。整理者濮茅左先生認定這兩處的符號相同，都是紅“匚”形中套小黑塊。^②從上面所截取的兩處特殊符號的形狀與上文的分析來看，兩者差別太大，根本不相類。頤卦首符中的黑塊左上角帶一尖柄，屬中型黑塊，而解卦內置的黑塊呈半橢圓形，屬小型黑塊。簡24 與簡27 同

① 可參李尚信《楚竹書〈周易〉中的特殊符號與卦序問題》，《周易研究》2004年第3期；王振復《上博館藏楚竹書〈周易〉初析》，《周易研究》2005年第1期；謝向榮《試論楚竹書〈周易〉紅黑符號對卦序與象數的統合意義》，《周易研究》2005年第4期；房振三《竹書〈周易〉彩色符號初探》，《周易研究》2005年第4期等論文。

②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第253、254頁。

屬上文指出的第二類簡即補抄本。儘管補抄本的特殊符號書寫遠沒有原本特殊符號規範，而且手書符號總難免不太一致。但同一人的手筆，同一種符號不可能出現如此大的差異。那麼，這兩處符號該如何認定？

根據我們的觀察，整理者所認定的頤卦的首符顯然與其他被認定為同類符號如蹇卦的特殊符號明顯不類。而蹇卦的特殊符號非常清晰，可作此類符號的標準。蹇卦的特殊符號工整方正，紅“匚”與內中的黑塊之間有點距離，區分很明顯。而頤卦特殊符號中的黑塊為中型黑塊，不規則，左上角有尖柄。中型黑塊外的所謂“匚”符朦朧模糊不規則，不作綫狀，而是片狀，與內中的黑塊沒有距離。因而頤卦首符可以被認定為大紅塊上疊一中型黑塊。從觀念上看，這其實是大紅塊與大黑塊的疊加，為便於表示，大黑塊也就畫成中型黑塊了。

解卦首符的紅黑成分之間亦無距離，為什麼不能被認定為大紅塊上疊一中型黑塊呢？根據上章第二節的分析，我們知道，解卦首符內的黑塊並非中型黑塊而是小型黑塊。中型黑塊面積大，使得頤卦首符作為底子的大紅塊只剩下一點邊。又兼朱色易褪，所以只在中型黑塊邊上有一點模糊的紅色了。而小型黑塊面積小，使得我們能够清晰地看出解卦首符大紅“匚”符的形狀。又，根據互覆之兩卦同符的原則（詳本章第二節），解卦必與蹇卦同符，所以解卦首符應該是紅“匚”內套小黑塊且紅黑之間應該有距離。但從實際表現來看，解卦首符的形狀與蹇卦有區別。前者在紅黑之間沒有距離。這是由補抄本抄手“寫符”不規則造成的。總之，解卦首符與頤卦首符的最大區別就在於內置黑塊的大小上，而解卦首符紅黑之間本應有距離而由抄手畫出卻沒距離，這只是由於補抄本的抄手的寫符習慣造成的。所以，解卦首符可以被認定為紅“匚”符內套小黑塊，且紅黑之間有距離，黑色不填實。

第四，頤卦的尾符與其首符相同，為大紅塊上疊一中型黑塊。根據上章第二節的分析，我們知道，頤卦尾符的黑塊屬中型黑塊，其形狀與大有至疊的標準大黑塊形狀不類，亦與同屬補抄本的大畜、无妄卦的單純大黑塊不類，所以，頤卦尾符不可能是大黑塊。

其形狀與其本卦首符內部的帶柄的不規則中型黑塊形狀是一樣的。所以，頤卦的尾符亦應與其首符相同，為大紅塊上疊一中型黑塊。只不過週邊的紅色被補抄手漏書或者由於書寫太淺而完全褪色了。









第五，艮卦的尾符與其首符相同，為黑“匚”符內置小紅塊不填實，即與革卦首符所代表的這類特殊符號相同。艮卦尾符的“匚”形符與大畜卦尾符和咸卦首符的“匚”形符是不相類的。大畜卦尾符與咸卦首符的“匚”形符屬同一類，是單純的黑色“匚”形符，體型小巧。而艮卦尾符的“匚”形符體型大，顯然與此不類。前者左上不露尖柄，被上橫畫蓋住；後者露一點尖角，其形狀與无妄卦尾符大黑塊的輪廓相同。所以，艮卦尾符並非單純的黑色“匚”符，而是與小紅塊共同構成一個特殊符號。又鑒於艮卦的位置沒有特殊性，且其前其後的特殊符號都相同，所以，艮卦尾符的特殊符號類型應該與其所處的一組卦同符而不應該不同。因而，艮卦尾符應該是與革卦首符一樣的黑“匚”內置小紅塊，至於其“匚”形中未見朱色，亦是由於補抄手漏書或色褪所致。

第六，咸卦的尾符與艮卦的尾符各自所代表的特殊符號並非同一類。整理者將從咸到睽這組卦所標的特殊符號與從革到旅這組卦所標的特殊符號認定為同一類特殊符號，即都是黑“匚”形中套小紅塊。這不符合實際情況。這是兩種類型的特殊符號。我們試比較一下同一抄手畫這兩種符號時的形狀：咸卦尾符與艮卦尾符都由補抄手所畫，前者的外“匚”符明顯比後者的外“匚”符要粗；恆卦首符與革卦首符都由原抄手所畫，前者的外“匚”符亦明顯比後者的外“匚”符要粗。另外，前者紅黑之間沒有距離，紅色是填滿實的，而後者紅黑之間有明顯的距離，紅色是不填實的。所以，咸卦尾符所代表的一類特殊符號是黑“匚”內置紅塊填實。艮卦尾符所代表的特殊符號是黑“匚”內置小紅塊不填實。其實，為了進一步區別兩類符號，前者很可能是大黑塊上疊一紅塊。但只能通過外粗黑“匚”符內置紅塊填實來表示，因為紅色在黑色上疊加很難顯現出來。所以咸卦尾符所代表的特殊符號雖以黑“匚”內置紅塊填實的形式出現，但其真正的目的是要表示黑塊上疊一紅塊這樣的符號。

第七，小過卦的尾符是大紅塊內疊小黑“匚”。整理者將小過卦尾符認定為黑“匚”形中套小紅塊。上文第六點已指出，整理者沒有區分咸至睽所標特殊符號與革至旅所標特殊符號，而將兩者都視為黑“匚”形中套小紅塊。顯然小過卦尾符與艮漸等卦的特殊符號不相類。艮漸等卦的符號，其“匚”符比較大，筆劃比較清細。而小過卦的尾符其“匚”顯然經過了描摹，比較粗，但還是沒有恆卦外“匚”符那麼大那麼粗。其“匚”符倒是與其前其後的渙卦首尾符和既濟卦尾符中的“匚”符類似，只不過比它們稍微粗一點，可能是因為怕看不清楚所以加以描摹，這是屬於工整一類的原本簡，可見抄手的認真不苟。因而，小過卦的尾符可以被認定為與其前其後的特殊符號相同，都是大紅塊內疊小黑“匚”。只不過大塊的紅色因為黑“匚”的加粗而減少了面積而容易色褪了。

綜上所述，戰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共有以下八種類型：A：紅塊，B：黑塊，C：紅塊上疊一黑塊，D：黑塊上疊一紅塊，E：紅匚內置小黑塊，F：黑匚內置小紅塊，G：紅塊上疊一小黑匚，H：黑色“匚”形符。每種特殊符號之形色，我們選擇一個較清晰的有代表性的符號列表表示如下：

表4 本書認定的戰國楚竹書易八種類型特殊符號例表

A	B	C	D	E	F	G	H
 簡 7 師卦首 符	 簡 18 蠱卦首 符	 簡 24 頤卦首 符	 簡 28 恆卦首 符	 簡 36 蹇卦尾 符	 簡 47 革卦首 符	 簡 54 渙卦首 符	 簡 26 咸卦首 符

這裏，我們已經排除了由於抄手不同而表面造成的特殊符號形狀的差異，而是從本質上看其特殊符號的類型。總的來說，是以原本規範圖畫的特殊符號為標準，來辨認補抄手所書寫的特殊符號的類型，把整個戰國楚竹書易的特殊符號體系作一個整體來看待。根據我們對戰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的認定，我們可以列表表示戰國楚竹書易殘存特殊符號的分布情況（為顯示的方便，戰國楚竹書易

卦名都轉換為通行本相應的卦名，下同)。見下表：

表5 本書所認定的特殊符號在戰國楚竹書《易》中的分布情況表

[illegible]

第二節 特殊符號的標識原則與缺失符號的恢復

上文我們通過對戰國楚竹書易殘存特殊符號的認定，已經對戰國楚竹書易殘存特殊符號的分布情況制有一表以顯示。那麼，其他缺失的符號如何恢復？這需要我們對已有殘存的特殊符號之標識原則有一定的認識才有可能。戰國楚竹書易原整理者濮茅左先生通過對標有特殊符號的卦形特點的比較分析，指出戰國楚竹書易“同卦同類符號是其常”，“兩個對應的相反卦具有統一的符號”。^① 其實就是“同卦有同符”與“相反卦同符”兩條原則。濮先生所謂的“相反卦”不但包括兩卦互覆也包括兩卦互變的情形。李尚信先生發現了更為具體而豐富的標識原則：“互為反易的兩卦當有相同的特殊符號”，“不易卦的互錯之兩卦亦有相同的特殊符號”，“互覆卦與其錯卦具有不同特殊符號，不易卦與其對易卦具有不同特殊符號”的原則。李先生所謂的“對易”，是指一個六爻卦的上（下）卦與另一個六爻卦的下（上）卦平移相重，構成新的六爻卦的一種成卦方式。^② 這顯然比原整理者只發現的相反卦有同符的原則更為具體。但是通過綜合考察，關於戰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的標

①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第254、255頁。

② 李尚信：《楚竹書〈周易〉中的特殊符號與卦序問題》。

識原則顯然還可以進一步細緻化和嚴密化。

通過仔細觀察、辨別、比較，綜合諸家之說，我們得到了戰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的標識原則。爲了使之更加嚴密，並避免由於術語紛雜而造成錯亂或疏漏，我們只以易卦“錯綜”例來說明卦與卦之間的關係。簡言之，我們認爲戰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標識原則可分爲同符的原則和異符的原則兩類。同符（自身同符與相偶同符）的原則又包含有三條：一是同卦同符原則，二是相綜之兩卦同符原則，三是相錯之相偶兩卦同符原則。異符（自身異符、對對異符與非偶異符）的原則有五條：一是特別過渡卦首尾異符原則，二是相綜而不相錯之兩卦與它們的錯卦異符原則，三是無相綜而只相錯之兩卦與它們的對易卦異符原則，四是既相綜且相錯之兩卦與它們的對易卦異符原則，五是相錯而非相偶之兩卦異符原則。我們共發現八條原則，表示如下：

表 6 戰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標識原則表

戰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標識原則	同符原則	自身同符	1. 同卦同符原則	如：需、訟、比、謙
		相偶同符	2. 相綜之兩卦同符原則	如：需與訟，隨與蠱
			3. 相錯之相偶兩卦同符原則	如：頤與大過，中孚與小過
	異符原則	自身異符	4. 特別過渡卦首尾異符原則	如：大畜、咸
		對對異符	5. 相綜而不相錯之兩卦與它們的錯卦異符原則	如：家人睽與蹇解
			6. 無相綜而只相錯之兩卦與它們的對易卦異符原則	如：頤大過與隨蠱 中孚小過與漸歸妹
			7. 既相綜且相錯之兩卦與它們的對易卦異符原則	如：隨蠱與頤大過 漸歸妹與中孚小過
		非偶異符	8. 相錯而非相偶之兩卦異符原則	如：睽與蹇

總的來說，這些原則可以包含濮茅左先生與李尚信先生所發現

的戰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標識原則，而無根本上的衝突，是在他們基礎上的進一步細化、嚴密化與具體化。關於上述原則以及原則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如何由這些原則推測其他缺失的特殊符號類型，我們應該有如下瞭解：

第一，“自身同符”與“自身異符”的問題。嚴格來說，自身同符是原則，自身異符是特例。但根據戰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只出現兩次“匚”符，且位置特殊，我們有理由認為自身異符之卦之所以異符乃是由於它們是過渡卦中的特別的一類。為什麼過渡卦有的同符有的異符？其中當有用以區分之原則。咸卦處下經之首，其首符為“匚”符，可以推測“匚”符有區分上下經的功能。大畜卦尾符為“匚”符，而其後的四卦所標特殊符號為紅塊上的疊以黑塊符，其前為單純的紅塊到黑塊，據此可以推測，“匚”符有提示從陰陽對待到陰陽和合的功能。可見，“匚”符總是同時兼有結束上一階段與過渡到下一階段這兩重作用。根據“匚”符這兩項功能，也即標識“匚”符使自身異符這一具體原則，我們可以推知離卦作為上經的結束，其尾符可能是一“匚”符以標識之，並與下經之首卦咸卦的首符“匚”相呼應。這是以兩次出現“匚”符作為上下經的交界的標誌。而上下經內部則有所區別，不必用兩個“匚”符來過渡，如從大畜到頤卦只用了一個“匚”符，因此，在下經中標誌著進入陰陽和合狀態的“匚”符應該在旅卦尾符，為什麼是旅卦尾符而不是兌卦尾符？因為若在兌卦尾符則與上表第五條原則不相符了。最後，在既濟卦尾符亦當有一“匚”符表示此一階段之結束，而“匚”符本身所兼有的過渡的涵義可以使《周易》終之於未濟，周而復始的意義充分體現。若沒有一“匚”符，則此重意義不能體現出來。

第二，關於“相偶同符”與“對對異符”以及“非偶異符”的涵義問題。“相偶同符”這一判斷本身可以作為包容第二和第三條原則的大原則，其實就是說，六十四卦二二相偶，相偶之兩卦必同符。根據今本卦序的特點，相綜必相偶，即卦若相綜就已包含了卦相偶的涵義。而相錯不必定相偶。所以，對於第三條原則而言，必以相偶為前提，才能同符。而如果相錯而不相偶，則必異符，這

是適用於第八條原則的。“對對異符”則只是一個說明，而不是一條綜合幾條原則的大原則。它說明的是此一成對相偶之卦與彼一成對相偶之卦要有相異之符號必滿足第五、第六、第七條任一條原則。相偶之卦必同符，說明同符必是成對相連的。“對對異符”的三條原則說的是相偶卦之間異符的原則。那麼，“非偶異符”說的則是並非相偶之兩卦的特殊符號之標識了。第八條原則是與第三條原則相對而有的。第八條原則與第五條原則有些類似，不過二者的著眼點不同。第八條原則很重要，它表示的是非相偶的卦之間的關係問題。

第三，關於第五條原則“相綜而不相錯之兩卦與它們的錯卦異符原則”，李尚信先生相應的表述是：“互覆卦與其錯卦具有不同特殊符號。”李先生的這一表述顯然不够嚴密。比如，隨蠱兩卦相偶相綜，根據我們上述八條原則的第二條原則必同符，李先生也應該會同意的。但根據李先生這條原則，隨蠱兩卦卻又當異符，因為隨蠱互覆且互錯。李先生的意思肯定不是這樣的，而是互覆卦作為整體與其各自的錯卦異符，而不是說一對互覆卦之間如果相錯也異符。因為如果只說相綜，那麼必定包含相綜而不相錯與相綜且相錯兩種情況，而對於後一種情況，我們是從對易卦而非錯卦的角度來說明其異符之原則的，所以第五條原則與第七條原則必須區分開來。

第四，從我們的例舉來看，第六條原則與第七條原則是否相重？並不相重。我們再來比較一下上文所提到的李尚信先生所表述的兩條原則：“互覆卦與其錯卦具有不同特殊符號，不易卦與其對易卦具有不同特殊符號。”注意，關於異符的原則李先生只提及這兩條原則。關於前面一條原則我們於上文分析了其不够嚴密之處，而他的第二條原則實則相當於上表八原則中的第六條原則。也就是說，他沒有上表中的第七條原則。上文我們已經分析了與第五條原則相比較，第七條原則之必要。下面我們來分析一下，與第六條原則相比，第七條原則之必要。在論說與上表第六條原則相當的那條原則時，李先生舉的例子是乾坤與泰否異符。即以乾坤兩卦為出發點，與它們的對易卦泰否兩卦異符。乾坤和泰否四卦，戰國楚竹書

易全缺。其實我們可以舉戰國楚竹書易存有特殊符號的頤大過與隨蠱，中孚小過與漸歸妹為例。假如我們要從泰否兩卦出發來看與其異符的是哪兩卦時，我們應該用哪條原則呢？根據李先生異符兩原則，第二條是針對不易卦與其對易卦，而泰否兩卦並非不易卦而是互覆卦，因而只有去套他的異符第一條原則，因為它們是互覆卦，可是這條原則說的是互覆卦與其錯卦而非對易卦異符，因而泰否就只能與它們自身異符了。這條原則的不嚴密處我們已於上文指出過。這樣看來，與第六條原則相比，第七條原則仍是必要的，因為這是出發點不同。我們要能從每一卦出發來尋找其同其異之符都能有原則可循。

第五，需要指出的是，尋找戰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標識原則的研究並沒有結束。我們還需要尋找的一條原則是：非相偶之卦同符的原則是什麼。我們已經找出了“非偶卦異符”的原則，那麼應該相應地有“非偶卦同符”的原則吧。如，為什麼需卦與師卦必同符？為什麼睽卦與革卦必同符？因為“相偶之卦必同符”說的是相偶卦內部有同符的原則，因而相對這條來說，這裏所說的需要尋找的一條原則也可以表述為：偶卦之間同符的原則是什麼。又如上述，“對對異符”說的是偶卦之間異符的原則，那麼相對這條來說，這裏所說的需要尋找的一條原則也可以表述為：“對對同符”的原則是什麼。

根據上述所找到的戰國楚竹書易殘存特殊符號標識原則，以及某些特殊考慮，我們可以對整個戰國楚竹書易的特殊符號作一完全的恢復。此一恢復有一個前提，即戰國楚竹書易的卦序與今本六十四卦卦序是一致的。理由已有學者指出。^① 本書對特殊符號標識原則的研究以及特殊符號的分布對卦體的分區呈有規律的狀態等都可支持此看法。我們對缺失符號的恢復如下表：

① 李尚信：《楚竹書〈周易〉中的特殊符號與卦序問題》；姜廣輝：《上博藏楚竹書〈周易〉中特殊符號的意義》，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5月16日。

表7 本書對戰國楚竹書《易》缺失符號的恢復表

A	B	A	A	A	A	A	A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C	C	C		
乾	坤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觀	噬嗑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坎	離	
A	B	A	A	A	A	A	A	A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	C	C	□		
□	D	D	D	D	D	D	E	E	E	E	E	E	E	E	F	F	F	F	F	F	F	G	G	G	G	
咸	恆	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歸妹	豐	旅	巽	兌	渙	
D	D	D	D	D	D	D	E	E	E	E	E	E	E	E	E	F	F	F	F	F	□	C	C	C	C	

這樣恢復的戰國楚竹書《易》所有特殊符號的標識都符合上述標識八原則中的某一條或數條。其中最難確定的是標有某種特殊符號的某組卦的起止卦。有的特殊符號從一種變成另一種其界限是明確的，剛好分界點的卦及其特殊符號都完好。如大畜和頤之間，睽和蹇之間，井和革之間，這些都是毫無問題的。有問題的主要有兩處，一處是上經由 A 符變成 B 符，B 符的起始卦是泰卦還是小畜卦？一處是下經由 F 符變成 G 符，G 符的起始卦是巽卦還是渙卦？從上述八原則來看，如果 B 符從小畜卦開始，那麼小畜卦就與它的錯卦豫卦同符了，這與上述第八條異符原則不相符。如果 G 符從渙卦開始，那麼兌卦就與它的錯卦艮卦同符了，這同樣與上述第八條異符原則不相符。

第三節 特殊符號所反映的思想觀念

關於楚竹書《周易》文本中的特殊符號所反映的思想觀念問題，我們主要談兩點，一是其特殊的位置所反映的“卦（名）意識”，二是特殊符號的形色分布所反映的陰陽觀念。

一、特殊符號的位置與“卦（名）意識”

楚竹書《易》每卦出現兩個特殊符號，出現的位置，一在卦名後，可稱之為“首符”，一在每卦的上爻辭末，可稱之為“尾符”。從特殊符號出現的位置來看，我們當然也不能否認它們所具有的斷讀文辭的作用。如“首符”可以將卦畫卦名與卦辭斷開來，表示一

卦卦爻辭的開始；而“尾符”則可以表示一卦的終了。

從它們的斷讀文辭的功能進一步深入分析其意義，我們會發現首符的意義主要與卦名的獨立即“卦名意識”有關，而“尾符”的意義主要與卦的獨立即“卦意識”有關。^①

“卦名意識”特別突出了卦名，表明卦名的獨立性和重要性，是一卦之主題。首符出現在卦名下這個位置，而且每卦均出現首符，表明每卦均有卦名已成定例，是不可以省去的。李鏡池先生認為，“艮”等卦“沒有標題”，“因避免重複而省”。^② 李鏡池先生把卦名當作一卦之標題，因而說有些卦“沒有標題”也就是說有些卦沒有卦名，這是為了避免與卦辭第一個字重複，而把卦名省略了。他在《周易卦名考釋》一文中談到卦名的三種樣式，其中第二種樣式即“連於他文”的樣式，如“履虎尾”、“否之匪人”、“同人於野”、“艮其背”等。這四卦，在楚竹書易只存“艮”卦。楚竹書易於艮卦第一個字“艮”字下標有一特殊符號，根據上述楚竹書易首符例，可知“艮其背”之“艮”字即此卦卦名，它並沒有省略。從語法角度來看，這四句辭除“同人于野”，“于野”是作“同人”的狀語之外，其餘三辭都是動賓結構，沒有從中間斷開來讀的道理。但楚竹書易卻生生地在“艮”和“其背”之間插了一個符號。依此例，楚竹書易於其他三句辭當也會於卦名之後插入一特殊符號。這正表示了當時強烈的“卦名意識”。又考慮到卦辭的通讀，則必然省了一個字。既然卦名不省，則所省的必是卦辭此字，是承卦名而省的。

從首符畫在卦名下，從“卦名意識”來看，似乎可以透露出構成完整一卦的諸要素，卦畫、卦名與卦爻辭產生之先後。卦畫的產生在卦名、卦爻辭之前，殆無爭議。正如李鏡池先生所言：“《易》本只有卦畫而無卦名；卦名之增添，由於卦畫之難畫而易訛，而且也難稱謂，不能不另給它一個文字的名目；有了名目，說

① 這裏所謂“卦”，不是僅指卦畫，而是指包括了卦畫卦名以及卦爻辭的廣義的卦。

② 李鏡池：《周易通義》，中華書局1981年，第6、103頁。

起來方便多了。”^① 商周卜甲卜骨中即有許多只有數字卦形而沒有卦名，沒有文字。2001年，在陝西長安縣西仁村發現了四件西周時期的有字陶拍。其中採集2陶拍柄部刻有四個數字卦，將數字卦按陽奇陰偶轉換成陰陽爻符號，這四卦依次為：師、比、小畜、履。採集1陶拍柄部有兩個數字卦，依前例可轉換成既濟與未濟二卦。可見，兩件陶拍上的數字卦卦序與今本《周易》卦序相合。李學勤先生認為，從這“兩處局部卦序，不難推想當時所用《周易》的卦序大同於今傳本卦序。換句話說，傳本《周易》那時業已存在”。^② 因為這些陶拍上只有按序排列的數字卦，而沒有如今本《周易》的卦爻辭，所以，嚴格說來，或在最小的可能性上，我們可以推想，至少今本《周易》六十四卦之卦畫排列在那時業已存在。這兩件陶拍上只有數字卦而無卦名卦爻辭，並不能否證當時不存在卦名與卦爻辭。因為完全可以存在卦名卦爻辭而沒有在此處使用。而不使用卦名卦爻辭可以有三種原因：一是這些數字卦乃當時具體筮例，記錄占筮結果是只有卦畫而無辭的；二是當時尚無卦名卦爻辭存在，而只有卦畫；三是雖然當時有辭，但人們最為看重的還是來源甚古的卦畫。第一種原因成立的可能性很小，因為從四卦呈今本卦序排列的情形來看，屬具體筮例的可能性很小，而應該是對“那時業已存在”的《周易》卦畫的抄刻。第二種原因的可能性也不大，連疑古甚勇者如顧頡剛先生都認為《周易》卦爻辭的作成年代在西周初葉。這一說法已經為絕大多數學者接受。因此，最大可能是第三種原因。即卦畫受到的重視遠過於卦爻辭。因為卦畫的產生比卦爻辭要早得多。我們可以稱對卦畫的重視為“卦畫意識”。

接著我們要問，為什麼楚竹書易首符不畫在卦畫之下，而畫在卦名之下？我們已經說過，這是強調“卦名意識”。而如果畫在卦畫之下，就是強調“卦畫”了。正因為卦畫早已深入人心，已無強調的必要，而且由於其過於抽象不利於人的理解，也無強調的必

① 李鏡池：《周易探源》，中華書局1978年，第280頁。

② 李學勤：《新發現西周筮數的研究》，《周易研究》2003年第5期。

要。後起的卦名正是爲了幫助人們來理解，所以有強調的必要。而畢竟單單一個卦名也是抽象的，所以又有了幫助理解的卦爻辭。因此，我們可以將卦畫、卦名、卦爻辭合理地理解爲有一個依次產生的過程。首符以上是對卦名的強調，首符與尾符之間夾著的文字是全部卦爻辭，則表示對卦爻辭的重視，即前面所謂的“卦意識”。根據以符號來表示人們對《周易》某一要素的關注這一思路，邏輯的推導必將進一步引起對爻辭的重視。帛書《周易》卦爻辭中所標示的符號正可以很好地表明這一點。帛書《周易》在每條爻題之前出現了卦爻辭分隔號（作“乚”形），以將每條卦爻辭區分開來。在卦畫與卦名之間，在卦名與卦辭之間都沒有任何符號，使得卦畫、卦名與卦辭成爲了一體。表示卦畫、卦名乃至卦辭都已深入人心，因而沒有特別強調之必要，而需要進一步關注和理解的是每一條爻辭的意義。如果說楚竹書易首符與尾符之間卦爻辭渾然一體不作區分表示一種“卦意識”，那麼帛書《周易》用符號將每條爻辭區分開來就表示了一種“爻意識”。從“卦畫意識”到“卦名意識”到“卦意識”再到“爻意識”是逐漸深入細緻的。前一種意識逐漸消融在後一種意識之中。從楚竹書易和帛書易的符號標識位置來看，正很好地表示了這種卦要素意識的強調、推移與消融。

關於“卦（名）意識”還有兩點需要補充說明。一是尾符與卦意識問題，二是卦名與卦爻辭的先後問題。先談第一個問題。楚竹書易本來就是分卦抄寫的，每卦占二或三簡，每卦抄完後，最後一字所在的簡不接續抄寫另一卦的內容。每卦的開頭都另起一簡。這就足以區別各卦了，若再用一個尾符來區分各卦，似有疊床架屋之嫌。如果這樣看，尾符似乎是不必要的。然而，我們要說，尾符仍是必要的。必要就在於它體現了一種“自覺的”“卦意識”。正如帛書《周易》符號體現了“爻意識”一樣。卦爻辭是一條一條排比的，而且每一爻題均足以區分斷讀卦爻文辭，可帛書易的抄寫者硬是要在每一爻題前畫一個符號，以示重視。再看卦名與卦爻辭之先後問題。上文我們從符號的標識位置與變遷看出卦名先於卦爻辭。從另外的方面亦可補證此說。兩者的先後問題存在比較大的爭議，而且看起來似乎無從定奪。高亨先生就曾坦承此意。他說：

“《周易》六十四卦，卦各有名，先有卦名乎？先有筮辭乎？吾不敢質言之也。但古人著書，率不名篇，篇名大都爲後人所追題，如《書》與《詩》皆是也。《周易》之卦名，猶《書》《詩》之篇名，疑筮辭在先，卦名在後，其初僅有六十四卦形以爲別，而無六十四卦名以爲稱。依筮辭而題卦名，亦後人之所爲也。”^① 高亨先生雖然先說就兩者先後問題“不敢質言之”，但還是說出了他的一個看法，即卦爻辭在先，卦名在後。並且以古人著書名篇如《尚書》、《詩經》爲例。但是古人名篇例一般是取文章的前面幾個字而主要不是進行提煉概括得來，如《詩經》、《論語》都是如此，而《周易》卦名與卦辭的前幾個字相同的情況也存在但是極少。若依此例，只有極少數卦名是後於卦爻辭的。李鏡池先生的看法比高亨先生的看法更可取。他一方面承認了卦名後於卦爻辭，但另一方面又認爲“說卦名完全是後出，這話也未必很對”，^② 並舉了乾卦爲例，他說：“乾卦爻辭凡五言龍，依理應以龍爲卦名；不名爲龍而名爲乾的緣故，因爲乾卦的原始就叫乾。”^③ 若是真的依一般的古人著書名篇例，乾卦應該用卦辭的前兩個字“元亨”名篇才是。其實，李鏡池先生的看法應該是有的卦是卦名在先，有的卦是卦爻辭在先。我們認爲，像乾卦這樣卦名用字不出自卦爻辭者，明顯是先有卦名後有卦爻辭的，即先有卦名用字的觀念，然後才有卦爻辭對此觀念的闡發。而對於卦名用字爲卦爻辭中屢屢出現的字這一情況來看，並不是唯一地因爲卦名後於而且概括了卦爻辭，同樣也可以由於卦爻辭乃是對卦名的闡發。可見，無論卦名用字是否出現在卦爻辭中，更大的可能仍是卦名先於卦爻辭。所以“卦畫意識”先於“卦名意識”，而“卦名意識”應該先於“卦意識”與“爻意識”。

二、特殊符號的形色分布與陰陽觀念

上文所論只涉及楚竹書易特殊符號的位置所反映的卦名意識與

① 高亨：《周易古經今注》，中華書局1984年，第24頁。

② 李鏡池：《周易探源》，第280頁。

③ 李鏡池：《周易探源》，第281頁。

卦意識，而不涉及特殊符號形色分布所反映的觀念問題。如果說楚竹書易特殊符號的功能只在於突出卦名意識與卦意識，那麼，根本不需要有這麼複雜的一套符號系統來進行標識，而只需要用極簡單的墨色符號即可達到目的，就像帛書《周易》用符號隔開卦爻辭一樣。同樣，若是如有的學者所認為的，楚竹書易特殊符號只不過是筮者爲了翻檢之便而畫上去的標記而已，^① 沒有其他更深的意義，那麼同樣也無需畫蛇添足般地用上這麼一套彩色符號來表示。楚竹書易用了一套有著變化的形式的彩色符號，必然有它這樣用的道理，這個是需要我們去加以解釋的。我們同意楚竹書易的整理者濮茅左先生所指出的楚竹書易這套特殊符號與《周易》的“陰陽變化理論”有關，^② 但我們對此陰陽觀念的理解有些不同。我們的理解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特殊符號的紅黑顏色反映的陰陽觀念問題。關於楚竹書易特殊符號所反映的陰陽觀念問題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紅黑顏色是否在先秦時期就可以代表陰陽。這個問題確實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如果這些紅黑符號與陰陽觀無涉，那麼，我們對其意義和它所反映的觀念的考察就都是建立在沙灘之上。我們認為，以紅色代表陽，黑色代表陰，是有根據的。從《說卦》中就能找到明顯的根據。《說卦》云：“乾爲天……爲大赤。”《周易集解》引虞翻說：“太陽爲赤。”又引崔覲說：“乾，四月，純陽之卦，故取盛陽色，爲‘大赤’。”^③《說卦》又云：“坤爲地……其於地也爲黑。”《周易集解》引崔覲說：“極陰之色，故其於色也爲黑矣。”^④ 孔穎達《周易正義》全採崔說，以乾爲“盛陽之色”，故大赤；坤爲“極陰之色”，故黑。李道平曰：“極陽色赤，極陰色黑。”^⑤ 乾爲純陽，又爲赤；坤爲純陰，又爲黑。然則陽赤陰黑的觀念在先秦已

① 姜廣輝：《上博藏楚竹書〈周易〉中特殊符號的意義》。

②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第259頁。

③ （清）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中華書局1994年，第705頁。

④ （清）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第707頁。

⑤ （清）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第707頁。

有。那麼，楚竹書易特殊符號以紅爲陽，以黑爲陰，是再合理不過的事了。

其次是特殊符號的形狀反映的陰陽觀念問題。從楚竹書易特殊符號的形狀來看，是與當時的陰陽觀念的發展完全相符的。楚竹書易乃戰國中晚期的作品。在它之前，陰陽學說就已形成。從字源學的意義上講陰陽二字最初是向背太陽光的意思。到西周末年春秋前期陰陽被理解爲自然之氣，並用來解釋各種自然現象。如伯陽父對周幽王三年地震的解釋是：“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國語·周語上》）根據伯陽父的論說，這裏的陰陽就是指“天地之氣”，陽伏陰迫即天地之氣“失其序”，“過其序”。這表明在楚竹書易之前，陰陽學說雖主要應用在對具體自然現象的解釋上，但已經有了“陰陽序次”的觀念和理論。對這種觀念和理論應用首先表現在四時自然的陰陽之序上，即所謂的“順四時之序”，“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國語·周語下》）。從春秋末期老子所著《道德經》可以進一步瞭解其時陰陽觀念的發展。《道德經》中直接論及陰陽問題的一個命題是“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老子》第四十二章）。何謂“負陰而抱陽”？呂吉甫說：“凡幽而不測者，陰也；明而可見者，陽也。有生者，莫不背於幽而不測之陰，向於明而可見之陽，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負則背之，抱則向之也。”^① 這是用“向陽背陰”來解“負陰抱陽”。如果這樣解，陰陽就是外在於物的，而且很難將其理解爲陰陽之氣，而下所言之“沖氣”顯然又是指陰陽二氣之沖盪感應。因此，所謂的“負陰抱陽”乃是一種形象的比喻說法，其真正的目的是要回答事物構成的基本因素與事物發生的內在動力。這表明，《道德經》將陰陽觀限定在了事物發生論和構成要素論的範圍內。蕭漢明先生指出：“《道德經》對陰陽觀的限定，結束了春秋時期早期陰陽家對陰陽觀念的泛化性應用，深化了陰陽觀念的內涵。這一成

^① 陳鼓應：《老子今注今譯》（參照簡帛本最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236頁。

就在《易·繫辭》中得到了進一步的拓展。”^①可見，老子《道德經》的陰陽觀是對春秋早期陰陽家陰陽觀念的進一步抽象和深化。這時，陰陽已不是外在於人和物的可以觀測感知到的自然四時之序，而成為了發生萬物的原因，構成萬物的因素。而《易·繫辭上》“一陰一陽之謂道”這一經典命題，則明顯是對前者的進一步深化和拓展。前者是從萬物的角度來談陰陽，到《易·繫辭》則是從“道”的層次來談陰陽了。以“陰陽”說易是《易·繫辭》的一大特點。

據朱伯崑先生的考察：“就對筮法體例的解釋說，就範疇、概念、命題發展的歷史看，《繫辭》的上限當在《彖》文和《莊子·大宗師》之後，乃戰國後期陸續形成的著述，其下限可斷於戰國末年。”^②而“《彖》的形成年代，不會早於孟子，可以定於戰國中期以後，孟子和荀子之間”^③。因此，從年代上來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的出現約與《彖》傳同時。那麼，《彖》傳的陰陽觀在老子《道德經》和《易·繫辭》之間是怎樣一個環節呢？也許我們可以從《彖》傳的陰陽觀來理解楚竹書易特殊符號的意義。《彖·泰》云：“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彖·否》云：“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固然，這裏所謂的內外，從具體的涵義上說是指的內卦、外卦。但從這具體的涵義中我們可以瞭解到：第一，以內外來描述陰陽這一層意思。第二，內外是對一物一體而言的，如“內陽而外陰”是對《泰》卦這一卦體而言的，“內陰而外陽”是對《否》卦這一卦體而言的。第三，比起老子《道德經》以“負”、“抱”來描述陰陽，《易·彖》以“內”、“外”來描述陰陽，似乎在表示一物之由陰陽構成這一意義上更為明晰，顯然也可以視作在前者基礎之上的觀念之進展。第四，這內

① 蕭漢明：《陰陽——大化與人生》，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8頁。

②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1卷），華夏出版社1995年，第53頁。

③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1卷），第46頁。

外之陰陽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有變化消長的。內外陰陽乃是在一物之構成上而言與內外陰陽之消長變化這兩點非常重要。我們再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 C、D、E、F、G，特別是 E、F，其直觀形象正是“負”、“抱”，“內”、“外”與“消”、“長”等。這應該就是這種陰陽觀念的直觀表達。

《莊子·天下》講“易以道陰陽”，可是我們在《易經》六十四卦卦爻辭中根本沒有看到講什麼陰陽。唯一一處出現了一個“陰”字，是在中孚卦九二爻辭“鳴鶴在陰”中。但這個“陰”是指的具體意義上的樹蔭或山陰，即原始意義上的背陽為陰，根本不是我們想要的抽象意義上的陰陽觀念。可見，《易經》六十四卦本不講陰陽，陰陽也不是一開始就與易卦結合在一起的。正如龐樸先生曾指出的：“歷來都把八卦與陰陽相提並論，所謂《易》以道陰陽。今人亦常說《易》的精華唯在於道及陰陽對應變化之理。以此來描述陰陽已與八卦融合以後的情況則可，若說八卦的原始，它與陰陽本是無涉的。”^① 從考古發現中，我們已經知道現在的陰陽爻符號卦之前還有一個數字卦階段，即一個三畫卦或六畫卦本不是用陰陽爻符號來表示，因而也根本不是以陰陽的意義來建構的，而是用數字來表示的。這大概可以很好地解釋《易經》為什麼不談陰陽。說易道陰陽是後人對《易經》的解釋產生的。《易傳》就是對《易經》作出解釋的最早的集大成者。它成書於戰國，而戰國正是陰陽學說流行之時，所以陰陽觀也就成了《易傳》的中心思想之一。楚竹書易與《彖傳》基本同時，因而它也正是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中存在的。如果說《易傳》是用文字通過對《易經》卦畫與卦爻辭的解釋來表述當時的陰陽觀念，那麼楚竹書易的特殊符號則是用直觀的彩色符號通過對易卦的標識來表述當時的陰陽觀念。又陰陽的思想觀念是南方楚人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徵，如老莊思想之講陰陽。又陰陽哲學“自枚卜宗教而形成”，^② 枚卜宗教正是

^① 龐樸：《當代學者自選文庫·龐樸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第 214 頁。

^② 龐樸：《當代學者自選文庫·龐樸卷》，第 229 頁。

南方楚人文化的內容。它以形如蛤狀之物中分爲二作兩半來擲卜，以一俯一仰爲聖，這不正是老子所謂陰陽負抱的直觀形態嗎？所以，無論從其所處時代，還是從其所處地域來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之有陰陽觀念且與當時當地的陰陽觀念相符，不亦宜乎？

再次是特殊符號的分布反映的陰陽觀念問題。如果我們承認楚竹書易特殊符號 C、D、E、F、G 之顏色與形狀，就是對其時陰陽“內外”、“消長”的直觀描述和表達，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楚竹書易 A、B、C、D、E、F、G 七種特殊符號之間的順序問題了。^① 是否真的如濮茅左先生所認爲的，其順序是：A→E（E、C）→B→F（F、D）→G。^② 下面我們不妨來分析一下這種順序所可能蘊含的陰陽觀念。從 A→E 這第一個環節，我們就能很容易地看出其間有一個觀念：陰是從陽中產生壯大起來的。從陰陽觀念的形成和起源的角度來看，這是很古老很原始的一種觀念。蕭漢明先生曾指出：“從字源學的意義上說，‘陽’字的出現比‘陰’字早，這無疑與上古太陽神話和太陽崇拜有關。……殷代甲骨卜辭中，有許多‘易日’、‘不易日’的記錄，反映的是天氣的晴與陰，易日爲晴，不易日爲陰。《易·中孚》‘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陰’字爲太陽被樹木枝葉所掩之象，陰爲蔭之假借。可見，殷代尚無‘陰’字可供刻寫，至周代才據太陽被遮掩之意始由‘陽’字派生而得。”^③ 而從《易·彖》、《易·繫辭》等文獻來看，戰國中晚期的陰陽觀念顯然有一個前提，那就是“純陰”、“純陽”的觀念，有了這個觀念之後才談得上陰陽之爲“內、外”的問題，才會有“一陰一陽之謂道”的命題。而如果特殊符號的順序爲：A→E（E、C）→B→F（F、D）→G，作爲前提的“陰”和“陽”的

① 特殊符號 H 是過渡符號，它本身無彩色無特別的陰陽意義，它只是助成其他特殊符號的陰陽意義之變化發展。

② 整理者濮茅左先生的原文是直接以五種特殊符號的形狀表示其排列順序，這裏轉換成了筆者設定的相應的字母。參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第 259 頁。筆者對楚竹書易特殊符號類型的認定與濮先生的認定不同，但包括了濮先生所認定的符號類型。

③ 蕭漢明：《陰陽——大化與人生》，第 14 頁。

觀念就被消解了。沒有這一前提也許談不上是戰國時的陰陽觀念。楚竹書易是戰國中晚期的易，若從與當時陰陽觀念相符的角度來說，其特殊符號的順序不應該是： $A \rightarrow E (E、C)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F (F、D) \rightarrow G$ ，而應該是： $A \rightarrow B \rightarrow C \rightarrow D \rightarrow E \rightarrow F \rightarrow G$ 。其中所體現的陰陽觀念是：乾坤純陽純陰，例示一陰一陽之謂道的觀念。有陽、有陰，然後是陽中有陰，然後是陰中有陽，然後是陽包陰，陰包陽，陽中又生陰。概括地說，此一陰陽觀念是：陰陽並建、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消長、循環往復。

最後，我們要考察的是，某種特殊符號之陰陽是否與其所標識的易卦之陰陽有關。也就是要考察某種特殊符號所標識的某類卦是否也有一種與該特殊符號相應的陰陽狀態。

要瞭解這個問題，首先要瞭解卦與陰陽的關係問題。即“卦之陰陽”是什麼意思。這又分八卦之陰陽與六畫卦之陰陽。先看八卦與陰陽的關係問題。《易·繫辭》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孔穎達《周易正義》：“陽卦多陰，謂震、坎、艮，一陽而二陰也；陰卦多陽，謂巽、離、兌一陰而二陽也。”這裏指的是三畫卦八卦之分陰陽（乾坤為純陽純陰之卦）。陽卦陰爻多，陰卦陽爻多。再來看看陰陽與六畫別卦的關係。在先秦陰陽已與八卦結合，但尚未與六畫別卦結合。六畫卦沒有陰卦陽卦的性質之別，“陽卦多陰，陰卦多陽”也不是適用於判別六畫卦之陰陽的原則。當然後世有學者硬是依此例為六畫卦分出陰卦與陽卦來了。但那畢竟是比較晚的事了。較早看到六畫卦與陰陽的關係而又影響巨大者，應該是“十二辟卦”，又稱“十二消息卦”。不過這已是兩漢的事了。十二消息卦是通過選取十二個特殊卦形的卦配合一年十二月的月候，直觀地表示陰陽的消長變化。所以又稱“月卦”，即用一卦六爻中陰陽爻的多少與消長來對應一年中十二月的寒熱狀況。尚秉和先生指出：“漢人注易，往往用‘月卦’而不明言，以月卦人人皆知，不必揭出。其重要可知矣。”^①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知道了所謂卦之陰陽，無論是八卦之陰陽

^① 尚秉和：《周易尚氏學》，中華書局1980年，第8頁。

還是六畫卦之陰陽都與陰陽爻的多少與狀態有關。我們試以此例來看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所表示的陰陽與被它標識的易卦的陰陽是否相關一致。在楚竹書易殘卦中，十二消息卦只存有三卦：遯卦與姤卦都是首尾符俱存，前者標 D 符，後者標 E 符。夬卦存尾符與姤符同。根據楚竹書易相反卦同符的原則，大壯應與遯同符為 D。D 符是黑塊上疊紅塊，是外陰而內陽，陰多陽少，陽漸漸減陰。可是被它標識的遯卦從二體內外卦之陰陽卦性質來說內外均是陽，從抽象綜合地以下為內以上為外（不是從內外卦的意義上說）的六畫卦之下上內外陰陽來看是外陽內陰，從消息卦陰陽爻之消長來看，是陰少陽多，陰漸漸侵陽。可見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它均與其所標之特殊符號所表示的陰陽涵義不類。由於相反卦有同符，所以，遯卦的陰陽情形雖與其特殊符號之陰陽不類，而其綜卦大壯在有些方面是與其特殊符號之陰陽涵義相類的，不相類的方面在於大壯卦之內外陰陽卦性質與其特殊符號之陰陽性質不類。由於相反卦同符，這就恰好表明，特殊符號之陰陽狀態不可能與其所標識的卦的陰陽狀態完全相符，因為與此相符必不能與彼相符，有的甚至完全相反。我們從影響巨大的十二辟卦能得出這種結果來，更不用說其他難分陰陽狀態的六畫卦了。

這樣看來，特殊符號所表示的陰陽觀念與其所標識的易卦之陰陽狀態是完全無關的。這也表明，這套特殊符號的排序雖然可以表示某種陰陽觀念，但這並不是從易卦得出的觀念，它是外在於這些易卦的，只不過是當時的易學研究者把一套陰陽觀念外在地附加到易卦上來，並不能真正表達易卦之陰陽狀態。

這裏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雖然楚竹書易特殊符號的陰陽觀念與其所標識的易卦之陰陽狀態無關，但其標識原則卻是與易卦卦形之間的關係以及六十四卦卦序的排列相關的，表示了標識者對易卦卦形卦序特點的理解與把握。因而從這一點上來看它與易卦又是有關係的。否則，我們無法解釋特殊符號在六十四卦中的類聚狀態，無法解釋某種特殊符號在易卦上起訖於某一卦而不是另一卦。關於特殊符號的分布與易卦卦形卦序的關係問題，詳見本書第五章。

第五章 戰國楚竹書《周易》的分篇 分區與早期卦序

戰國楚竹書《周易》通過其特殊符號的標識與分布對易卦作了分篇與分區，這本身就是卦序觀念的體現。我們在上文通過揭示同符卦呈類聚狀態、通過文獻記載、通過考察其特殊符號的標識原則、通過與當時思想觀念的對比，等等，已經指出其易卦的排序的最大可能性與最合理的是同於今本易卦的排列。雖然其排序是相同的，但是由於這種特殊符號的標識對它的分區所體現的卦序思想和觀念卻是不同的，或者說，戰國楚竹書《周易》的卦序是通過對今本易卦卦序作出了一種具體的理解，而成爲一種不同的卦序。易卦的“卦序”應該有“表層卦序”與“深層卦序”之分。卦的排列順序只是“卦序”的表層涵義，其深層涵義涉及“卦序”思想與觀念。如果一種卦序能夠體現一種不同的思想觀念，我們都應該把它看成一種不同的卦序，即使它的卦的排列順序與另外一種排列順序完全相同也應作如是觀，這是從“卦序”的深層涵義來看的。我們在本章對這種卦序思想作了理論思考，即對宏觀卦序、微觀卦序以及“同序異構”卦序的思考。特別是戰國楚竹書《周易》通過特殊符號爲易卦分篇分區從而形成一種與今本卦序表層相同而深層有異的卦序，啓發了我們對“同序異構”卦序思想的思考。

第一節 “易分上下”與“陽三陰四”觀念

絕大多數學者都認爲楚竹書《周易》原本六十四卦上篇被分

爲三段，下篇被分爲四段。^① 我們在本書中亦是持此見解。李尚信先生更是敏銳地指出，這表明“陽三陰四”的觀念先秦已有。這是“一種前所未見的在陰陽學說統攝下的包含‘三段論’‘四段論’以至‘七段論’爲一體的豐富、系統而又獨特的事物發展階段論”。^② 李先生此說很富有啓發性，不過沒有展開，很是簡略，特別是對核心觀念“陽三陰四”沒有作出解釋。我們不禁要問，“陽三陰四”果真是或者只是意味著《周易》六十四卦上經分三段，下經分四段？“陽三陰四”說的背後隱藏著什麼樣的思想觀念？通過考察“陽三陰四”的原義，我們認爲，“陽三陰四”的提出的確與易卦的分篇分區分段有關，但其最初的含義只是與易卦的分篇有關，而與分區分段無甚關係。“陽三陰四”的“三”和“四”都是抽象的數理，而不是具體的表示數量關係的數字。但是，“陽三陰四”的原義與易卦的分區分段無關，不能證明戰國楚竹書《周易》的分區分段與“陽三陰四”的觀念無關，或者說其分區分段就不能體現“陽三陰四”的觀念。爲此，我們有必要對“陽三陰四”的觀念作一溯源性的考察。

一、“易分上下”略考

我們在上文恢復了戰國楚竹書《周易》的特殊符號，分析了“匚”符的過度與分篇功能。由此可知戰國楚竹書《周易》分上下

① 關於楚竹書《周易》分區分段問題的研究，代表性的論文有：濮茅左：《關於符號的說明》，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周易》附錄二。姜廣輝：《上博藏楚竹書〈周易〉中特殊符號的意義》，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5月16日。李尚信：《楚竹書〈周易〉中的特殊符號與卦序問題》，《周易研究》2004年第3期。謝向榮：《試論楚竹書〈周易〉紅黑符號對卦序與象數的統合意義》，《周易研究》2005年第4期。陳仁仁：《戰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的意義與標識原則》，陳仁仁：《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周易〉研究》，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5月。房振三：《楚竹書周易彩色符號研究》，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5月。

② 李尚信：《楚竹書〈周易〉中的特殊符號與卦序問題》。

篇。那麼易分上下篇到底起於何時？對於此一問題的瞭解，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推測楚竹書易之分上下篇的可靠性。可是，關於易經有上下篇之分具體起於何時，蓋不可考。我們只能從世傳文獻中推其大概，看是否於楚竹書易之分上下的論斷有利。

《子夏易傳》云：“雖分爲上下兩篇，未有經字，經字爲後人所加，不知起自誰始。”這是對易分上下篇的最早的直接記載。可是《子夏易傳》的作者可疑，因而其著作年代亦不能肯定。據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載“《子夏易傳》三卷”，並注云：“卜商，字子夏，衛人，孔子弟子，魏文侯師。《七略》云：漢興，韓嬰傳。《中經簿錄》云：丁寬所作。張璠云：或馯臂子弓所作，薛虞記。虞不詳何許人。”^①關於《子夏易傳》的作者，陸德明概括了四種說法。其中卜商、馯臂均是戰國時人。丁寬被漢儒稱爲“《易》祖師”（《漢書·外戚傳》），曾師漢易開創者田何。而韓嬰乃漢文帝時博士。這裏韓嬰最晚，如果他是《子夏易傳》的作者，此書之成大概與《淮南子·繆稱》同時。^②這也就是說，《子夏易傳》最晚在漢初文景之時已成書。因而其所說的易分“上下兩篇”，必在漢初文景之前，這表明易之分篇不會太晚。再晚也晚不過漢宣帝之時的孟喜，因爲孟喜《易》說“分上下兩經”，可知漢初孟喜之前《易》經已分上下，而其具體時間不必在此時而必更在其前，極有可能在戰國之時已有上下篇之分。

從《序卦》內容來看，序傳之時應該已經有上下篇之分。而《序卦》在漢初文景之時必已存在。據考，《淮南子》引易十條，而《繆稱》占了六條。其中有一條引到《序卦》之文：“《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序卦》本句云：“《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繆稱》引《序卦》作省文，其句式結構完全一致，即“不可……故受之以……”，這是《序卦》的典型運算式之一。其

①（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中華書局1983年，第6頁。

② 李學勤先生亦認爲《淮南子·繆稱》與韓嬰《易》傳的年代相差不多。參見李學勤《周易經傳溯源》，長春出版社1992年，第121頁。

引《序卦》而稱“《易》曰”，表明《序卦》此時已經取得經典地位。據劉汝霖先生說，淮南王劉安於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入朝，獻所作內篇，即今存《淮南子》。^①淮南王劉安立於文帝十六年（前164），是以《淮南子·繆稱》必作於文帝末葉至景帝時。^②於是我們可以說，《繆稱》所引之《序卦》必於文景之際已成經典。而從撰作到成為經典必要經歷一段時間，所以《序卦》之成篇必更在其前，很有可能在先秦戰國之時即已定型，只不過其時尚非經典。《荀子·大略》云：“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李學勤先生說這是從《序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之道不可不久也，故受之以恆”化出。若果如此，可證《序卦》在戰國時即已有了。^③由此可證，易六十四卦亦必於戰國之時已分上下篇。這裏關於易分上下之時代的考證，也可作為戰國楚竹書易分上下的旁證。《易》分上下當在戰國時代就已有本如此。而在上下篇的基礎之上再行分段，則應該是稍後的事。它意味著對卦序的更為自覺而深入細緻的研究。

二、“陽三陰四”說的出處及其意義考索

（一）“陽三陰四”說的出處

西漢京房《京氏易傳》云：“故吉凶之氣，順六爻上下，次之八九六七之數，內外承乘之象，故曰兼三才而兩之。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三者東方之數。東方日之所出。又圓者，徑一而開三也。四者西方之數。西方日之所入。又方者，徑一而取四也。言日月終天之道。故易卦六十四，分上下，象陰陽也。奇偶之數，

① 劉汝霖：《漢晉學術編年》卷二，中華書局1987年，第34頁。

② 李學勤：《周易經傳溯源》，第121頁。

③ 李學勤說載《帛書〈周易〉與荀子一系〈易〉學》，《中國文化》創刊號。參見廖名春、康學偉、梁韋弦《周易研究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45頁。

取之於乾坤。乾坤者，陰陽之根本。坎離者，陰陽之性命。分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①

《易緯·乾鑿度》云：“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而為上下，象陰陽也。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也，為上篇始者，尊之也。離為日，坎為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終始萬物，故以坎離為終。咸恆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為天地主也，故為下篇始者，貴之也。既濟、未濟為最終者，所以明戒慎而存王道。”^②

關於《京氏易傳》的年代是沒有什麼疑問的。西漢時有兩位京房，這裏《京氏易傳》的作者京房（前 77—前 37）是後京房。^③他是西漢今文易之代表，元帝時博士。而《易緯》的成書年代卻眾說紛紜。林忠軍先生認為“《緯書》定型至少不會早於成帝時代”。^④朱伯崑先生認為“《易緯》成書的年代當在京房和《白虎通》之間”。^⑤鍾肇鵬先生則認為“不能早於王莽時代”^⑥。雖然對《易緯》成書年代有諸多不同看法，但學者們所認定的公共時間域在王莽和《白虎通》之間，^⑦最早不會早於成帝，而成帝在京房所處的宣元帝之後，因此，毫無疑問，《易緯·乾鑿度》在《京氏易傳》之後。

①（漢）京房《京氏易傳》卷下，載程榮纂輯《漢魏叢書》，吉林大學出版社 1992 年，第 11 頁。

②（漢）鄭康成注：《易緯》，林忠軍校點，齊魯書社 2002 年，第 83 頁。

③ 前京房是楊何的弟子，梁丘賀的老師。關於兩京房之考辨以及後京房的生平，可詳參：盧央《京房評傳》第一章，匡亞明主編《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之一種，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年。

④ 林忠軍：《易緯導讀》，齊魯書社 2002 年，第 14 頁。

⑤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 1 卷），華夏出版社 1995 年，第 161 頁。

⑥ 鍾肇鵬：《識緯論略》，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第 26 頁。

⑦ 王莽曾作了一次識緯之書的大結集，即召集大批通“天文圖讖”的人“記說廷中”。參《漢書·王莽傳上》。東漢章帝時《白虎通義》曾引《乾鑿度》文。

關於《易緯》與《京氏易傳》之關係，學者多有闡明，一般認為《易緯》是孟京一系的易學，因而保留了許多孟京易學中的素材。鍾肇鵬先生指出：“孟京《易》學雖早已失傳，但我們從《易緯》中還可以看出其主要內容。清末吳翊寅作《易漢學考》，他說：‘《易緯·乾鑿度》為孟喜所述，《稽覽圖》、《通卦驗》皆京房所述。’（《易漢學考一·易緯考上》）其說主名雖未必是，但是《易緯》為孟京《易》學一派，則是可以肯定的。”^①鍾先生還舉了八條證據來證明，其中多是《乾鑿度》引京氏易。

《易緯》的最後定型成書雖然比較晚，但書中有的內容和素材的來源卻十分久遠。所以有“說者稱其書出於先秦”。^②清儒皮錫瑞云：“讖緯多存古義，原本今文；雜引釋經，亦非巨謬。惟彼此互異，學者莫知所從；既失刊定之規，殊乖統一之義。”^③可見，緯書依經而立，也多是解經注經之作。不過它不宗家法，而是雜取異義。既無統一之例，亦無統一之義。正是這樣才為它保存諸多古義開了方便之門。因此，《易緯》雖成書晚卻可以作稽古之用。而其中《乾鑿度》的價值尤高。東漢著名經學家鄭玄也為它作注。它首尾完具，是緯書中最為完整的，亦最富於哲學思想。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言：“自《後漢書》、南北朝諸史及唐人撰《五經正義》，李鼎祚作《周易集解》，徵引最多。皆於《易》旨有所發明，較他緯獨為醇正。……故程大昌謂漢魏以降，言易學者皆宗而用之，非後世所託為，誠稽古者所不可廢矣。”^④這意味著《乾鑿度》是可以用來徵引以說明古代思想觀念的。因此，我們可以通過對“陽三陰四”說兩個出處的互相發明，來分析考察“陽三陰四”的真正意義。

（二）“陽三陰四”說的意義考索

根據上引《京氏易傳》和《乾鑿度》有關“陽三陰四”說的

① 鍾肇鵬：《讖緯論略》，第130頁。

② （清）永瑤：《四庫全書總目》（上册），中華書局1965年，第46頁。

③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顧廷龍《續修四庫全書》第179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06頁。

④ （清）永瑤：《四庫全書總目》（上册），第46頁。

內容，以及上文關於這兩個文本之關係的考察，顯然，關於“陽三陰四”說，《乾鑿度》是對《京氏易傳》的論點摘錄與拓展引申。通過比較上引“陽三陰四”說出處的兩段引文，很容易發現，《京氏易傳》中孔子“陽三陰四”說前後都有相應的文字，構成了理解“陽三陰四”的語境，而《乾鑿度》則省略了“陽三陰四”說前後的文字，只是把它當作一個已有的論點摘錄下來，直接從這一論點引申發揮其他內容，即直接把“陽三陰四”作為易分上下的原因，而對“陽三陰四”沒有任何說明。也許是因為這些被省略不抄的文字是“陽三陰四”說的知識背景，在當時已是大家都熟悉的思想觀念。但我們現在來讀《乾鑿度》，若是不參照《京氏易傳》，“陽三陰四”是根本無法理解的。鄭玄抄錄了《京氏易傳》的被省略的文字來為《乾鑿度》的“陽三陰四”說作注：“三者，東方之數，東方日所出也。又圓者，徑一而周三。四者，西方之數，西方日所入也。又方者，徑一而匝四也。”^①但是，京房自注與鄭玄所本是否是孔子所言“陽三陰四，位之正也”的本義呢？不是的。通過尋繹上下文語境以及比較孔子本人的思想，我們認為，從《京氏易傳》引孔子語之前的話可以找出孔子此語的本義，而孔子語後面京氏的自注則是京氏對孔子語的有意“曲解”，即在另一角度上的理解與發揮。至於《京氏易傳》與《乾鑿度》將“陽三陰四”作為易分上下的原因則是進一步的引申發揮了。

當然，在進行這一系列考察之前，首先有一個問題，這句話到底是不是孔子說的？就目前文獻來看，很難斷定孔子一定說過這句話，但我們也沒有足夠證據說孔子沒說過這句話。我們通過對此語本義的索解以及與孔子思想的比較印證，傾向於認為，“陽三陰四”一語是孔子說的。下面我們從如下三個方面來具體考索其意義與內涵。

其一，孔子的本義：三四爻位之正與人事中庸之道。

孔子講“陽三陰四”是從一卦六爻之位的角度來說的，即指第三爻與第四爻這兩個爻位。這兩個爻位在《易傳》所謂三才之

^① 林忠軍：《易緯導讀》，第83頁。

道中，屬人道。《京氏易傳》引孔子“陽三陰四”語正是接上文“六爻上下”、“兼三才而兩之”等語而來。其文意脈絡甚明。

依《彖傳》例，凡陽爻居初三五，陰爻居二四上曰當位、得位或正位。所以，陽爻居三，陰爻居四，位正無疑。這是常識。不排除孔子說“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有這層意思，但如果孔子此語僅僅是這個意思而不存在價值判斷，那麼孔子就成了一個概括易例的象數易學家，而且是一個蹩腳的象數易學家，因為，能稱正位的，不只是陽三陰四，陽初陰二、陽五陰上都是正位。孔子為什麼單單挑出“陽三陰四”來說它是“位之正也”？其間必有他的道理。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對於形上抽象的天道（或說天地之道）與性命理論，孔子很少說及（不是不說）。孔子談論的主體領域是人事人道。而所謂“位之正也”的“正”字正有“常”義。清人劉淇云：“《世說》‘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此正字，猶常也。”^①對三才之道中的人道的特別關注，正是由於人的居處之位常常處在現實人事之中。這正表明了孔子思想的人世品格。從一個六畫卦的通體之象來看，三四兩爻正處在全卦之中位。而“正”本有“中”義。《詩·大雅·公劉》“涉渭爲亂”，毛傳“正絕流曰亂”，陳奐傳疏：“正，中也。”這與孔子之推崇中庸思想若合符契。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

中庸的本義是人平常的行爲不偏不倚，無過與不及。但孔子說中庸之爲德是最高而且很難做到的，其實就表明，人的行爲最容易有偏頗，最容易或過或不及。中庸之道就是爲人之道。那麼，孔子為什麼不用“陽五陰二”來說“位之正”呢？陽五陰二是既中且正的最佳狀態，這兩爻的爻辭亦多吉辭。從孔子思想來看，他之所以不主二五，一則由於二五不在三才之人道中，二則由於二五太過平穩，不及三四兩爻那麼充滿險情危懼。身處人世間，總是要面對

①（清）劉淇：《助字辨略》，中華書局1954年，第230頁。

許多痛苦和過錯，都需要人去面對、解決和改正。有面對現實的勇氣，有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才會培養出一種勤勉謹慎、進德修業的君子精神，才能逐漸達到高尚的中庸之德。

從上下二體來看，第三爻處下卦之上，但相對於上卦來講又是處下；第四爻處上卦之下，但相對於下卦來講，又是處上。所以第三四兩爻的位置是可上可下猶疑不定的。《京氏易傳》引孔子語之前即談到“內外承乘之象”，從乘承比應的爻位關係來看，陽三陰四乃是陰乘陽或陽承陰的非正常狀態，象徵生活的猶疑不定亦非理想狀態，為什麼孔子反而說“位之正也”？很明顯孔子的本意不是僅僅客觀地揭示生活的不確定性與陰陽的乘承狀態，而只是借此表明即使陽三陰四當位得正，從生活的不確定性以及陰陽乘承狀態上來看，也是不正常的，而恰恰是這種所謂的“不正常”狀態，構成了人生現實生活的常態。孔子又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他主張人們從這種“不正常”的現實生活的常態中砥礪德性、積極生活。這個意思從《文言》中孔子對乾卦九三、九四兩爻的發揮即可看出來。《乾·文言》：“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無恆，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又孔子對否卦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這樣解道：“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傳·繫辭下》）

可見，孔子講“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是表示對人道的注重，人事危險而充滿不確定性是人生生活之常態，重要的是面對現實，具有憂患意識，安不忘危，及時進德修業，乾乾夕惕，才會雖危无咎。這是孔子“陽三陰四說”的本義。

其二，京氏的有意“曲解”：五行數與天地數的結合以及天圓地方。

下面我們來看看《京氏易傳》是怎麼來解“陽三陰四”的。

從京氏引孔子語之前的話來看，他不是不知道孔子說“陽三陰四”是從爻位著眼來說的，從上文的分析可以證明這一點。但是接下來，京氏對孔子語所作的注，卻完全不是從爻位上來說的，而是從五行生數方位和天圓地方兩種意義上來注解的。鄭玄亦完全抄錄此注為《乾鑿度》從《京氏易傳》抄錄來的孔子語作注，亦全然不顧京氏在引孔子語之前所說的話。關於這樣的“曲解”，如果說鄭玄是出於懶得深思而無意為之，那麼，京氏則是有意為之了。而從文本解釋學的意義上講，正是這種有意“曲解”成就了新思想的創制。當然關於五行生數方位與天圓地方的觀念不是京氏之創造，但京氏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孔子語卻是全新的角度。他之所以要這樣來理解和詮釋，是為了引出易卦分篇的原因。下面具體來看京氏從兩個方面而來的“曲解”有什麼具體的內涵。

所謂“三者東方之數”，“四者西方之數”，即以數字配方位。要使數字與方位相配有意義，五行是其中介。五行的觀念源於《尚書·洪範》：“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此五個數字可能只是為了標明五行的次序罷了，並無深義，但後來人們把這五個數看作是五行的固定的數字搭配。又，從殷墟卜辭來看，在洪範五行之前早有了五方的觀念。對於遷徙不定的先民來講，空間觀念形成比時間觀念要早，對於現實生活來講也更加重要，漸漸地五行被分布於五方而與方位結合起來了。五行與五方的結合始於何時不可考，但至少可以知道在戰國時代已經流行，戰國末年的《呂氏春秋·十二紀》與《禮記·月令》已經對五行與五方、五數（五六七八九）、五時、五音等的配屬關係作了非常系統的概括。隨著五行與方位的結合，五行之數也就自然與方位結合起來了。因為東西南北中相對應的五行是木金火水土，因而五方相對應的數字就是三四二一五。如下圖1：

圖1即後世所謂的五行生數圖。京氏以東西方位來注解三四兩數，非用此圖而何？以此圖為基礎，接下來要理解的是三何以為陽，四何以為陰？孔子以三四為爻位，京氏乃以三四為數，即所謂東西方之“數”也。三是奇數故為陽，四是偶數故為陰。京氏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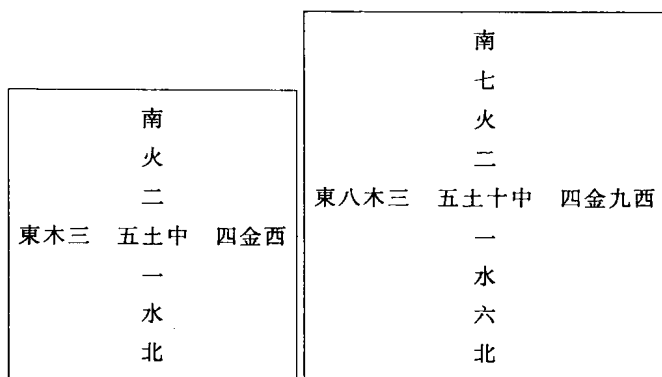


圖 1 五行生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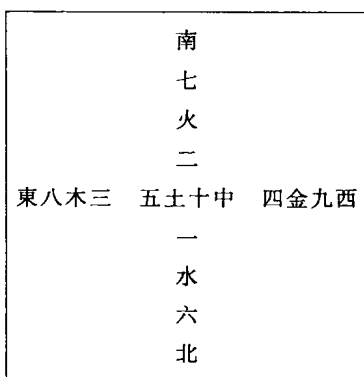


圖 2 五行生成數圖

下文即云：“一三五七九，陽之數。二四六八十，陰之數。”這實際上用的就是《易傳》的天地之數。《易傳·繫辭上》：“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天地者，陰陽也。於數分天地，即分陰陽。可見，《洪範》五行之數與《易傳》天地之數以及五方的結合至少在京房之時就已經存在並被運用了。這種結合後來通過劉歆、鄭玄等人的綜合概括與闡釋，就形成了完善的五行生成數學說。一至五為五行生數，六至十為五行成數。關於五行生成數，東漢經師鄭玄云：“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耦，陰無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併；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並；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並；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並；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並也。”^①五行生成數圖即上圖 2。將圖式中的天地十數轉換成黑白點（天數用白點數，地數用黑點數），就成了朱熹所核定的十數方形河圖。

根據以上的考察我們已經知道，京氏對“陽三陰四”的理解是基於五行生數圖式與《易傳》天地之數。接下來的問題是，何

^①（宋）王應麟：《周易鄭康成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 1983—1988 年。

以這種“陽三陰四”爲“正位”？根據京氏之說，應該有深層與表層兩重內涵。表面上看，因爲陽三與陰四是處於正東正西之位，所以是正位。正位，與隅位相對。進一步從深層來看，是因爲東方乃“日之所出”之位，西方乃“日之所入”之位。三爲東方，四爲西方；東方日出，西方日入；日出爲陽，日入爲陰。東西正相對，日出日入正相對。所以陽居三，陰居四是再恰當不過的了。正，即恰當之意。即，“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是說，三四正東正西之位恰當地表示了陰陽相對的關係。於是在京氏的解釋中，“陽三陰四”應該表達了“陰陽屬性正相對”這重涵義。

除了從上述角度理解“陽三陰四”之外，京氏還從天圓地方的觀念作了理解，即所謂的“圓者，徑一而開三”，“方者，徑一而取四”。這種理解下的三和四，就不是五行生數中的三和四了，而是天和地的數理性質。從字面看，京氏的解釋只是在抽象地說圓與方的幾何性質，與“陽三陰四”何干？從天地之數來說，陽三陰四即天三地四。天何以具有“三”這種數理？地何以具有“四”這種數理？因爲天是圓的，地是方的。天圓地方觀念有其宇宙論的背景，即蓋天說。蓋天說由來很古，大概形成於西周初年，即認爲天是圓形的，高懸在上，四周垂下，像一個鍋蓋，而地則是方形的。日月星辰在天穹上隨天旋轉。這是古人對天體運動直觀觀察的結果，是最爲樸素直觀的宇宙觀。將天圓地方與數字結合起來，體現了古人的幾何學成就。他們懂得了如何計算圓和方的周長。所謂“徑一而開（周）三”，是表示以1爲直徑的圓，其周長是3。我們知道圓周的公式是： $C = 2\pi r$ ，設直徑爲1，則半徑爲1/2， $\therefore C = 2\pi r = 2 \cdot \pi \cdot 1/2 \approx 3$ 。“徑一而開三”爲古圓周率的計算提供了方法和途徑。劉歆《三統曆》所謂的“太極元氣，含三爲一”，乃至《老子》所謂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等思想，其中一與三的關係，恐怕都與這種天圓以及圓周的觀念有關。“徑一而取（匝）四”則是正方形周長的計算方法，以1爲邊長的正方形的周長是四邊長之和即4。可見，陽三陰四是對天圓地方觀念在數理性質上的概括。天圓地方是直觀觀察的結果，天地具象的圓和方進一步被抽象爲圓和方的觀念。圓和方的觀念被數理化，即有

了圓和方在數理上的本質概括：徑一開三與徑一取四。“徑一”是共同的，於是“三”就成了圓的數理本質，“四”就成了方的數理本質。因此，據京氏之解，陽三陰四，即天三地四。三是圓的數理，四是方的數理，所以天三地四，即天圓地方。所以，陽三陰四不過是對天圓地方觀念的一步一步的抽象表達。這是一條從具象到抽象的理解路子。從蓋天說來講，天圓地方是與天覆地載、天上地下等觀念相涵涉的。所以，從天圓地方觀念來理解“陽三陰四”之爲“正位”，不像從五行數位圖式理解成東西之正位，而是理解爲南北之正位。其實，不管是東西正位，還是南北正位，京氏運用了同一個方位圖式，即先天八卦方位圖（圖3）。先天八卦方位圖式的根據是《說卦傳》的“天地定位”章。此圖式的四正位是，天南地北，火東水西。即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對此圖式的運用即進入了與八卦的聯繫，這一點與京氏把“陽三陰四”作爲易卦分篇的原因關係緊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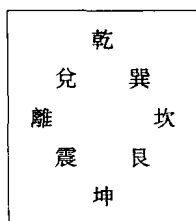


圖3 先天八卦方位圖

其三，“陽三陰四”之作爲易分上下的原因：日月終天之道與古筮法。

陽三陰四，在五行生數圖式中，表現爲陽左陰右；在天圓地方的觀念中，表現爲陽上陰下。總之陰陽相對相分。所以京氏說“易卦六十四，分上下”，是“象陰陽也”，即象陽三陰四一樣相對相分。易分上下，從何處分開，有何道理？京氏進一步從先天八卦方位圖式中的乾坤坎離四正位來解釋了爲何上篇起乾坤而終坎離。因爲，天地定位，乾南坤北是正位，乾坤爲陰陽之根本，所以易卦

始乾坤。天地既定，日出東方，日入西方，日月往來於既定之天穹，從而形成晝夜寒暑四時，所以日月乃陰陽之精華與性命。在八卦卦象中，離爲日，坎爲月。所以易卦上篇終之於坎離，以表示“日月終天之道”。

知道了易卦分上下是像陰陽之分與陰陽之性，那麼進一步要問，爲何上篇是三十卦，下篇是三十四卦？《京氏易傳》沒有作更多的解釋。而《乾鑿度》則進一步解釋道：“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其根本原因與分上下是像陰陽一樣，依然是“象陽”“法陰”，但背後有更爲具體而深入的涵義。這涉及對古筮法的理解。《京氏易傳》提了一下古筮法，但並未把它當作上分三十，下分三十四的原因。所以這就純粹是《乾鑿度》的發揮了。何爲奇？何爲偶？從筮法角度說，“挂扚之數，五四爲奇，八九爲偶”。^①古筮法主要是以四揲著，經過分二、挂一、揲四、歸奇四營而成易，三變而成爻，十有八變而成卦。三變完成後，如果餘策是奇數個四則以其爲奇，若是偶數個四則以其爲偶。這與我們現在的奇偶觀念有點不同。並非看這個自然數的奇偶性質，而是看自然數除以四之後的商數是奇數還是偶數來定。仿效古以四揲著之法，上篇三十卦，三十除以四等於七餘二。下篇三十四卦，三十四除以四等於八餘二。一爲七，一爲八。從九六七八陰陽四象來看，七爲不變之少陽，八爲不變之少陰。所以上篇三十爲奇，是象陽；下篇三十四爲偶，是法陰。而上下均餘二，正是對一陰一陽兩極之理貫通上下的象徵。但這樣一來，豈非陽七陰八了？與三四又有何干？只要聯繫到上圖2五行生成數圖式，我們就會明白：三四爲生數，七八爲成數。陽三陰四是從生數角度來說的，七八是從成數角度來說的。兩者結合起來才會生成五行萬物。所以陽三陰四是天地生成的基本原理，而陽七陰八則是對此的效法與完成。三與七爲奇數爲陽數爲天數，四與八爲偶數爲陰數爲地數。三四中分奇偶陰陽天地，七八中

①（宋）朱熹：《周易本義》，蕭漢明校點本，齊魯書社2003年，第286頁。

亦分奇偶陰陽天地。天地陰陽只有共同作用才會生成萬物。根據陰陽正位，以及陰陽根本、陰陽性命的原理，《乾鑿度》進一步發揮解釋了下篇起咸恆終既未濟的原因和道理。

可見，以陽三陰四之正位觀念來解釋易分上下，以及上篇三十卦，下篇三十四卦，背後有一個基礎觀念，這一觀念中包含了天地陰陽之間的錯綜複雜的數位對待應和關係，在這一錯綜複雜的陰陽關係中，天地才能生成萬物。

從以上對“陽三陰四”的解說，並以此為理論背景來解釋易六十四卦之分篇來看，無論是《京氏易傳》還是《乾鑿度》都沒有將六十四卦分上三段下四段的意思，而只是以此解釋分上下篇以及上篇三十卦，下篇三十四卦的原因。背後的一個基本觀念是“法象陰陽”。包括象“陰陽”之象，象陰陽之數。象有象理，數有數理。沒有離象與數而空談陰陽之理。陰陽之象，天地、日月是也；陰陽之數，奇偶、三四是也；陰陽之理，乾坤、坎離是也。乾坤、坎離含陰陽之象天地日月之理，含陰陽之數奇偶三四之理。所以說“乾坤者，陰陽之根本”、“坎離者，陰陽之性命”。所以易卦六十四以乾坤為首，以坎離為上篇象陽之終，而涵陰陽之象、數、理於一體。這使得“法象陰陽”的觀念立了起來，其內涵豐富起來。這一切都已由古人綜合在一個象數點陣圖之中，成為了思考的模式與出發點。而易卦六十四之序被認為正是以所有這些觀念為背景建構起來的，集中體現了象數思維、類比思維、綜合思維的特點。

三、“陽三陰四”觀念在認識上的邏輯綫索

上文據《京氏易傳》與鄭注《乾鑿度》，主要從孔子本義、京氏的有意“曲解”以及作為易卦分篇原因等三個方面理解了“陽三陰四”的涵義。只要作進一步的思考，我們就會發現這幾個方面並非是並列的不同角度的理解而已，而是有一個對“陽三陰四”觀念在認識上的內在的邏輯綫索。對此，我們可以作如下理解。

孔子是從爻位的意義上來提“陽三陰四”之為正位的，只不過表示了自己對三才中的人道的特別注重。從六爻爻位上來提

“陽三陰四”是非常具體意義上的，它只是一種對爻性與爻位的規定，這種規定本身是沒有多少道理可講的，也不可能作為易分上下的原因。因此，京氏要從五行數位與天圓地方的角度進行有意的“曲解”。這是一種創造性詮釋學意義上的策略。它實現了把“陽三陰四”從具體爻位的意義上抽象出來，使之具有了更為一般性的意義。這種一般性的意義解釋了為什麼陽具有三的數理性質和方位特徵，為什麼陰具有四的數理性質與方位特徵，以及為什麼陽三陰四為正位。說到底這其實是對陰陽內涵的深入而細緻的理解。這種理解並不一定構成對孔子說的衝突。而且從邏輯上（不是事實上）來講，它可以先於孔子對陽三陰四在爻位上的理解。儘管從目前的文獻上來看，是孔子首先說了這句話，這充分體現了解釋者的創造性所在。下面，我們就京氏對“陽三陰四”內涵的解釋，對其認識過程作一邏輯推導。

“陽三陰四”觀念可能產生於“天圓地方”這一古老的宇宙觀念，前者是對後者的抽象概括。主要概括出陰陽之數理。這一過程是：

天地（靜象）→圓方（形象）→三四（數理）→陽陰（純理）
然後，根據日月東昇西落的動象，人們認識到陰陽有其位象。東邊是日月升起的地方，故象陽；西邊是日月落下的地方，故象陰。這一過程是：

日月（靜象）→昇落（動象）→東西（位象）→陽陰（純理）
認識到了天地日月之數理與正位之後，一個陰陽數位模型的大綱即初步立定。在這個數位模型中，“陽三陰四”有其方位上的相得益彰，從而使得其觀念內涵更為複雜和豐富。從“天圓地方”到“陽三陰四”再到複雜的“數位模型”，是合乎人們的邏輯思維發展規律的。《易傳·繫辭下》：“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周易思維是一種從象出發的象數思維，即通過對象的把握來概括其數，認識其理。而“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易傳·繫辭上》），所以人們對自然物理的把握往往是從自然界中最大最顯著的現象出發。天地四時日月是最大最顯著的象，所以成了思想觀念之源。

讓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陽三陰四”說與楚竹書《周易》的分篇分段的關係問題。上文已經提到，《京氏易傳》與《乾鑿度》講的“陽三陰四”，都只是從分篇，而不是從分段的意義上來說的。這裏的三四是抽象的數理，而非具體的數量。但是，我們並不能從後來的抽象的“陽三陰四”的數理，來否定前代可以有具體的“陽三陰四”的表達。楚竹書《周易》通過特殊符號的標識，使上經分三段，下經分四段，完全可以對“陽三陰四”觀念的直觀體現與象徵。但是，如果我們把“陽三陰四”僅僅看作是對易卦分段的說明，就會抹殺“陽三陰四”觀念背後豐富的內涵，那也是不對的。

總的說來，雖然從文獻記載來看，“陽三陰四”說首先出現在西漢京房的《京氏易傳》中，但從觀念的產生與發展來看，“陽三陰四”的觀念卻來源甚古（蓋天說的宇宙論），而且有其堅實的知識基礎（多種功能的數位模型）。戰國楚竹書《周易》的分段直觀地體現和運用了“陽三陰四”的觀念，但“陽三陰四”觀念只是為了解釋易分上下篇的原因，而不是為了解釋易卦的分段，它深刻地內涵著天圓地方、陽奇陰偶，以及陰陽錯綜複雜對待應和以生成萬物等思想觀念。

第二節 戰國楚竹書易卦的分區與卦序骨構

我們在討論戰國楚竹書《周易》特殊符號的分布以及缺失符號的恢復時，其實已經瞭解到楚竹書易卦的分區。其分區的情形是上經三區，下經四區。上經的乾坤兩卦，我們推測不入分區之內，而以發凡起例之意，當標為乾紅坤黑。具體分區如下：上經的第一區由屯卦到履卦 6 個卦；第二區由泰卦到大畜卦 16 個卦；第三區頤大過坎離 4 個卦。下經的第一區由咸到睽 8 個卦；第二區由蹇到井 10 個卦；第三區由革到旅 8 個卦；第四區由巽到未濟 8 個卦。我們這裏要著重談的不是這種分區。這種分區是對自然卦的分區。我們這裏要談的是其特殊符號對易卦 36 個卦體的分區以及每區起訖的自然卦作為易卦之骨構的意義。這既能加深對戰國楚竹書易特

殊符號的深層理解，又能加深對其卦序的理解。還需要說明的是，因為我們這裏談的卦體分區不是從自然卦的意義來談的，所以也不受上文上經分三區、下經分四區之論的束縛，而是根據具體情況有一點不同。

一、楚竹書《周易》特殊符號的分布對三十六卦體的分區

從戰國楚竹書《周易》特殊符號的標識與分布來看，它恰好對六十四個自然卦形，三十六個卦體作了一個精確而合理的分區，表明戰國楚竹書《周易》特殊符號的標識者對卦形及其排列規律作了進一步深入的理解。

由於今本《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以相覆的關係為主體，而相覆之兩卦實是就同一個卦體從倒順兩個角度來觀察。這樣今本《周易》六十四卦實由三十六個卦體排列構成，上下經各十八個卦體。其中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等八卦其覆卦仍是其自身，因為無覆卦，這幾卦就以成對的互變之卦出現。^①關於今本《周易》三十六卦變六十四卦之理，宋代邵雍、張行成、朱熹都有發明。而宋代楊甲、毛邦翰、稅與權、朱元昇等則據以繪出今本《周易》三十六卦體表來，^②即如表8所示。此表對後世卦序研究影響很大。

我們對戰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的恢復正是與這三十六卦體表的精神完全相合的。這主要表現在為卦體分區以及卦體之間的相錯關係這兩點上。

① 另外還有四對八個卦互變且互覆，因為互覆，所以能以同一卦體作倒順觀之而成兩卦。這四對卦是：泰與否，隨與蠱，漸與歸妹，既濟與未濟。正因為今本《周易》六十四卦的相偶之卦中有既覆且變的情形，因而劉大鈞先生指出《周易正義》“非覆即變”，即“或覆或變”說，“不够精確與嚴密”。詳參劉大鈞《周易概論》（修訂本），齊魯書社1988年第2版，第25頁。

② 元代胡一桂《易附錄纂注》（卷一五）稱此表為“卦序圖”，又在《周易啓蒙翼傳》上篇稱其為“文王六十四卦反對圖”。（清）包耀增圖注邵雍《皇極經世》稱其為“六十四卦錯綜圖”。

表 8 今本《周易》三十六卦體表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大畜	復	賁	觀	蠱	豫	大有	否	履	比	訟	蒙		
䷝	䷜	䷛	䷚	䷙	䷗	䷖	䷓	䷑	䷏	䷍	䷋	䷊	䷇	䷅	䷃	䷁	䷀
離	坎	大過	頤	无妄	剝	噬嗑	臨	隨	謙	同人	泰	小畜	師	需	屯	坤	乾
未濟			節	兌	旅	歸妹	艮	鼎	井	升	姤	益	解	睽	明夷	大壯	恆
䷿	䷈	䷛	䷻	䷹	䷷	䷵	䷳	䷱	䷯	䷭	䷫	䷩	䷧	䷥	䷣	䷡	䷟
既濟	小過	中孚	渙	巽	豐	漸	震	革	困	萃	夬	損	蹇	家人	晉	遯	咸
36	35	34	33	32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從卦體分區來看，乾坤以其為易之門戶、易之蘊，因而以其獨特的地位可以用來統率全易六十四卦，而不必進入所分之區之某一小區中。基於此點考慮，我們特意為乾卦標以 A 符而為坤卦標以 B 符，^① 以示易道陰陽於乾坤二卦發凡起例之意。泰否為乾坤始交之卦，合當作第二區卦的起始卦。標 B 符的卦有十六個自然卦之多，剛好是標 A 符的從屯至履自然卦數的兩倍。因而我們主張，在蠱和臨卦之間劃一條綫，將 B 符卦又分為兩個小區。這就是上文提到的對卦體的分區不受對自然卦之分區束縛的地方。我們之所將標 B 符的卦分為兩個小區，除了因為此區卦數太多之外，還因為這與下文要概括的卦體相錯關係的分布規律有關。據上圖以及楚竹書易特殊符號的恢復圖，我們將特殊符號對卦體的分區情況列表如下：

^① 特殊符號與字母的一一對應關係請參第四章第一節。本書特殊符號的字母表示法均同此。

表 9 戰國楚竹書易分區情況表

上下經	區號	所含自然卦卦名	自然卦個數	卦體個數	所標特殊符號
上經	〇區	乾坤	2	2	乾標 A, 坤標 B
	一區	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	8	4	A
	二區	泰否、同人大有、謙豫、隨蠱	8	4	B
	三區	臨觀、噬嗑賁、剝復、无妄大畜	8	4	B
	四區	頤大過、坎離	4	4	C
下經	五區	咸恆、遯大壯、晉明夷、家人睽	8	4	D
	六區	蹇解、損益、夬姤、萃升、困井	10	5	E
	七區	革鼎、震艮、漸歸妹、豐旅	8	4	F
	八區	巽兌、渙節、中孚小過、既濟未濟	8	5	G

於是，上經分四區，其卦體是何等的整齊，均為四個卦體。再看下經，同樣分為四個區。從全經卦區編號數，第 5-8 個卦區其自然卦數分別為：8、10、8、8。而卦體數分別為：4、5、4、5。也是十分的整齊，沒有重大的不平衡現象。所有卦區自然卦數都不超過十卦，只有上經第四區為 4 個自然卦，下經第六區 10 個自然卦，其餘均為 8 個自然卦。每區的卦體數為 4 個或 5 個，只有下經第 6、8 兩個卦區為 5 個卦體，其餘均為 4 個。

下面來看卦體相錯與戰國楚竹書易分區的關係。我們制有一圖如下，以使之一目了然。圖中圈內數字與表 8 “三十六卦體表”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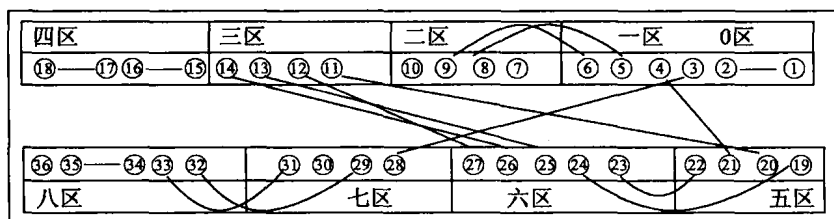


圖 4 卦體相錯與戰國楚竹書易分區關係圖

表卦體順序的數字一一對應。下面來分析這些卦體之相錯與楚竹書易分區的關係。先來看兩種特殊情形的卦形卦體。第一種特殊情形是：如果某自然卦卦形無相綜之卦，只有相錯之卦，那麼這兩個自然卦就擁有兩個卦體，而且這兩個卦體必然相隨排列。並在戰國楚竹書易中處於同一分區中。這種卦有八個四對，卦體 8 個，即○區中的乾坤二卦，第四區中的第 15 與 16 個，第 17 與 18 個卦體，以及第八區中的第 34 與 35 個卦體。第二種特殊情形是：如果一對自然卦卦形既相綜又相錯，那麼其相錯之卦就是這同一個卦體本身也無需從另一分區中去求。這種情形的自然卦有八個四對，卦體四個，即第二區的第 7、第 10 個卦體與第七區的第 30 個卦體，第八區的第 36 個卦體。這兩種情形的卦包括了 16 個自然卦，占總 64 個自然卦的 25%；這兩種情形的卦包括了 12 個卦體，占總 36 個卦體的 1/3。這都是一些特殊卦，在戰國楚竹書易的分區中，其錯卦都處於同一分區中。除這兩種特殊情形的卦之外，還有第三種普遍情形的卦，即其他大部分卦的相錯之卦都處於另一分區之中。這種情形的卦就是一對卦形相綜且只相綜而不相錯的卦，其卦形共有一個卦體。就這樣一對自然卦來講，其各自相錯之卦必然也是相耦之卦，必然也是共有一個卦體。因而上圖中的線條表示三十六卦體之間的相錯關係，也可以將六十四自然卦的相錯關係表示出來。

從此圖所示以及以上的分析，可見楚竹書易的分區表示了分區者對卦體相錯關係的某種理解，反過來，我們從卦體相錯關係又可以反證我們所恢復的楚竹書易的分區是否合理。綜合上述，三十六卦體相錯關係與卦體分區特別是區與區之間分界的卦關係緊密。除了不相綜而只相錯的四對八個卦和既相錯且相綜的四對八個自然卦四個卦體之外，其餘的卦都與其錯卦不在同一個卦區。如從楚竹書易下經前三個卦區兩處分界卦標符完好的情況來看，就三十六卦體表來說，卦體 22 與 23 之間是下經五區與六區的分界，因為卦體 22 與 23 相錯，這是三十六卦體中，除了特殊卦之外，唯一相鄰相錯之卦。卦體 27 與 28 之間是下經六區與七區之間的分界。卦體 27 與上經第三區卦體 12 相錯，卦體 28 與上經一區卦體 3 相錯，形成一個交叉狀。上經一區 3、4 卦體分別與下經第七、五卦區的

28、21 卦體相錯，5、6 卦體分別與二區的 8、9 卦體相錯。一區的 5、6 與二區的 8、9 卦體之間以第 7 個卦體即泰否為界剛好形成一種對稱關係。三區的四個卦體，除卦體 11 與下經五區卦體 20 相錯外，其餘三個卦體都分別與下經六區相連的三個卦體 27、25、26 相錯。很明顯二區與三區的卦體相錯特點迥異，二區的起訖卦第 7、10 兩個卦體均為既錯且綜之卦，故其錯卦無需外求，中間兩個卦體的錯卦都在上經一區。而三區的四個卦的相錯卦全在下經。這也可以作為我們將標有同樣特殊符號的第 7 到 14 號卦體又分為兩個區的一個理由。上經第四區 4 個卦體為特殊卦，均為只有相錯而無相綜關係的卦，故獨立分作一個區。下經五區卦體 19 與六區卦體 24 相錯。七區卦體 29、31 分別與八區的卦體 32、33 相錯，同樣具有一種對稱性。故於第 31 與第 32 號卦體之間劃界分為第七與第八區。

由此可見，戰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的標識與分布體現了標識者對六十四卦三十六卦體錯綜關係的理解。亦可見當時人們對今本六十四卦卦形排列特徵已有了總體把握。這是後來人們明確認識到六十四卦排列“二二相耦，非覆即變”特徵的先聲。這一特徵在《雜卦》卦序上亦有所體現，詳見下文分析。

二、楚竹書《周易》與卦序骨構

戰國楚竹書易的分區體現了分區者對卦序骨構的一些理解。所謂“卦序骨構”是說構成某種卦序有一些關鍵性的卦。戰國楚竹書易卦區與卦區之間的分界卦即是一些關鍵性的卦。在這兩個卦這裏分界，表示了對於某種卦序的某種理解。

從特殊符號的標識來看，戰國楚竹書易上經三段，下經四段。其形如下：

上經：乾坤……小畜履 | 泰否……无妄大畜 | 頤大過坎離；

下經：咸恆……家人睽 | 蹇解……困井 | 革鼎……豐旅 | 巽兌……既未濟。

上列諸卦可以看作楚竹書易六十四卦之骨構。或許可以說楚竹書易是最早對今本易六十四卦之骨構有了自覺的意識。說自覺的意識，意味著此前可能有一種對骨構的不自覺的意識。從《雜卦》乾坤、咸恆、家人睽三對卦的位置仍與今本六十四卦相同來看，可以說《雜卦》有一種關於易卦骨構的不自覺的意識。至少在此時可能已有分上下經的意識。關於易分上下的問題，我們在上文已有論述，我們已經認識到在戰國之時，肯定已經易分上下。易分上下實質上也是對易卦六十四編次之骨構的一種認識。進一步的分區分段則是在此基礎之上的細緻化罷了。

對卦序骨構的研究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只提取一些主卦出來；二是不但取出主卦來還要指出從卦（屬卦）來。後者是對前者的發展。沈有鼎先生云：“其序卦也，用建構原則（Principle of Architectonic）而不用平等原則（Principle of Continuity）是以義味深長。後世儒者多不能曉，蓋其卦有主從之別，有同德合德之分，主卦十有六，立其骨構，從卦四十有八，皆以八相隨。”^① 其所謂的主卦十六，又可分為六組：一乾坤，二泰否，三坎離，四既未濟，五震艮巽兌，六咸恆損益。每組統八卦，共統四十八卦，此即所謂的“從卦四十有八，皆以八相隨”。^② 其中所體現的思想觀念

① 沈有鼎：《周易卦序分析》，沈有鼎《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9頁。

② 沈先生的文章要言不煩，十分簡潔。要對主從卦之說有深入的理解，可參邢文《沈有鼎先生卦序論》（《中國哲學》第17輯）、邢文《沈有鼎先生卦序論與帛書〈周易〉的卦序特徵》（載邢文《帛書周易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李尚信《〈序卦〉卦序之建構及其思想》（載劉大鈞等著《象數精解》，巴蜀書社2004年）、李尚信《今本〈周易〉六十四卦卦序研究》（李尚信《卦序與解卦理路》第一章，巴蜀書社2008年）等文。李尚信先生對今本卦序的研究非常系統精深，他通過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上自己的創發，共提出了卦序建構的六條原則：（1）非覆即變原則，（2）主卦統領從卦原則，（3）陰陽平衡與變通互補原則，（4）變通配四時原則，（5）“參伍”“錯綜”原則，（6）互卦用中原則。其目的是用這些原則解釋每一卦在今本卦序中之所以有其當下位置的原因。

是“以陽馭陰，以剛制柔”。^①

對卦序之有主從現象，以及對卦序建構原則的發現與論述，主要在當代易學學者的研究中有突破性的進展。而傳統對主卦的研究其來甚古。人們往往從象數或義理的角度特別注重其中的某些卦。如十二辟卦以其卦體陰陽爻象象徵陰陽往來消息這一直觀性受到易學者的廣泛注意和運用。還有八純卦等都包含了對主卦的探索。從戰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的標識，我們也只能看出有主卦，而看不出有從卦，或者說看不出從卦是如何屬從於主卦的。

上文在論述“陽三陰四”觀念時，引到了《京氏易傳》與《易緯·乾鑿度》的話。《京氏易傳》解釋了上經首乾坤而終坎離的道理，《易緯·乾鑿度》則進一步解釋了下經首咸恆而終既未濟的道理。這就是對卦序中主卦所體現的思想觀念的探索與論說。

尤為可貴的是，《乾鑿度》不只是以陰陽之道來解上下篇之起訖卦，而且進一步從上下篇的中間各挑出了兩卦泰否和損益，以陰陽思想作解釋。其云：“孔子曰：泰者，天地交通，陰陽用事，長養萬物也。否者，天地不交通，陰陽不用事，止萬物之長也。上經象陽，故以乾為首，坤為次，先泰而後否。損者，陰用事，澤損山而萬物損也，下損以事其上。益者，陽用事，而雷風益萬物也，上自損以益下。下經以法陰，故以咸為始，恆為次，先損而後益。各順其類也。”^②這是說，因為上經象陽，所以先乾而後坤，先泰而後否；因為下經象陰，所以先咸而後恆，先損而後益。地天泰象徵天地交通，天地否象徵天地不交通，交通類陽事，不交通類陰事。因為上經象陽，先陽而後陰，故先泰而後否。澤山咸，男下女，陰上而陽下；雷風恆，男上女，陽上而陰下。因為下經象陰，先陰而後陽，故先咸而後恆。損是陰用事，益為陽用事，在下經，故先損而後益。我們發現，《乾鑿度》以象陽象陰來解卦之順序，但如何判定卦為陰為陽，其原則主要是從義理上來看的，如解泰否、損益。而在說咸恆之陰陽時則是從卦之上下體男女陰陽之序來看，這

① 沈有鼎：《周易卦序分析》，第99頁。

② （漢）鄭康成注：《易緯》，第84頁。

與分析泰否、損益之陰陽的原則不類。

綜觀《乾鑿度》對易卦之分篇與分區，可以看出有如下內容與特點：其一，它所討論的全是今本六十四卦卦序。《京氏易傳》談上下篇，談乾坤到坎離，顯然也是講的今本卦序，儘管其主體內容乃是一種與今本卦序截然不同的八宮卦序。可見，今本卦序比八宮卦序早得多，應該是目前最古老的一種卦序。其二，其據以分篇分區的基本思想是“陰陽對待”、“陽三陰四”、“法象陰陽”，其背景深厚、內涵豐富，有天圓地方的宇宙論背景和陰陽之象數理的理論模型。其三，其解釋效力觸及到了“微觀卦序”（詳下文），如為什麼先乾後坤，先泰後否，先咸後恆等。其四，其對典型卦的選取，對尋找今本卦序之骨構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它所選取的典型卦是：上篇乾坤、泰否、坎離；下篇咸恆、損益、既濟未濟。其對卦序的解釋以“法象陰陽”為基本理論，可是在判別卦之陰陽屬性時所用的原則不盡一致，而主要是義理而非象數的角度。

後世易家在下篇又找出了震艮、巽兌兩對純卦為骨構，並對其構成原則作了更為準確詳盡的探索。如沈有鼎先生認為，“上篇始之以乾坤，中之以乾坤之交泰否，而終之以坎離；下篇終之以坎離之交即未濟，而中之以震艮巽兌，始之以震艮巽兌之交咸恆損益。一順一逆，皆類合應合相間”。所謂類合，是指內外卦陰陽性同類，類合的主卦就是八卦自重之卦，即乾坤坎離震艮巽兌八卦，它們六爻皆不相應。所謂應合，是指內外卦陰陽性相異，應合的主卦亦有八卦，即泰否既未濟咸恆損益。因而，所謂的上下篇“類合應合相間”是指：上篇以乾坤類合卦始，泰否應合卦次之，坎離類合卦終；下篇以咸恆損益應合卦始，震艮巽兌類合卦次之，既未濟應合卦終。^① 劉大鈞先生亦有類似看法，他還根據互覆卦同體，指出上篇六個主卦實只有乾坤坎離泰五個卦象，下篇十個主卦亦只有五個卦象，即咸損震巽既濟。上篇五卦顛倒可成六卦，下篇五卦

^① 沈有鼎：《周易序卦骨構大意》，沈有鼎《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

顛倒可成十卦，所以下篇多四卦。^①

第三節 早期卦序及其觀念比較

我們所說的早期易卦卦序，主要指的是《周易》經傳在形成與定型的過程中出現的幾種不同卦序。具體而言，我們將主要比較依託今本《周易》六十四卦編次而產生的今本卦序、《雜卦》卦序、戰國楚竹書易卦序以及《序卦》卦序。依各種卦序由以構成的最小的卦組單位來分，這幾種卦序可以分爲兩類：前三種卦序可以稱之爲“偶卦卦序”，因爲它們都是“二二相耦”的；《序卦》卦序可稱之爲“連卦卦序”，因爲它不是“二二相耦”而是逐卦相連地解說。從它們的最小的變化與比較單位均作爲整體的六畫卦而言，這四種卦序均可稱爲“別卦卦序”。“別卦卦序”是與帛書《周易》卦序的“經卦卦序”以及京房八宮卦序的“爻動卦序”相比較而言的。下面我們具體來分析這四種不同的卦序以及它們所蘊含的不同思想觀念。在作具體分析之前先作一點理論思考。

一、關於宏觀、微觀以及“同序異構”卦序的思考

所謂“卦序”就是六十四卦的排列順序。而六十四卦的排列順序又需要從多方面加以理解，卦與卦之間的相連屬是卦序，相偶卦與相偶卦之間的連屬是卦序，一組卦與一組卦之間的排列是卦序，易分上下經亦何嘗不是一種卦序？因此，我們對“卦序”區分出宏觀卦序、微觀卦序和“同序異構”卦序三類來加以理解。^②各種卦序之不同亦可以從這些方面來具體分析。

所謂宏觀卦序，指的是組卦之組成卦以及組卦與組卦之間的順

① 劉大鈞：《關於“圖”“書”及今本與帛本卦序之探索》，劉大鈞主編：《象數易學研究（一）》，齊魯書社 1996 年。

② 關於“同序異構”卦序，筆者在博士論文（《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周易〉研究》，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 年 5 月，第 68 頁）中的提法是“中觀卦序”。“中觀卦序”這一術語不如“同序異構”簡單明瞭，所以這裏改爲了“同序異構”，但基本的思想觀念是一樣的。

序，如偶卦之組成卦以及偶卦與偶卦之間的順序。如屯與蒙爲一組，需與訟爲一組，先屯蒙後需訟這類順序。從理論上說我們可以問，爲什麼不會是屯與需、蒙與訟爲一組，爲什麼不會是先需訟後屯蒙這樣的順序？這就涉及宏觀卦序了。所謂微觀卦序，主要指的是組卦內部的順序，如偶卦內部的順序。如先乾後坤，先屯後蒙。我們可以問，爲什麼不是先坤後乾，先蒙後屯這樣的順序？這就涉及微觀卦序了。所謂“同序異構”卦序，指的是在宏觀卦序與微觀卦序都相同的情況下，同一個序列可作不同的分區。所謂同一個序列可作不同的分區，指的是在不改變易卦排序的情況下，對卦作分區，各個卦區由若干卦構成，不同的分區方法可以體現不同的卦序思想與觀念。這種卦序思想與觀念主要由各區的起訖卦來反映。以不同的卦起訖某區，表示對不同的卦的重視。

這幾個層次的卦序不是截然相分，而是相涵相涉的，它們之間既有區別又有聯繫。有時，兩種卦序，雖然宏觀卦序不同，但也許微觀卦序有相一致之處，如《雜卦傳》的宏觀卦序與周易經文六十四卦卦序的宏觀卦序不同，《雜卦傳》完全打亂了偶卦之間的順序，但其偶卦內部的順序仍然有許多與經文六十四卦卦序一致之處，如先乾後坤，先臨後觀，先屯後蒙等。有時兩種卦序宏觀卦序不同，將導致卦序全盤皆異。如今本卦序與京房八宮卦序。

這裏我們要特別關注的是“同序異構”卦序的問題。李尚信先生曾對筆者這一提法（筆者曾用“中觀卦序”一語）及其觀念提出了質疑，儘管他還是承認了這一提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的主張是“卦序就是卦的排列順序，同樣的順序可以有不同的解釋”。^① 筆者贊同李先生的這一說法，但這一說法與筆者的提法並沒有根本的衝突。所謂的“卦序就是卦的排列順序”，其實就是筆者所謂的“表層卦序”；而所謂的“同樣的順序可以有不同的解釋”，其實指的是同一排列順序可以由不同的結構規律而構成，只不過筆者稱之爲“深層卦序”。關於“表層卦序”與“深層卦序”之別筆者在本章引言中提到了。而“同序異構”卦序就是從“深

^① 李尚信：《卦序與解卦理路》，巴蜀書社 2008 年，第 105 頁。

層卦序”的意義上來說的。所以“同序異構”是從同一排列順序具有不同的深層結構規律的意義上來說的。如果某一序列沒有內在的結構規律，那麼它是沒有意義的。正是內在結構規律賦予了某一序列以意義。如果某一序列可以由多種內在結構規律賦予不同的意義，表明這一序列是可以當作多重性質和意義的序列來看待的。就好比我們漢語當中的一種斷讀遊戲，某一句話如果我們不對它作出斷讀和理解，那麼它是沒有意義的，只不過是一些字的排列，但是如果我們作出不同的斷讀，有時甚至可以使同樣的一組字具有完全相反的意義，那麼這時候難道不可以把經過不同斷讀的這一組字稱作兩句話或三句話嗎？卦序正是由於對卦的排列順序的內在結構規律的理解而有意義的，否則沒有意義。“同序異構”所揭示的是同一排列順序具有不同的結構規律。我想這一點李尚信先生應該會同意的，他不同意的可能是筆者把具有不同結構規律的卦序稱為不同的卦序。某種意義上說，是否把這種現象稱為不同的卦序也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就卦序這一概念而言，筆者強調的是卦序的內在結構意義問題，而李先生強調的是卦的排列順序問題。這也並不構成根本的衝突。而李尚信先生自己對今本卦序的內在深層結構規律的研究是相當深入的。

因而“同序異構”卦序是對表面上序列相同的某種卦序作某種深層次的理解，因而形成不同的卦序結構以及卦序思想與觀念。如對今本六十四卦順序，在不打亂其表面順序的情況下可以作許多不同的理解。在這不同的理解背後有著不同的思想觀念。如，楚竹書易卦的排列順序與今本易六十四卦之編次是一致的，但由於它用特殊符號對六十四卦作了分區，也就體現了不同的卦序思想。因此，儘管它表面上與今本卦序一致，但由於其特殊符號為六十四卦作了分組，因而我們又不能簡單認為它就是今本卦序，因為其卦序思想不同。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同序異構”卦序要著重考察的問題。而這個問題由於其隱蔽性往往被人忽視。戰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對易卦的標識分區正是對此一問題的提醒。

如果我們承認相同的卦序必有相同的結構，那麼，不同的結構必定意味著不同的卦序。而不同的結構之為不同的結構乃是由於構

成結構的規律不同造成的。這些規律就是組成結構的各成分之為結構整體之成分的原因。這也應該是結構體與聚合體之間的根本區別所在。正如結構主義大師皮亞傑所言：“所有的結構主義者都一致同意的唯一的一個對立關係，就是在結構與聚合體即與全體沒有依存關係的那些成分組成的東西之間的對立關係。當然，一個結構是由若干成分所組成的；但是這些成分是服從於能說明體系之成為體系特點的一些規律的。這些所謂組成規律，並不能還原為一些簡單相加的聯合關係，這些規律把不同於各種成分所有的種種性質的整體性質賦予作為全體的全體。”^① 這是說，結構體和聚合體都是由不同成分組成的。但構成結構體的成分之間通過一種聯繫規律與其所在的結構全體有一種依存關係，沒有這一全體，其成分之間的聯繫規律則無從體現。而構成聚合體的成分之間沒有聯繫規律，亦與全體沒有依存關係。因而對結構體，我們需要採取一種重視“關係”的立場與態度。“按照這種態度，認為真正重要的事情，既不是要人必須接受成分，也不是要人必須接受這樣的整體而又說不出所以然來，而是在這些成分之間的那些關係；換句話說，就是組成的程式或過程，因為這個全體只是這些關係或組成程式或過程的一個結果，這些關係的規律就是那個體系的規律。”^② 因此，我們要真正瞭解一種卦序，必須瞭解這一卦序由此構成的一些規律，這些規律其實就是卦與卦之間為何作如此排列的關係原則。

易卦卦序的關係原則大體可分為兩類：一是卦畫之象的關係原則，一是卦名卦義的關係原則。這是由易卦的特點決定的。易卦卦序主要涉及的是易卦卦畫之象與卦名卦義。也可以說，卦序有卦象之序與卦義之序兩類。這兩者有時是相互滲透的，主要是卦義之序多要依賴於對卦畫之象的解釋。而卦象之序則具有更大的獨立性，我們可以無需知道其卦名，而直接來理解其卦畫之象的順序與結構。對這兩類卦序，我們都可以找出其關係原則，而只有通過這些

① [瑞士]皮亞傑：《結構主義》，倪連生、王琳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3頁。

② [瑞士]皮亞傑：《結構主義》，第5頁。

關係原則，我們才能理解卦序背後所蘊含的思想觀念。也許兩類卦序有著同樣的思想觀念，但我們還是要將它們區分為兩類卦序，因為它們由以構成的成分和規律是不同的。一是由那六畫之卦編排而成，一是由六十四個卦名編排而成。其不同的規律則要具體分析了。我們將在下文論及六十四卦卦序與《序卦傳》卦序之時著重討論這一問題。

戰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本身也構成一種順序。它是依附於六十四卦之編次的。這裏，我們又要區分兩種順序：一是特殊符號之序，一是由特殊符號所標識的易卦之序。前者所包含的思想觀念可以與後者無關亦可以有關係。說無關，是因為其所包含的思想觀念不是由後者決定的，它本身就可以獨立完成自身的意義表達。如特殊符號這樣排列表示陰陽之往來變化，這一點是無需其易卦載體即可完全明白的。而說它們有關係，是說二者可能會於多種意義中有某種意義的相關性。如，即使沒有這些特殊符號的標識，我們從《京氏易傳》和《易緯·乾鑿度》都能瞭解到易分上下有“陽三陰四”、“法象陰陽”之義，有天道人道之別。這些意義都可以附加到特殊符號的意義上。我們不妨稱之為“意義的附加”。通過意義的附加從而實現意義的相關。如果是這種途徑的意義相關，那麼這種相關不是內在的相關性。因而由此推測的特殊符號之意義也不具有內在的根據。比如說，特殊符號的分布是上三下四，意味著天道演化的三階段，人道演化的四階段。這都是沒有內在根據的。而且這種演化階段論也缺乏思想史上的根據與文獻學上的根據。因而這只能是大膽的猜測。因為我們似乎很難在這個基礎之上再作進一步的思考：這三個階段和四個階段各自的內涵是什麼？有些什麼具體的內容？這是由這種意義相關的外在性與抽象性造成的。至於特殊符號所表示的陰陽往來變化之義則應該是特殊符號本身的內在意義，因為它不需假借任何外在物事即可如此表達出來。也就是說不管有無這六十四卦作為載體，都不影響特殊符號這種意義的完整表達。如此說來，特殊符號的意義可以是與易卦無關的。特殊符號之意義可以沒有易卦作載體，或說易卦不能影響其意義表達。但易卦卦序對於特殊符號沒有意義，並不意味著特殊符號對於易卦卦序沒

有意義。通過特殊符號之分布，我們可以瞭解到標識這些特殊符號的標識者對於易卦與卦序的認識。如我們找出了特殊符號由以標識的八條原則，這些原則其實表示了特殊符號標識者對易卦卦序內在規律理解的程度。不同的標法表示不同的認識，有不同的認識就表示有不同的“同序異構”卦序。楚竹書易特殊符號之與易卦序有關正是這個意義上的有關。

二、早期卦序及其觀念的綜合比較

今本卦序是最早、最基本、最正統的一種卦序。正如劉大鈞先生所言：“《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編次不管當時有多少種傳本，只有今本《周易》之編次為當初《周易》六十四卦的真正編次。”^①而今本周易六十四卦之編次其來甚古，可能在西周時期即已大體成型。^②它吸引著後世易學者從許多不同的角度來研究。戰國楚竹書易卦序、《雜卦傳》卦序與《序卦傳》卦序等都是對這一卦序進行研究的直接成果。它們對今本卦序由以構成的某些規律有自覺或不自覺的把握與應用，它們對今本卦序規律的認識有相同之處，亦有不同之處，有對今本卦序規律作不同方面的把握與闡發。

① 劉大鈞：《周易大傳我見——關於〈周易大傳〉各篇寫成的先後及六十四卦順序編次的探討》，載黃壽祺、張善文編《周易研究論文集》（第1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489頁。

② 2001年，在陝西長安縣西仁村發現了四件西周時期的有字陶拍。其中採集2陶拍柄部刻有四個數字卦，將數字卦按陽奇陰偶轉換成陰陽爻符號，這四卦依次為：師、比、小畜、履。採集1陶拍柄部有兩個數字卦，依前例可轉換成既濟與未濟二卦。可見，兩件陶拍上的數字卦卦序與今本《周易》卦序相合。李學勤先生認為，從這“兩處局部卦序，不難推想當時所用《周易》的卦序大同於今傳本卦序。換句話說，傳本《周易》那時業已存在”。因為這些陶拍上只有按序排列的數字卦，而沒有如今本《周易》的卦爻辭，所以，嚴格說來，或在最小的可能性上，我們可以推想，至少今本《周易》六十四卦之卦畫排列在那時業已存在。參曹瑋：《陶拍上的數字卦研究》，《文物》2002年第11期；李學勤：《新發現西周筮數的研究》，《周易研究》2003年第5期；廖名春：《長安西仁村陶拍數字卦解讀》，《周易研究》2003年第5期。

(一) 今本卦序，即今本《周易》經文六十四卦卦序

今本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順序，是周易上下經卦爻辭即經文由以布排之綱，可表示如下：

表 10 今本《周易》六十四卦卦序表

[illegible]

對今本卦序規律的經典認識，是八個字：“二二相耦，非覆即變。”孔穎達《周易正義》云：“今驗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即變。覆者，表裏視之，遂成兩卦，屯蒙、需訟、師比之類是也。變者，反覆唯成一卦，則變以對之，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之類是也。”①“二二相耦，非覆即變”是今本周易六十四卦排列的一個根本原則。所謂覆，是指一卦倒置成為另一卦；所謂變，是指一卦之陰陽爻性全變成相反的陰陽爻性，從而變成另一卦。所謂“二二相耦”，是指六十四卦成對出現，這成對的兩卦具有相覆或相變的關係。這裏要注意的是，相耦必相連，相連不必相耦。如乾與坤，屯與蒙相耦且相連，前者是相變的關係，後者是相覆的關係。但坤與屯兩卦雖相連但不能謂之相耦，因為它們不具有相覆或相變之關係。相耦必是成對的關係，而成對必具覆變關係才能謂之成對。也就是說覆變關係是相耦的前提。因此，我們可以說，相耦之兩卦必先具或覆或變之關係。如乾坤兩卦是因為相變的關係而相耦的，屯與蒙兩卦則是因為相覆的關係而相耦的。但這並不等於

① (唐)孔穎達:《周易正義》,(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上册),中華書局1980年,第95頁。

說，所有具有覆變之關係的兩卦必相耦。根據“非覆即變”這一原則，今本六十四卦之排列是以“相覆”的關係為主體的，也就是先考慮的是卦與卦之間的相覆關係，只有不能相覆的兩卦才以其變卦與其成對排列。如果我們僅以相變的關係來排列六十四卦卦序，相變兩卦的主變卦仍以今本六十四卦出現先後為序，就會出現下表所示之情形：

表 11 六十四卦相變表

乾 ☰ ☰ 坤	屯 ☳ ☳ 鼎	蒙 ☶ ☳ 革	需 ☵ ☳ 晉
訟 ☳ ☳ 明夷	師 ☳ ☳ 同人	比 ☳ ☳ 大有	小畜 ☳ ☳ 豫
履 ☳ ☳ 謙	泰 ☳ ☳ 否	隨 ☳ ☳ 蠱	臨 ☳ ☳ 遯
觀 ☳ ☳ 大壯	噬嗑 ☲ ☲ 井	賁 ☳ ☳ 困	剝 ☳ ☳ 夬
復 ☳ ☳ 姤	无妄 ☳ ☳ 升	大畜 ☳ ☳ 萃	頤 ☳ ☳ 大過
坎 ☵ ☵ 離	咸 ☳ ☳ 損	恆 ☳ ☳ 益	家人 ☳ ☳ 解
睽 ☳ ☳ 蹇	震 ☳ ☳ 巽	艮 ☳ ☳ 兌	漸 ☳ ☳ 歸妹
豐 ☳ ☳ 渙	旅 ☳ ☳ 節	中孚 ☳ ☳ 小過	既濟 ☳ ☳ 未濟

可見，今本六十四卦之序首先注重的是成對兩卦之間相“覆”的關係，然後才是相“變”的關係。這意味著：第一，異體陰陽變化往來觀念比同體陰陽觀念後起。第二，六畫卦之成形先於卦名，在卦名產生之前，六畫卦有段時間是獨立存在的。如果六畫卦沒有這一獨立存在的時期，而是一開始即在卦畫旁繫以卦名，可能會限制人們從卦畫倒置的角度進行觀察。第三，相覆關係的首先發現可能與易卦的契刻載體有關。因為易卦最早是刻寫在一片一片的獸骨上。而獸骨的擺放與持讀無固定的上下端，若無文字以表示其上下端的方向，就很容易倒順不分。

“二二相耦，非覆即變”的原則對今本《周易》六十四卦之編次與構成的解釋力畢竟有限。大體來說，它只能解釋今本卦序的一方面的宏觀卦序。即這一卦序結構總是兩卦二二相耦地出現，而且相耦兩卦有或覆或變之關係。這一原則根本解釋不了偶卦之間為何

作此種排列這一方面的宏觀卦序，以及偶卦內部為何作此種排列的微觀卦序問題。

(二)《雜卦傳》卦序

我們從《雜卦傳》卦序與戰國楚竹書易卦序能很清楚地看它們對“二二相耦，非覆即變”這一原則即已有了自覺。下面我們來看一下《雜卦》卦序的特點。《雜卦》卦序之排列如下表：

表 12

《雜卦傳》卦序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乾	坤	比	師	臨	觀	屯	蒙	震	艮	損	益	大畜	无妄	萃	升	謙	豫	噬嗑	賁	兌	巽	隨	蠱	剝	復	晉	明夷	井	困	咸	恆
渙	節	解	蹇	睽	家人	否	泰	大壯	遯	大有	同人	革	鼎	小過	中孚	豐	旅	離	坎	小畜	履	需	訟	大過	姤	漸	頤	歸妹	未濟	夬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今本卦序與《雜卦傳》卦序之比較如下表：

表 13

今、《雜》卦序比較表

今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雜	1	2	7	8	55	56	4	3	53	54	40	39	44	43	17	18	23	24	5	6	19	20	25	26	14	13	60	57	52	51				
雜	31	32	42	41	27	28	38	37	36	35	11	12	64	58	15	16	30	29	45	46	9	10	59	62	49	50	22	21	33	34	48	47	61	63
	咸	恆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豐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今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在論說《雜卦傳》卦序之前，我們先瞭解一下《雜卦傳》撰成的時代問題，以便對各種早期卦序作比較。

《雜卦傳》與《序卦傳》都成於戰國之時，但《雜卦傳》的

撰成應該比《序卦傳》要早。河內女子發老屋所得逸易一篇即是《雜卦傳》。^①《雜卦傳》後得並不意味著《雜卦傳》之撰成在後，它恰恰表明《雜卦傳》撰成之早，否則不會這麼早逸失。而《序卦傳》以其結構的嚴密性和思想的體系性，^②必晚成於後。《雜卦傳》文辭簡煉，往往只用一字訓釋卦義；而《序卦傳》在用一字訓釋卦義之後，往往還要用一句話來連接兩卦的卦義，這顯然是對《雜卦傳》訓釋卦義方法的繼承和複雜化。此外，《雜卦傳》是韻文，像詩歌；而《序卦傳》是散文，是論說文。從文體變化發展上講，《雜卦傳》也當在《序卦傳》之前。根據我們上文的考察，《序卦傳》在先秦戰國之時可能已經成型。那麼，作為《序卦傳》之先導的《雜卦傳》其成型就應該在戰國早中期了。^③

《雜卦傳》卦序的排列是有其原則的。按蘇軾的說法，這個原

① 王充《論衡·正說》：“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同篇又云：“宣帝之時，得佚《尚書》及《易》、《禮》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從“篇數始足”的表述可知，孝宣之前已有易十二篇固定之數。其時施孟梁丘三家易均為十二篇，稍後成哀之際費氏易亦十二篇。這十二篇中最後發現補足的一篇當即《雜卦》。河內逸易為《雜卦》說，可參張岱年《論易大傳的著作年代與哲學思想》，載黃壽祺、張善文編《周易研究論文集》（第1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丁四新：《從出土竹書綜論〈周易〉諸問題》，《周易研究》2000年第4期。

② 關於《序卦》之結構及其所反映的思想觀念，詳參下文。

③ 劉大鈞先生指出：“《序卦》的寫成……可能晚些。……至於《雜卦》，它以言簡意賅的文字揭示了每卦的特點或要旨，有的文字，如‘比樂師憂’等，獨具創見，因手頭證據不多，其著作年代尚不敢考定，但估計它是自成體系的一派，因而不會太晚。”參劉大鈞《周易概論》（修訂本），第26頁。蕭漢明先生明確指出：“漢宣之世，已被淘汰而失傳的《雜卦》又被發現，人們卻一直以《序卦》去衡量它。殊不知，發現最晚的《雜卦》並非形成在《序卦》之後，恰恰相反，《雜卦》卦序正是《序卦》卦序的先導。”參見蕭漢明：《〈雜卦〉論》，《周易研究》1988年第2期。

則是“兩兩相從而明相反之義”，^①即兩兩相從而義相反。蘇軾主要是從卦義的角度來看《雜卦傳》卦序的。其所謂的“兩兩相從”與“二二相耦”的原則並無二致。這一原則我們從《雜卦傳》的表達方式能很容易地看出來。如《雜卦傳》曰“乾剛坤柔，比樂師憂……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等無不是兩兩相從地予以訓釋。而他所謂的“義相反”其實也可以從卦畫之象上找到根據。即這兩兩相從的兩卦實具有“非覆即變”的關係特徵。關於《雜卦傳》卦序的這一卦畫上的特徵，王夫之曾有明確的說法，即所謂的“以綜為主，不可綜而後從錯”（《周易內傳》卷六）。這其實與“非覆即變”的以“覆”為主的原則是完全一致的。可是王夫之並沒有強調“二二相耦”或“兩兩相從”這一含義。如果結合蘇軾與王夫之的說法，《雜卦》卦序的內在結構特徵也正是“二二相耦，非覆即變”。

雖然《雜卦傳》也以“二二相耦，非覆即變”為原則，但是其所表現出來的卦序卻與今本《周易》六十四卦的編次很不相同。根據我們上文的說法，既有宏觀卦序上的不同，亦有微觀卦序上的差異。下面具體來看看其卦序上的同與異。從“今、《雜》卦序比較表”來看，兩種卦序有兩個相同點：一是兩對卦的位置完全相同，乾1坤2，咸31恆32，而這兩對卦分別是上下經的起始卦。這可能意味著《雜卦傳》所本的卦序也是分上下經的，上經以乾坤始，下經以咸恆始。另外，從卦組的角度來看，家人、睽兩卦的位置相同，但卦組內部順序有別，今本經的順序是37、38，而《雜卦傳》卻是38、37，也即《雜卦》的順序是睽、家人。這是否意味著家人、睽兩卦在當時有某種特殊的意義？第二個相同點是，如果不計最後錯簡之八卦，則二十八對卦中有十七對卦耦卦內部的順序與今本經耦卦內部的順序相一致。這十七對卦分別是：先乾後坤，先屯後蒙，先需後訟，先小畜後履，先謙後豫，先隨後蠱，先臨後觀，先噬嗑後賁，先剝後復，先咸後恆，先晉後明夷，

^①（宋）蘇軾：《東坡易傳》（卷九），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臺灣世界書局影印1988年，第186頁。

先損後益，先萃後升，先革後鼎，先震後艮，先豐後旅，先渙後節。微觀卦序不一致的十一對卦分別是：先比後師，先大畜後无妄，先兌後巽，先井後困，先解後蹇，先睽後家人，先否後泰，先大壯後遯，先大有後同人，先小過後中孚，先離後坎。這表明從卦組內部的微觀卦序上看，《雜卦傳》卦序與今本經卦的卦序大部分是一致的。

我們不禁要問，其微觀卦序不一致的原因是什麼？我們知道《雜卦傳》通篇用韻。出於用韻的需要，改動文句的順序，從而改動易卦之序，這是極自然之事。因此，《雜卦傳》卦序與今本經文卦序的微觀卦序即相耦卦內部順序的不一致，可能主要是由於用韻的原因導致的。如頭四句“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就像是一首詩。如果改成“師憂比樂”，樂是藥部字，不與柔、求協韻。而憂與柔、求均是幽部字。所以先比後師。例不贅舉。可見，《雜卦傳》與今本六十四卦卦序在微觀卦序上的不同，主要是文句表達上的修辭。但也不能排除兼顧修辭與獨特義理的發揮。《雜卦傳》是以今本易卦之編次為依託，揭示今本卦序的某種特點或某方面的規律。可以說，《雜卦傳》對揭示今本六十四卦之編次“二二相耦，非覆即變”的原則作出了最早的努力。

（三）戰國楚竹書易卦序

在有關章節中我們已經談到過楚竹書易卦序，這裏從另外一個角度再來談談其卦序以及與其他早期卦序的關係。戰國楚竹書易通過特殊符號的標識對易卦分區而體現的卦序與《雜卦傳》、《序卦傳》一樣都是出於對今本卦序的理解。打個比喻，今本卦序就像一頭全象，而以之為依託的各種卦序就像是那幾個盲人從某方面對今本卦序這頭全象的理解。他們的理解不能說錯，因為這頭大象的某一部位的確如其所撫摸的象那個樣子。若一定要說他們錯了，也只能說錯在態度上，即把自己所得的一偏之見推廣到全部，認為整頭大象都是如此形狀。這是以偏概全的認識態度。那些以今本卦序為依託的諸種卦序，可以說都是對今本卦序結構特徵與構成規律的認識。只不過認識的程度、方面不同而已。

我們已經瞭解到，戰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由以標識的八條原

則。若將這八條具體原則進一步抽象，其所依賴的六十四卦卦畫之象的排列結構特點和構成原則，也無非是“二二相耦，非覆即變”，但是有比《雜卦傳》更為具體的運用。這也表明戰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標識者在對今本卦畫之象的卦序特徵的認識上要比《雜卦傳》作者的認識豐富和深入。其豐富與深入之處主要體現在對卦序骨構的理解上，即對卦區之間的分界的卦的重視。這在上文談楚竹書易的卦序骨構時已經談到。這裏來具體比較一下早期卦序中某些主卦所可能體現的不同的思想觀念。

戰國楚竹書易在家人睽這個地方分了一段，顯承《雜卦傳》而來，否則是很難理解的，因為在今本卦序的主要結構中，家人睽和蹇解並不處於顯著的分界位置。^①《雜卦傳》與楚竹書易同時或稍早。楚竹書易特殊符號標識者受其影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下面作一點具體分析。除乾坤、咸恆這兩對上下經的起始卦之外，《雜卦傳》還有“睽、家人”這對卦與在今本卦序中的位置相同。為什麼《雜卦傳》的作者對這對卦特別看重？這是否說明當時家人睽這兩卦有一種特別的意義？《雜卦傳》云：“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序卦傳》云：“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聯繫當時的社會情況和理論情形，我們會發現，《雜卦傳》所言是對當時社會狀況的一種客觀描述，而《序卦傳》則已經貫注了一種儒家“家道”理論在其中以應付那種社會問題。那種社會問題是什麼？戰國之時戰亂頻仍，出行在外，難免乖睽而受意外之災。只有家才是平靜安全的港灣。亦如《序卦傳》所言，“傷於外者，必反其家”。在戰爭年代，人們對家的眷顧，自然而然。那進一步的問題就在於，這個家是否真能撫平人們在外所受的靈與肉的創傷。於是“家道”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了。上引《序卦傳》言，正是以“家道”觀念為中心思想的。人們傷於外而返其家，若沒有家道，則必人人乖睽而無立足之地。若家存其道，人能安身，則必

① 參李尚信《楚竹書〈周易〉中的特殊符號與卦序問題》；李尚信：《〈序卦〉卦序之建構及其思想》。

可推擴而至於天下和平。在《序卦傳》這裏，睽成了內在家道盡失的結果。而在《雜卦傳》那裏，睽，是外在的客觀社會情形。這就把外在的問題拉到了內在來解決。而同樣成形於此時的儒家修齊治平的理念，正是由內而外的綫索。由《雜卦傳》的“睽、家人”，到《序卦傳》的“家人、睽”正體現了儒家在理論上進行艱苦探索的痕迹。

（四）《序卦傳》卦序

對《序卦傳》卦序的認識有一個根本誤區，那就是把《序卦傳》卦序與今本《周易》經文中六十四卦之編次順序理解為同一個卦序。其實不然，表面上看二者對六十四卦之編次是完全一樣的，但其實屬於“同序異構”卦序。《序卦傳》卦序是以今本卦序為依託，從義理通貫的角度，通過對六十四卦卦名的訓釋將今本卦序連成一條義理之鏈，表達了作者的思想觀念，這是從卦名義理的角度對今本卦序所作的研究。從中我們根本看不到《序卦傳》作者對六十四卦卦畫之象的關注。而“非覆即變”的原則是必須從卦畫之象才能概括出來的。《序卦傳》既然要將易卦連成一條邏輯義理之鏈，勢必打破耦卦之間的相對獨立性，因此“二二相耦”的原則在此也根本不適用。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序卦傳》卦序有別於今本卦序、戰國楚竹書易卦序和《雜卦傳》卦序的“耦卦”相連的卦序特徵，因此，我們把《序卦傳》卦序稱之為“連卦卦序”。與此前的《雜卦傳》和戰國楚竹書易卦序相比，《序卦傳》對今本卦序的研究可以說是另闢蹊徑。

“序卦”，乃是序六十四卦先後之次的義理。正如孔穎達所言：“序卦者，文王既繇六十四卦，分為上下二篇，其先後之次，其理不見，故孔子就上下二經，各序其相次之義，故謂之序卦焉。”^①這六十四卦之序在這樣一個義理之鏈中是不可改易的。孔穎達雖然在疏解《序卦》章中提出了“二二相耦，非覆即變”的原則，但這一原則的得出並非來自《序卦傳》，而是通過“驗六十四卦”的卦體之象得來的。所以《序卦傳》難免會遭到非議。韓康伯云：

^①（唐）孔穎達：《周易正義》，第95頁。

“凡《序卦》所明，非《易》之緼也，蓋因卦之次，託以明義。”^①孔穎達亦認同韓康伯的看法。蘇軾亦云：“《序卦》之論《易》，或直取其名而不本其卦者多矣，若賦詩斷章然，不可以一理求也。”^②劉大鈞先生認為：“《序卦》作者正是不顧今本《周易》六十四卦的如上排列特點（引者按：即非覆即變，既覆且變等特點），試圖從卦名的含義上，把今本《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說成是互相連貫、上下順應的一條鏈子，在這條鏈子上，每卦都是其中的一環，首尾銜接，環環扣緊——當然，這只能使自己的立論跌進牽強附會，生拉硬扯的泥沼中去。”^③不可否認，《序卦傳》純從卦名出發訓釋義理，又必找出一條完整的線索來，難免有一些牽強附會之處，但我們認為，還是不能因此否定《序卦傳》對今本卦序所作出的獨特詮釋。

李鏡池先生爲了證明《序卦傳》“附會的伎倆”，舉了幾個例子，其中有一例他大概認為實在敷衍不過去。《序卦傳》云：“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又云：“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李鏡池先生說道：“‘晉’與‘漸’都解作‘進’，何以一則‘有所歸’，一則‘有所傷’呢？無他，要遷就‘明夷’與‘歸妹’之義，不得不如此。若《晉》與《漸》之後不是《明夷》與《歸妹》而是別的卦，他也隨便給你解的通。”^④在李鏡池先生看來，既然都是“進”，那爲什麼既說“有所歸”，又說“有所傷”呢？都是《序卦傳》作者爲了附會後面的卦名之義而作的方便之語。其實，如果我們細加分析，晉與漸雖然都被解作“進”，但其含義還是有區別的。這是由漢語的一詞多義造成的。“晉”之“進”，有突進之義；而“漸”

①（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周易王韓注》，嶽麓書社1993年，第232頁。

②（宋）蘇軾：《東坡易傳》（卷九），第181-182頁。

③ 劉大鈞：《周易概論》（修訂本），第25頁。

④ 李鏡池：《周易探源》，中華書局1978年，第322頁。

之“進”，乃漸進之義。兩進之義不同，宜乎其結果之不同。俞樾《群經平議》云：“漸，所以別於晉之進也，晉與漸雖並有進義，然漸則以漸而進，其義微有不同。”^① 晉之進何以爲“突進”？因爲它是從《大壯》來，壯之不已，發展不已，必將來一個突變，這是前期量變累積的結果。從此一物事進到彼一物事，從此一階段進到彼一階段，對於前一物事、前一階段而言或可謂之“傷”。而漸之爲“漸進”乃是因爲它從《艮》止而來。事物的停止是暫時的，必繼續前進才能發展自身。由止而來，剛剛起步，不具備突變之條件，故必“漸進”方可。此一階段、此一物事之漸進，必致此一階段、物事之漸趨成熟，以致長成自身。自身之長成正是自身之所“歸”。所以說，這兩種進，體現的是兩種不同的發展階段。

《序卦傳》雖然表面上看是一條綫貫穿始終，實則如蘇軾所言“不可以一理求之”。它講了許多的理。任意截取其中的兩卦或幾卦，都會有一個道理在。這許多道理，概括起來，無非天道與人道兩個方面。

傳統的看法是，上經講天道，下經講人道。這也不算錯，因爲這只是一個象徵意義。對於儒家而言，豈有離人道之天道？談天道必在入道中談。這就是“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論語·公冶長》）的原因。天道又是不可沒有的。於是它就成了了一個引子，要真正明白這個天道，就要從對人道的理解入手。正如夫子所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論語·先進》）？“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所以，在所謂的上經講天道的段落中，我們讀到的多是飲食、有訟、衆起、有所比、有禮、與人同、以喜隨人等與人事有關之道；而在所謂的下經講人道的段落中又是從天地萬物這樣的宇宙天道講起的。韓康伯對易分上下而偏滯天道或人道這種看法的批評沒錯。他這樣說道：“先儒以《乾》至《離》爲上經，天道也。《咸》至《未濟》爲下經，人事也。夫《易》六畫成卦，三材必備，錯綜天人以效變化，豈有天道人事偏於上下哉？

^①（清）俞樾：《群經平議》，《清經解 清經解續編》，上海書店 1988 年。

斯蓋守文而不求義，失之遠矣。”^①但他似乎沒有認識到，天道對於儒家而言不只是一個錯綜於人道的東西，它還是具有一種難言的內在超越的形上的象徵意味。

我們看《序卦》上下經的起始句，上經云：“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下經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上下經均以“有天地”始，這與《繫辭》所謂乾坤為《易》之經、《易》之門的思想是一致的。既是《易》之門，則識《易》必從乾坤入；既為《易》之經，則乾坤之精神必貫穿於易序之始終。乾坤之精神者何？天地之精神也，天道之精神也，陰陽往來之精神也。所謂的“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是從天道宇宙演化的角度來說的；而所謂的“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則是承前而來，是對既成之天道宇宙演化之敘述，為的是從天道出發來引起人道之敘述。也意味著人道之中內含天道。所以後面接著講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之事了。上經接著“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而來的是這樣一個命題：“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這個命題表達了《序卦傳》作者對自然、社會、乃至宇宙的一個根本態度，即一切都是物，而且唯有物。所以，上下經中，不管所論之事為自然之事，還是人倫社會之事，《序卦傳》一概以“物”作為主詞，作為陳述的對象。其句式多是“物不可……”、“物……然後……”。這是一種自然主義的態度，沒有半點神文的意味。自然之為物，人事之為物，其變化、發展都是由客觀必然的規律決定的。這就是其自然主義態度的內涵。我們從《序卦傳》多用“……必……”，“……不可不……”這樣的表示邏輯必然性的表達方式可以認識到這一點。這是對事物發展規律性的一種認識。戰國之時，能有此種認識，實屬難能可貴。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儘管《序卦傳》對卦義的解釋，多是直接從卦名用字出發來解釋，很多都脫離了卦畫之象；儘管它對義理的闡釋與邏輯的推理有些附

①（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周易王韓注》，第232-233頁。

會之處，^①但它都是“適遇其及之”地談道理的，畢竟表達了作者對事物發展趨向與規律的某種認識。不管其認識正確與否，其態度和努力的方向都是值得肯定的。《序卦傳》乃是一篇以今本卦序為依託的論理的哲學思想文獻。^②

南朝陳易學家周弘正將《序卦》的表述特點和思想內容分成了六個門類，即所謂的“序卦六門往攝”。《周易正義》云：“其周氏就序卦以六門往攝：第一天道門，第二人事門，第三相因門，第四相反門，第五相須門，第六相病門。如乾之次坤，泰之次否等第是天道運數門也；如訟必有師，師必有比等，是人事門也；如因小畜生履，因履故通等，是相因門也；如遯極反壯，動竟歸止等，是相反門也；如大有須謙，蒙稚待養等，是相須門也；如賁盡致剝，進極致傷等，是相病門也。”^③其中第一、第二門，天道和人事門，主要是就思想內容來分的。所舉之例也都在上經。天道和人事的內容是錯綜於上下經之中的。而後四個門類主要就表述中前後兩卦之關係而言。雖分四門，實可以“相因”、“相反”兩門統攝之。相須門可入相因門，而相病門可與相反門並。這是由《序卦傳》正反兩種句式表達出來的。^④這兩種句式交錯使用。

① 其實有的所謂“附會”，是可以從具體的語境中獲得合理的理解的。如上文我們對“晉”之“進”與“漸”之“進”，兩種“進”義的理解。

② 大概受《序卦》講卦方式的影響，後世有學者欲從卦卦相從的角度，並貫穿對卦爻辭而不只是對卦名的解釋，來講上古社會文化史的邏輯必然的發展。因為涉及到具體的社會文史問題，若仍要以六十四卦為序，這就更加難乎其難了。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就試圖這樣做。可惜他只談到《同人》卦，就沒繼續往下談了。可參章太炎《易論》，載傅傑編校《章太炎學術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6頁。還有學者試圖完全按照六十四卦之次序來編年商周史事，這就更加難免附會了。

③ （唐）孔穎達：《周易正義》，第95頁。

④ 關於《序卦》的句式，可參李鏡池《周易探源》，中華書局1978年，第323頁。

正式：

(1) “……必（有所）……，故受之以……”

(2) “……然後……，故受之以……”或“……而（後）……，故受之以……”

反式：

(1) “……不可不……，故受之以……”

(2) “……不可以（終）……，故受之以……”

一般來說，上列正式所表達的是事物發展的“相因”一面。即後卦沿著前卦發展的方向繼續前進。如云“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這是說，作為“禮”的《履》是《小畜》正向發展的自然結果。又如“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這是說，豫的進一步發展，必會有人相隨，所以《豫》後是《隨》。上列反式所表達的則是事物發展的“相反”一面。即前卦發展到了頂點，不能再發展下去，於是朝著它的相反方向發展。如云“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等。也有的正式表達的是“相反”之義。如“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所以，我們不能固執於句式之正反，還是要從實際涵義上來理解。

總的來說，《序卦傳》以邏輯的論理方式表達了關於事物發展“相因”、“相反”的觀念。這種發展觀是與《繫辭下》所謂的“《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思想觀念相一致的。如果說“《易》窮則變”講的是“相反”之義，那麼，“變則通”講的則是“相因”之義。而“通則久”則正是《序卦傳》最後一句“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所表達的涵義，意味著發展之恆久無窮極。正如章太炎所言“《下經》訖於未濟‘物不可窮’，言成‘既濟’者，斯局促矣”^①。很明顯，其“相反”之義，物極

^① 章太炎：《易論》，傅傑編校《章太炎學術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93頁。

必反之意也是對老子“反者道之動”(《老子》四十章)思想的繼承。而其總的發展觀似比老子為豐富，因為它還有“相因”之義。而其論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之道，亦是十分明顯的儒家倫常思想。可見，《序卦傳》的思想觀念乃雜儒道而為一體。

第三編

戰國楚竹書《周易》
相異文句研究



第六章 “斷辭類相異文句”分析与 《周易》今古文本問題

多種《周易》古本的出土，使《周易》文本產生了大量異文。加上自古以來，學者們就注意對《周易》異文作搜羅整理，如漢許慎《說文解字》引易，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周易音義》以及清人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記》等都保存了大量的《周易》異文。對這些出土與世傳文獻中《周易》異文的研究，無疑為我們理解易文本的特徵與變遷以及索解卦爻辭之確義帶來了極大的便利。

關於“異文”有廣狹之分。狹義上的異文，僅僅局限在用“字”的異體、古今、通借之異。而廣義的“異文”則廣泛涉及文本之間的字、詞、句方面的一切差異。本編我們主要從非狹義上的“異文”入手，對諸本“相異文句”作一個系統的研究。這些“相異文句”主要涉及某本某處有無某字某詞以及語序之異等情形。關於《周易》文本的“相異文句”，我們區分為“斷辭類”與“非斷辭類”兩種類型。本章主要討論“斷辭類相異文句”。

含有許多吉凶斷辭是《周易》文本與其他典籍文獻的一個重要區別，也是《周易》之為卜筮之書的一個重要特徵。通過比較諸本古本《周易》，我們會發現諸本之間的異文有不少出在斷辭上。比如，蹇卦彖辭今本、帛本與阜陽本均作“利見大人，貞吉”，唯戰國楚竹書本作“利見大人”而無“貞吉”二字。“貞吉”屬占斷之辭，還有“貞厲”、“无咎”、“悔亡”、“利有攸往”、“利涉大川”等都屬占斷之辭。自從《漢書·藝文志》記載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特別點出後者或脫去“无咎”、“悔亡”等斷辭以來，諸本斷辭異文問題就與《周易》今古文本問題緊密相關了。

關於本編諸本相異文句的選取與所用版本的情況，先作如下說明。我們是以戰國楚竹書《周易》辭句之有無為準，比較今本、帛書本與阜陽本三種《周易》文本，來搜羅“相異文句”的。其詳情見第七章後附表 21 “以楚竹書本對照它本所得相異文句表”。如果楚竹書本某辭句缺，即使它本有“相異文句”我們也不擬納入研究。比較這四種版本的《周易》所得到的所有“相異文句”我們也制有一表，請見本書後附錄四“四種版本《易經》相異文句表”。我們所採用的這四種《周易》的版本如下：竹本或稱楚竹書本指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周易》（濮茅左《楚竹書〈周易〉研究》考釋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今本指今通行本《周易》（清人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 1980 年）、帛本或稱帛書本指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釋文》，《文物》，1984 年第 3 期）、阜陽本指安徽阜陽雙古堆漢簡《周易》（韓自強《阜陽漢簡周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下面，我們對諸本“斷辭類相異文句”試作一綜合考察並談談由此引出的《周易》今古文本問題。

第一節 “斷辭類相異文句” 類型分析

我們以殘本楚竹書易辭句之有無為準對照今本、帛本與阜陽本三種版本，製表列出所有占斷之辭上的相異文句，我們稱之為“斷辭類相異文句”。如果楚竹書本缺，即使其他三本易有此類相異文句我們亦不列入此表，而只要楚竹書本中與任何其他某本易有此類相異文句，我們都列入此表。為稱引與論述的方便，我們將異文所在卦爻的卦爻名統一用相對應的今本卦爻名轉寫。

表 14 諸本斷辭類相異文句表

所在卦爻	今本易	帛書易	阜陽易	楚竹書易（附簡號）
訟六三	貞厲終吉	貞厲	□厲冬吉	貞厲冬吉 5

续表

所在卦爻	今本易	帛書易	阜陽易	楚竹書易（附簡號）
比彖	比吉原筮 元永貞无咎	比吉原筮 元永貞无咎	缺	比备簪 元兼貞吉亡咎 9
比六二	比之自内貞吉	比之□□貞吉	缺	比之自内吉 9
比六四	外比之貞吉	外比之貞吉	缺	外比之亡不利 10
大有六五	厥孚交如威如吉	闕復交如委如終吉	缺	孚交女慈女吉 11
蠱彖	蠱元亨	箇□吉亨	缺	蠱元卿 18
咸九四	貞吉悔亡	貞吉愆亡	缺	貞吉亡愆 26
恆彖	恆亨无咎利貞 利有攸往	恆亨无咎利貞 利有攸往	缺	亓卿利貞亡咎 28
恆上六	振恆凶	復恆兇	缺	散亓貞凶 29
遯九五	嘉遯貞吉	嘉遯貞吉	嘉遯貞吉	嘉遯吉 31
蹇彖	利見大人貞吉	利見大人貞吉	利見□人 貞吉	利見大人 35
解六三	負且乘致寇至貞 吝	□且乘致寇至貞閭	缺	負虞輶至寇至 37
萃彖 1	萃亨王假有廟	萃王假於廟	缺	萃王畧於畱 42
萃彖 2	用大牲吉利有攸 往	用大生吉利有攸往	缺	用大牲利又貞遯 42
革九三	征凶貞厲	□□貞□	缺	征凶 47
艮六四	艮其身无咎	艮其身	缺	艮其身 49
漸初六	有言无咎	有言无咎	缺	又言不冬 50
渙彖	利涉大川利貞	利涉大川利貞	缺	利見大人利涉大川 54
渙初六	用拯馬壯吉	拯馬吉愆亡	缺	拯馬藏吉愆亡 54
渙六三	渙其躬无悔	渙其身无咎	缺	渙其身亡咎 54

續表

所在卦爻	今本易	帛書易	阜陽易	楚竹書易（附簡號）
渙上九	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渙元血去湯出	缺	𣵵元血故易出 55
既濟九五	實受其福	實受元福吉	缺	是受福吉 57
未濟九二	曳其輪貞吉	拙元綸貞	缺	𣵵元輪貞吉 利涉大川 58

我們共找出二十三條“斷辭類相異文句”。此類異文主要在下經。上經僅六條，下經十七條。出現於下經者是出現於上經者的近三倍。而從殘本楚竹書易上下經存卦與字數來看，上下經所存字數相當（上經字數略少於下經），但上經存二十一個卦，下經存十三個卦，上經存卦比下經多了八個。這是否表明先秦易上下經亦作為上下篇有相對獨立性，有時上下篇可能分開流行，故受到的關注和整理不同。上經獲得的認同和整理多些，版本也少些，所以斷辭類相異文句也少些；下經獲得的認同和整理少些，版本也多些，所以斷辭類相異文句也多些。這需要作進一步的證明。

下面我們對“斷辭類相異文句”的主要類型作一分析。此類異文可分為兩大類：第一大類為“斷辭之有無”類，即在同一位置某本有某斷辭而某本無此斷辭。第二大類為“非斷辭之有無”類，包括斷辭有順序之異者、有斷辭但所作不同者以及有某斷辭但有多字或少字之情形者。其中恆彖兼屬第一、二兩類。斷辭所作不同，即以某斷辭代另一斷辭者，本來也可以歸於第一大類即“斷辭之有無”類，但本書並未將它列入第一大類而是歸入第二大類中。這樣是為保持第一大類的純粹性。當然，對於斷辭類相異文句的分類可以從很多角度來進行，不必執於一端。某一條斷辭有時亦不必只屬於某一類或某一項，而是可能同時從屬於多個類項。

第一大類：“斷辭之有無”類，即某本較它本可能少了或多了某種斷辭。此類共計十四例。此類情形製表如下：

表 15 諸本“斷辭之有無”類相異文句表

所在卦爻	今本易	帛書易	阜陽易	楚竹書易
訟六三	貞厲終吉	貞厲	□厲冬吉	貞厲冬吉
蠱彖	蠱元亨	箇□吉亨	缺	蠱元卿
恆彖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缺	丕卿利貞亡咎
蹇彖	利見大人貞吉	利見大人貞吉	利見□人貞吉	利見大人
解六三	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且乘致寇至貞閼	缺	負虞輾至寇至
萃彖 1	萃亨王假有廟	卒王段於廟	缺	嘏王畧於廟
萃彖 2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用大生吉利有攸往	缺	用大牲利又貞進
革九三	征凶貞厲	□□貞□	缺	征凶
艮六四	艮其身无咎	根斤艮	缺	艮丁艮
漸初六	有言无咎	有言无咎	缺	又言不冬
渙初六	用拯馬壯吉	撥馬吉恐亡	缺	拯馬藏吉恐亡
渙上九	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渙斤血去湯出	缺	馱斤血欸易出
既濟九五	實受其福	實受斤福吉	缺	是受福吉
未濟九二	曳其輪貞吉	捭斤綸貞	缺	屨斤輪貞吉利涉大川

此類型分析：

第一，與它本比較，楚竹書本少某斷辭或多某斷辭者，前者十例，後者四例。

1. 與它本比較，楚竹書本少某斷辭者十例：蠱彖、恆彖、蹇彖、解六三、萃彖 1、萃彖 2、革九三、艮六四、漸初六、渙上九。

表 16 楚竹書本少某斷辭例

所在卦爻	今本易	帛書易	阜陽易	楚竹書易
蠱彖	蠱元亨	箇□吉亨	缺	蠱元卿
恆彖	恆亨无咎利貞 利有攸往	恆亨无咎利貞 利有攸往	缺	恆卿利貞亡咎
蹇彖	利見大人貞吉	利見大人貞吉	利見□ 人貞吉	利見大人
解六三	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且乘致寇至貞閼	缺	負虞輾至寇至
萃彖 1	萃亨王假有廟	卒王段於廟	缺	噪王器於雷
萃彖 2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用大生吉利有攸往	缺	用大牲利又亩連
革九三	征凶貞厲	□□貞□	缺	征凶
艮六四	艮其身无咎	艮斤躬	缺	艮斤躬
漸初六	有言无咎	有言无咎	缺	又言不冬
渙上九	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渙斤血去湯出	缺	輟斤血欸易出

分析：(1) 楚竹書本與今本較帛本同少某斷辭者一例：蠱彖。(2) 楚竹書本與帛本較今本同少某斷辭者三例：萃彖 1、艮六四、渙上九。(3) 楚竹書本獨無，今本與帛本同有某斷辭者六例：恆彖、蹇彖、解六三、萃彖 2、革九三、漸初六。(4) 楚竹書本較今本少某斷辭者九例：表中除蠱彖其餘所列全是。(5) 楚竹書本較帛本少某斷辭者七例：蠱彖、恆彖、蹇彖、解六三、萃彖 2、革九三、漸初六。

2. 與它本比較，楚竹書本多某斷辭者四例：訟六三、渙初六、既濟九五、未濟九二。

表 17 楚竹書本多某斷辭例

所在卦爻	今本易	帛書易	阜陽易	楚竹書易
訟六三	貞厲終吉	貞厲	□厲冬吉	貞厲冬吉
渙初六	用拯馬壯吉	橙馬吉愆亡	缺	拯馬藏吉愆亡
既濟九五	實受其福	實受斤福吉	缺	是受福吉
未濟九二	曳其輪貞吉	挫斤綸貞	缺	屨斤輪貞吉 利涉大川

分析：（1）楚竹書本與今本較帛本同多某斷辭者一例：訟六三。（2）楚竹書本與帛本較今本同多某斷辭者兩例：渙初六、既濟九五。（3）楚竹書本獨多，今本與帛本同無某斷辭者一例：未濟九二。（4）楚竹書本較今本多某斷辭者三例：表中所列除訟六三全是。（5）楚竹書本較帛本多某斷辭者兩例：訟六三、未濟九二。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帛本未濟九二“拙斤綸貞”，疑“貞”字後誤脫一“吉”字。因而我們沒有把帛本此爻視作無斷辭或斷辭少字者看待。

第二，與它本比較，今本少某斷辭或多某斷辭者。前者四例，後者十例。

1. 今本較它本少某斷辭者四例：蠱彖、渙初六、既濟九五、未濟九二。其中（1）今本、楚竹書本較帛本同少某斷辭者一例：蠱彖。（2）今本、帛本較楚竹書本同少某斷辭者一例：未濟九二。（3）今本獨無，而帛本與楚竹書本同有者兩例：渙初六、既濟九五。（4）今本較帛本少某斷辭者三例：蠱彖、渙初六、既濟九五。（5）今本較楚竹書本少某斷辭者三例：渙初六、既濟九五、未濟九二。

2. 今本較它本多某斷辭者十例：訟六三、恆彖、蹇彖、解六三、萃彖 1、萃彖 2、革九三、艮六四、漸初六、渙上九。其中（1）今本、楚竹書本較帛本同多某斷辭者一例：訟六三。（2）今本、帛本較楚竹書本同多某斷辭者六例：恆彖、蹇彖、解六三、萃彖 2、革九三、漸初六。（3）今本獨多，而帛本與竹本同無某斷辭者三例：萃彖 1、艮六四、渙上九。（4）今本比帛本多某斷辭者四例：訟六三、萃彖、艮六四、渙上九。（5）今本比楚竹書本多某斷辭者九例：恆彖、蹇彖、解六三、萃彖 1、萃彖 2、革九三、艮六四、漸初六、渙上九。

第三，與它本比較，帛本少某斷辭或多某斷辭者。前者五例，後者九例。

1. 帛本較它本少某斷辭者五例：訟六三、萃彖、艮六四、渙上九、未濟九二。其中（1）帛本與今本較楚竹書本同少某斷辭者一例：未濟九二。（2）帛本與楚竹書本較今本同少某斷辭者三例：

萃彖、艮六四、渙上九。(3) 帛本獨無，而今本與楚竹書本同有者一例：訟六三。(4) 帛本較今本少某斷辭者四例：訟六三、萃彖、艮六四、渙上九。(5) 帛本較楚竹書本少某斷辭者兩例：訟六三、未濟九二。

2. 帛本較它本多某斷辭者九例：蠱彖、恆彖、蹇彖、解六三、萃彖 2、革九三、漸初六、渙初六、既濟九五。其中(1) 帛本與今本較楚竹書本同多某斷辭者六例：恆彖、蹇彖、解六三、萃彖 2、革九三、漸初六。其中蹇彖阜陽本與今帛本同。(2) 帛本與楚竹書本較今本同多某斷辭者兩例：渙初六、既濟九五。(3) 帛本獨多，而今本與楚竹書本同無者一例：蠱彖。(4) 帛本較今本多某斷辭者三例：蠱彖、渙初六、既濟九五。(5) 帛本較楚竹書本多某斷辭者七例：蠱彖、恆彖、蹇彖、解六三、萃彖 2、革九三、漸初六。

第四，今本與帛本、楚竹書本在“斷辭之有無”上兩兩相同而與另一本相異者，未見三本全相異者。(1) 楚竹書本與今本同，而與帛本異者兩例：訟六三、蠱彖。(2) 楚竹書本與帛本同，而與今本異者五例：萃彖 1、艮六四、渙初六、渙上九、既濟九五。(3) 今本與帛本同，而與楚竹書本異者七例：恆彖、蹇彖、解六三、萃彖 2、革九三、漸初六、未濟九二。

第二大類：“非斷辭之有無”類。此類共計十例。此類情形製表如下：

表 18 諸本“非斷辭之有無”類相異文句表

所在卦爻	今本易	帛書易	阜陽易	楚竹書易
比彖	比吉原筮 元永貞无咎	比吉原筮 元永貞无咎	缺	比备簪 元業貞吉亡咎
恆彖	恆亨无咎利貞 利有攸往	恆亨无咎利貞 利有攸往	缺	丕卿利貞亡咎
渙彖	利涉大川利貞	利涉大川利貞	缺	利見大人利涉大川
比六四	外比之貞吉	外比之貞吉	缺	外敗之亡不利
咸九四	貞吉悔亡	貞吉愆亡	缺	貞吉亡愆

续表

所在卦爻	今本易	帛書易	阜陽易	楚竹書易
渙六三	渙其躬无悔	渙汙躬无咎	缺	𩇛汙躬亡咎
比六二	比之自内貞吉	比之□□貞吉	缺	比之自内吉
遯九五	嘉遯貞吉	嘉遯貞吉	嘉遯貞吉	嘉遯吉
恆上六	振恆凶	覓恆兇	缺	𩇛𣦵貞凶
大有六五	厥孚交如威如吉	闕復交如委如終吉	缺	𩇛孚交女𩇛女吉

此類型分析：

第一，斷辭位置或順序有異者三例：比彖、恆彖、渙彖。此類又可細分為兩小類：（1）同一斷辭位置不同者一例：比彖。斷辭“吉”字，今、帛本處卦名“比”字後，楚竹書本處卦辭“貞”字後。對此處異文，我們將在下一章作出辨析，並認為今本與帛本“比”字後的“吉”字是衍文，可能是把“无咎”前的“吉”字挪前了。（2）斷辭之間的位置或順序不同者兩例：恆彖、渙彖。今本、帛本恆彖辭均作“无咎利貞”，而楚竹書本作“利貞亡（无）咎”，斷辭“无咎”與“利貞”倒置。今本、帛本渙彖同，“利涉大川”前没有另外的斷辭，其後有“利貞”。而楚竹書易“利涉大川”前有另一條斷辭“利見大人”，其後則没有另外的斷辭了。即今本、帛本“利涉大川”在前，楚竹書本“利涉大川”在後。

第二，有斷辭而斷辭所作不同者（某本無某斷辭而有另一種斷辭者）四例：渙彖、比六四、咸九四、渙六三。前三例均是今本與帛本斷辭同，唯楚竹書本所作異。第四例渙六三帛本與楚竹書本同，唯今本異。其中咸九四，今本、帛本咸九四均作“悔（𩇛）亡”，楚竹書本作“亡𩇛”。對此處異文，我們將在下一章作出辨析，蓋楚竹書本誤倒“𩇛亡”為“亡𩇛”。

第三，某斷辭有多字或少字者四例：比六二、遯九五、恆上六、大有六五。比六二與恆上六，今本與帛本所作同，楚竹書本於比六二少一“貞”字，於恆上六多一“貞”字。遯九五今本、帛本與阜陽本同，唯楚竹書本少一“貞”字。大有六五，今本與楚竹書本同，均作“吉”，帛書本多一“終”字，作“終吉”。

第四，今本與帛本、楚竹書本在這種斷辭相異文句第二大類上兩兩相同而與另一本相異者，未見三本全相異者。（1）楚竹書本與今本同，而與帛本異者一例：大有六五。（2）楚竹書本與帛本同，而與今本異者一例：渙六三。（3）今本與帛本同，而與楚竹書本異者八例：比彖、恆彖、遯九五、渙彖、比六四、咸九四、比六二、恆上六。

第二節 “斷辭類相異文句”綜合比較與《周易》今古文本問題

由於阜陽易殘缺過甚，以楚竹書易對照此本所得斷辭類相異文句僅存三例（見表 14），因而對它的分析和比較不具有普遍意義，所以我們只以楚竹書本對照今本、帛本而獲得的這三個版本的“斷辭類相異文句”作出綜合比較，並揭示它對於《周易》今古文本的意義。

一、對“斷辭類相異文句”作兩點綜合比較

第一，三本周易“斷辭類相異文句”中“斷辭之有無”情形（某本較它本可能少了或多了某種斷辭，非有斷辭但斷辭所作不同者）綜合比較表：

表 19 諸本“斷辭之有無”類相異文句綜合比較表

三種 易版 本	比較 版本	左列本 比右 列本	序 號	存例 數量	所在卦爻
楚 竹 書 本	今 本	少	1	九	恆彖、蹇彖、解六三、萃彖 1、萃彖 2、革九三、艮六四、漸初六、渙上九
		多	2	三	渙初六、既濟九五、未濟九二
	帛 本	少	3	七	蠱彖、恆彖、蹇彖、解六三、萃彖 2、革九三、漸初六
		多	4	二	訟六三、未濟九二

续表

三種 易版 本	比較 版本	左列本 比右 列本	序 號	存例 數量	所在卦爻
帛 書 本	今 本	少	5	四	訟六三、萃彖、艮六四、渙上九
		多	6	三	蠱彖、渙初六、既濟九五
	竹 本	少	7	二	同本表第4種情形
		多	8	七	同本表第3種情形
今 本	帛 本	少	9	三	同本表第6種情形
		多	10	四	同本表第5種情形
	竹 本	少	11	三	同本表第2種情形
		多	12	九	同本表第1種情形

第二，三本周易“斷辭類相異文句”中“兩同一異”情形（兩兩相同與另一本相異）綜合比較表：

表 20 諸本“斷辭類相異文句”中“兩同一異”情形綜合比較表

楚竹本與今本同					楚竹本與帛本同				今本與帛本同				備注
第一 大類	2 例	1	同 少	蠱彖	5 例	3	同 少	萃彖 1. 艮 六 四 . 渙 上 九	7 例	1	同 少	未濟九二	恆 彖 兼 屬 於 兩 類 情 形
		1	同 多	訟六三		2	同 多	渙 初 六 . 既濟九五		6	同 多	恆彖. 蹇彖. 解 六三. 萃彖 2. 革 九三. 漸初六	
第二 大類	1 例	大有六五			1 例	渙六三			8 例	比彖. 恆彖. 遯九五. 渙彖. 比六四. 咸九 四. 比六二. 恆上六			
合計	3 例				6 例				14 例				23 例

二、“斷辭類相異文句”與《周易》今古文本問題

吉凶斷辭是《周易》文本區別於其他文本的主要特點之一，更是《周易》之爲“卜筮之書”的本質體現之一。由此，似乎可以認爲，越古的《周易》本子比後來的本子所存有的斷辭可能要多一些。如果《周易》真是由許多占筮資料編纂而成，那麼這些資料中必然會對同一事件或同一現象有不同的經驗總結，也肯定會對同一對象有不同的斷辭出現。斷辭是一種判斷，對於占筮來講，是極爲重要的，因爲它最爲直接地告訴占者何事可行何事不可行。按通常道理來講，既然是“卜筮之書”應該每條卦辭爻辭下都有吉凶占斷之辭。或許實際情形本來是如此，只是後來缺失了不少斷辭，所以現在看到的面貌是並非所有卦辭爻辭後都有占斷之辭。因爲我們找不到一個原本《周易》，所以這一情形也不可考。倒是從比較晚出的阜陽漢簡《周易》來看，它是想力圖保持《周易》的卜筮本性，所以它在每一條卦辭、爻辭後面都要加一條以“卜”字開頭的話，而且是對具體事情作具體的占斷。但是在這個時候《周易》作爲一個意義文本早已定型。《周易》文本本身的卜筮性質也在慢慢淡化。隨著《周易》作爲“卜筮之書”這一性質的逐漸淡化，吉凶斷辭的意義也就逐漸地不那麼重要了。這一點其實已在《左傳》所載春秋筮例有苗頭。春秋的時候人們已經把它當作一個意義文本來引用說理了，而不必起卦占筮。對斷辭的理解也不是死板的，如穆姜遇艮之隨占，雖然隨卦卦辭說“无咎”，但穆姜卻通過理性分析自己的德性和自己的所作所爲說自己不能“无咎”，是得吉占而不能獲吉之例也。由於《周易》占筮性質的淡化以及人們對它作多種方式的靈活運用，使得《周易》卦爻辭中的吉凶斷辭多有訛脫倒衍，成爲勢所必然。也正是這個原因，斷辭之異後來亦被用來作爲判定《周易》版本的重要依據之一。

《漢書·藝文志》云：“及秦燔書，而《易》爲卜筮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於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又

《漢書·儒林傳》云：“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又云：“丁寬……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洛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丁寬本來與周王孫同學於田何，後又從他的同學周王孫受易之古義。劉大鈞先生據此認為：“當時田何傳《易》，除有今本卦序的‘今義’外，尚有傳於周王孫的‘古義’。”^①丁寬所受之易“古義”又曾傳給孟喜與高相。此“古義”乃長於“卦筮”與“陰陽災異（變）”。京氏易講“陰陽災異”正從孟氏易來。又《漢書·儒林傳》講高相之學：“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從這些記載我們可以得到關於早期《周易》版本的一些很重要的資訊。大體來講，漢宣元之時易學有立於學官的今文易學與流傳於民間的古文易學兩種。《易經》的版本大概有三個，一是立於學官的今文易學中的施孟梁丘本，二是民間的費氏本，三是朝廷祕藏的《古文易經》本。施孟梁丘本是用“今字”隸書寫的文字，所作已據今義作了轉寫和破讀。中《古文易經》是真正用古文而非隸書寫的《易經》版本。通過劉向的校勘可知費氏本與中《古文易經》為同一個版本。且費氏本已流傳於民間，顯然應該是“雖隸而尤古”的“隸古定”本，其所作文字未據今義轉寫和破讀。其隸古定之原本應該就是這種中《古文易經》。所以，宣元之時雖有三種《易經》版本，但流行著的是兩種版本，一是今文易版本，二是隸古定古文易版本。

上引《漢書·藝文志》沒有交待京房、高相所據之《易》版本。據上引高相易“亡章句”，而費氏易也是“亡章句”（《漢書·儒林傳》）。有章句的對易經作了新義解讀的是今文易學流派。沒有章句的對易經未作新義解讀的就應該是古文易學流派。古文《易經》雖無章句但有《易經》上下經本文，所以《漢書·儒林傳》在說費氏易時，雖說其學“亡章句”，但還是“以彖象繫辭十

^① 劉大鈞：《今帛竹書〈周易〉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5頁。

篇文言解說上下經”。高氏易亦無章句，疑高氏易雖受於今文易家之“古義”，但其所用版本可能與費氏易所用版本同，同流傳於民間。或者是另外一種古易的版本。高相易傳承於今文易學流派，與孟京易同出於丁寬，丁寬傳自田何與周王孫。漢初田何傳易有“今義”“古義”二種，傳“古義”是祕傳。傳“古義”所用版本當與古易版本關係極密切，或就是某種古易版本。因為“古義”義涉“陰陽災異”，備受當時今文經學的排擠。所以，高相易雖來自今文易學流派，但不入官學。即使入於官學的京氏易學亦以其言“陰陽災異”而受排擠。班固著《漢書》即竭力回避田何弟子與高氏、京氏易之傳承關係。當是出於今古文易學的門戶之見。易之“今義”、“古義”雖不等同於易之“今文”、“古文”，但其所用之易版本當有別焉，大概易“今義”用今文本，易“古義”用古文本。而田何當同時傳有此二版本。這時雖有易的今文本與古文本，但易之今古文學之爭實不存在。所以今文本與古文本的界限當不明確。既同時由一人所傳，則古文本受到今文經師的改動亦在情理之中。易以卜筮之書未經秦火之災，故古本《易經》當未絕於後世。田何所傳今本易當是從古本易傳抄而來，在傳抄的過程中將古今之異言“通之使人知”而漸漸成為今本。如果說田何以今文傳古文本不免對古文本有改動和新解，那麼費直所傳古文本才是真正的未經改動的古文本。但這所謂未經改動的古文本亦絕非真正的古本原貌。易既未經秦火，則其由古文而傳抄為今文的過程當不絕於時。既然一直在傳抄，其版本的差異當然不如曾經秦火的它經那樣明顯。所以，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只說或脫去“无咎”、“悔亡”等斷辭，而沒說其他有什麼重大脫誤和差異。所以，似乎可以以斷辭之脫否來作為辨別易今文本與古文本的一個標準。

今所用通行本（今本）《周易》是用王弼本，而王弼本又來自費氏古文本，所以今本易為古文易版本。然而，我們現在所用的今本易當與費氏古文易有了差異，因為今本易經過了兼通並兼採古今文之學的馬融、鄭玄的使用與整理。劉大鈞先生考證“帛本當為

漢初田何所傳之今文本無疑”。^①那麼，隨著楚竹書易的現世，我們就擁有了未經後人改動的古文本的《周易》與今文本的《周易》了。上文以殘存楚竹書本所存之有無為準主要比較了它與今本、帛本的所有在斷辭上的相異文句。在這些斷辭相異文句中（見上文“三本周易‘斷辭類相異文句’中‘兩同一異’情形綜合比較表”），“非斷辭之有無”類斷辭相異文句，楚竹書本與帛本以及與今本比較其所作相同者都僅有一例，而今本與帛本所作相同者竟然有八例之多。在“斷辭之有無”類斷辭相異文句中，楚竹書本與今本所作相同者僅有兩例，而楚竹書本與帛本有五例之多，今本與帛本所作相同者有七例。可見，從楚竹書本到帛本再到今本有一個很明顯的發展整理的過程，今本與帛本最接近，所以兩者所作相同者最多，合計有十四例之多。其次是楚竹書本與帛本，其所作相同者合計有六例。隔得最遠的是今本與楚竹書本，其所作相同者僅有三例。這說明，儘管今本易與楚竹書易同為古文本《周易》，但由於今本之古文本已通過吸收今文本“經歷多次校正和整理而成”而與戰國古本相去甚遠了。^②

再看諸本斷辭之有無這一情形（見上“三本周易‘斷辭類相異文句’中‘斷辭之有無’情形綜合比較表”）。楚竹書本比今本少某斷辭者有九例之多，而比今本多某斷辭者只有三例。它比帛本少某斷辭者也有七例之多，而比帛本多某斷辭者僅有兩例。可見，今本所存斷辭最多，其次是帛本，反而是這個戰國古本所存斷辭最少，所缺斷辭最多。這表明漢初在傳抄古文本易的過程中也在力圖恢復古本原貌，而非一味刪改。今文易學雖然在解讀上重在發揮易之大義，但其所用版本不必就與古本刻意立異。如果以上引《漢書·藝文志》的說法為據來判定易之今文古文，則這戰國古本易所脫斷辭尤多，難道可以說戰國易不是古本易？當然不行。但《漢志》亦可能大體不誤。這只能說明，易之古本有許多種，戰國

① 劉大鈞：《今帛竹書〈周易〉綜考》，第114頁。

② 林忠軍：《從戰國楚簡看通行〈周易〉版本的價值》，《周易研究》2004年第3期。

古本類易亦非當時的最古版本，它本身也在流傳過程中脫去了不少斷辭。在漢初當有諸古本同時流行者。今文易直接從古文易傳抄而來，亦當參改了多種流行的古文本，今本則參考了更多的古本和今本以成就此一最古之面貌，所存斷辭最多。所以，林忠軍先生指出“今本整體上優勝於戰國本和其他本”，^①可謂至當之論。三本易版本的斷辭互有增減，當是流傳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形成的版本差異。而今本則通過文字整理恢復而來很有可能是與古本原貌最為接近的。

① 林忠軍：《從戰國楚簡看通行〈周易〉版本的價值》。

第七章 “非斷辭類相異文句”解讀

在上一章中，我們對《周易》文本“斷辭類相異文句”作了專門的分析討論。主要是分析了這種相異文句的類型，以及它與《周易》今古文本的關係問題，而沒有涉及它帶來的對卦爻辭意義的新解讀。必須承認，有的斷辭類相異文句對卦爻辭含義影響很大，但這樣的例子極少，對卦爻辭含義影響更大的是狹義上的單字意義上的“異文”和“非斷辭類相異文句”。

《周易》文本狹義上的“異文”比其他類型的“異文”要多得多。其中與卦爻辭解讀的關係最為密切，數量又最多的是通假字。有時本字與借字的辨別確實很難。如果處理得好將會對《周易》文本的理解帶來實質性的意義，如果處理不好，就沒有任何意義。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儘量避免三種情形：一是避免混淆通假字與非通假字；二是避免受通行本的影響而把所有異文都說成假借字；三是避免受其他古本的影響而把所有異文都說成本字，通行本用的都是借字。這三種情形都不利於我們獲得對卦爻辭的正確理解，都可能掩蓋不同的《周易》文本的意義世界與時代差異。對戰國楚竹書《周易》狹義上的“異文”作校注這項工作，我們將放在本書第四編來做。本章我們主要討論“非斷辭類相異文句”對於理解卦爻辭含義所產生的影響，其間由於文句所涉，偶爾也會論及某些斷辭類異文對於理解卦爻辭含義的影響。關於相異文句的選取以及所採用的《周易》版本等情況，詳見本編第六章的引語。

第一節 訟、帛（師）、比、歷（謙）、陵（隨）、亡忘（无妄）六卦解讀

一、訟卦

（一）訟九二

今：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帛：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省

阜：缺

竹：不克訟逋肤丁邑人晶四户亡襍

“逋”，古“歸”字。“肤”，讀作“逋”，二字可通。楚竹書“逋肤”即歸逋。“逋”是逃竄的意思。“晶”用作“三”，楚竹書易“三”字均作“晶”。“襍”，讀爲“眚”，災禍義。

今本帛本均作“歸而逋”，多一“而”字。楚竹書本“三四户”，今本帛本均作“三百户”。今本此爻的解釋有許多種，都不好理解。然而，根據楚竹書本就好理解了。“而”字作連詞連接兩個先後相承的動作行爲，其動作行爲的施動者是同一個。這從楚竹書本用“而”字的語句都可看出來。如“係而敏之”（隨上六）、“不家而食”（大畜）、“不耕而獲”（无妄六二）。若有“而”字，則“歸”與“逋”同爲“不克訟”者的行爲，“不克訟”者回來然後逃竄，爲何要先回然後逃。或說“歸而逋”是“逋而歸”的倒裝。^①上文並未交待“不克訟”之後是否有刑事要執行，要服刑而不服之，可以說逃歸，但很明顯這是一起民事訴訟，哪里需要逃歸？《周禮·地官·大司徒》“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鄭玄注曰：“爭罪曰獄，爭財曰訟。”訟事主要與經濟利益相關，而不必坐牢受刑。因而說逃歸總有點不好理解。筆者認爲，以作“歸逋”爲宜。無“而”字，則“歸”與“逋”可理解爲兩個施動者

^①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一）》，《周易研究》2004年第3期。

的行爲。一是被告，一是原告。訟九二《象傳》云：“不克訟歸逋竄也。”可見，《象傳》所據之經作“歸逋”，無“而”字。對這句話的句讀一般是這樣作的：“不克訟，歸逋竄也。”一個“竄”字解釋了兩個字兩種動作行爲“歸”與“逋”，殊不可解。我們認爲，此處宜如此讀法：“不克訟，歸；逋，竄也。”歸，可以是原告和被告都回來了，而竄則是指原告。這一起訴訟事件是誰告誰呢？訟九二《象傳》云：“自下訟上，患至掇也。”表明這是一起以下訟上的訴訟案。上即是一邑之長——大夫，下即是“邑人”。

邑人是什麼人？決不是如有的學者所說的奴隸。邑人應該是屬於統治階層的，是與統治者同族的。《左傳》定公九年：“盡借邑人之車。”如果是奴隸有車可借嗎？有車的是大夫階層或高級士人階層以上。《周禮》官名中多有稱“人”者，如“虞人”、“遂人”、“車人”等。許倬雲先生指出：“國的意義在第一階段時，國人或邑人也就是原先殖民隊伍的成員及其子孫。對於分封的國君，這批人是親信的自己人；對於當地原來的居民，這批人是統治者。”^①他還引杜正勝說周代封國時，“國人與邑人並有問政的權力”^②。所以說邑人也是統治者，是貴族。邑人與邑大夫之訟，是統治階級內部的利益之爭。《左傳》哀公十六年：“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此即是以下級告上級之一例，而且此“下”即指“邑人”。那麼周易訟卦九二邑大夫與同族邑人之間的官司打得如何呢？爻詞說“不克訟”。

克，古來注易者一般都解爲“勝”。“不克訟”，即不勝訟。實則不然，這裏的“克”字當解爲“成”。《春秋》宣公八年“雨，不克葬”，杜預注云：“克，成也。”“不克訟”即不成訟，訟卦《象傳》曰：“‘終凶’，訟不可成也。”“訟不可成”即是對“不克訟”的最好注解。“訟不可成”當然不能理解爲“訟不可勝”，而應該理解爲有爭端也宜調解而最好不要成訟，訴訟總是不好的。九二的訴訟是下級告上級，但司法機關未予受理。所以說不成訟，即

① 許倬雲：《西周史》（增補本），三聯書店2001年，第302頁。

② 許倬雲：《西周史》（增補本），第302頁。

官司沒打成。爲什麼不受理呢？因爲下級告上級是不合禮法的。《國語·周語中》即記有“元咺訴衛侯”一案，晉侯判衛侯有罪，但不敢執行，所以移交周王處置，結果周王不受理，因爲這是以下訟上，他還說出一通這種訟事將使上下等級混亂這一理由來。周王爲了維護禮制，不接受下級告上級，使他們不要訴訟，這不也正是“無訟”之義嗎？孔子所謂“無訟”可能是承此意來。一般理解孔子“無訟”爲沒有訴訟或“使訴訟的事件完全消滅”。^①此解可通。這裏，我們提出另外一種解讀。“無”通“毋”，訓“不要”。如《詩·魏風·碩鼠》：“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孔子講：“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孔子的意思是說，聽訟折獄，我與人無異；我與人不同的是一定要儘量使他們不要訴訟。這樣從上下文理解比較平實。“無訟”之義可能有二，一是不合禮制之訟使之不要訴訟，因爲這容易破壞禮制；二是合乎禮制之訟亦勸其不要訴訟而調解之，因爲訴訟傷感情。人若有謙讓之德亦可止訟不爭。因而“無訟”的理想與傳統重人情重德的思想密切相關。

所以，此爻之義當爲：邑大夫被邑人提起訴訟，但因此訟不合禮制，所以未被司法部門受理，因而訟事未成。於是邑大夫又回到采邑。邑人則逃了三四戶。這三四戶邑人顯然就是聯合起來告發邑大夫的。因爲訟事未被受理，邑大夫不但未受罰，反而得罪了邑大夫，所以不敢再在此邑呆下去，只有逃跑。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當然以楚竹書本作“三四戶”於義爲長。“百”字乃“四”字之訛。因而這訟事，對於邑大夫來講，是沒有什麼災禍的，即“无眚”；而對於原告邑人來講，則是十分冒險的事，很容易帶來災禍。正如訟九二《象傳》所云“以下訟上，患至掇也”。人們一般根據孔穎達疏“禍患來至，若手自拾掇其物，言患必來也”來理解。這當然可通，但是總顯得有些迂曲。把一個“掇”字解成了一個比喻。據《經典釋文》，掇字，“鄭本作𢶏，憂也”，^②則“患至掇也”是禍患即至而讓人擔憂。此義平實，顯然比“若手自拾掇”義爲長。

① 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第2版，第128頁。

②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中華書局1983年，第20頁。

(二) 訟六三

今：貞厲終吉

帛：貞厲

阜：□厲冬吉

竹：貞厲冬吉

“厲”，濮茅左先生分析為“从石、从厲省，同‘礪’、‘厲’”。^①李零先生以濮說不妥。他認為“厲，簡文从石萬聲，古文字的厂旁是从石旁分化，本來就是一個字，可以直接寫成厲”^②。

“冬”讀為“終”。今本《易經》“終”字在楚竹書《易經》中均作“冬”或“𡇗”。《說文》：“冬，四時盡也。古文終字。”“冬”與“終”是今古文，“冬”為古文，“終”為今文。又《說文》釋蠡字：“蠡，蝗也。古文終字。”可見，“終”字古文既作“冬”又作“蠡”。而“終”為今文，“冬”為古文無疑。又，楚竹書《易經》除謙卦卦辭一處作“𡇗”外，其他都作“冬”，殘存的阜陽本《易經》亦都作“冬”字，帛本《易經》“冬”、“終”並用，而到今本《易經》則全部統一作“終”。由此可見，帛本《易經》是一個中轉站，今本《易經》必在帛本易經之後還作了文字的統一整理。

今本《易經》“貞厲，終吉”，阜陽本與楚竹書本均有“冬吉”，與今本同。唯帛本無“冬（終）吉”，劉大鈞先生認為帛本“是遺‘終吉’也”。^③甚是！從爻義上看，亦以有“終吉”二字為宜。今本此爻全句是：“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楚竹書本用詞語義同。吳辛丑先生在解“或從王事，无成”時指出：“《坤》卦言‘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訟》卦在‘或從王事’後僅言‘无成’，不言‘有終’，乃互文之故。《訟》卦六

① 濮茅左：《楚竹書〈周易〉研究》（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0頁。

②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4期。

③ 劉大鈞：《今帛竹書〈周易〉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頁。

三爻前面說‘食舊德，貞厲，終吉’，既言‘終吉’，非‘有終’而何？”^① 如果有“終吉”二字，就好從互文的角度順利地解讀此句爻辭。如果沒有“終吉”二字，當然就不能從互文的角度來理解了。而如果不從互文的角度理解，就不好理解。所以，還是以有“終吉”二字為宜。又據此爻《象傳》：“‘食舊德’，從上吉也。”顯然其所本經文亦是有“終吉”二字。

（三）訟上九

今：或錫之鞶帶

帛：或賜之般帶

阜：缺

竹：或賜緼繻

錫，通賜，賜予義。或，有二解，一是作語氣副詞，表不定語氣，或許、也許；二是作不定代詞，有人。孔穎達疏本爻《象傳》云：“凡言‘或’者，或之言‘有’也。言或有如此。”^② 顯然，孔穎達解“或”為語氣副詞，或許、也許。但據徐山先生的研究，《周易》卦爻辭句首出現的“或”字都應作不定代詞“有人”講。他說：“《周易》爻辭產生的年代為西周初年，當時的‘或’字尚無後來才產生的表示不肯定的‘或許’義的用法，和產生於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的《詩經》相比較，可知《詩經》中的‘或’字亦無‘或許’義的用法。”^③ 如此，則“或”為賜的主語，這就與易經其他兩處賜字用法相一致了。其他兩處“賜”字前都有主語。今本易經“錫（賜）”字三見，一為訟卦上九“或錫之鞶帶”，二為師卦九二“王三錫命”，三為晉卦辭“錫馬蕃庶”。後兩處“錫（賜）”字都直接帶一個名詞賓語，唯訟上九接“之”字帶雙賓。征之上古文獻，賜字接“之”字帶雙賓的情形似不多見。楚竹書易“賜”字兩見，一在訟上九，一在師九二，晉卦缺如。都是直

① 吳辛丑：《周易講讀》，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62頁。

② （唐）孔穎達：《周易正義》，（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上册，中華書局1980年，第25頁。

③ 徐山：《周易詞義與結構分析》，中國書店2007年，第218-219頁。

接帶一個名詞賓語。楚竹書易訟上九“或賜緇紼”，“賜”字後無“之”字。可能“賜”字的用法有一個從直接帶名詞賓語到接“之”字帶雙賓的發展過程。如果是這樣，那麼，楚竹書易應該更加體現《易經》古貌，而今本、帛本都是經過進一步的整理和文辭修飾的。

緇紼，濮茅左先生指出：“‘緇紼’，讀爲‘鞶帶’，‘緇’、‘鞶’音通。”^①《說文》：“鞶，大帶也。《易》曰：‘或錫之鞶帶。’男子帶鞶，婦人帶絲。从革，般聲。”鞶，帛本作般。鞶、般都在元部，幫並旁紐，音近相通。《說文》所謂“男子帶鞶，婦人帶絲”是承《禮記·內則》“男鞶革，女鞶絲”而爲說。《左傳》桓公二年：“帶裳幅舄，衡紃紃紃，昭其度也。藻率鞶鞶，鞶厲遊纓，昭其數也。”杜預注：“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孔穎達疏曰：“《易·訟卦》‘上九，或錫之鞶帶。’知鞶即帶也。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上‘帶’爲革帶，故云‘鞶，紳帶。’所以別上‘帶’也。《玉藻》說帶，云‘大夫大帶’，是一名大帶也。”可知，鞶帶，是男子用的垂有紳條的革質腰帶。無論是帶還是紳都是革質的。從我國古代工藝的製作歷史來看，革比絲要早很多，革製品是遊牧時代的，絲製品是農業種植時代的。《易經》卦爻辭中可能沒有表絲織品的字，而革字或从革之字卻多見。即使是黃裳、履、朱紱、袂等也不一定是絲質的。郭沫若先生推測：“當時似乎還是遊牧盛行的時候，後代的絲綿織物應該還未發達。衣履的材料除革木、獸毛、草索之外，很難想像。所以黃裳或許就是‘黃牛之革’所裁成。如朱紱、赤紱絕對不會如像後世注家所想像的甚麼很堂皇的祭服。頂多怕只是染紅了的頭髮或者馬尾之類。”^② 不可否認，郭沫若的大膽想像是有其一定道理的。若如此，則楚竹書易訟上九作“緇紼”均从絲，是處於絲織品發達時代的反映。作“鞶帶”比作“緇紼”更古老。

① 濮茅左：《楚竹書〈周易〉研究》（上），第82頁。

②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外二種），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3頁。

據《左傳》桓公二年所言，帶“昭其度”，鞶“昭其數”，知鞶帶乃是區分尊卑等級地位的服制。又據《玉藻》所謂“大夫大帶”，知鞶帶是大夫這一級的服飾。這裏涉及到周代古禮中的“錫（賜）命禮”。據齊思和先生《周代錫命禮考》，“錫命一辭首見於《易經·師卦》九二曰：‘王三錫命。’《象》曰：‘王三錫命，懷萬邦也。’”^①這就是所謂的“錫命禮”。錫命禮有諸侯爵祿其臣之禮（如《禮記·祭統篇》所載），有天子錫命之禮（如《周禮》《大小宗伯》等篇所載）等。^②又據《周禮·大宗伯》君王有“九命”之賜：“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又《禮記·王制篇》正義引《含文嘉》九賜著重從所賜之物上說：“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白虎通》釋之曰：“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和民者賜樂則，民衆多者賜朱戶，能進善者賜納陛，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鈇鉞，能征不義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秬鬯。”（卷三上）蕭漢明先生引《書·益稷》“明庶以功，車服以庸”，指出“自古便有以車或服飾作為獎勵有功者的措施，此例一直沿襲到清代。而此處所受‘繻繻’之賜，不是因為有功，而是因為勝訴”^③。甚是！

訟卦上九：“或賜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傳》云：“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綜合以上瞭解，我們可以對這條爻辭作出比較準確的理解。虞翻注云：“錫，謂王之錫命。”可謂得此爻為賜命之實。而“王”可能不是周王，而應該是諸侯王。因為此卦訴訟兩造乃邑人與邑大夫。兩造的上一級仲裁機構乃直接隸屬諸侯王。因而，“或”字本是“有人”義，於此處可以具體化為“有的

① 齊思和：《中國史探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02頁。

② 齊思和：《中國史探研》，第103頁。

③ 蕭漢明：《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易經〉釋卦三則》，郭齊勇主編《儒家文化研究》（第1輯《新出楚簡研究專號》），三聯書店2007年，第239頁。

諸侯王”。卦辭講“賜鞶帶”，《象傳》云“受服”，“受服”乃《周禮》九命之賜的第二命，相應於《含文嘉》九賜之物亦是“衣服”。又相應於《白虎通》的解釋，得賜衣服者乃“能富民者”，即與經濟利益相關者。而據鄭玄“辯財曰訟”。此訟事正是與經濟利益相關的。一一皆若合符契。因而，“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的意思是：如果訟事成了，邑大夫打贏了這場官司，有的諸侯王還會賜給邑大夫鞶帶服飾以進一步鞏固其大夫的地位，但一個上午的時間內鞶帶就多次被褫奪。褫就是奪取的意思。是誰褫奪這受賜的鞶帶呢？是諸侯王還是不服氣的邑人？不得而知。但總之如《象傳》所云因為訴訟而獲賜爵服是不值得尊敬的，甚至是可恥的。這又是止訟甚至恥訟思想的反映。那麼為什麼前面五爻都不見因訟而受辱，甚至九五稱“訟元吉”，唯獨這最後一爻官司打贏了，反而受辱而凶呢？這也就是說為什麼卦辭講“中吉終凶”呢？我們認為，六條爻辭都是從邑大夫即上級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結合爻象來看，初六陰爻居陽位亦有訟象，但因所居最下，象被告邑大夫能够謹小慎微地從事，邑人雖小微辭，亦不至於訟。九二陽爻是邑大夫亦有血氣而欲訟者，然居柔位，且得下之中，即雖不正有錯但能得中於此位，且上應九五，所以訟事不成，上級未予受理，故得无咎。六三與過極之上九正應，且居剛位，所以是欲訟者，故貞厲。但畢竟處在下卦、內卦，又質性本陰柔，所以有順上從王事之象，諸侯王不會拿他怎樣的。九四陽剛而不中，有訟象。但因居柔位，又所應在下，是能聽取邑人意見之象，故能“復即命渝”，改變以前的一些命令措施以與邑人相安無事。九五“訟元吉”，《象傳》曰：“訟元吉，以中正也。”是說訟事成了也不怕，如果說前面幾爻由於所處之爻位性質，多多少少象徵著邑大夫有過錯，那麼此爻既中且正，則象徵著邑大夫沒有任何過錯，過錯全在邑人對財貨的貪婪。所以對於這樣的邑大夫來講，訴訟對他是好事，因為這反而可以揭示他的中正與邑人的貪婪。當然歷來解此爻之中正一般都是從聽訟者的角度來說的，此解單從這一條爻辭來看也是可通的。到上九爻就不同了，此爻處外卦之終，全卦之極。訟事本來對於邑大夫是有利的，但這個邑大夫太囂張，想順便通過訴訟把邑人

給制服，於是通過各種手段達到目的。官司打贏了，而且還受到賞賜。其實這樣做是不能服人心的，所以以訟受服不足敬也。如果單從這一爻來看，還可以解成邑人打贏了官司，並獲得封賜（采邑是可以收回並改賜的），但這樣得來的封賜而不是通過世襲或有功勞而得封賜，也是不能服人心的。

二、帛（師）卦

帛（師）上六

今：大君有命

帛：大人君有命

阜：大君有命

竹：大君子有命

楚竹書本易“大君子”，帛本作“大人君”，阜陽本、今本以及《小象傳》引等均作“大君”。據廖名春先生考：“‘大君’《周易》經文三見。帛書《易經》一見（《臨》卦六五“大君之宜”，帛書《易經》“大”字以下殘）。可以說‘大君’為成詞。‘大人君’只有帛書《易經》一見，‘大君子’只有楚簡《易經》一見。疑‘大人’、‘君子’為成詞且義近，帛書《易經》的抄手見‘大君’之‘大’字習慣性地多寫出了‘人’字；楚簡《易經》的抄手見‘大君’之‘君’字習慣性地多寫出了‘子’字。皆為衍文，並非有什麼深意。”^① 劉大鈞先生亦以帛本“大”後之“人”字，楚竹書本“君”後之“子”字為衍文。^② 李零先生則疑“大君”、“大人君”、“大君子”“皆‘大人君子’之省”^③。

先秦文獻無“大人君子”連言者。因此，以“大君”、“大人君”、“大君子”為“大人君子”之省，不確。楚竹書易此處“大君子”一詞可能如廖名春先生所說是習慣性的誤抄。但就在這習慣性的誤抄裏，從這些辭彙所反映的思想觀念上來講，也還是有點

①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一）》。

② 劉大鈞：《今帛竹書〈周易〉綜考》，第17頁。

③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

意思值得一辨。

“大人君子”連言始見於唐宋文獻。特別是宋人易注中多作“大人君子”連言。宋朱震《漢上易傳》卷五解困卦云：“大人君子通稱。對而言之，君子通乎大賢小賢，而大人德配天地者也。”可見，在宋人的理解中，大人與君子可通稱。唐人邢璣注王弼《周易略例·明象》亦曰：“大人君子，義同爲驗也。”^①然細緻辨別，即對言之，兩者的意義又各有偏重。這在上古文獻中亦復如此。《易經》卦爻辭中“大人”與“君子”多見。合而言之，大人與君子都是兼德（才）與位而言的；分而言之，則大人偏於位，君子偏於德（才）。然在《易傳》，大人與君子都偏重於從“德”而不是“位”與“才”的意義上理解。這可能是受儒家思想意識的影響。其實，“大人君”、“大君子”與“大君”一樣，可能都曾不同程度地流行，不能說它們完全不成詞，應該屬於辭彙的歷史發展概念。先秦有“人君”、“君子”、“君”等成詞，就如在“人”前面加一“大”字一樣，在這些辭彙前加一“大”字讚揚之而作“大稱”是合理的。因此，“大人君”是對“人君”（有位之君王）的大稱，“大君子”是對有德之“君子”的大稱，“大君”則是對“君”（人君、君王義，非君子義）的大稱。“大人君”與“人君”義同，都指君王。“大君子”的意義有別，指的是“君子”。通觀全爻：“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既然是“開國承家”則爲“君王”無疑，君王亦可與“小人”相對言。所以楚竹書本“大君子”的“子”字肯定是衍文。而帛本作“大人君”，其“人”字不一定爲衍文。可能是“大君”一詞的流傳定型過程中的一種作法。

三、比卦

（一）比象

今：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帛：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兇

①（魏）王弼，（晉）韓康伯：《周易王韓注》，嶽麓書社1993年，第252頁。

阜：缺

竹：比备簪元兼貞吉亡咎不盜方迷遂夫凶

今本、帛本“比”字後均有一“吉”字，楚竹書本“比”字後無“吉”字。但楚竹書本於“亡（无）咎”前有一“吉”字，而今帛本“无咎”前均無“吉”字。對此，廖名春先生認為：“楚簡本‘无咎’前有‘吉’字。王弼本、帛書《易經》本皆無。疑‘吉’為衍文，抄手涉前文而誤增。因為既稱‘吉’，再說‘无咎’，似為蛇足。但《周易》經文稱‘吉，无咎’者有十二處，其中稱‘元吉，无咎’的有二，稱‘大吉，无咎’、‘引吉，无咎’者各一，稱‘大人吉，无咎’、‘丈人吉，无咎’者各一，單稱‘吉，无咎’者有六。所以還不好肯定楚簡的‘吉’字就是衍文。”^①

廖名春先生雖疑楚竹書本“亡（无）咎”前的“吉”字為衍文，但接著表示不好肯定此“吉”字就一定是衍文，而且舉出了卦爻辭詞例上的極有力的證據。這些證據正可作“吉”字非衍文之證。筆者認為楚竹書易“亡（无）咎”前的“吉”字非衍文。證據誠如廖先生所舉。需要說明的還有，“吉，无咎”並非蛇足。吉是從正面說的，无咎是從反面說的。“吉，无咎”正是從正反兩方面判斷事態發展的後果。從正反兩方面作判斷起強調作用。

此外，我們反而認為，今本與帛本“比”字後的“吉”字是衍文，可能是把“无咎”前的“吉”字挪前了。說它是衍文，是因為除此處比卦卦辭外，卦爻辭沒有以“吉”字開頭者，斷語“吉”字總是接在事辭或象辭之後，說明某事某象之後果，如比九五“邑人不誡，吉”，小畜九二“牽復，吉”等。^②這裏在卦辭第

①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一）》。

② 是否可以進一步說卦爻辭沒有以斷辭開頭者？需要考證。我們發現明顯有多處以“亨”字或“元亨”直接卦名開頭者，如“小畜，亨”，“謙，亨”，“大有，元亨”，“隨，元亨”。但這裏的“亨”字于楚竹書《易經》卦爻辭中均作“卿”，而“卿”乃古“饗”字，而“饗”為宴饗義。雖可通“亨”但不必一定通，若是以楚竹書本“卿”讀如字以本字解，則今帛本“亨”字訓通作如吉凶斷語理解就是錯的。如果“亨”字是訓為通的斷語，則斷語可以處於卦爻辭開頭；如果“亨”字不是訓通之斷語，而是“卿（饗）”之借字，則無斷語處於卦爻辭開頭之例。此點仍待考。

一個字就來一斷語“吉”字，實在無來由。當然，有人會說，這個“吉”字並非無來由，而是對“比”下的一個斷語，即“比吉”連言，《彖傳》曰“比，吉也”，即是作此解。《周易集解》引虞翻注云：“比而輔之，故吉。”又引《子夏傳》曰：“今既親比，故云‘比吉’也。”似乎從《彖傳》以來，就是作此解，卦名“比”後就確有一“吉”字。實則不然。

朱熹說《彖傳》開頭“比吉也”三字“疑衍文”。^①朱熹未說明理由，但從他對《彖傳》的注解來看，他可能主要是從《彖傳》解卦的體例上來思考的。《彖傳》解卦辭總是首先解卦名或連卦名一起的卦辭之義。每條解釋（每條爻辭隨句讀不等而作若干條解釋）一般都以“也”字作結。^②可比卦《彖傳》“比吉也”三字以“也”字為結，從形式上應該已經完成第一條解釋，但這條解釋卻並未解釋卦名“比”的意義而只是說明“比”的後果，所以這不符合《彖傳》釋義例。若此說不誤，即《彖傳》“比吉也”三字為衍文成立，則卦辭於卦名“比”字後不當有“吉”字明也。只是朱熹雖敢疑傳卻不敢疑經，所以只在注《彖傳》時才怯怯地說這三個字“疑衍文”，而不敢在注卦辭時說“比”後“吉”字疑衍。而我們看到了楚竹書易比卦比字後沒有“吉”字，不正是“吉”字為衍的一條極重要的證據嗎？如果朱子看到這種版本的易經，恐怕就有底氣說經文中的“吉”字為衍文了。以上是從形式上來說明“比”字後的“吉”字為衍文的，下面我們再從“比吉”的意義來看，說明此“吉”字為衍文。何方言“比”即稱“吉”？從爻辭看，比有許多種，有自內之比、有外比、有匪人之比、有无首之比，其吉凶是不一樣的。爻辭於內外之比都斷以“貞吉”，於无首之比斷以“凶”，匪人之比雖無斷語但從語義看是

①（宋）朱熹：《周易本義》，蕭漢明校點本，齊魯書社2003年，第171頁。

② 當然，亦有以“曰某卦”作結的，郭京所謂“凡《彖》先舉爻辭後以義結下皆有‘也’字”（郭京《周易舉正》，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8年，第109頁）是說到了《彖傳》釋義的某種常例，著一“凡”字並非“所有”義而是“大凡”義。

“凶”，而且其爻《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又《經典釋文》引王肅本“匪人”下就有“凶”字。^①可見，從語義上來看，卦辭一開始就對“比”斷以“吉”是不合理的。

再看看對今帛本“原筮”的理解。自古迄今對“原筮”的訓釋主要有六種。

一是訓“原”爲卜，“原筮”即卜與筮。此是《周易集解》引干寶說。干寶曰：“原，卜也。《周禮》三卜，一曰‘原兆’。”^②

二是訓“原”爲原窮、推原義。孔穎達《周易正義》釋“原筮”爲“原窮其情，筮決其意”。^③程頤亦持此見。其釋“原筮”爲“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④

三是訓“原”爲再，“原筮”即再筮。蘇軾云：“原，再也。再筮，慎之至也。”^⑤朱子《周易本義》亦主此說此義理。其云：“再筮以自審。”^⑥朱震亦主此說。此解所本當是《爾雅·釋言》：“原，再也。”

四是訓“原”爲本、爲始。此爲俞樾《群經平議·周易》卷一所主張。其根據是《說文》：“原，水本也。从氺出厂下。”即“原”的本義是本始義。又引《漢書·元帝紀》注“原，本也”爲證。

五是訓“原”爲田爲野，“原筮”即“野筮”。此爲尚秉和先生所主張。他說：“原者田也。《左傳》僖二十八年‘原田每每’注‘高平曰原’。《周禮·太卜》‘原兆’注‘原，原田也。’按古皆井田，井與井相間之形。坤爲拆，像原田。故曰原筮。坎爲筮，坤爲原。原筮，猶言野筮也。《曲禮》云‘外事以剛日’。鄭注外事郊外之事。《儀禮·士喪禮》筮於兆域，兆域在郊外，即‘原

①（唐）陸德明：《經典釋文》，第20頁。

②（清）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中華書局1994年，第140頁。

③（唐）孔穎達：《周易正義》，第26頁。

④（清）李光地：《周易折中》，劉大鈞整理，巴蜀書社1998年，第100頁。

⑤（宋）蘇軾：《東坡易傳》（卷一），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臺灣世界書局影印1988年，第47頁。

⑥（宋）朱熹：《周易本義》，第91頁。

筮’也。”①

六是今人廖名春先生的新解。他訓“原”爲諒，讀“筮”爲“折”，訓折敗義。他這樣論證：“疑‘原’訓諒。《莊子·天道》：‘因任己明而原省次之。’成玄英疏：‘原者，恕免。’‘筮’，疑讀爲‘折’，指折敗。今本《老子》二十五章的‘大曰逝’，‘逝’字帛書甲、乙本都寫作‘筮’，其實本字當作‘折’，義爲折敗。‘原筮’，即恕免他人的折敗。”②

楚竹書《周易》一出，諸說並休，唯尚秉和先生所解得其義，但其論據與意義的引申亦有可商之處。下面根據楚竹書《易經》“原筮”所作之字來理解“原筮”之本義，並評說以上諸解。

楚竹書易比卦卦辭“备”字，濮茅左先生考釋：“‘备’，《說文》所無，‘遼’省文，……古文‘原’作‘遼’。《周禮·地官·大司徒》‘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經典釋文》：‘原，本又作遼。’又金文《史敦簋》、《單伯鬲》等均作‘遼’。”③ 簋，同筮。按“原”字，《說文》作“原”从泉，爲“𣶒”的別體，𣶒，是原（原）的古文、籀文。《說文·巛部》：“𣶒，水本也。从巛出𠂔下。”段注云：“𠂔者，山石之厓岩。會意。”所以，原（𣶒）字乃會水出涯岩之意，其本義爲水之本源。“原（原）”與“遼”是什麼關係？《說文》“𣶒”字下段注云：“後人以原代高平曰遼之遼，而別制源字爲本原之原。積非成是久矣。”《說文·辵部》：“遼，高平曰遼。人所登。”段注云：“遼字後人以水泉本之原代之。”可見，“原”與“遼”本是兩字，“原”的本義是水源、本源，“遼”的本義是高原、原野。後人以水源之“原”代高原之“遼”。於是，“原”行而“遼”廢。本原水源意義上的“原”也漸漸由後起的“源”字代替。因而從楚竹書作“备”（即“遼”之初文，是“遼”之省）來看，今帛本“原筮”之“原”並非本原水源之意，而是高原、原野之意。因此，

① 尚秉和：《周易尚氏學》，中華書局1980年，第62頁。

②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一）》。

③ 濮茅左：《楚竹書〈周易〉研究》（上），第90頁。

訓“原”爲原窳、推原義或爲本、爲始義等都是從“原”字的本義來解的，而不知它只不過是代“邐”字，因而其意義也當是高原、原野義。廖名春先生似乎也不注重此處異文的意義，而是通過對“原”字作另外的訓解，對“筮”字作破讀，從而形成一種新解。此解似乎有些迂曲。

所以，我們說尚秉和先生解“原筮”爲“野筮”可謂得其義。但他以“原筮”爲《儀禮·士喪禮》所謂“筮於兆域”義卻不够精準。“兆域”固然在郊外、在野，但“兆域”的意思乃指墓地之疆界。《周禮·春官·塚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孫詒讓正義曰：“辨其兆域者，謂墓地之四畔有營域墉埒也。”因此，若如尚秉和先生以“原筮”爲“筮於兆域”，則“原筮”爲在墓地附近卜筮，或爲卜陰宅。而在墓地卜筮或卜陰宅之義顯然不合此卦卦辭之義。比卦《大象傳》云：“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據此，比卦卦辭“不甯方來，後夫凶”的“方”宜訓爲邦，意爲尚未獲得安寧的諸侯邦國咸來比輔此“先王”，那些後來比輔者就有兇險了。此事當指周先王處於草創階段的建周得天下的政治大事。大事才開始，就講卜陰宅之事，顯然不相類。“原筮”之爲在野外卜筮，若與卜宅之事有關，更大可能是卜陽宅、卜居。《書·召誥》：“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朝至於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此卜宅具體指占卜決定建都的地方，指成王決定重新營建洛邑遷都之事。此“卜”不必定具體指龜卜，而可能是泛化意義上的“卜”，因而亦可包含“筮”。既然“兆域”用“筮”，則陽宅亦用“筮”再合理不過。上面提到此卦主旨在講“建國親侯”之事，建國必選址，選址建都是大事，必卜筮之，又選址必登於高處察看，故稱原。故“原筮”之確義當爲：登於野外高處察看地形地貌，並卜筮之視其吉凶，以確定是否於此處建都。上古遷都之事較爲頻繁，是一證。

上文已對四種關於“原筮”的訓讀兼作了評析，下面對剩下的兩種訓讀，即訓“原”爲“卜”和訓“原”爲“再”兩解，也於此處作一評析。首先看干寶“訓原爲卜”說。其論據即《周禮·春官·大卜》：“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

曰原兆。”三兆之法是龜卜之法，此三兆指的是龜甲上的裂紋似玉、瓦或旱田的裂罅。疑此處“原”字的本字亦是“遘”字。此旱田是西北高原的旱田。這裏“原”字與楚竹書“备（遘）”字在句法功能上是不一樣的，前者作名詞“兆”的定語，後者作動詞“筮”的地點狀語。因而，“原兆”中的“原”並不是指一種卜法。即使單稱“原”時可以視作“原兆”之省而可以視作卜法之一種，它也不是卜之全部。原兆屬卜，卜不必原兆。而如果“原筮”之“原”解為“原兆”，則“原兆”這一卜法下一層次的概念與筮的概念並列在一起有些不類，因為筮是與卜同一層次的概念。況且，在無任何上下文交待的情況下，一上手就講“原兆”實在突兀。再看訓“原筮”為“再筮”這一看法。根據蘇軾和朱熹的解釋，“再筮”表示的是非常謹慎小心的態度。又，《易經》卦爻辭“筮”字兩見，一為比卦卦辭“原筮”，一在蒙卦卦辭“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既然蒙卦有“初筮”，那麼“原筮”應該為再筮了。看起來似乎順理成章，但實際上從義理上一推敲就有問題。蒙卦卦辭講“再三瀆，瀆則不告”，顯然是不贊成“再筮”的，“再筮”也並不能表示態度的謹慎。而如果比卦卦辭的“原筮”是“再筮”，就與蒙卦對“再筮”的態度相反了。因為，比卦卦辭在“原筮”後，接以“元永貞，无咎”。楚竹書本更在“无咎”前著一“吉”字。何以於一經之中五千言之內，對只出現兩次的“再筮”的態度如此相反？所以，訓“原筮”為“再筮”是有問題的。

下面再來理解“元永貞”以及“亡咎”的含義。“叢”，通“永”。《易經》卦爻辭中兩見“元永貞”。一在此處比卦卦辭，一在萃卦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吳辛丑先生分析這兩例時說：“元者，大也；永者，長也。‘元永’是並列關係，是形容詞作名詞用，指長久重要之事，作‘貞’的前置賓語。‘元’在古代亦有‘善’義，若此，則‘元永貞’與‘利永貞’同義。”^①我

① 吳辛丑：《〈周易〉“貞”字結構分析》，《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6期。

們同意吳先生對“貞”字語法結構的分析以及對“元”與“永”二字的結構關係和用法的分析。他通過對“元”字作兩解而提出對“元永貞”的兩種理解。我們不取後一種理解。因為，楚竹書本作“元永貞，吉，亡咎”，若“元永貞”即“利永貞”，則“利”義與“吉”義相重。在《易經》卦爻辭的“利”字語中，除了有數例從反面說“无不利”這一表述前面可加一正面的表述“吉”之外，表示正面意義的“利”字語往往不再與同樣表示正面意義的“吉”這一斷語相銜出現。據吳先生前解，則“元永貞”的意思是：占問長久重大之事。甚是。建國之事非長久重大之事而何？我們認為，“元”之“首”義、“始”義施之於此處亦通。即：占問為首長久之事，或占問創始長久之事。周之建國親諸侯不正是做諸侯之首領率領諸侯開創新紀元的大事嗎？此事能否長久呢？對於建國來講，這當然是首先要占問的大事。占問的結果如何呢？楚竹書易說“吉，亡咎”。吉，是從正面說；亡咎，是從反面說。

今帛本《易經》卦爻辭中的“无咎”，楚竹書本均作“亡咎”。“亡咎”是商代甲骨卜辭中出現的恆語，“无咎”應該是改自“亡咎”。“无”和“亡”雖然都有“沒有”義，但還是有細微的義理上的差別的。“无”是絕對的沒有，而“亡”則是先有然後沒有。《繫辭上》云：“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有過而後補之。朱震《漢上易集傳》解“无咎”為本實有咎，補過而无咎。這正合“亡咎”的殷商本意。所以，“无咎”往往可以與“吉”相連出現。因為“亡（无）咎”與“吉”的含義並非等同，而是有著比較大的差距。又，從楚竹書本《周易》既不作“无”，亦不作“無”，而都作“亡”來看，《周易》作“无”並非從一開始就如此，因而所有因之而起的談論《周易》“无”的哲學形上學都不適用於《周易》產生之時的情形。如杭辛齋先生曾有專篇談《周易》“无”字的形上意義。他說：“有無之‘無’，《易》經傳皆作‘无’，乃《易》之特例也。《說文》：‘天屈西北為无。’言‘无’即‘天’字屈其西北之一筆也。西北為乾卦方位，乾為天……‘无’字與有無之‘無’，訓詁雖同，而意義殊別，有無之‘無’與有相對，

而‘无’則無對，超乎有無之上。蓋有無相對，則一陰一陽，已成兩儀，而‘无’則立乎兩儀之前，為群動之根，開萬有之宗，非後天之乾卦，不足以當之。”^① 杭辛齋先生以作“无”不作“無”為《周易》之特例。然，從楚竹書均作“亡”來看，此“特例”的產生是比較晚的。漢初帛書《周易》大部分作“无”，亦有幾處作“無”。在帛書《周易》中，“無”與“有”相對為文時，只有筮（巽）卦九五“無〔初〕有終”這一處作“無”，其他如川（坤）卦六三“无〔成〕有終”，乖（睽）卦六三“无初有終”，均作“无”以與“有”相對。可見，所謂的“無”與“有”相對，“无”則無對，這些觀念的產生也是很晚的，至少在漢初帛書時代還沒有產生。而這時候《易傳》已經產生並定型了。因而以無對之“无”的觀念去理解《易傳》兩儀之前的觀念似乎是不太合適的。從今本和熹平石經易殘石不作“亡”，不作“無”，統一用“无”來看，這一《易經》用“无”字之例的開端，下限在東漢靈帝熹平年間，或王弼玄學時代。其相應的“无”的哲學形上觀念亦當漸滋於此。

綜合以上理解，比卦卦辭的意思應該是：“登於高原察看地形並筮之，又占問建國親侯之事是否可以開始做以及是否可得長久，占筮的結果是吉利沒有咎害（期間當然也會有些危險，但會很快過去，而最終獲吉）。那些未獲安寧的諸侯邦國都來比輔，那些後來者將有兇險。”

（二）比初六

今：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帛：有復比之无咎有復盈缶冬來或池吉

阜：缺

竹：又孚比之亡咎又孚海缶冬遯又它吉

楚竹書本“遯”，同“來”。今本《易經》“來”字，楚竹書本有四種寫法：遯、𠂔、𠂔、𠂔。《集韻》：“來，或从彳、从辵、

^① 杭辛齋：《學易筆談 讀易雜識》，新世紀萬有文庫，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第 220 頁。

从走。”帛本、阜陽本與今本同，均統一作“來”字。於此亦可見阜陽本、帛本與今本都對《易經》文本作了逐步的統一整理。

楚竹書本“又”，讀爲“有”。今本《易經》“有”字，楚竹書本均作“又”。阜陽本均作“有”，帛本有四處作“或”，一處作“於”，其他都作“有”。“或”，可讀爲“有”。或與有，匣母雙聲，之職對轉，可通。楚竹書本“它”，今本同，唯帛本作“池”。劉大鈞先生認爲“池”字“乃‘他’字之借”。^①又，“它”同“他”，今古文。《漢書·高帝紀》：“曰‘項它’。”顏師古注：“它字與他同。”《詩·小雅·鶴鳴》：“它山之石，可以爲錯。”《經典釋文》：“它，古他字。”故帛本“或池”亦可讀爲“有它”。

濮茅左先生讀“冬遯又它吉”爲“終來有它吉”，意思是“有它來之吉”。^②此讀法“它吉”連讀。他讀今本易同，但在讀帛書易時卻在“池”與“吉”之間作了斷讀，讀作“冬來或池，吉”。我們認爲此爻三本《易經》的讀法是一致的，都應作“終來有它，吉”。《易經》卦爻辭三見“有它”。另兩處，一是大過卦九四“棟隆，吉；有它，吝”，二是中孚卦初九“虞，吉；有它，不燕”。從爻義上看，“它吝”與“它不燕”都不宜連讀，故“它吉”亦不宜連讀。“它吉”連讀者可能是受《象傳》的影響。此爻《象傳》云：“比之初六，有它吉也。”“有它吉也”四字一般讀爲“‘有它吉’也”。實則當讀爲“‘有它’，吉也”。

下面來理解這條爻辭的意思。此爻楚竹書本還有一個字即“海”字在隸定釋讀上仍存在分歧。我們暫且用濮茅左先生的隸定。但仍把“海”理解爲與“盈”義近。以便在此對爻辭作出一種一致的理解。這句爻辭當分作兩節，“有孚比之，无咎”是一節，後面是一節。“它”字的意思是別的、其他的。但在此爻上下文中到底具體何義卻頗有爭議。若只是抽象地用“其他的”這一義，則“有它吉”就只是“有其他的吉慶”的意思。既然是有

① 劉大鈞：《今帛竹書〈周易〉綜考》，第18頁。

② 濮茅左：《楚竹書〈周易〉研究》（上），第92頁。

“它吉”，則應該先有本有之吉。而此爻前節但言“无咎”不言“吉”。此爻前後兩節應該有一個遞進的意思。但比“无咎”進一步的當是“吉”而非“它吉”，“它吉”是比“吉”進一步。所以，後節應該在“它”字後斷讀，而使“吉”字與“无咎”相呼應。於是，“它”字也就不應該作一般抽象意義上的“別的、其他的”來理解了，而應該具體化理解為“其他的什麼”了，作名詞解。高亨先生說：“古語稱意外之患為它。”^① 類似地，李鏡池先生釋“有它”為“有變故”。^② 然此解實在不能令人滿意。因為既然是有變故有意外之患何以能“吉”，而且此變故此意外之患已經是從“最終”的意義上來說的。可能正因為此解難通，所以于省吾先生說：“來疑未字之訛，古文來未二字形近。終未有它，故言吉也。”^③ 如果真的是“終未有它”倒是可以解通的，但問題是“來”字並非“未”字之訛。高亨先生已據《象傳》“有它吉也”，認為“《象傳》作者所據本作來”。^④ 現在楚竹書本出土，“來”作“速”，就更明顯不可能是“未”字之訛了。

根據此卦《大象傳》對本卦“建國親侯”這一主旨的揭示，我們認為此爻的意思是：以誠信去親比其他諸侯王，沒有咎害；進一步將內在的誠信充實滿溢，最終其他諸侯王會主動來比輔，這就吉了。這裏我們將“孚”字訓為“誠信”，將“它”字具體化地理解為“其他的諸侯王”。前節是往比諸侯王，後節是諸侯王主動來比，恰成對文對義。孔穎達云：“‘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者，身處比之首，應不在一，心無私吝，莫不比之。有此孚信盈溢質素之缶，以此待物，物皆歸向，從此至終，尋常恆來，非唯一人而已，更有它人並來而得吉。故云‘終來有它，吉’也。此假外象喻人事。”^⑤ “假外象以喻”是說以“盈缶”作比喻。“心無私

① 高亨：《周易大傳今注》，齊魯書社1998年，第98頁。

② 李鏡池：《周易通義》，中華書局1981年，第20頁。

③ 轉引自高亨：《周易大傳今注》，第98頁。

④ 高亨：《周易大傳今注》，第98頁。

⑤ （唐）孔穎達：《周易正義》，第26頁。

吝，莫不比之”是順前節“往比”的意思來的，後節的意思正是“它人”歸向“來比”。只不過此“它人”我們應該具體理解為“其他的諸侯王”。

(三) 比六二

今：比之自內貞吉

帛：比之□□貞吉

阜：缺

竹：比之自內吉

楚竹書本只斷以“吉”字，今本、帛本均多一“貞”字作“貞吉”。考比卦六四爻今本、帛本均作“外比之，貞吉”，楚竹書本作“外比之，亡不利”。“比之自內，貞吉”的意思是占問“自內比之”之事，結果為吉。“外比之，貞吉”的意思是占問“外比之”之事，結果為吉。楚竹書易於此兩爻均無“貞”字，而直接下一斷語。表明在楚竹書易看來“比之自內”與“外比之”這兩種情況，無需占問，即知“比之自內”必“吉”而“外比之”必“亡（无）不利”。此處異文可能表示的是文本流傳過程中發生了文字意義上的細微變化，這種變化顯然是抄手有意為之，附加了抄手的理解和改作，而不是簡單的文字整理與統一。從上文隨文所及所論，文字的整理與統一主要是對異體字、古今字等情況的整理與統一，沒有意義上的變化。而此處沒有異體字、古今字，且有意義上的變化，因而不好說今本、帛本文字是對楚竹書本的異文作了整理與統一。有一種可能是：今本帛本的來源與楚竹書本的來源非同一個來源，這一來源差異可能是由地域差異造成的。楚竹書本比卦六四爻辭“比”作“攷”可能就是一個證據（詳下文對比卦六四的解讀）。

下面我們來理解“比之自內”。“比之自內”是“從內部來比輔”的意思。根據上文對比卦卦辭和初六爻辭的理解，比卦講“建國親侯”之事，具體可當周先賢王從小邦周發展壯大到得天下之事。其發展壯大需要有其他諸侯王的依附和支援，因而有了《易經》對“比之道”的論說。朱子《周易本義》依程傳釋“比”為“親輔”。此釋極好，但無論是程子還是朱子似乎都沒自覺意識

到此釋之精到，因為他們都把“親輔”當作一個詞使用，而根據比卦卦爻辭和比卦《彖傳》、《大象傳》，“親輔”當是並列的兩個詞，即“親”為親比，“輔”為比輔。“親比”是自上親下，我往比於人；“比輔”是自下輔上，人來比於我。比卦《彖傳》云：“‘比’，輔也，下順從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比卦《大象傳》云：“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朱子《周易本義》概括得好，他在注比卦《大象傳》時說：“彖意人來比我，此取我往比人。”^①“人來比我”，即下順從上，下輔助上；“我往比人”，即上親下，親諸侯。

有了對“比”的“親”、“輔”這二重義及其結構的理解，對卦爻辭的理解就好辦得多了。六二“比之自內”就是從內部來比輔於周王。其實就是周邦自身內部的團結問題。如果下屬臣民主動來比輔、輔助周王，當然就吉了。這是講的“來比”。再看六四“外比之”。對此三字的理解，人們往往容易輕忽過去，只是簡單地認為“比之自內”與“外比之”是相對為文。只要稍作思索，我們不禁要問：既然是相對為文，為什麼兩者的結構不一致，為什麼六四不作“比之自外”？這樣不是更加明顯的相對為文了嗎？其實不然，經文用字不可改易，一種作法自有此作法的道理。“比之自內”與“比之自外”從形式上看的確相對，但從“比之道”的義理上看，就不相對了。“比之自內”是講“來比”，“比之自外”還是講“來比”。只不過前者來於內，後者來於外。而如果六四作“外比之”則將“比之道”的內涵與結構充分揭示出來了。“比之自內”講“來比”，是內部君臣的團結問題；“外比之”講“往比”，是團結外部諸侯的問題。因而，此“外”字當作“往外”解，而不當作“外來”解。

（四）比六四

今：外比之貞吉

帛：外比之貞吉

阜：缺

^①（宋）朱熹：《周易本義》，第197頁。

竹：外改之亡不利

比卦“比”字七見，楚竹書本除此爻作“改”外，其他均作“比”，連卦名亦作“比”。我們當然也可以從文本的整理上來理解這一異文現象，讀“改”爲“比”，於是由今本、帛本將“改”這一借字整理統一到“比”這一本字上來。但如果我們把這視爲文本之間的地域差異亦未嘗不可，由這一地域差異亦將帶來文本意義上的差異。“改”，據《方言》，南楚一帶把“器破而未離”稱之爲“改”。而楚竹書本《易經》正是“南楚一帶”的文本。此本用“改”字何必一定要通作“比”字來理解？若不破讀“改”字，則“外改之”的意思是：與其他諸侯發生了矛盾，但關係並未完全破裂。這是在“往比”過程中必然會出現的一些問題，既然是問題當然就是“不利”了。但是因爲此“比”有“孚信”作爲基礎，只要關係沒有完全破裂，一點小矛盾是可以解決的，從而使各方力量和利益獲得更好的平衡，因而“亡（无）不利”。“亡（无）不利”即本有不利而後消除之。這樣看來，楚竹書本作“亡不利”比今本、帛本作“貞吉”更加貼切。這就是文本的地域差異。

（五）比九五

今：王用三驅

帛：王用三驅

阜：王用三驅

竹：王晶驅

“晶”，今本、帛本、阜陽本均作“三”。而帛書《繆和》引作“參”。可見，帛書《易經》和《易傳》“參”、“三”並用。濮茅左先生考釋：“‘晶’，用作‘三’，楚竹書《周易》中的‘三’字，均作此形。與甲骨文……字形同，象三星形。甲骨文、簡文‘晶’當‘參’之本字。《詩·國風·綢繆》‘綢繆束薪，三星在天’，毛傳：‘三星，參也。’‘參’，本作‘參’。”^①今本《易經》“三”字，楚竹書本均作“晶”，帛本除蒙卦“再參（三）攢

^① 濮茅左：《楚竹書〈周易〉研究》（上），第69頁。

（瀆）”“三”作“參”外，其他均與今本同，作“三”。《戰國策·趙策一》：“韓亡三川。”漢帛本“三”作“參”。《論語·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經典釋文》“三”作“參”，並云：“本又作三。”皇侃本即是“三”作“參”。綜上可知，“三”字的發展有這樣一個過程：晶→參→三。戰國中晚期“晶”字還較普遍，這從楚竹書本《易經》“三”均作“晶”可以得知，可見，楚竹書《易經》來源甚古。不過也許這是由於地域的差異。楚竹書易是楚地易文本。此時其他文獻多是“參”、“三”並用而未見“晶”與“三”或“晶”與“參”並用。^①帛本時代還是“參”、“三”並用。殘存的阜陽本《易經》都作“三”。今本整理完成時代就都作“三”了。

這裏的“三驅”，歷來注家絕大多數視之為“三驅之禮”。“三驅”禮是田狩禮。陳戍國先生注云：“這裏所謂‘三驅’，顯然指古人行於田狩之中的‘三驅’禮，或者是‘三度驅禽而射之’，或者是‘三面著人驅禽’以待射。”^②所謂“三度驅禽而射之”即鄭注所謂“驅禽而射之，三則已”。而所謂“三面著人驅禽以待射”蓋即《禮記》所謂“天子不合圍”。此二義亦如李士鈺所揭示：“驅不過三，示有節也。田獵之禮，天子不合圍。”^③無論是“三驅以節”還是“天子不合圍”，都是通過田狩之禮來體現或表達天子的仁心仁德，並以此使得內外團結、上下親輔。關於此外“三驅”之禮，還有二說，一是《經典釋文》引馬融“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君庖”說，二是李道平疏所謂“中冬大閱之法”的練兵閱兵之禮。^④都可備一說。

今本、帛本、阜陽本均作“王用三驅”，唯楚竹書本作“王晶驅”，少一“用”字。據廖名春先生所考，帛書《易傳·昭力》一

①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 1989 年，第 243-244 頁。

② 陳戍國：《周易校注》，嶽麓書社 2004 年，第 24 頁。

③ 馬振彪：《周易學說》，張善文整理，花城出版社 2002 年，第 102 頁。

④ （清）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第 146 頁。

篇之中“三引皆無‘用’字，與楚簡本同”。^①可見，的確有本《周易》作“王三驅”，無“用”字，而非抄手誤漏此字。但從爻義的明確性與通順性上來講，以有“用”字為勝。據《說文》，“用”乃“施行”義，著一“用”字置於“三驅”二字之前，使得“三驅”成為了一個數詞加動詞構成的名詞性片語。“用三驅”即“行三驅之禮”。而無“用”字則“三驅”之作為一個獨立片語的意義不顯，“三驅之禮”這一具體意思也就不明確，而只能是一般的“三次驅行”之意。蓋《周易》故書原貌本有“用”字，後世整理者以“用”字詞義詞性的虛化，以及“三驅”作為“三驅之禮”之表達的固定化，而將“用”字刪去。這種無“用”字的版本於戰國楚竹書本之時就已流行起來了，所以帛書《易傳》所引亦有無“用”字者。這表明的是《周易》版本的變遷，而非偶然的抄手一時誤漏。

（六）比上六

今：比之无首

帛：比无首

阜：比毋首

竹：比亡首

“比之无首”，唯今本有“之”字，帛本、阜陽本和楚竹書本均無“之”字，劉大鈞先生判定今本“衍一‘之’字”。^②廖名春先生對楚竹書本、帛本以及阜陽本無“之”字非漏可從作了證明。他說：“《小象傳》：‘比之无首，無所終也。’表面上看有‘之’字。但也有可能是為了湊成四字句，就將‘比无首’加上一‘之’字。如《復》卦初九‘不遠復’，《小象傳》作‘不遠之復’；《大有》六五‘威如，吉’，《小象傳》作‘威如之吉’，也皆增加一‘之’字。因此，楚簡本和帛書《易經》、阜陽漢簡本無‘之’字，應當可從。”^③古易此爻蓋本無“之”字，今本以初六、六

①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一）》。

② 劉大鈞：《今帛竹書〈周易〉綜考》，第18頁。

③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一）》。

二、六三、六四均作“比之”而因之以添“之”字，而爻義當與“比无首”無別。

四、歷（謙）卦

（一）歷（謙）初六

今：謙謙君子

帛：嗛嗛君子

阜：缺

竹：歷君子

“歷”，今本作“謙（謙）”，帛本作“嗛”。濮茅左先生考釋云：“‘歷’，《說文》所無，讀爲‘謙’，同‘嗛’。”^①《說文》：“謙，敬也。从言兼聲。”楊樹達先生以爲許君泛訓，非勝義也。他以兼聲類諸字求得“謙”字之義。其云：“謙蓋謂言之不自足者也。知者，兼聲之字多含薄小不足之義。”（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卷一《釋謙》）可知“謙”義爲薄小而自以爲不足之義。不過此不足義不一定是以“言”。“謙”、“嗛”从言从口，可以說是從言語方面立此“不足”之義，而楚竹書本作“歷”卻从“土”，蓋取土之卑下。《象傳》云：“‘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其義亦與“不足”同，而不必以“言”。《說文》無“歷”字，蓋楚竹書“歷”字乃抄易者據卦象所造之字。謙卦之象爲“地中有山”，从“土”取義。

今本作“謙謙”、帛本作“嗛嗛”，都是疊音詞。唯楚竹書本只作“歷”，是一個單音詞。蓋漏一“歷”字。可能正如廖名春先生所言“當是‘歷’下脫一重文符號所致”。^②李零先生亦持同樣見解，謂“簡本遺重文號”^③。從本卦其他爻辭含“謙”之詞均作雙音節詞如“勞謙”、“撝謙”、“鳴謙”來看，此處亦當爲雙音節詞“謙謙”。

① 濮茅左：《楚竹書〈周易〉研究》（上），第97頁。

②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一）》。

③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

(二) 屢（謙）上六

今：利用行師征邑國

帛：缺

阜：缺

竹：可用行市征邦

“市”，同“師”。義為軍隊。“可用行市（師）”即可以行行軍打仗之事。既然可以做，就是做此事有利，故“可用行市（師）”義同“利用行師”。朱熹在解謙上六“鳴謙，利用行師”時，說“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師”。^①朱子亦以“可用行師”與“利用行師”同義。亦如刁包所云：“爻曰‘利’，象曰‘可’，‘可’正所以許其‘利’也。”（刁包《易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從謙上六《象傳》亦引作“可用行師”來看，知《象傳》作者已見有古易本作“可用行師”者。據筆者對訟卦彖辭“用”字異文的詞義詞性演變及其構詞的歷史分析，蓋先有“可用行師”而後改作“利用行師”。孔穎達解釋經傳一作“利用”一作“可用”時說：“《經》言‘利用’，《象》改‘利’為‘可’者，言內志雖未得，猶可在外興行軍師征邑國也。”^②蓋強為分別而作解。

今本“征邑國”，楚竹書本作“征邦”。“邑國”連語似不辭，到底何者為是？惜帛本、阜陽本均缺如。《經典釋文》作“征國”，並云“本或作‘征邑國’者，非”^③。毛奇齡以為“陸德明作‘征國’，無‘邑’字謬”（毛奇齡《仲氏易》，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而帛書《繆和》所引亦作“征國”。^④可知無“邑”字不謬。廖名春先生據帛書《繆和》引及陸德明《經典釋文》本均作“征國”，認為“楚簡本作‘征邦’是有來源的。漢人避漢高祖劉邦諱改

①（宋）朱熹：《周易本義》，第101頁。

②（唐）孔穎達：《周易正義》，第31頁。

③（唐）陸德明：《經典釋文》，第22頁。

④ 廖名春：《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釋文》，楊世文等《易學集成》第3卷，四川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053頁。

‘邦’爲‘國’。而‘邑’疑從‘邦’字‘邑’旁來。原本當從楚簡本作‘征邦’”^①。這種解釋很有道理。

五、陵（隨）卦

（一）陵（隨）六三

今：隨有求得

帛：隋有求得

阜：隋有求得

竹：陵求又見

今本“隨”，帛本、阜陽本均作“隋”，楚竹書本作“陵”。濮茅左先生考釋：陵，“《說文》所無……疑同‘陸’字，或讀爲‘隨’”^②。李零先生認爲此字“簡文的聲旁是从雙土从單又，這是省略的寫法，完整的寫法是土加又，上下重疊。……這個字實相當典籍中的陸字，但在古文字中，這個字都是从土从又，而不是兩個左字”^③。據李零先生的考釋，此《說文》所無之字，可釋爲“陸”，讀爲“隨（隨）”。隨，隨從，跟從義。全卦應該是講跟從王祭享西山之事。跟從王就要爲王抓俘虜抓奴隸，有部分奴隸被用作人牲祭享西山。李鏡池先生即把本卦“小子”、“丈夫”分別釋爲“小奴隸”、“大奴隸”。^④

楚竹書本“陵求又見”，即“隨求有得”。語序與今本、帛本以及阜陽本有異。這三本《周易》均作“隨（隋）有求得”。“有求”二字出現了倒文。孔穎達解“隨有求得”爲往隨之則“有求而皆得也”。^⑤ 廖名春先生據此爻上文“係丈夫，失小子”之有得有失，批評隨“有求而皆得”只知得而不知失，於義不暢。而

①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一）》。

② 濮茅左：《楚竹書〈周易〉研究》（上），第108頁。

③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

④ 李鏡池：《周易通義》，第37頁。

⑤ （唐）孔穎達：《周易正義》，第35頁。

“‘隨求有得’語意更順暢”。^① 劉大鈞先生亦“以楚竹書作‘隨求有得’於義更勝”。^② 廖先生進一步懷疑今本、帛本以及阜陽本是因九四爻辭“隨有獲”而將“隨求有得”誤為“隨有求得”。我們認為，正是據“隨有獲”的語言形式，我們可以進一步斷定作“隨求有得”之合理。“有獲”即“有得”。“有獲”作連讀，如果中間插一“求”字作“有求獲”，實不成辭。而若把“求”字置於“有獲”之前，作“隨求有獲”就很順了。據此，“有得”之間亦不宜插一“求”字，而宜插於“有得”之前，作“隨求有得”。所以，此辭以楚竹書本為勝。那麼，為什麼六三作“隨求有得”，九四卻作“隨有獲”而不作“隨求有獲”？這從爻辭上下文是可以理解的。六三全句爻辭：“係丈夫，失小子。隨求有得。利居貞。”是說抓獲奴隸有得有失，因而就希望（求）有好的收穫而無失。而九四爻辭則是在已有好的收穫而不是希望有收穫的前提下來說的。所以作“隨有獲”而不作“隨求有獲”。

（二）陸（隨）上六

今：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於西山

帛：拘係之乃從繭之王用芳於西山

阜：拘□□□□□□□亨于支山

竹：係而敏之從乃矚之王用亨於西山

此爻值得辨析的字有“敏”、“矚”與“亨”三字，需要著重理解的兩處相異文句是“係而敏之”與“拘（拘）係之”之異，“從乃”與“乃從”之異。濮茅左先生考釋：“‘敏’，《玉篇》：‘敏，或作扣。’……‘矚’，同‘哇’，《集韻》：‘哇，或作矚。’讀為‘繡’，或讀為‘維’。《說文·糸部》：‘繡，維網中繩也。从糸耑聲。讀若畫，或讀若維。’拘係不從者，既服從，則綏之以德，以係屬其心，中心悅而誠服。《象》曰：‘拘係之，上窮也。’‘王’指文王，或泛指。‘亨’，獻，‘祭亨’之‘亨’。‘西山’，

①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二）》，《周易研究》2004年第5期。

② 劉大鈞：《今帛竹書〈周易〉綜考》，第34頁。

岐山在周西，文王所治之地。文王居岐山之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王業興於此，能亨盛其王業於西山。或‘西山’指西方險阻之地。”^①

“敏”，今本阜陽本作“拘”，帛本作“枸”。“敏”與“枸”“皆以从‘句’而可與‘拘’通假”。^②又，因从‘女’與从‘扌’同，故“敏”為“拘”之異體，“而‘扣’非‘拘’字”^③。

“亨”，讀“享”，享祭義。今本“亨”字，帛本或作“亨”或作“芳”，作“芳”時是享祭義。楚竹書本則或作“卿”或作“亨”，作“亨”時是享祭義。可見，今本“亨”字或以本字解，或作“享”的借字。對“亨”、“享”、“芳”、“亨”諸字，劉大鈞先生作了精準的考辨，並對這種現象作了《周易》版本學意義上的論說。他指出：“由今、帛本及楚竹書對比考之，帛本是較早的今文本，如前所述，很多文字任意通假，故一字在經文中往往有多種寫法，今本已無這種情況，卦爻辭中所用文字比較一致，像如上這種以‘亨’作‘享’，享、亨互用的例子實屬少見，反不如帛本與楚竹書規範。”^④此外，今本“亨”字在非作“享祭”義解時，楚竹書本均作“卿”，這一點值得特別注意。“卿”是古“饗”字，宴饗義。雖可通“亨”，但在《周易》卦爻辭中到底“亨”為本字，還是“卿”為本字，意義相距甚遠。劉保貞先生即以楚竹書本作“卿”（他認為嚴格來講應隸定為“鄉”字）為用本字，^⑤是宴饗義，也確實可以解通相關卦爻辭。此外，西山尚志先生對這個問題也專門作了細緻的研究，他“把上博本的‘卿’解釋為‘鬼神接受供品’亦即‘實現願望’的意思”，^⑥也反對把“卿”

① 濮茅左：《楚竹書〈周易〉研究》（上），第111-112頁。

② 劉大鈞：《今帛竹書〈周易〉綜考》，第35頁。

③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二）》。

④ 劉大鈞：《今帛竹書〈周易〉綜考》，第77頁。

⑤ 劉保貞：《從今、帛、竹書對比解〈易經〉“亨”字》，《周易研究》2004年第6期。

⑥ [日]西山尚志：《關於〈周易〉的“亨”字》，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 2007年1月13日。

看作“亨”的借字。這些研究都值得密切關注。若果如此，兩千年來解“亨”爲“亨通”都要推翻。此點關涉甚大，還有待作進一步精細的考辨與研究。

今本“拘係之，乃從維之”，顯然以“拘係”爲一個詞，“乃從”爲一個詞。“拘”，《說文》訓“止”，《廣韻·虞韻》訓“執”。“係”是綁縛義。“拘係”即拘捕。“係”字的綁縛義包含在其中。“維”，《廣雅·釋詁》訓“係”，也是綁縛的意思。“乃從”是“又從而”的意思，作連詞，從其前其後均是動詞來看，是連接前後相繼的兩個動作。但是其前之“拘係”是“係”，其後之“維”亦是“係”，前後義涉重複，不具有動作相繼義。可見，此解不妥。

而如果依楚竹書本作“係而攸之，從乃矐之”，就可以作新的通順的解讀了。如上文指出，楚竹書本此處所作有三點值得辨析。一是“係而拘之”與今本“拘係之”不同，二是“從乃”與“乃從”之異，三是“矐”字的釋讀問題。“係而拘之”多了一個“而”字，此“而”字是一個順承連詞，連接前後相繼的兩個動作。於是，“係”與“拘”就被分開來作爲兩個動作了，而不像在“拘係”中一樣作一個動作解。從後文“從乃維之”，“乃”字連接前後相繼的兩個動作“從”與“維”來看，它前面的“係”與“拘”也宜看作兩個相繼的動作。“係而拘之”與“從乃維之”具有相同的句法結構。很明顯，楚竹書本比今本、帛本、阜陽本所作都要明白曉暢。“係而拘之”是先把他綁縛起來然後囚禁起來。“之”是代詞，指“係”與“拘”的對象。“拘”字應該從拘捕、拘禁義引申爲囚囚、囚禁義，這樣才能與“係”字所表示的動作分出前後相繼義來。“乃從維之”，高亨先生讀“從”爲“縱”，讀“維”爲“趨”，奔走、急走義。因而意思是“又釋放使之走去”。^①並以此爻爲講周文王之事。高亨先生還是只看到今本“乃從維之”就作了這種解釋，其眼光之敏銳令人欽佩。現在我們看到楚竹書本作“從乃矐之”，就更有理由讀“從”爲“縱”了。

^① 高亨：《周易大傳今注》，第151頁。

廖名春先生即作此讀。但是廖先生讀“𪔐”爲“懣”，訓“離心”、“二心”之義。“從乃𪔐之”的意思就成了“儘管商紂王釋放了文王，但文王因而產生了背離商紂王的‘二心’”^①。如果讀“𪔐”爲“懣”訓“二心”，則“𪔐”後的“之”字不宜作“𪔐”的賓語而當作語助，至少不能與“拘”後的“之”字同指，因而破壞了“係而拘之”與“從乃𪔐之”兩者相同的結構。又，從文王的歷史事實來看，高亨先生與廖名春先生的解讀都很精當。但是，若據高廖二先生的解讀，則顯然“係而拘之，從乃𪔐之”的施動者不是其後“王用亨於西山”的施動者“王”，“王”恰恰是前者的受動者。而據廖先生的解讀，則“王”在“從乃𪔐之”中是“從”的受動，卻又是“𪔐”的施動（如果將“𪔐”理解爲使動用法，則“王”爲受動）。這樣訓讀和解釋似乎有些複雜。我們是否可以有更簡便的解讀呢？

若從隨上六整句爻辭來看，似乎把“王”當作所有動作的施動者或施令者更加通順。濮茅左先生、鄭萬耕先生都是這樣解的。他們都把“從”訓爲服從、順從義。從爻義通解上看，兩人無大差別，但從解讀過程來看有不同。濮茅左先生通過讀“𪔐”爲“維”，然後將“維”的“係”義引申爲“綏之以德，係屬其心”的意思。濮先生對爻義的疏解見本條首段所引。而鄭萬耕先生則是通過直接讀“𪔐”爲“綏”，並訓爲綏爲安實現對爻義的疏解的。他說：“‘𪔐’同哇，據《五音集韻》音綏，義同，綏，安也；全句釋爲順從則安撫之，就順暢多了。據此，本爻之義爲：王對於那些不從者則係而拘之，既已順從，則加以安撫；王因此在西山祭祀神靈，或王以此道亨其王業於西山。”^②我們認爲，鄭萬耕先生的解讀可能更準確更謹慎。“安撫”不必都是“綏之以德”或“係屬其心”。從“德”從“心”的角度來理解是引申的理解，是受儒家所賦予的周文化的價值理念的影響。而單從卦爻辭似乎不太看得出來。

①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二）》。

② 鄭萬耕：《〈周易〉釋讀八則》，《周易研究》2005年第2期。

這裏，我們還提出一種可能的理解。這種理解的前提是以“𤇗”爲“畦”的古字或異體。“𤇗”，同“畦”，《集韻》：“畦，或作𤇗。”《說文》：“畦，田五十畝曰畦。”關於“畦”的訓釋有不少，如田埂說，大畦小畦說，田區說等。黃金貴先生以韋昭之田壟說，即指五十畝之一田區說最合情理。不過“畦”之田區“當是四周有埂垆而高、中間低平、宜種蔬菜的田區，即所謂‘垆中曰畦’，俗稱菜圃”。^①黃金貴先生還指出：“戰國時期已出現了這種菜畦，並有了‘畦’之稱，標誌著蔬菜的藝植水平已發展到一個新階段，開始成爲一個獨立的農藝部門。‘畦’在秦以後一直是菜圃田區之稱。”^②畦可以作量詞，亦可作名詞，義爲田畝或田區。戰國後的文獻，多指菜畦而言，而不是指農田。《廣韻》：“畦，菜畦。”但這並不意味著“菜畦”是從戰國才開始出現的，更不意味著種蔬菜出現於戰國。從楚竹書《周易》“畦”作“𤇗”來看，若以楚竹書易體現古易產生時的原貌之一面，則“𤇗”大概可以表明商周之際周人已經進入蔬菜藝植。當然也同樣不能說一定是始於此時才有蔬菜藝植。文王治岐，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王業興於此。周先王以落後文明形態遷岐治岐必經過長期的經營，必經過游牧、大田農業逐漸至蔬菜農藝的發展，方完成向穩定的農業文明的過渡。此爻當指此種過渡的完成。因而緊接著說“王用亨於西山”，即王由此可以享祭西山而享其王業了。從阜陽本《周易》“西山”作“支（歧）山”來看，此“西山”即指西歧有周之地，而非指“西山險難之處”。^③此“王”即指始遷岐地之後的周先王而不必是周文王。據《孟子·梁惠王下》，古公亶父爲避狄難而始遷岐下。由此，整句爻辭“係而敏之，從乃𤇗之，王用亨於西山”應該作這樣的理解：王使人把俘虜（或奴隸）捆綁起來並拘禁起來，如果它們順從了，就使他們去治畦種菜，王由

① 黃金貴：《古代文化詞義集類辨考》，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62頁。

② 黃金貴：《古代文化詞義集類辨考》，第362頁。

③ （唐）孔穎達：《周易正義》，第35頁。

此可以享祭西山而享其王業了。這裏，我們也是把“從”讀爲本字。與人不同的是同時以“𠬞”同“畦”作解，並作詞類活用。即名詞“畦”作使動用法，是使之治畦義。“畦”可作動詞，如《屈原·離騷》：“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留夷、揭車、杜衡、芷都是植物香草名，雜是動詞“雜種（去聲）”，畦也是動詞“種一畦”的意思。

六、亡忘（无妄）卦

（一）亡忘（无妄）初九

今：无妄往吉

帛：无孟往吉

阜：无亡往吉

竹：亡忘吉

楚竹書本“忘”與妄、孟、亡均音通。“亡忘”與“无妄”、“无孟”、“无亡”同。濮茅左先生以“忘”爲本字。其考釋云：“‘忘’，《爾雅》：‘棄，忘也。’《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忘，不誌也、忽也、遺也。’楚竹書作‘忘’有‘棄’、‘遺’之意，與《周易·序卦》‘有无妄物，然後可畜’句意正合。阜陽漢簡《周易》作‘亡’，作‘孟’、‘妄’疑皆爲借字。”^①據《爾雅》“棄”有“忘”義，從這一義上講，“棄”是“忘記”的意思，而“棄”除了“忘”這一義，還有“拋棄”、“放棄”義，而“忘”卻沒有“拋棄”、“放棄”義。因而，似不宜將“忘”與“棄”等同看待。“忘”是一種客觀被動的心志狀態，而“棄”則是一種主觀主動的動作行爲。因而“忘”還是“遺忘”、“忘記”的意思。而如果把“忘”作爲本字，則爻辭中“无妄之災”、“无妄之疾”都不好解。

陸德明《經典釋文》：“无妄，无虛妄也。《說文》云：‘妄，亂也。’馬、鄭、王肅皆云：‘妄，猶望，謂无所希望也。’”^②

① 濮茅左：《楚竹書〈周易〉研究》（上），第118頁。

②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第23頁。

“望”這一異文出現很早。《史記·春申君傳》作“毋望”。《正義》曰：“猶不望而忽至也。”顯然“毋望”不能解釋為“沒有希望”。從爻辭解讀上講，以“沒有希望”解釋不通初九、九五之辭。“毋”，是禁詞“不要”義，或副詞“不”義。因而“毋望”即“不要有所希望”。《經典釋文》所謂“无所希望”也應作此解，而不能理解為“沒有希望”。因而“无妄”的“无”字亦應視為“毋”之借字，而理解為禁詞“不要”義或副詞“不”義，而不宜理解為動詞“沒有”義。《序卦傳》所謂：“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即是對“无妄”之“无”作“不”解。

古來易家注家多注重從詞義詁訓上通解調和“妄”與“望”二字，而非簡單地確定以某字為本字。如《朱子語類》云：“无妄者本是无望，不期而有，朱英所謂‘无望之福’是也。”^①李士鈐云：“妄，虛妄也。惟无虛妄故无希望，有所希望則妄矣。”^②不刻意作主觀上的期待和希望，就是不僅憑主觀而有所作為，也就是不亂動不妄為，也就是不作虛妄之事。所以朱熹以“无妄”為“實理自然之謂”是很正確的。^③所以“无妄”也就是順天道之自然、不主觀妄動之意。

楚竹書本“亡（无）忘（妄）吉”，“吉”字前沒有“往”字，今本、帛本、阜陽本均有“往”字。如果“无妄”作“沒有希望”解，初九爻是解不通的。有人可能會認為有“往”字就解得通。初九“无妄往吉”可以理解為：現在沒有希望，但繼續往前走會吉。這是走出困境的意思。但困境能走出而獲吉，本身就表示現在當下不是“沒有希望”而是“有希望”的，“希望”總是向著未來而不是當下的。此其一。其二，此解是以“往吉”連讀為前提的。而據上九爻“无妄行”帛本作“无孟之行”多一個結構助詞“之”字來看，初九“往”字亦宜與“无妄”連讀而表示“无妄之往”的意思。若是這樣讀，“沒有希望地前行”是無論如

① 馬振彪：《周易學說》，第254頁。

② 馬振彪：《周易學說》，第254頁。

③ （宋）朱熹：《周易本義》，第113頁。

何不能獲吉的了。其三，初九爻楚竹書本無“往”字，就更明確地表示“无妄”不能解作“沒有希望”了。“沒有希望”無論如何不能為吉。更不要說九五爻在這個意義上根本解不通了。那麼，初九爻的“往”字是楚竹書本脫文還是其他本衍文呢？從爻義上來看，初九言“无妄往”，上九言“无妄行”，義涉重複，卻一為吉一為眚，不太合情理。當然雖然同為“往（行）”，我們還是可以從卦時和爻位上一為事初一為事終這個意義上來解通其吉凶之異。但是如果初九沒有“往”似乎可以作更好的理解。“无妄吉”乃是從總體態度和原理上講順天道自然之理不妄自期望為吉。而上九爻之所以行而有眚是因為“无妄”之世已走到極端，因而需要人開始作主觀努力以進入另一個世代。因而“順天道自然”不是一成不變的，當天道要發生大的變革時，人要有主觀上的意識作主動的努力以推進此大變革。當變革完成之後又當以無所期待的態度來順天道之自然了。可見“順天道自然”在兩種不同的時刻應該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以對待之，一為不作主動努力，一為要主動努力。當變之時變之亦是“順”的表現。《繫辭傳下》所謂“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所謂“君子知幾而作”等亦有此方面的意思。

（二）亡忘（无妄）六二

今：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帛：不耕穫不菑餘利□□往

阜：不耕穫不……

竹：不耨而穫不畜之……

楚竹書本“不耨而穫”即“不耕而穫”，“穫”字前較它本多一“而”字。今本、帛本與阜陽本均作“不耕穫”無“而”字。若無“而”字，“不耕穫”可有兩解。一是“不耕不穫”，即不耕田不收穫，二是“不耕而穫”，即不耕田而有收穫。“不菑畲”，可以同樣結構來理解。《爾雅·釋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畲。”新開之田謂菑，耕了三年的熟田叫畲。“不菑畲”亦與“不耕穫”一樣作兩解：一是“不菑不畲”，即不開荒就無熟田可耕；二是“不菑而畲”，即不開荒而有熟田可耕。高亨先生對

此兩解都作了疏通。依前解，意思就是“不從事農業，則出外經商或幹它事，乃能得利”，^① 依後解，意思就是“剝削者不種田而取穀，不墾荒而有田也。剝削者家富而身閒，故利有所往”。^② 此兩解似以第二解更為通順。第一解，不從事農業為什麼就利於外出經商或幹其他事？這相當於說：如果農業做不好，那麼經商或做其他事就必然幹得好。兩者之間似乎沒有這種必然性。而且也與“无妄”的意思難以接通。第二種解讀是說剝削者家富身閒故利有所往。這是從行事需要具備條件這方面來說的，如果條件不具備而欲行之，則為“妄行”了，所以這是可以與卦名“无妄”之義相通的。李鏡池先生不從剝削者的角度而從一般意義上以及從反面來理解的。他說：“不耕種就要收穫，不開墾荒地就想種熟地，都是妄想。‘則利有攸往’，俞樾《群經臆義》認為是反語，則猶豈。意為妄想者難道行往就有利嗎？”^③ 高亨先生以“不耕種就有收穫”為正常而非妄，是有所行的條件，而在李鏡池先生則以其為妄。但從不具備條件而有所行即為“妄”這個意思來看兩人是一致的。只不過高亨先生以“不耕種”為條件，而李鏡池先生則以“耕種”為條件。又，兩人都解“不耕穫”為“不耕而穫”。

從我們的分析來看，亦以“不耕而穫”於文義為勝。但我們對所謂“反語”說還是有點疑問。《易經》卦爻辭“則”字九見，“則利”僅於此一見。暫不看“則利”，其他八處“則”字都作表因果關係的承接連詞，“則”字前表原因，“則”字後表結果。都不是“反語”，何以獨於“則利”為反語？此其一。其二，如果真是“反語”，那麼“則利有攸往”的意思就是“不利有攸往”。如果是這樣，那麼經文為什麼不直接作“不利有攸往”，而且經文本有“不利有攸往”的表述。其三，帛本《易經》此爻無“則”字，表明今本“則”字有衍文之可能。其四，從象數來講，六二陰爻處在陰位上，居中得正，更大可能應該是從正面立說，而不是

① 高亨：《周易大傳今注》，第188頁。

② 高亨：《周易大傳今注》，第188頁。

③ 李鏡池：《周易通義》，第51頁。

從反面言其“不利”。所以從“反語”的角度來解此辭似可商榷。

我們認為楚竹書作“不耕而穫不畜之”於義更勝，而如果進一步根據上文我們對无妄初九爻辭“无妄”“順天道之自然、不主觀妄動”之義的辨析，而不是根據高亨與李鏡池先生以不具備條件為“妄”來理解，无妄六二亦能獲得比較通順合理的理解。先看楚竹書本“不畜之”，此處異文與今帛本差異較大。若作“不菑畬”，是開荒種地之義。而上文已講到“收穫”，何以接著又講種地？似於文意欠通。若以“不畜之”為原本所作，則疑“畬”乃“畜”字之訛，“菑”乃“之”之借字。^①後來大概因“不耕穫”講耕作之事，因而訛借之“畬菑”也被當作本字來解，並倒為“菑畬”。若從“不畜之”解，則是“不積蓄之”的意思。畜，蓄也，積蓄義。所積蓄者即上文所“穫者”。因而“不耕而穫，不畜之”的意思就是：不經過主動的耕種而有所收穫，有所收穫又不去有意積蓄之。我們認為朱熹對此爻思想的解讀頗為中肯。他說：“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無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言其無所為於前，無所冀於後也。占者如是，則利有所往矣。”^②所以還是講不作主觀努力和期待，一切順天道之自然的意思。“無所為於前，無所冀於後”，即既不耕於前，其後之所穫亦非所冀，故對所穫亦“不畜之”。以這樣一種態度來行事是合宜的。《象傳》曰：“‘不耕穫’，未富也。”可見，也不是從保有收穫的意義上來說的。此爻所包含的思想就是無心於事，無心於物，一切順應自然。可能是老子道家思想的來源之一。九五“无妄之疾”亦有此意思。此解可通，但也有一個問題，就是似乎包含了太抽象的思想，不宜商周之交的文字所宜有。

① 李零先生以今本為原本所作，以楚竹書本作“畜”為錯字。他說：“畜與畬字形相近，畜是錯字，之和菑則是通假字，之是章母之部，菑是精母之部，古音相近。”（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

② （宋）朱熹：《周易本義》，第113頁。

第二節 大垚（畜）、頤、欽（咸）、 丕（恆）、豚（遯）、訐（蹇）六卦解讀

一、大垚（畜）卦

大垚（畜）象

今：不家食吉

帛：不家食吉

阜：缺

竹：不彖而飢吉

楚竹書本“不彖而飢”即“不家而食”，“食”字前有一“而”字。今本、帛本均作“不家食”，無“而”字。與今本《周易》比較，楚竹書本《周易》有三處辭句多一“而”字。除此處外，還有隨卦的“係而敏之”，无妄卦的“不耕而穫”。上文我們已經討論過隨卦與无妄卦的這兩處異文。這兩處的“而”字都不宜作衍文理解。此處“而”字亦不當作衍文理解。

據吳新楚先生的研究，“不家而食”當讀為“不稼而食”，這裏的“而”字是一個具有語法作用的重要虛詞而非衍文。他說：“我們從楚簡‘而’字運用以及句法結構關係方面考慮，覺得這個‘而’字並非衍文，而是一個把隱性語法關係變為顯性語法關係的重要虛詞。”^①“‘家’字本可表‘耕稼、種植’義，與‘稼’字義同相通。楚簡‘不家而食’，意指不稼而食，與《无妄》卦‘不耕而穫’寓意相近。‘不家而食’（不耕種卻有飯吃），前後意有轉換，其中‘而’字正合‘逆接’之義。楚簡‘而’字的運用，排除了歧義（‘家食’不可再看作偏正結構，不可理解為‘在家吃飯’），突顯了‘家’與‘食’的並列關係，是漢語句法嚴密化的

^① 吳新楚：《楚簡〈周易〉“不家而食”新解》，《周易研究》2004年第6期。

一種表現。”^①

二、頤卦

頤六二

今：顛頤

帛：曰顛頤

阜：莫頤

竹：曰遠頤

殘本楚竹書易“曰”字三見，一在此處，另兩處分別在大畜九三“曰班車幾（衛）”，困上六“曰达（動）愆（悔）又愆（悔）”。帛書易“曰”字所見同楚竹書本，除此處頤卦六二外，其辭大畜九三作“曰闌（閑）車[衛]”，困上六作“曰悔夷有悔”。今本易“曰”字兩見，大畜九三作“曰閑輿衛”，困上六作“曰動悔有悔”，唯此處頤六二無“曰”字。帛書《易傳》《昭力》兩引大畜九三爻辭，“曰閑輿衛”皆作“闌輿之衛”。廖名春先生指出：“《昭力》引無‘曰’字，多一‘之’字，文從字順，足證今本之‘曰’字有誤。”^②《經典釋文》引鄭玄說，《周易集解》引虞翻注，程頤《程氏易傳》，朱熹《周易本義》都把“曰”字作“日”字解。可見他們都以從本字解“曰”難通。然楚竹書“曰”、“日”二字寫法判然有別，不易致誤。關於“曰”字，又有作“說”、“自謂”解，作語助解者，都難通。

對此處“曰”字異文的理解，林忠軍先生在批評以上諸解的基礎上作了非常細緻合理的解釋，並提出“曰”字是卜辭的遺存，可以刪去而於義無損。林忠軍先生指出：“《歸藏》對於《周易》的影響。而卜辭常使用‘占曰’等字眼，與《周易》密切相關的數字卦多用‘曰’字。如河南安陽四盤磨卜骨刻有：七五七六六六曰魁，七八七六七六曰隗。陝西岐山鳳雛村出土甲骨刻有：曰其

① 吳新楚：《楚簡〈周易〉“不家而食”新解》。

② 廖名春：《帛書〈易傳〉初探》，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第188頁。

无咎既魚（吉）。出土秦簡《歸藏》文辭皆用‘曰’字，因此，《周易》用‘曰’字可能是吸收卜辭、《歸藏》文辭時的遺存。而這種遺存在版本流傳過程中，由於不符合《周易》卦爻辭體例而被整理者（如孔子儒家）有意刪去，有個別未被刪去則由於崇拜聖人而保留到今天。刪去‘曰’字，文句更順暢，更規範。故今本頤卦無‘曰’字當勝於它本。”^① 今本、帛本和楚竹書本這殘存的幾處“曰”字當即在整理過程中“個別未被刪去”者。又因為此整理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所以有的本子刪得多些，有的本子刪得少些。大概由於今本易是最後的整理本，所以，它比楚竹書本和帛本都少一個“曰”字。

三、欽（咸）卦

（一）欽（咸）九三

今：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帛：欽汙𡗗執汙隨闔

阜：缺

竹：欽汙𡗗𡗗陸吝

“咸”、“欽”音近可通。“汙”，“其”之古字，亦作“𡗗”。“𡗗”讀爲“執”。“𡗗”，楚竹書易六二、九三均作此字。帛本均作“𡗗”。而今本於此兩處作字不同，六二作“腓”、九三作“股”。廖名春先生以“𡗗”、“𡗗”爲“腓”字異體，“腓”爲本字，“股”與它義近通用。他認爲：“因爲廣義的‘股’、‘足’也包括了‘腓’，所以也可以‘股’、‘足’代‘腓’。但從下文‘隨’對舉看，還是以‘腓’，‘𡗗’爲是。”^② 李零先生亦不因今本作兩字而讀“𡗗”爲兩字，他也以“𡗗”爲“腓”字異體，不過他沒有去調和“股”字，而是認爲“今本九三的股字則是錯

^① 林忠軍：《從戰國楚簡看通行〈周易〉版本的價值》，《周易研究》2004年第3期。

^②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二）》。

字”。^① 我們推測，很大可能是今本易的整理者以咸卦初取“拇”象，二取“腓”象，五取“脢”象，上取“輔頰舌”象，乃逐步上升地取象於人身器官，故改三之“腓”為“股”，以合上升取象義，以免二、三取象重複。狹義的“股”是指大腿。其實，可能九三取象與六二有一個承接，故兩處同用“胥（腓）”，而九三顯然比六二又進了一步，從“腓”發展到了“隨”。這就涉及對“隨”字的理解了。傳統一般解“隨”為跟隨、隨從義。而據俞樾說，“隨”可能是“骸”的借字。其《群經平議》云：“竊疑隨乃骸之段字。古無骸字，故以隨為之。”而“骸”又是後來“腿”的本字。又，從“咸其腓”與“執其隨”對文來看，解“隨”為“腿”，與“腓”同屬人的下肢行走器官是十分合宜的。

今本易“往吝”三見，一是屯六三“君子幾不如舍往吝”，二是蒙初六“用說桎梏以往吝”，三是此處咸九三。殘存楚竹書易屯卦缺，蒙卦殘，均無與今本易中出現“往吝”處的對應文字可供比較。唯咸九三現存卻單著一個“吝”字而無“往”字。帛書易屯六三作“君子幾不如舍往𠄎（吝）”，蒙初六作“用說桎梏已（以）往𠄎（吝）”。從今本屯六三、蒙初六爻辭辭義來看，都與行走義有關。屯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是講入於林中逐鹿獵取事；蒙“用說（脫）桎梏”，桎梏是限制人手脚活動的刑具，如果脫去桎梏就可以自由走動了；此處咸九三之“胥（腓）”、“隨（骸）”亦都與走動有關。所以，可能情況有兩種：（1）楚竹書易此處可能脫一“往”字。（2）從帛書易亦無“往”字來看，又可能故書本無“往”字，而是今本易整理者以“腓”、“骸”之象而添一“往”字。孰是孰非實難斷定。

（二）欽（咸）九四

今：貞吉悔亡

帛：貞吉愆亡

阜：缺

竹：貞吉亡愆

①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

“亡愆”，即“无悔”。楚竹書易沒有區分“亡”和“无”，今本易“亡”和“无”，楚竹書本均作“亡”。今本“无”處於詞首，如“无悔”、“无咎”、“无攸利”；今本“亡”處於詞尾，如“悔亡”、“朋亡”。殘本楚竹書易“亡愆”三見，分別在復六五、咸九四與咸九五。今本復六五作“无悔”，咸九四“悔亡”，咸九五“无悔”。帛本與今本三處均同。蓋楚竹書本誤倒“愆亡”為“亡愆”。但於爻義無別。

（三）欽（咸）上六

今：咸其輔頰舌

帛：欽汙股陝舌

阜：□其父□□

竹：欽頌夾胠

今帛阜三本易此爻均有代詞“其”字，楚竹書本無此字。考楚竹書易此卦初六、九五均作“欽汙拇”，六二、九三均作“欽汙臂”，疑此處上六爻辭亦當有“汙（其）”字。或者，故書原文並非漏書而是本無“汙（其）”字，後世文本經過整理統一添加此字。可能亦是古代漢語句法漸趨嚴密化的一種表現。上文論及大畜彖辭“而”字異文時，引述吳新楚先生以楚竹書易“不家而食”有“而”字為漢語句法嚴密化的表現。而這裏我們看到咸上六表示的卻是楚竹書易的不嚴密處。這表示漢語句法的嚴密化是一個長期而複雜的過程，不是在某一個文本中一次就完成了。如今本、帛本、阜陽本與楚竹書本易就各有其句法的嚴密與不嚴密處。王力先生指出《論語》的文體和《易經》很相似，句子結構也差不多。因而以郭沫若先生所謂《周易》作於戰國初年為“大約可信”。^①對此，我們不能同意。正如我們的辨析所表明的，今本易之句法嚴密化是經過後人整理的，而非古易之原貌，因而我們不能以《易經》句子結構與《論語》類似而斷定《易經》作於戰國初年。

^① 王力：《漢語史稿》，中華書局1980年，第474頁。

四、恒（恆）卦

（一）恒（恆）彖

今：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帛：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阜：缺

竹：恒卿利貞亡咎

“卿”與“亨”通。參上文比彖與隨上六辨析。今本易“亨”後接“无咎”者僅此處一見。而“亨”後接“利貞”者十處。此十處均出現於彖辭中。其中作“元亨利貞”者六處，分別是乾、屯、隨、臨、无妄、革六卦彖辭；作“亨利貞”者四處，分別是咸、萃、兌、小過四卦彖辭。帛書易除奪（兌）卦彖辭作“亨小利貞”以及林（臨）卦彖辭“利貞”前缺“元亨”二字外，其餘均與今本同。可見，今本與帛本作“亨无咎”者都是惟此恆彖一處孤例，可能今本與帛本“无咎”與“利貞”誤倒。故書原貌應如楚竹書易作“利貞亡（无）咎”。廖名春先生則通過查考諸本“无咎”與“利貞”的連作情況，也得出“楚簡‘利貞，亡咎’的排列較之帛本、王弼本及《彖傳》引的‘无咎，利貞’更勝”。^①此外，廖名春先生又通過查考諸本“利貞”後是否接“利有攸往”的情況，以及訓貞爲定，“利貞”與“利有攸往”有邏輯矛盾，得出“楚簡本無‘利有攸往’較之帛本、王弼本更佳”。^②綜上所述，恆彖楚竹書本勝今帛本。

（二）恒（恆）九三

今：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帛：不恆亅德或承之羞

阜：缺

竹：不經亅惠或丞亅額

“經”通“恆”。“惠”，古“德”字。“丞”通“承”。“額”，

①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二）》。

②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二）》。

當爲“憂”字，通“羞”。此爻有“之”、“丌（其）”之異。但於文義沒有不同，因爲“之，猶其也”，兩者於此處的語法功能是一致的，都作第三人稱代詞。清人劉淇：“《戰國策》：‘山東相合，之主者不惡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土以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注云：‘之，猶其也。’”^①“其”與“之”作人稱代詞有一個發展過程，王力先生指出：“殷虛卜辭中不用‘其’‘之’作人稱代詞，可見它們不是和‘余’‘汝’等人稱代詞同時產生的，可能是它們先用作指示代詞，然後發展爲人稱代詞。”^②在作人稱代詞時，“其”字用於領格，“之”字用於賓格。這是一般情形。但是“‘之’在最初的時候，可能也用於領格。在先秦時代，比較常見的殘存形式是‘爲之……’（《論語·公冶長》：‘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③。可見，“之”用作領格的人稱代詞是很古老的用法。今本易中“之”字用作領格的人稱代詞僅三見，一在此處恆九三，另外兩處都在睽卦上九爻辭：“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可惜後兩處楚竹書易殘缺。僅從恆九三這處異文來看，作“之”比作“丌（其）”更古老。因而此句爻辭今本與帛本可能有比楚竹書本更古的來源。“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很早就成了恆語，孔子已經引述此語。楚竹書易改“之”爲“其”是對更古之易文本的一種“現代化”，而今本、帛本則承故書原貌，未作改動。

（三）丕（恆）上六

今：振恆凶

帛：復恆兇

阜：缺

竹：散丕貞凶

楚竹書易此卦初六作“散丕，貞凶，亡咎利”，上六作“散丕，貞凶”。用辭與語義相同。而今本易此卦初六作“浚恆，貞

①（清）劉淇：《助字辨略》，中華書局1954年，第6頁。

② 王力：《漢語史稿》，第277頁。

③ 王力：《漢語史稿》，第262-263頁。

凶，无攸利”，上六作“振恆，凶”。帛本此卦初六作“𠄎恆，貞凶，无攸利”，上六作“𠄎恆，兇”。“𠄎”“𠄎”“浚”“振”可通。“浚”是深義。“浚恆”是求恆之深。《象傳》云：“浚恆之凶，始求深也。”於初六，則意味著一開始就想深求恆常常久之道，這是急於求成，故占之爲凶，無所利。求之卦象卦德，則與初六爲下卦巽之主，與巽性爲入正合。“振恆”，若依“振”作本字解，則“振恆”爲動恆。求之卦象卦德，上六處上卦震之終，震爲動。“振恆”與之正合。動搖恆常常久之道，處恆之極，故凶。“貞”者，“占”也。“凶”字之前有無“貞”字都不影響爻義。但從爻義與爻位差異較大來看，爻辭亦宜有異，故以今本所作為勝。從《周易》文本或說版本發展的意義上來看，可能楚竹書本來源更古。從楚竹書易恆卦初六與上六同詞來看，可能意味著兩種情況：一是此本產生時代對爻位或卦象卦德尚不敏感，或者對它的認識尚且比較隱蔽或模糊。二是不排除初六與上六同一個“𠄎”字可能同字異讀，初六“𠄎”讀“浚”而上六則讀“振”。若是這樣，那麼又必然是對爻位或卦象卦德極爲敏感才不會造成誤解，有了爻位卦象卦德的參照，使人一眼望去即知初六與上六應該同字異讀。倒是後人因爲對象數不太敏感了，所以必須借助用字與句式之異來區別不同的意思並將卦爻中的某種規律性體現出來。於是有了今本對恆卦上六的整理與改作。這也適用於咸卦的情況。楚竹書易欽（咸）卦初六、九五均作“欽汙拇”，而今本易初六作“咸其拇”而九五作“咸其脢”，是有意異作也。楚竹書易欽（咸）卦六二、九三均作“欽汙脢”，而今本易六二作“咸其腓”，九三作“咸其股”，是有意異作也。本來“拇”可以讀“脢”，“脢”可以通“股”。這又爲經文異作提供了可行性。從今本句式之整齊與規律來看，只能是它整理自楚竹書本，而不可能倒過來。楚竹書易没必要把已經極富規律與整齊化的文句弄得看起來沒有規律不整齊了。

五、豚（遯）卦

（一）豚（遯）初六

今：遯尾厲

帛：掾尾厲

阜：椽……厲

竹：豚丌尾厲

“豚”，濮茅左先生考釋云：“‘豚’，讀爲‘遁’，逃隱、退避之意，今本借‘遯’字，《說文·辵部》：‘遁，遷也，一曰逃也。’”^①“遯尾”，今本與帛本“尾”字前均無“其”字，而楚竹書本多一“丌（其）”字。朱熹注“遯尾”云：“遯而在後，尾之象。”^②這是一般通常之見，解“遯”爲逃遯義。《周易集解》引陸績說，王注孔疏以及程子傳都作此解。而楚竹書易作“豚丌（其）尾”，有一個代詞“其”字，就使得“遯尾”的語法結構一目了然了。“尾”不是作“遯”的補語，譯爲“在後”；而是作“遯”的賓語，取尾巴作喻。關於此爻的解釋鄭萬耕先生說：“此處‘豚’當解爲隱遯。意思是說，隱藏起你的尾巴，有危險，不宜有所行動。或者依程氏文義，以‘尾’比喻微小。意謂，隱藏你微不足道的方面，而暴露你舉足輕重的方面，則有危險，不宜採取行動。”^③把尾巴隱藏起來，喻意把自己的真實意圖隱藏起來，這樣會有危厲而不利於有所行動。若作此解，則此爻的意思乃是講君子具有坦蕩真誠的品性。若依後解，是以“尾”喻微小的無足輕重的方面（缺點），再添加上“暴露你舉足輕重的方面”這一層意思，則此爻的意思就成了暴露小的方面（缺點）沒關係，暴露大的方面（缺點）就不行了，這就有了君子明哲保身的意味了。兩者都可通。但後者是通過增添補足一些意思才實現的，其思想可能不如前者質樸。

（二）豚（遯）六二

今：執之用黃牛之革

帛：共之用黃牛之勒

阜：缺

① 濮茅左：《楚竹書〈周易〉研究》（上），第134頁。

② （宋）朱熹：《周易本義》，第123頁。

③ 鄭萬耕：《〈周易〉釋讀八則》。

竹：玳用黃牛之革

“玳”，濮茅左先生考釋云：“‘玳’，从玉、从弋，字也見於《曾侯乙墓》竹簡四二、六〇，音與‘執’近，可通，意縛、結，或讀爲‘弋’。”^① 徐在國、楊澤生二先生認爲“玳”字當釋讀爲“飾”字。^② 此爻楚竹書本“用”字前無“之”，今本、帛本有“之”字。“玳”字讀“執”“飾”與否都不影響“之”字用法，代詞“之”字之有無亦不影響爻義。考革卦初九亦同樣一句辭。楚竹書本作“嬰（鞏）用黃牛之革”，今本作“鞏用黃牛之革”，帛本作“共用黃牛之勒”。“用”字前均無“之”字。疑此處遯六二應如楚竹書本“用”字前本無“之”字，後來爲今本、帛本所添加。加一“之”字大概又屬於漢語句法嚴密化之一例。

（三）豚（遯）九五

今：嘉遯貞吉

帛：嘉遯貞吉

阜：嘉遯貞吉

竹：嘉遯吉

從今本、帛本與阜陽本均作“貞吉”來看，楚竹書本作“吉”，疑脫一“貞”字。還有如比卦六二今本、帛本均作“貞吉”，阜陽本殘，而楚竹書本無“貞”字，單作“吉”。此“貞”字脫文也許有其更古之來源，而非一時之誤抄。若“貞”即“占”而不義訓爲“定、固”，則“吉”與“貞吉”似沒有多大區別。如果一定要作出細緻的區別，則“吉”是具體對前面“嘉遯”作直接的判定，無需占問即知其爲吉；而“貞吉”則是以“嘉遯”作爲一種現象，如果出現這種現象那麼占問其他事情都會吉利。也就是說，“吉”是對事象的直接判定，而“貞吉”則是通過事象的象徵暗示意義，預示著其他事情爲吉利，是一種間接判定。可能作

① 濮茅左：《楚竹書〈周易〉研究》（上），第135頁。

② 徐在國：《上博竹書〈三〉〈周易〉釋文補正》，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24日；楊澤生：《竹書〈周易〉割記一則》，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24日。

爲直接判定的“吉”這種形式比作爲間接判定的“貞吉”這種形式要早。

六、訢（蹇）卦

訢（蹇）象

今：利見大人貞吉

帛：利見大人貞吉

阜：利見口人貞吉

竹：利見大人

蹇卦彖辭今本、帛本與阜陽本均作“利見大人，貞吉”，唯戰國楚竹書本作“利見大人”而無“貞吉”二字。“貞吉”屬占斷之辭，還有“貞厲”、“无咎”、“悔亡”、“利有攸往”、“利涉大川”等都屬占斷之辭。今本、帛本、阜陽本與楚竹書本之間的相異文句中有不少是占斷之辭的有無、增減或用詞、位置、語序之異。此類異文與《周易》今古文本問題緊密相關。關於這類異文的分析以及《周易》今古文本問題請詳參本書第六章。

第三節 繹（解）、夬、革、漸（漸）、 遯（旅）、蠱（渙）六卦解讀

一、繹（解）卦

繹（解）九四

今：解而拇

帛：解丿拇

阜：缺

竹：繹丌拇

“而”，對稱，汝、你。孔穎達正義即云：“而，汝也。”^① 今本易“而”字六見，惟此處作第二人稱代詞。丿、丌，其也。他

^①（唐）孔穎達：《周易正義》，第52頁。

稱，第三人稱代詞。王弼：“故‘解其拇’。”^①可能王弼所用的本子作“其”，後人見到有古本作“而”故改作“而”。也可能是以“解其拇”來疏解“解而拇”，亦能順理成章。也可能以“而”爲“其”。李鏡池先生說：“而，其。”^②亦逕以“其”爲“而”則顯然是混同了“而”與“其”。上古人稱代詞是不容混淆的，有它嚴密的系統。據王力先生說：“上古人稱代詞具有相當整齊的系統，各詞都有對應關係：‘吾’、‘余’、‘予’和‘汝’相配；‘我’和‘爾’相配；‘印’和‘若’相配；‘台’和‘而’相配；‘朕’和‘戎’相配。”^③征之今本周易卦爻辭，第一人稱多用“我”，第二人稱多用“爾”。頤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即“我”與“爾”相配。此外，中孚九二“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即“我”“爾”相配，亦以“吾”與“爾”相配。但“吾”亦僅出現此一處。其他地方“我”與“爾”都單獨出現。其他人稱代詞“余”、“予”、“汝”、“印”、“若”、“朕”、“戎”均未出現。其中“若”字多見但都不作人稱代詞解。可見王力先生說大體不誤。再征諸渙卦六四“匪夷所思”，楚竹書本“夷”作“台”。可見，此處古本作“台”是第一人稱代詞。今本解卦此爻作“而”是第二人稱代詞。今本易亦爲古本易。“台”與“而”相配。可見，古本易必有同時出現作“台”與作“而”者。只是隨著古易版本的流傳，漸至訛誤。所以，我們認爲，解九四故書當作“而”而不作“其”。作“而”與作“其”於文義無礙，但與語氣、立場乃至易本卜筮之書這一性質相關。作“而”則意味著筮者與筮主面對面的講話，而作“其”則不是面對面的講話，而是間接地客觀地表述，可以不帶任何感情色彩。可見，作“而”是以即時之占筮場景爲背景的，而作“其”則不必有此背景而可通用於一切人事了。疑古易卦爻辭的原始來源當有不少是當時占筮之語，故當有不少第一、二人稱的筮辭。後來由於此書卜筮性質的逐漸淡化以及文本的

① （唐）孔穎達：《周易正義》，第52頁。

② 李鏡池：《周易通義》，第80頁。

③ 王力：《漢語史稿》，第258頁。

不絕於傳，有的第二人稱卦爻辭就變為第三人稱的了。

二、夬卦

（一）夬九四

今：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帛：牽羊愆亡聞言不信

阜：缺

竹：夬羊愆亡聞言不冬

“夬”，楚竹書易睽卦初九亦有此字形。濮茅左先生釋為“‘亡，喪’合文”。^① 李零先生在讀楚竹書易睽初九時指出：“悔亡，亡字上面有好像中的部分，重文。案亡字，簡文分兩種，有无之无作亡，喪亡之亡（與得相反）是這種寫法。我們要注意，後一種寫法，其實是喪字的省體，比較西周金文的喪字，我們不難看出，它是保留了喪字的上端和下部，而略去了它中間的四個口和橫畫。它上面好像中的部分，並非艸的一半，因此不能隸定為芒。濮注隸定為九旁加人，以為亡、喪合文，或釋芒，不妥。”^② 李零先生又在讀楚竹書易夬九四原釋“夬”字時，釋其為“亡”，並指出：“亡，同簡32初九的亡，是喪亡之亡，馬王堆本、今本作牽，可能是喪字之誤。”^③ 范常喜先生認為竹書易夬卦的“喪”字並非誤字，帛本的“牽”字“實為‘桑’字，當讀為‘喪’，而今本中的‘牽’可能系‘桑’之形訛。”^④ 可見，原釋“夬羊愆亡”，即“亡（喪）羊悔亡”。劉大鈞先生解其義云：“所謂喪羊悔亡者，即民間俗語之所謂破財免災也。今由竹書作‘夬’謂喪，方悟今、帛本作‘牽’者，非自牽也，乃是指羊被人牽走，則悔事可亡也。”^⑤

“不信”，今本易兩見。一是困象“有言不信”，二是夬九四

① 濮茅左：《楚竹書〈周易〉研究》（上），第138頁。

②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

③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

④ 范常喜：《簡帛〈周易·夬卦〉“喪”字補說》，《周易研究》2006年第4期。

⑤ 劉大鈞：《今帛竹書〈周易〉綜考》，第69頁。

“聞言不信”。帛書本與今本同。楚竹書本困卦殘。夬九四作“聞言不冬”，即“聞言不終”。從爻辭結構與爻義來看，似以作“聞言不終”為優。“喪羊悔亡，聞言不終”是並列結構，喪羊則悔亡，聞言則不終。“喪羊”與“聞言”都是動賓結構，都是作為後一詞所言之結果的前提條件。“悔亡”與“不終”都是某種結果，恰好形成對比。“悔亡”是悔事消亡，是吉；“不終”是沒有好結果，是不吉。“聞言”本就有聽信某種言辭之義，既已聽信，則“聞言不信”不成辭，“有言不信”才成話。據楚竹書易所作，夬九四爻義可作如是解：夬九四“臂无膚，其行次且”，正是身處困境之時，這個時候有些損失（喪羊之象）很正常，可能這個損失還能使悔事消亡，此外，這個時候最要有自己的主見和決心，不能一味聽從於人，如果一味聽從於人，就不會有好的結果。“聞言不終”告誡於人的正是要有自己的主見和決定。這與夬卦的卦義若合符契。《序卦傳》云：“夬者，決也。”艱難困苦之際正是需要自己思考決斷之時也。

（二）夬上六

今：无號終有凶

帛：无號冬有凶

阜：缺

竹：忘虎中又凶

號，《說文》：“號，呼也。”《周易》卦爻辭“號”字，除渙卦九五“渙汗其大號”的“號”字可能作“號令”解之外，其他的“號”字都宜作呼號、號咷、號哭解，而不宜作號令解。夬卦“號”字三見，從“孚號”、“惕號”均作“呼號”或“號哭”解來看，上六“无號”之“號”亦當作此解。然而，“號”應該是誰發出來的？是君子還是小人？卻有不同意見。孔穎達《周易正義》：“上六，居夬之極，以小人而居群陽之上，衆共棄也。君子道長，小人必凶。非號咷所免，故禁其號咷，曰‘无號終有凶’也。”^① 虞翻、王弼、朱熹、程頤等均以此“號”為小人之號。其

①（唐）孔穎達：《周易正義》，第57頁。

爻義爲：這上六陰爻所象徵的小人不要哭號了，你們終究會有兇險的。而蘇軾、楊簡、蔣悌生等人皆以此“號”爲君子之號。蘇軾曰：“‘无號’者，不警也。陽不警，則有以乘之矣。”^① 楊簡曰：“柔已決去，剛道已長，然不可不敬戒。敬忽焉不敬不戒，不警號，則亦終有凶。雖未必凶遂至，而既不警戒則放逸，逸則失道矣，失道者終於凶。”^② “號”本無“警號”義，釋爲“警號”乃是從“呼號”義作了文義的引申。“呼號”不必是個人遭際之“哀號”，亦可是爲警醒他人之鼓與呼。故可引申出“警醒”義。於是，此爻的意思就是：此卦初至五陽爻漸長而決陰，至此上六惟餘一陰，似可鬆懈，但是，如果君子不呼號警醒，則最終會有兇險。從“无號”的主體問題出發，蔣悌生還有進一步的解易方法上的自覺。他說：“《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詳味此爻，若如《傳》義說，似爲小人謀，恐只依卦辭‘孚號有厲’之意。言雖是五陽決去，一陰尚存，爲君子之計。苟或默然養禍，則其終必致凶。聖人之情，何嘗慮小人有凶也。”^③ 蔣氏解“无號”爲“默然養禍”。號是“呼號”，无號，當然就是默然了。默然就是不警醒，不主動有所作爲。君子處此上六陰爻小人尚存之時，“默然”即是“養禍”了。

單從爻義疏解上來看，無論將“无號”的主體放在誰頭上，都通。而且“《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這條原理或方法也都適用於兩者，而不必如蔣氏所解，只適用於後者。朱熹注此爻云：“占者有君子之德，則其敵當之，不然反是。”^④ 這表明，小人之凶可作君子之誡。若君子占此凶爻，正是考驗君子德性之時。君子果有德則雖得此凶爻而不爲凶。所以此小人凶爻亦可使君子努力增強自身德性矣。這不也正是“《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嗎？所以，若單據此條以解“无號”之主體爲君子，不妥。再者，如

①（清）李光地：《周易折中》，第356頁。

②（清）李光地：《周易折中》，第357頁。

③（清）李光地：《周易折中》，第356-357頁。

④（宋）朱熹：《周易本義》，第137頁。

果以君子爲“无號”之主體，則非指上六陰爻，而指居下位的象徵君子的陽爻。那麼，此爻辭當繫於九五之後，而不是上六之後。蘇軾謂“陽不警，則有以乘之矣”，正是說若九五不警，則將被上六陰爻所乘而終凶。因而，此“无號”，此“終有凶”都是針對九五說的。若如此，則上六無辭可繫了。我們認爲，從爻辭與相應之爻題一一對應來看，爻辭之解仍因對應於其所對應之爻性爻位。這亦不害於所謂易之君子、小謀。所以，我們認爲，此爻應該是上六陰柔小人之兇險言。

楚竹書易此爻“无”作“忘”，“終”作“中”。若依楚竹書所作，此爻之解尤順。“忘”，通“妄”。《說文》：“妄，亂也。”楚竹書本无妄卦，“妄”即作“忘”。帛本上六今、帛本作“无”，蓋由“无”通“亡”，“亡”、“忘”、“妄”又可相通所致。“妄號”，即亂號，是小人負隅頑抗之哀號。此“亂號”蓋與萃初六“乃亂乃萃若號”類同。爻義是說：小人勢力受到致命打擊，只剩一口氣了，只能作妄亂之哀號，哀號也沒用，哀號之中藏著極大的兇險。可能易卦爻辭最初並非與爻象對應得那麼整齊，所以於此上六而言“中”。後世對易文本作整理與修訂，言辭逐漸整齊，體例漸趨完善。這一點上文隨遇而及之地提到幾處證據。於是改此爻之“中”爲“終”，因爲此爻乃一卦之最後一爻，故有“終”象。當然這只能是一種可能。也可能楚竹書易“忘”、“中”乃“无”、“冬（終）”之借，因而其義與今帛本無別。

三、革卦

革彖

今：元亨利貞

帛：元亨利貞

阜：缺

竹：元兼貞利貞

“元兼貞”即“元永貞”。元者，首也，始也，可指首創之事。永者，久也，可指所創之事的長久存在與發展。“元”與“永”並

列作“貞”的前置賓語。“元永貞”即占問首創之事及其可持續性。^①結果如何呢？“利貞”，即此為有利之占問也。革者，變革也。《革·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可見，此卦講變革之事。湯武革命，乃人事變革之大者也。變革必有首創。既然是講變革之事，則占問創始與所創之事可否長久，不亦宜乎？可見，楚竹書易革彖作“元美貞”是與革卦卦義具體而緊密聯繫的，反而是作“元亨利貞”比較抽象。可能是後世改“元美貞”為“元亨”以與後面的“利貞”一起構成“元亨利貞”這一《周易》恆語辭例。

四、漸（漸）卦

（一）漸（漸）初六

今：有言无咎

帛：有言无咎

阜：缺

竹：又言不冬

此爻全句，楚竹書易作：“鴻漸於澗，小子厲，又言，不冬。”即“鴻漸於澗，小子厲，有言不終”。今本作：“鴻漸於干，小子厲，有言，无咎。”帛書本作：“鴻（鴻）漸於澗，小子厲（厲），有言，无咎。”濮茅左先生考釋云：“‘澗’，會意，亦‘澗’字。”^②《說文》：“澗，山夾水也。”澗，乃會兩山夾一水之意。陸德明《經典釋文》：“鄭云，干，水傍，故停水處。陸云，水畔稱干。毛傳詩云，涯也。又云澗也。荀、王肅云，山間澗水也。翟云，涯也。”^③“澗”，通“干”。此爻當以“干”為本字，“澗”為借字。因為，很明顯，此卦六爻作為象徵的鴻鳥其所進之處逐爻上升。若於初爻即停止於“澗”，則接著幾爻反而比它低了。因為“澗”既為兩山夾水，則漸於“澗”則必在高高的山邊了，儘管這

① 參上文對比彖“元美貞”的疏解。

② 濮茅左：《楚竹書〈周易〉研究》（上），第171頁。

③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第28頁。

也是水邊，但不合爻象。所以，還是以“干”爲本字訓爲“水邊”比較妥當。一般理解“水邊”都在低處。“小子”，高亨先生解爲“童子”，“言”爲“譴責”。^①即，“小子”，爲小孩子；“有言”具體爲大人對小孩的呵責。高亨先生對此爻的解讀很好。他說：“鴻飛進於河岸，自是有利。以鴻喻人，成人進於河岸，亦無不可；若小子進於河岸，則有落水之危險。但有大人加以譴責，使之離去，乃无咎。”^②

今本、帛本“有言无咎”，楚竹書本作“有言不終”，兩者於爻義相距比較遠。前者如上引高亨先生的解讀可通。李尚信先生對此爻楚竹書本作很好的解讀。其云：“（當人們看到）鴻雁停息於水邊（的時候），（即使常常）告誡小孩（不要在水邊玩耍），（也）不會有結果，（因爲小孩貪玩，聽不進大人的話）。 ”^③楚竹書本斷定小孩不聽話，故没有好結果。而今帛本的結果是“无咎”，是好的結果。兩者剛好相反了。漸卦六爻或爲吉爻或爲有利之因素。如六二爲吉，九三先凶後利，六四无咎，九五先“婦三歲不孕”後“吉”，上九爲吉。以此來看，初六“有言”後當爲“无咎”而不宜作“不終”。疑楚竹書本誤。

（二）漸（漸）九三

今：婦孕不育

帛：婦繩不口

阜：缺

竹：婦孕而……

“而”與“不”篆體形近，疑楚竹書“而”爲“不”字之誤。或者楚竹書只是增一連詞“而”字作“婦孕而不育”，爻義不變。若作“婦孕而育”於爻義難通。漸九三今本作“婦孕不育，凶”。若是“婦孕且養育之”，何凶之有？此爻《象傳》亦云：“婦孕不育，失其道也。”是《象傳》亦作“婦孕不育”。帛書本亦作

① 高亨：《周易大傳今注》，第329頁。

② 高亨：《周易大傳今注》，第329頁。

③ 李尚信：《釋〈周易·漸卦〉》，《周易研究》2006年第4期。

“不”。又漸九五作“婦三歲不孕”。據“三與五，同功而異位”（《繫辭傳下》），九三爻亦當為“不孕育”義。

五、遯（旅）卦

遯（旅）六二

今：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帛：旅既次壞其茨得童剥貞

阜：旅即其次……

竹：遯既弟裒丌次見僮僮之貞

楚竹書易旅六二作“遯既弟裒丌次見僮僮之貞”，讀為“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之貞”。“旅即次”，阜陽本作“旅即其次”，多一“其”字。“即其次”與同爻“懷其資”，與九三“焚其次”，上九“焚其巢”等結構完全一致。疑故書原貌於“即”“次”之間當有“其”字，即使無“其”字，在解釋爻義時亦當從句法結構角度當作有“其”字解。“得童僕之貞”，從句法角度看，“得”字後亦當作有“其”字解。這從九三“喪其童僕貞”與九四“得其資斧”辭例亦可推知。楚竹書易“僕”字後有一結構助詞“之”字。有此字，表明其後的“貞”字當從上讀無疑。高亨先生以“貞”從下讀，並認為“‘貞’下當有‘吉’字，轉寫脫去”。^①現從楚竹書來看，高亨先生此說誤。朱熹於六二“得童僕貞”將“貞”字從上讀，但於九三“喪其童僕貞厲”，卻將“貞”字從上讀。其云：“喪其童僕，則不止於其心矣。故貞字連下句為義。”^②以“貞”字連下句為義，即以“貞厲”為解。絕大多數易家都作此斷讀。然劉大鈞先生在點校《周易折中》時將此爻斷讀為：“喪其童僕貞，厲。”^③我們認為此讀是正確的。只不過今本於此處少了一個“貞”字，“厲”字前也有一個“貞”字。我們從楚竹書易旅九三作“丌丌僮僮貞貞厲”來看，當即如此。“丌丌僮僮貞貞

① 高亨：《周易大傳今注》，第342頁。

② （宋）朱熹：《周易本義》，第154頁。

③ （清）李光地：《周易折中》，第451頁。

礪”當釋讀爲“喪其童僕貞，貞厲”。爲什麼不是此處衍一“貞”字呢？本來若只有一個“貞”字，如劉大鈞先生的斷讀，其爻義與作兩個“貞”字無不同。我們推測，可能故書原貌只有一個“貞”字，但正如上文所指出者，若只有一個“貞”字，則“貞”字從上讀的讀法極易被忽略。所以，楚竹書本增加一個“貞”字，以表明“僕”後必有“貞”字。楚竹書易旅六二“得（其）童僕之貞”正與此九三“喪其童僕之貞”相對爲文。此於“貞”字從上讀又是一證。

若“貞”字從上讀，固然於六二、九三都解爲“占”，以“之”字前面部分作爲“占”的前置賓語，亦無不通。但從爻義來看，還是以訓“貞”爲貞信、貞正、忠誠等義更爲順暢。朱熹注旅六二云：“‘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正信，則無欺而有賴，旅之最吉者也。”^①很明顯這是最佳之旅的準備條件來解說的。即，就也。次，客舍、旅館也。有客舍可就，有資財可備，有隨從童僕之忠信，若此三項具備，就可放心旅行了。楚竹書易於旅九三多一“貞”字，蓋可作戰國其時“貞”不只作“占問”解，且可作“正”、“信”解之又一證。而且作後解是有一種自覺意識的。

六、贲（渙）卦

（一）贲（渙）初六

今：用拯馬壯吉

帛：拯馬吉恐亡

阜：缺

竹：拯馬藏吉恐亡

楚竹書“藏”，濮茅左先生考釋云：“‘藏’，同‘藏’，讀爲‘壯’。”^②疑帛本書“馬”後脫一“壯”字。

帛本、竹書本均有“恐（悔）亡”二字而今本無。據劉大鈞

①（宋）朱熹：《周易本義》，第154頁。

② 濮茅左：《楚竹書〈周易〉研究》（上），第180頁。

先生考證，故書原貌當有“悔亡”二字，今本脫誤。其云：“案《集解》引虞翻注文：‘坎爲馬，初失正，動體《大壯》得位，故‘拯馬壯，吉，悔亡’之矣！’其‘吉’下亦有‘悔亡’。可證虞翻所見古本此爻也有‘悔亡’二字，而《考古質疑》所引古本，亦說此爻‘吉’下尚有‘悔亡’二字。綜上所考，此爻應作：‘用拯馬壯，吉。悔亡。’恐後人轉抄脫誤，使今本‘吉’下失‘悔亡’二字。”^① 現在楚竹書易即有“愆（悔）亡”二字，正可爲劉大鈞先生說補充一個極爲重要的證據。

關於此卦此爻的解釋不一。舊說一般據《序卦傳》“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而解渙爲渙散、離散義。尚秉和先生一反舊說，而讀“渙”爲“煥”，訓文采之義。其云：“按太玄擬渙爲文。司馬光云。揚子蓋讀渙爲煥。案渙即有文義。淮南子說山訓。夫玉潤澤而有光。渙乎其有似也。注文采似君子也。後漢書延篤傳。渙爛其溢目。注渙爛文章貌。是渙本有文義。故歸藏作奐。禮檀弓。美哉奐焉。釋文奐本亦作煥。是揚子之讀。與古訓合。卦坎爲赤。震爲玄黃。巽爲白。而風行水上。文理爛然。故爲文也。爲文則於爻辭無扞格矣。”^② 其說甚有新意。且於解“渙奔其机”、“渙王居”、“渙其躬”等極通，然於初六卻僅從爻位關係的角度而未從“煥”義、“文采”義解。其云：“震爲馬。初承之。故曰拯馬。鄭云拯承也。拯馬即承陽。震健故壯吉。”^③

我們認爲，若從“煥”義解渙卦，於初六亦可解通。不過對“拯”字的理解不是如尚秉和先生那樣解。陸德明《經典釋文》釋“拯”字云：“拯救之拯。馬云：舉也。伏曼容云：濟也。王肅云：拔也。子夏作‘拊’，拊，取也。”^④ 此數義大抵可通，但要將“拯”與“馬”連在一起放在初六爻辭文句當中來解，當有更具體

① 劉大鈞：《周易概論》（修訂本），齊魯書社1988年第2版，第310頁。

② 尚秉和：《周易尚氏學》，第261頁。

③ 尚秉和：《周易尚氏學》，第262頁。

④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第29-30頁。

的意義。陳斯鵬先生認為，楚竹書易此處原釋“拯”字當釋為“𢇛”字，實“拊”字異體。《說文》：“拊，上舉也。从手、升聲。《易》曰：拊馬壯吉。撓，拊或从登。”可見，帛本作“撓”為“拊”之或體。今本作“拯”亦“當為拊之或體”。^① 陳斯鵬先生對“拊”字之義及爻義作了具體引申與闡釋。他說：“《說文》‘上舉也’，乃就其本義言，但爻辭中恐怕是用‘進獻’一類的引申義。這類意義古書一般用‘升’或‘登’。如《呂氏春秋·孟秋紀》：‘是月也，農乃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禮記·月令》：‘農乃登麥。’所以，爻辭意謂：登獻來的馬健壯，吉利。”^② 將“拯”字具體理解為“進獻”義可以涵括《經典釋文》所引數義。“進獻”，於獻者而言是“舉”，於受獻者則為“取”為“拔”矣。

此爻所記當是王至宗廟行受貢之禮，貢品即馬也。渙卦辭謂“王假有廟”，即“王至於廟”也。這就對六爻文辭的場景作了交待。“用”，《說文》訓“可施行也”。此處“用拯馬”乃謂施行獻馬之禮。“用”字在甲骨文中多與祭儀卜筮有關。其詞性由實詞而漸漸虛化。此處以有“用”字方語意完足。今本有“用”字大概是古本原貌。而帛本、楚竹書本可能因“用”字意義的虛化而脫“用”字。“壯”字一般認為是修飾“馬”的。“馬壯”即“壯馬”，^③ 健壯的馬。若從此爻講進獻禮的角度來看，“壯”不是修飾馬的，而是描述典禮場面之盛大壯觀。大壯卦的“壯”字，陸德明《經典釋文》云：“威盛強猛之名。……王肅云：‘壯，盛也’。”^④ 孔穎達疏解大壯卦“壯”字云：“壯者，強盛之名。”^⑤ 可見，“用拯馬壯吉”當斷讀為“用拯馬，壯，吉”。意思是說：“王至宗廟行獻馬之禮，典禮場面盛大壯觀，吉利。”為何獻馬之

①（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中華書局1984年，第73頁。

② 陳斯鵬：《楚簡〈周易〉初讀記》，孔子2000網（<http://www.confucius2000.com/>）清華大學簡帛研究專欄2004年4月25日。

③（宋）朱熹：《周易本義》，第158頁。

④（唐）陸德明：《經典釋文》，第25頁。

⑤（唐）孔穎達：《周易正義》，第48頁。

禮場面盛大壯觀就吉利呢？若據尚秉和先生讀“渙”爲“煥”訓文采，則獻馬之禮盛大壯觀正可展示與煥發王家風采與氣象，自然吉利。若據《序卦傳》訓“渙”爲離散義亦可通。不過其間需要一種義理的闡釋以過渡。朱熹注渙卦卦辭云：“以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至於廟以聚之。”^①程頤云：“人之離散由乎中，人心離則散矣。治乎散亦本於中，能收拾人心，則散可聚也。”^②李士鈐云：“王者立廟，聚天下之心而繫於一。”^③可見，王者至宗廟行典禮，一可展示王家氣象，二可凝聚人心。臣下獻貢，表示人心思服。獻馬之禮盛大，表示人心齊聚於王家。這當然吉利。即便有悔事亦將消亡。

（二）繫（渙）九五

今：渙汗其大號

帛：渙汙肝大號

阜：缺

竹：𩇑𠂔大虎

“𩇑”，楚竹書本本卦爻辭此字均作“𩇑”，唯卦名用字作“繫”。“𩇑”“繫”爲一字異體。濮茅左先生謂“可讀爲‘渙’，渙散，離散，字待考”。^④李零先生分析此字云：“簡文从睿从爰，左右皆聲旁。其首字，睿旁加升，其實就是𩇑字，等於𩇑加爰。”^⑤

楚竹書本此爻全句爲：“𩇑𠂔大虎，𩇑𠂔𠂔，亡咎。”今本作：“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帛本作：“渙汙肝，大號，渙王居，无咎。”楚竹書本“𠂔”字於九二、九五兩見。今本、帛本於九二此字分別作“机”、“階”；今本、帛本於九五此字均作“居”。濮茅左先生考釋云：“‘𠂔’，《說文·几部》：‘𠂔，處也，从尸得几而止也。’一作‘机’，案机以承物。”^⑥李零先生直接釋“𠂔”

①（宋）朱熹：《周易本義》，第158頁。

②（清）李光地：《周易折中》，第468頁。

③ 馬振彪：《周易學說》，第569頁。

④ 濮茅左：《楚竹書〈周易〉研究》（上），第179頁。

⑤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

⑥ 濮茅左：《楚竹書〈周易〉研究》（上），第180頁。

爲“處”。他在注九二爻時說：“机、階都是見母脂部字，與處讀音不同，相同處只是机含有几，疑机、階是錯字。”^①既然今本與帛本所作“机”與“階”音同可通，而不與“處”通，則“處”爲錯字的可能性更大。通觀爻辭之例，“渙其躬”、“渙其群”、“渙其血”等“躬”、“群”、“血”都是具體意義的事物，此處若作“尻”，是抽象意義上止義，顯然不相類。九五爻今本、帛本均作“居”，楚竹書本又作“處”而不與九二爻別，則疑九五之“處”字亦爲錯字，正確的應該作“居”。或本作“尻”，通“居”。居，爲本字，是居室義。因而，楚竹書本渙九五當讀爲：“渙其大號，渙其居，无咎。”“肝”是見母元部字，“汗”是匣母元部字，兩字同爲元部，見匣旁紐，音近可通。帛本作“肝”當是今本“汗”之借字。從帛本渙九五作“渙斤（其）肝（汗）”以及渙六三“渙其躬”、六四“渙其群”、上九“渙其血”之辭例來看，今本渙九五“汗”與“其”字誤倒，當作“渙其汗”。這樣六三與六四“躬”與“群”對文，九五與上九“汗”與“血”對文。疑楚竹書本渙九五“斤（其）”後脫“汗”字。此爻全句當作：“渙其汗，大號，渙王居，无咎。”

“渙其汗”當從高亨先生的解爲“流其汗”。^②但“號”字不能從他解爲號哭。亦不宜如傳統大多數注家逕解爲“號令”。解爲“號令”者多從《漢書》引易爲說而來。《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返者也。”若作“號令如汗”解，則逕言“渙汗其號”即可，何必加一“大”字作“大號”？今既辨明“渙汗其”乃“渙其汗”之誤，“汗”字從上讀而不從下讀，其在句中的位置變了，語法功能亦變了，故不當再作“號令如汗”解。“號”當作“呼號”解。李光地云：“凡《易》中‘號’字皆當作平聲，爲呼號之號。在常人則是哀痛迫切，寫情輸心也。在王者則是至誠懇惻，發號施令也。”^③

①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

② 高亨：《周易大傳今注》，第355頁。

③ （清）李光地：《周易折中》，第473頁。

李光地雖然依然點出其“發號施令”義，但其重點實不在言“號令”而在“至誠懇惻”也。“大號”即“大聲呼號”。正因為是“大聲”故“流其汗”。於是“大”字有了着落。

“渙王居”，朱熹引陸贄說：“渙王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①李士鈐闡發得更為詳盡，他說：“王以四海為家，四海皆王居也。王不私其所有，散其土地以與諸侯，復散其畿內土地以與畿內公卿大夫。能渙王居，則無往非王居也，故无咎。三為臣位，故渙其躬，人臣匪躬之義。五為君位，故渙其居，王者無外之義。一說居，居積也；散其居積以予民也。”^②李士鈐將“渙王居”作了兩解，一是分封土地於臣，二是散財於民。朱熹即作後解。

至此，我們可以通解此爻爻義了。此爻是說：“王者（或者代王者行事之臣子）揮汗如雨，在那裏大聲呼號著，他把土地和財富分賜給他的臣民。”此爻形象地描寫了王者大會臣民，分土於臣、散財於民時的壯觀情景。此“大聲呼號”固然也是“發號施令”，但此“令”正表明王者的“至誠懇惻”，而不是高高在上式的和對抗式的“發號施令”。王者分土散財的目的正是為了凝聚人心。這是與“渙”之離散義以及卦辭“王假有廟”的精神相通的。看來先民很早就對“散”與“聚”的辯證關係有了深刻的認識。

表 21 以楚竹書本對照它本所得相異文句表

所在卦爻	今本易	帛書易	阜陽易	楚竹書易
訟彖	利見大人	利用見大人	缺	利用見大人
訟九二	歸而逋	歸而逋	缺	遯肤
訟九二	其邑人三百户	汭邑人三百户	缺	汭邑人晶四户
訟六三	貞厲終吉	貞厲	□厲冬吉	貞厲冬吉
訟上九	或錫之鞶帶	或賜之般帶	缺	或賜緹緡

①（宋）朱熹：《周易本義》，第159頁。

②（清）李光地：《周易折中》，第576頁。

续表

所在卦爻	今本易	帛書易	阜陽易	楚竹書易
師上六	大君有命	大人君有命	大君有命	大君子有命
比彖	比吉原筮 元永貞无咎	比吉原筮 元永貞无咎	缺	比备簪 元兼貞吉亡咎
比初六	終來有它吉	冬來或池吉	缺	冬速又它吉
比六二	比之自内貞吉	比之□□貞吉	缺	比之自内吉
比六四	外比之貞吉	外比之貞吉	缺	外啟之亡不利
比九五	王用三驅	王用三驅	王用三驅	王晶驅
比上六	比之无首	比无首	比毋首	比亡首
大有六五	厥孚交如威如吉	闕復交如委如終吉	缺	孚孚洩女恚女吉
謙初六	謙謙君子	嗛嗛君子	缺	壓君子
謙上六	利用行師征邑國	缺	缺	可用行帀征邦
隨六三	隨有求得	隋有求得	隋有求得	陵求又覓
隨上六	拘係之乃從維之	枸係之乃從羈之	拘……	係而敏之從乃瞞之
蠱彖	蠱元亨	箇□吉亨	缺	蛊元卿
无妄彖	其匪正有眚	非正有省	其非正有眚	元非邁又褻
无妄初九	无妄往吉	无孟往吉	无亡往吉	亡忘吉
无妄六二	不耕穫不菑畲 則利有攸往	不耕穫不菑餘 利□□往	不耕獲不 ……	不靜而穫不畜之 ……
无妄九五	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无孟之疾勿藥有喜	缺	亡忘又疾勿藥又菜
无妄上九	无妄行有眚	无孟之行有省	缺	亡忘行又褻
大畜彖	不家食吉	不家食吉	缺	不豕而飢吉
頤六二	顛頤 拂經於丘頤	曰顛頤 拂經於北頤	奠頤 弗經於丘 頤	曰邁頤 翬經於北頤

续表

所在卦爻	今本易	帛書易	阜陽易	楚竹書易
咸九三	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欽汙蹇執汙隨聞	缺	欽汙腎蹇汙隨吝
咸九四	貞吉悔亡	貞吉愆亡	缺	貞吉亡愆
咸上六	咸其輔頰舌	欽汙股陝舌	□ 其 父 □ □	欽頰夾脰
恆彖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缺	彳卿利貞亡咎
恆九三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不恆汙德或承之羞	缺	不經汙德或丞汙頤
恆上六	振恆凶	復恆兇	缺	散彳貞凶
遯初六	遯尾厲	掾尾厲	掾……厲	勝汙尾厲
遯六二	執之用黃牛之革	共之用黃牛之勒	缺	弋用黃牛之革
遯九三	係遯	爲掾	缺	係勝
遯九五	嘉遯貞吉	嘉掾貞吉	嘉掾貞吉	嘉勝吉
睽初九	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愆亡亡馬勿遂自復見亞人无咎九二无咎	每亡喪馬……	愆允 = 馬勿由自遽見晉人亡咎
蹇彖	利見大人貞吉	利見大人貞吉	利見□人貞吉	利見大人
解六三	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且乘致寇至貞聞	缺	偵虞輾至寇至
解九四	解而拇	解汙拇	缺	解汙拇
夬九四	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牽羊愆亡聞言不信	缺	允羊愆亡聞言不冬
夬上六	无號終有凶	无號冬有兇	缺	忘虎中又凶
萃彖 1	萃亨王假有廟	卒王段於廟	缺	噪王器於甗

续表

所在卦爻	今本易	帛書易	阜陽易	楚竹書易
萃彖 2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用大生吉利有攸往	缺	用大牲利又貞進
萃初六	若號	若汧號	缺	若虓
困上六	曰動悔有悔	曰愆夷有愆	缺	曰達愆又愆
井彖	羸其瓶	羸汧荆瓶	缺	羸汧瓶
井九二	甕敝漏	唯敝句	□敝屨	佳襦縷
井九三	可用汲	可用汲	缺	可曰汲
革彖	元亨利貞	元亨利貞	缺	元義貞利貞
革九三	征凶貞厲	□□貞□	缺	征凶
艮六二	其心不快	汧心不快	缺	汧心不悖
艮六四	艮其身无咎	根汧躬	缺	艮汧躬
漸初六	有言无咎	有言无咎	缺	又言不冬
漸九三	婦孕不育	婦繩不□	缺	婦孕而……
旅六二	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旅既次壞汧茨得童剥貞	旅即其次……	遽既弟裒汧次見僮僮之貞
旅九三	喪其童僕貞厲	缺	缺	允汧僮僮貞貞礪
渙彖	利涉大川利貞	利涉大川利貞	缺	利見大人利涉大川
渙初六	用拯馬壯吉	拯馬吉愆亡	缺	拯馬藏吉愆亡
渙六三	渙其躬无悔	渙汧躬无咎	缺	蹇汧躬亡咎
渙九五	渙汗其大號	渙汧肝大號	缺	蹇汧大虓
渙上九	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渙汧血去湯出	缺	蹇汧血故易出
既濟九五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東鄰殺牛以祭不若西鄰之濯祭實受汧福吉	缺	東咎殺牛不女西咎之酌祭是受福吉
未濟九二	曳其輪貞吉	挫汧綸貞	缺	屨汧輪貞吉利涉大川

上經 25 條，下經 38 條。

第八章 “用”字異文及相關卦爻辭的解讀

若以戰國楚竹書本《周易》辭句之有無為標準找“用”字異文，一共有四處。分別是訟彖、比九五、井九三、渙初六。在易辭詮釋史上，對於含“用”字的辭句的解讀，有不少都不如人意。這表明關於此“用”字異文有文章可做。這就促使我們去探究此異文以及有關含“用”辭句的含義。我們將從《周易》文本“用”字用法及其歷史形態變遷入手，來理解“用”字異文，來理解卦爻辭中某些含“用”字的疑難辭句。

第一節 《周易》文本“用”字用法分析

“用”字在今本周易卦爻辭中共五十八見，分布在乾坤等三十八個卦中。沒有出現“用”字的卦有訟、小畜、履、否、同人、豫、臨、賁、剝、无妄、大畜、咸、恆、家人、睽、蹇、夬、鼎、震、艮、歸妹、豐、旅、兌、節、中孚等二十六個卦。但是，若是考慮到古本異文，那麼，出現“用”字的卦還有，比如訟卦。

“用”字是甲骨文中的常用字，在卦爻辭中亦出現廣泛，表明“用”這一詞的重要。但它並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其意義太平常太具體，二是其意義逐漸由實詞變為了虛詞。這兩者看起來似乎對卦爻辭的理解都無關宏旨。但是瞭解這個詞的意義對於我們理解有關的卦爻辭的確是很有幫助的。

一、《周易》文本中含“用”字辭句的句法格式

通過分析卦爻辭中含“用”字辭句的句法成分，我們會發現

含“用”字辭句的句法格式主要有兩種：“用+動詞或動詞性片語”、“用+名詞或名詞性片語”。前者可以獨立成句，或者作為一個整體作“利”字的賓語，或者作“王”、“公”等詞的謂語。“用+名詞或名詞性片語”則是典型的動賓式，可獨立成句。“用+動詞或動詞性片語”的表述例如：蒙卦初六“用說桎梏”，泰卦九二“用馮河”，謙卦初六“用涉大川”，復卦上六“用行師”，升卦彖辭“用見大人”，謙卦六五“利用侵伐”，困卦九二“利用享祀”，困卦九五“利用祭祀”，謙卦上六“利用行師”，隨卦上六“王用亨於西山”，離卦上九“王用出征”，解卦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益卦六二“王用享於帝”等。“用+名詞或名詞性片語”的表述例如：坎卦六四“用缶”，坎卦上六“係用徽纆”，遯卦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萃卦彖辭“用大牲”，革卦初九“鞶用黃牛之革”等。

二、“用”字的詞義與詞性的發展

要準確理解卦爻辭中含“用”字的文句，除了理解其語法格式外，還必須瞭解其詞義和詞性的發展變化。

第一，“用”字詞義的發展。

甲骨文“用”字“从卜，从𠂔，𠂔爲骨版；從卜者，示骨版上已有卜兆。卜兆可據以定所卜可施行與否，故以有卜兆之骨版，表施行使用之義”^①。《說文》：“用，可施行也，从卜从𠂔。”可見，“用”字施行使用之義本從占卜來，而其具體意義乃是“殺牲”。如《合》(301)：“癸卯卜，王侑于祖乙。二牛，用。”《燕》(245)“用三百羴于丁。”這顯然是“用”字比較原始的用法，周易卦爻辭中的“用大牲”、“用黃牛之革”、“用缶”等顯然是這種用法的繼承。據趙誠《甲骨文簡明詞典》，甲骨文“用”字“除了用作殺牲之義，還表示使用，可用之義，則又爲施用義之引申”^②。他舉例如“大吉，用”(《甲》753)，指某一次的占卜卜兆是大吉，

①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1989年，第354頁。

② 趙誠：《甲骨文簡明詞典》，中華書局1988年，第363頁。

所以可用；如“衷茲豐用”（《佚》241），即“用此豐”。衷是助詞，使賓語提前。豐是盛著玉的豆，一般用作祭品。用此豐，即用此盛著玉的豆作為祭品。關於“用”字之義的發展，趙誠先生說得似乎有些模糊，施用義本來就包含施行和使用兩義，怎麼可以說使用義是從施用義引申來的呢？若說使用義是從施行義引申而來，還可以算是一個明確的看法，徐中舒先生《甲骨文字典》可能是持此觀點。但其引申過程似乎也不清楚。這是把《說文》對“用”字所作的釋義當作最初本義。《說文》釋義是求本義，但有些本義釋義也並不見得準確。

我們認為，從上引甲骨文對“用”字的使用來看，“用”字意義的發展可能是這樣的：殺牲、使用、施行、可施行。雖然都作動詞解，但是有明顯的從具體到逐步抽象的發展過程，有從以具體物品為對象到以一般行為為對象的發展過程。在這個意義層次中，後者是可以涵括前者的意義的。所以《說文》釋“用”字為“可施行”，的確是對上古“用”字之義的概括。由此亦可知，周易卦爻辭中，“用+名詞或名詞性片語”式應該比“用+動詞或動詞性片語”式更古老。

第二，“用”字詞性由實詞向虛詞的轉變。

在“用+名詞或名詞性片語”式中“用”字為動詞，作殺牲或使用義解，歷來是沒有什麼疑問的。而在“用+動詞或動詞性片語”式中“用”字詞性是什麼，作何訓解，卻是有爭議的。朱方桐先生在其《周易虛字考釋》中曾就周易卦爻辭中的“用”字作虛詞的用法作過舉例概括。“用”字作虛詞有兩種用法，一是介詞，二是連詞。作介詞可訓“以”，訓“於”，訓“因”；作連詞可訓“至於”。他最後總結道：“古籍中，‘用’作虛詞，似到兩漢為限。特別是作連詞，僅見於上古典籍中，甚至《易》所用亦頗鮮。而‘用’作介詞‘於’，也大抵見於《易》，其他典籍不多見。但用作‘以’、‘由’、‘因’，卻多見於秦漢及秦漢之後的文章中。”^①可見，周易卦爻辭中，“用”作虛詞是很有限度的，不可泛化。

^① 朱方桐：《易經釋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17-118頁。

實際上虛詞本由借實詞而來，介詞本由動詞虛化而來。這一轉化有一個長期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一個詞的詞性往往不是固定的，文言文中一些介詞往往是可以同時用作動詞的。正如楊樹達先生所言：“詞無定義，虛實隨其所用，不可執著。”^① 我們認為，周易卦爻辭“用 + 動詞或動詞性片語”式中的“用”字雖然作虛詞訓解可通，但作實詞動詞《說文》“可施行”義訓解亦完全可通，而且比作虛詞解更好理解。若作介詞理解，“用 + 動詞或動詞性片語”式就是一個介詞片語，介詞片語的主要語法功能是充當狀語或補語，不能獨立，不能作謂語，這就不好理解諸如“王用亨于西山”，“王用出征”等辭的語法結構了。而如果把“用”字後的部分當作動賓短語作“王”字的謂語就好理解了。翻譯出來即“王可施行享祭於西山之事”，“王可施行出征之事”。注意，這裏的動詞或動詞性片語是一個偏正結構的定語修飾部分，其中心詞“事”省略掉了，這一結構可以看作是偏正結構省略了中心詞的“意省結構”。所以，“用 + 動詞或動詞性片語”式都可以翻譯為“可施行（做）某某事”。

第二節 “用”字異文與易文本及其解讀

一、“用”字異文與《周易》文本的整理與變遷

本章開頭我們已經提到，若以戰國楚竹書本《周易》辭句之有無為標準找“用”字異文，一共有四處。分別是訟彖、比九五、井九三、渙初六。其具體情形製表詳列於下：

表 22 以楚竹書本對照它本所得“用”字異文表

所在卦爻	今本易	帛書易	阜陽易	楚竹書易
訟彖	利見大人	利用見大人	缺	利用見大人

① 楊樹達：《詞詮》，中華書局 1965 年，第 6 頁。

续表

所在卦爻	今本易	帛書易	阜陽易	楚竹書易
比九五	王用三驅	王用三驅	王用三驅	王晶驅
井九三	可用汲	可用汲	缺	可曰汲
渙初六	用拯馬壯吉	撻馬吉愆亡	缺	拯馬藏吉愆亡

今本訟卦彖辭“利見大人”，“利”字後無“用”字，但帛本楚竹書本均有“用”字。比九五，今本作“王用三驅”，帛本、阜陽本同，楚竹書本作“王晶（三）驅”，“王”字後無“用”字。井九三，今本作“可用汲”，帛本同，楚竹書本“用”作“曰（以）”。渙初六今本作“用拯馬壯吉”，帛本、楚竹書本“撻”或“拯”前均無“用”字。楚竹書易所缺之辭句，而其他諸本所存者，還有“用”字異文。

今本“利見大人”七見。分別在乾卦九二、九五爻辭，訟卦彖辭，蹇卦彖辭、上六爻辭，萃卦彖辭，巽卦彖辭。相應於這七處，帛本除訟卦彖辭此處作“利用見大人”，其他六處均與今本同。楚竹書殘本存四處。除訟卦彖辭此處作“利用見大人”，其他三處亦均與今本同。有學者認為，“用”字為衍文或誤抄。我們認為這體現的是周易文本的變遷，有利於我們對有關卦爻辭作準確的理解。“利見大人”與“利用見大人”意義相同。從帛本與楚竹書本兼有“利見大人”與“利用見大人”兩種表述，而今本統一用“利見大人”來看，似乎可以說明這是由於今本對《周易》辭句作了自覺的整理。關於其整理過程及“利見大人”之確解詳見下文分析。

比九五今本、帛本、阜陽本均作“王用三驅”，唯楚竹書本作“王晶（三）驅”，少一“用”字。據廖名春先生所考，帛書《易傳·昭力》一篇之中“三引皆無‘用’字，與楚簡本同”。^①可

^①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一）》，《周易研究》2004年第3期。

見，的確有本《周易》作“王三驅”，無“用”字，而非抄手誤漏此字。但從爻義的明確性與通順性上來講，以有“用”字為勝。據《說文》，“用”乃“可施行”義，著一“用”字置於“三驅”二字之前，使得“三驅”成為了一個數詞加動詞構成的名詞性片語。“用三驅”即“行三驅之禮”。而無“用”字則“三驅”之作為一個獨立片語的意義不顯，“三驅之禮”這一具體意思也就不明確，而只能是一般的“三次驅行”之意。蓋《周易》故書原貌本有“用”字，後世整理者以“用”字詞義詞性的虛化，以及“三驅”作為“三驅之禮”之表達的固定化，而將“用”字刪去。這種無“用”字的版本於戰國楚竹書本之時就已流行起來了，所以帛書《易傳》所引亦有無“用”字者。這表明的是《周易》版本的變遷，而非偶然的抄手一時誤漏。關於此爻的解讀詳參本書第七章。

渙初六“用拯馬壯”中的“用”字異文，亦如比九五“王用三驅”中的“用”字用法，是指施行某種禮儀。“王用三驅”是行三驅之禮，則“用拯馬壯”乃指行獻馬之禮。此處以有“用”字方語意完足。今本有“用”字大概是故書原貌。而帛本、楚竹書本之原本可能因“用”字意義的虛化而刪去“用”字。關於此爻的解讀詳參第七章。

井九三今本、帛本均作“可用汲”，楚竹書本“用”作“目（以）”。上文談“用”字詞性轉變時引到朱方樞先生關於《周易》“用”字作虛詞的用法。他認為用作“以”，多見於秦漢及秦漢之後的文章中。井九三“可用汲”的“用”字，歷來易注家多訓作介詞“以”。現在，從楚竹書本“用”即作“以”來看，“用”字虛化為用作“以”的介詞已經在戰國時代《周易》本文中體現出來了。這應該是朱方樞先生所說的秦漢及秦漢以後“用”字虛化用作“以”的先聲。亦可見，戰國楚竹書本《周易》中的“用”字正處於由實詞向虛詞轉變、兼有實詞虛詞兩性這一過渡階段。而井九三諸本作“用”者更可能體現了《周易》故書原貌。

從四處異文，今本有三處都有“用”字來看，應該說今本《周易》作為古文本，在很大程度儘量地復原了《周易》故書原貌。

二、“用”兼“利”義與“利”義的逐漸弱化，及其吉凶判斷

《說文》釋“用”爲“可施行”，就其著一“可”字而言，是十分精當的。但這一點往往被忽略，極少有人意識到它的意義。“可施行”往往被自覺不自覺地運用爲“施行”。實際上“可施行”不等於一般描述意義上的“施行”，“可施行”是對將要施行之事作一個有好結果的判斷，即施行此事會吉利、順利。這與“用”字從“卜”緊密聯繫。對“用”字的虛化理解，或不注意其“可施行”中“可”字的深義，都將削弱《周易》作爲卜書的性質。由於“用”的“可施行”義中本有吉利、順利的判斷，即我們所謂的“用”兼“利”義，所以卦爻辭中有“用見大人”、“利見大人”、“利用見大人”，但沒有“不利用見大人”。因爲“不利”是不吉利、不順利的意思，與含有吉利、順利義的“用”放在一起是不成話的。但是如果把“用”字理解爲虛詞，訓“於”，則“利用見大人”就是“利於見大人”的意思，“不利用見大人”就是“不利於見大人”的意思，是完全可通的，如果這樣的話，就應該有“不利用見大人”的表述。可諸本都無“不利用見大人”，卻有“利用見大人”。所以訓“用”爲“於”是很成問題的。同樣諸本也都無“不利用涉大川”等表述。

從“用”字的“可施行”義解，“用涉大川”與“利涉大川”是完全同義的。“用見大人”與“利見大人”也是完全同義的。只不過隨著語言的發展“用見大人”中“用”字的吉利、順利義慢慢被隱藏了。於是在卦爻辭中我們可以看到如下含“用”之辭及其吉凶判斷乃三種表述方式並存：一是對“用”字片語往往不作任何另外的吉凶判斷，如泰卦九二“用馮河”，但是據“用”字的本義，我們可以知道這不是一般講述徒步過河之事，而是說徒步過河會很順利，所以才會有同爻後文所謂“得尚於中行”。二是對“用”字片語或句子往往作一個正面的吉利的判斷。如謙卦初六“用涉大川，吉”，明夷卦六二“用拯馬壯，吉”，升卦彖辭“元亨，用見大人”，升卦六四“王用亨於岐山，吉”。三是在“用”字前往往往加一“利”字而成“利用”式表述，這個“利”字乃是

對“用”的“可施行”義中吉利順利義的突出和強調。所以“利用”式往往不再有正面的吉利的斷語，最多給個“无咎”或“无不利”從反面再強調一下吉利義，不可能有凶的斷語。如謙卦上六僅言“利用行師”，觀卦六四僅言“利用賓于王”，困卦九五僅言“利用祭祀”，謙卦六五言“利用侵伐，无不利”。當然，這一區分並不是絕對的，但這一區分的先後發展的過程與層次還是比較明顯的。這個過程就是“用”字吉利順利義的逐漸弱化過程，作為實詞的“用”字的逐漸虛化的過程。最後在某些表述中乾脆去掉“用”字。“利見大人”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我們認為，訟卦彖辭“利用見大人”這處異文可能意味著今本統一化的“利見大人”有這樣一個整理過程：“用見大人”→“利用見大人”→“利見大人”。當然，這個過程並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在一個或兩個文本中完成的，這個過程是錯綜複雜的。比如，今本中就殘存一處“用見大人”（升卦彖辭），而此處帛本作“利見大人”，可惜此處楚竹書本闕如。

三、“用”字異文對理解某些卦爻辭的價值

以上對含“用”字片語或句子的結構分析，極有益於我們索解某些卦爻辭之確義，糾正某些錯誤或含糊的解讀。下面以某些卦爻辭為例更為具體地來談談“用”字異文對我們理解某些卦爻辭之確義所具有的價值。

如，蒙卦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歷來許多注家都以“刑人”為名詞，即受刑之人。現以高亨先生的注解為例，談談其錯誤之所在。高亨先生將“利用刑人，用說桎梏”的意思說成“刑人脫桎梏，出牢獄”。^①說，讀為脫。據上文我們已經知道，“用”字前若有動詞“利”字，那麼它後面往往接動詞或動詞性片語。因此，“刑人”不是一個名詞而是一個動賓式的片語。刑，即刑罰。刑人，即施刑罰於人。利，直譯是有利於。

① 高亨：《周易大傳今注》，齊魯書社1998年，第78頁。

更精確點，可譯為“宜於”。“利，宜也”。^① 整句爻辭的意思是說：“若要啓發人們對律法的蒙昧無知，就宜於對犯人施刑罰加桎梏；如果脫去犯人的桎梏而使犯人逃亡，就會對律法的執行造成困難。”此爻的句讀應該是這樣的：“發蒙，利用刑人；用脫桎梏以往，吝。”“以，猶‘而’也。”^② “往，假借爲亡。”^③ 吝，困難難行之義。《孟子題辭》“余困吝之中”，焦循注云“吝之義爲難行”。高亨先生是站在受刑之人的角度認為脫桎梏是有利。殊不知，此“利”是對“正法”有利。此爻《象》云“‘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正是此意。象傳雖然只解釋了“利用刑人”是爲了正法，但我們可以非常合理地推知，“用脫桎梏”將會亂法。所以正是要施刑於人才是合宜的，而不能隨便脫去其桎梏。可見高亨先生的解釋恰恰弄反了。他在解釋此爻《象》辭時把本來是並列兩個意思的“利用刑人，用脫桎梏”連在一起解釋，說是依法放人才是正法，這個意思很現代。顯然也是對原文的誤解。

又如，需卦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關於恆字的解釋歷來主要有兩種，劉大鈞、林忠軍二先生概括得好：“一常規，一久。”^④ 不過我們對此仍需作進一步細緻而準確的理解。據上文“用”字用法例，此處應爲動詞。《象》云：“‘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顯然，恆，即未失常，未失常即保守著常。所以，恆爲守常，而非久處，或持之以恆。守常，即守著常規而行。此爻，孔穎達釋義是比較準確的。孔氏曰：“但難在於坎，初九去難既遠，故待時在於郊。郊者是境上之地，亦去水遠也。‘利用恆，无咎’者，恆，常也，遠難待時以避其害，故宜利保守其常，所以无咎，

①（宋）朱熹：《周易本義》，蕭漢明校點，齊魯書社 2003 年，第 80 頁。

②（清）王引之：《經傳釋詞》，嶽麓書社 1985 年，第 8 頁。

③（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中華書局 1984 年，第 916 頁。

④ 劉大鈞、林忠軍：《周易古經白話解》，山東友誼出版社 1989 年，第 12 頁。

猶不能見幾速進，但得无咎而已。”^① 孔氏雖在解字時說恆爲常，但明顯活用爲動詞了，所以在疏解爻義時說的是“保守其常”。這是正確的。這個常不是持久之義而是平常、常規之義，是與不守常規貪圖冒進相對的。此爻的意思是說：在郊遠野外等待，象徵著離目的地還很遠，還沒到攻堅涉險之時，這時候就宜於按平常常規而行，而不要貪圖冒進犯難而行，這樣才不會有咎害。

又如，噬嗑卦彖辭：“利用獄。”據卦爻辭“用”字用法例，“獄”應該用爲動詞而不是名詞。高亨先生解爲名詞，訟事，“利用獄”，即對“訟事有利”^②。訟必有兩方，對訟事有利是對誰有利？不明確。卦詞應該是帶有綱領性的話。如果把獄字解爲動詞，那麼我們就很容易抓住這個綱。這個綱就是“要以刑法治國”。劉大鈞、林忠軍二先生的解釋非常準確，“利用獄”的意思是：“適合於處理刑獄之事。”^③“處理刑獄之事”與“刑獄之事”相比要具體明確得多了。卦辭就是要告誡統治者，刑獄之事很重要，所以要重視處理刑獄之事。這個意思與《象傳》之辭若合符契。《象》曰：“電雷，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敕就是治理、整理之意。陸德明《經典釋文》：“敕，《字林》作勅。鄭云：‘敕猶理也。’一云：‘整也。’”^④

最後，我們詳細地談談從戰國楚竹書本訟卦彖辭“利用見大人”的“用”字異文以及“見”字訓讀，來理解“利見大人”之確義。對“利見大人”的理解，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有利於見大人，第二種是有利於大人出現。爲了理解和引證的方便，我們以周易卦爻辭最先出現“利見大人”一語的乾卦爻辭爲例來談。乾卦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鄭康成注云：“九二利見九五之大人”。^⑤這是取第一種意思。又王弼注此爻云：“德施周普，居

①（唐）孔穎達：《周易正義》，（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上册），中華書局1980年，第23頁。

② 高亨：《周易大傳今注》，第166頁。

③ 劉大鈞、林忠軍：《周易古經白話解》，第40頁。

④（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中華書局1983年，第22頁。

⑤ 馬振彪：《周易學說》，張善文整理，花城出版社2002年，第3頁。

中不偏，雖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則不彰，三則乾乾，四則或躍，上則過亢。‘利見大人’，唯二五焉。”^① 從這裏似乎看不出王弼對“利見大人”的理解，是取第一種還是第二種。但我們再看看他對句式結構完全一致的乾卦九五爻“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的注解就可以知道，他是持第一種看法。他說：“龍德在天，則‘大人’之路亨也。夫位以德興，德以位敘，以至德而處盛位，萬物之睹，不亦宜乎！”^② “萬物之睹”即“萬物睹之”。《說文》：“睹，見也。”“睹之”即“見大人”，而不是大人自己出現。其實《易傳》即是作此解。乾卦九五《文言》曰：“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孔穎達在疏解乾卦九二王注時則明確說：“天下衆庶利見九二之‘大人’。……二之與五，俱是‘大人’，爲天下所‘利見’也。”^③ 程子伊川解乾卦九二云：“田，地上也。出現於地上，其德已著。以聖人言之，舜之田漁時也，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④ 又解乾卦九五云：“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在下大德之人，與共成天下之事。天下固‘利見’夫大德之君也。”^⑤ 以上都是以“看見大人”解“見大人”。再查閱一些重要注文，胡瑗、朱熹、高亨、金景芳、劉大鈞、周振甫、陳鼓應等都作此解。可見，從先秦《文言》以來，“利見大人”的意思是“有利於見大人”似乎是不成問題的。但不知從何時開始，對“利見大人”出現了另外一種解釋，即有利於大人出現。尚秉和先生注乾卦九二即云：“利見者，言大人宜於此時出見也。”^⑥ 當代諸家如黃壽祺、張善文、唐明邦、李申、廖名春諸先

①（魏）王弼、（晉）韓康伯：《周易王韓注》，嶽麓書社1993年，第1頁。

②（魏）王弼、（晉）韓康伯：《周易王韓注》，第2頁。

③（唐）孔穎達：《周易正義》，第13頁。

④（清）李光地：《周易折中》，劉大鈞整理，巴蜀書社1998年，第43頁。

⑤（清）李光地：《周易折中》，第46頁。

⑥ 尚秉和：《周易尚氏學》，中華書局1980年，第16頁。

生都作此解，例不具引。可能這種解釋是現代才出現的。

這兩種理解的關鍵分歧首先在對“見”字的訓讀上，前者訓“看見”，後者讀“見”為“現”，訓出現義。到底哪種理解是對的呢？我們認為第一種理解是對的，第二種理解是錯的。理由如次：第一，首先從字源上來看，甲骨文“見”，“像人睜大著眼睛，表示看見。此為本義。甲骨文用作動詞，有獻的意義，為借音字……這種意義的見，古籍中常寫作現”^①。可見，“現”為“見”的分別字，是獻義，出現義要晚些。當然，也不能因此斷言商周時“見”沒有出現義。周易卦爻辭中的“見”字就有可訓“出現”義者。但是“見”的本義是看見，而不是出現。而且甲骨文中“見”字絕大部分都用本義。周易成書於商周之際，如果把所有“利見大人”的“見”字都不作看見義解，顯然是不妥的。

第二，再從語法角度來看。周易卦爻辭中“利見大人”七見，“利涉大川”九見，兩者的結構完全一致，“涉大川”是動賓式，“見大人”也應是動賓式。而且，在今本《周易》中，“涉大川”與“見大人”各有一處作“用”字的賓語。一是升卦彖辭“用見大人”，一是謙卦初六“用涉大川”。從上文對“用”字用法的分析可知，“用見大人”與“用涉大川”都屬於“用+動詞或動詞性片語”式。“涉大川”與“見大人”都是動賓式作“用”字的賓語。“大川”又是“涉”的賓語，“大人”又是“見”的賓語。如果讀“見”為“現”，就成為不及物動詞了，不能接賓語，“大人”就成為“見”的主語了。而且其主語應該在“見”字前面。如《論語·泰伯》“天下有道則見”，《戰國策·燕策三》“圖窮而匕首見”。後者“見”的主語是“匕首”，不帶賓語；前者“見”的主語省略了，也不帶賓語，此語是孔子自明己志，所以“見”的施事者即孔子。因此，若讀“見”為“現”，則“見大人”就應該是“大人見”的倒裝。而“涉”字既非不及物動詞，“涉大川”又不可能是倒裝。所以，“見”作不及物動詞，是與“涉大川”句式不相類的。如果讀“見”為“現”，且把“見”當作及

① 趙誠：《甲骨文簡明詞典》，第321頁。

物動詞，那麼“大人”就是它的賓語，“見”的用法就是使動用法。意思就成了“使大人出現”。這也與“涉大川”的“涉”字用法不類。所以，若讀“見”爲“現”，訓出現義，不論是作不及物動詞還是作及物動詞，“見大人”都與“涉大川”的句式不相類。

第三，再從語義上看，乾卦九二講“見龍在田”，本來就是借龍開始出現在田地上這一現象來象徵大人開始出現，^①龍就象徵大人。而如果“利見大人”的意思是“有利於大人出現”，則義有重複之嫌。退一步講，即算此解說得過去，但到第五爻就怎麼也說不過去了。第五爻是“龍高飛於天”之象，是在“見龍在田”的基礎上象徵著大人進一步居高位而治世，此時，大人早已在第二爻的時位上“出現”過了，怎麼還如二爻之時一樣，仍斷以“有利於大人出現”？在一個過程中，“出現”應該是一次性的。可見，將乾卦九二、九五兩處“利見大人”都解作“有利於大人出現”是不妥的。而如果理解爲“有利於去見大人”則沒任何問題。九二龍開始出現，象徵著大人開始出現，所以這時候人們就應該去見這個大人。九五龍已飛於天，象徵著大人已得天下，此時人們就更應該去見這個大人了。又從“用”字本義爲“可施行”來看，“用見大人”的意思是“可施行見大人之事”。而如果讀“見”爲“現”，則意思成了“可施行大人出現之事”或“可施行使大人出現之事”。比較兩者語義，顯然以“可施行見大人之事”爲長。

從《周易》文本中“用”字的兩種句法格式來看，對於“用＋名詞或名詞性片語”式辭句沒有爭議，有爭議的只是“用＋動詞或動詞性片語”式辭句。若“用”字接在“利”字後，則“用”字後必然是動詞或動詞性片語。這對於我們正確理解“利用刑人”、“利用恆”、“利用獄”以及“利（用）見大人”等都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此外，從“用”字詞義與詞性的發展來看，有一

^① 筆者認爲“見龍在田”的“見”字應該讀“現”。其結構與“飛龍在天”一致。“飛龍在天”即“龍飛於天”，“見龍在田”即“龍見於田”。關於“見龍在田”的“見”字讀“現”，此處不作討論。

個從具體義向抽象義，從實詞向虛詞轉變的過程，而《周易》文本正體現了這一過程。我們認為對於《周易》文本“用”字從具體義與動詞實詞的角度來理解更加合適。又從諸本“用”字異文來看，今本《周易》多存“用”字，可能表明作為古文本的今本《周易》最大限度地保存了故書原貌。

第四編

戰國楚竹書《周易》校注



戰國楚竹書《周易》校注

【說明】

(一) 本校注以濮茅左先生《楚竹書〈周易〉研究·楚竹書〈周易〉原文考釋》(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爲底本(簡稱“楚竹書本”),凡引此書,略作“原釋”、“原讀”和“原注釋”。

(二) 釋文和校注主要用今通行本《周易》(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周易正義》,中華書局 1980 年)(簡稱今本)校勘,並參以馬王堆帛書本《周易》(帛書《周易》釋文參考兩種版本,一是帛書文物本: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釋文》,載《文物》1984 年第 3 期;二是帛書廖本:廖名春《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釋文》,顧廷龍主編《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易類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兩者釋文相同者,我們逕稱帛本,若兩者釋文不同,則分別稱帛書文物本與帛書廖本)、阜陽漢簡《周易》(韓自強《阜陽漢簡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李鼎祚《周易集解》(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潘雨廷點校,中華書局 1994 年)、漢熹平石經《易經》(濮茅左《楚竹書周易研究——兼述先秦兩漢出土與傳世易學文獻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許慎《說文解字》(中華書局 1963 年)所引易辭、陸德明《經典釋文·周易音義》(中華書局 1983 年)等。

(三) 文字一律採用濮茅左先生的隸定釋文,不作任何改動。字形隸定有不同意見者,一律於注中說明。釋文正文中也不以()標出相對應的通假字、異體字。一字有多種不同寫法者,只在該字首次出現的地方出注作說明。一些常見字,如“三”、“有”、“无”、“其”、“終”等,楚竹書本分別作“晶”、“又”、“亡”、

“丌”、“冬”等，釋文正文一律用竹書易所作之字形，而不轉寫為通常的寫法，與其相應的字亦只在它首次出現的地方出注作說明。多次出現的同一字，一般只在其首次出現的地方作注。後文重複出現者，可參考首次出現時的注。

（四）每卦的標題，如“一、龍（蒙）卦”，均為校注者所加，非原件所有。釋文以阿拉伯數字標明簡號，以利核對原文。

（五）可據文義或它本補釋的脫字，在釋文中用【】號標明；釋文中用“□”號表示一個殘字。

（六）原簡中的特殊符號一律略去。原簡上的特殊符號分別出現在每卦的首簡和末簡上。首符在每卦的卦名後，尾符在每卦的最後一個字之後。原簡每卦獨立抄寫。

（七）原簡上出現了卦畫的，本篇校注亦標示其卦畫。卦畫的位置與在簡上的位置相同，處於每卦首簡簡首，卦名之上。原簡上的卦畫上下體之間有間隔，陰爻作“八”形，為便於排版，直接以今本卦畫形式轉寫。

一、龍（蒙）卦

【吉；子克家】。^[1]六晶：^[2]勿用取女，^[3]見金夫，^[4]不又躬，^[5]亡咎利。^[6]六四：困龍，^[7]吝。^[8]六五：僮龍，^[9]吉。上九：般龍，^[10]不利為寇，^[11]利迎寇。^[12]1

【校注】

[1] 本簡上端殘，據今本可補為“吉；子克家”四字。本篇除簡32，所有補字均據今本。下不另注。

[2] 晶，用作三。楚竹書易“三”字均作“晶”。晶，參的本字。參，本作𦵏。

[3] 取，《周易集解》作娶。《經典釋文》：“本又作娶。”取、娶，古今字。此字帛本缺。取女，李鏡池依本字解為“搶奪女子”。尚秉和：“取娶同。”高亨：“取借為娶。”

[4] 金夫，王弼解為“剛夫”，即性情陽剛之男子；朱熹謂“蓋以金賂己而挑之”，即以“有錢的男人”解；尚秉和以為男子

“美稱”；李鏡池解爲“武夫”。連下文高亨斷作“見金，夫不有躬”，“金，銅也，非黃金。周初銅爲珍貴之財物，故女家用之陪嫁。夫不有躬，夫喪其身”。

- [5] 又，讀爲有。“有”，楚竹書易均作“又”。躬，廖名春隸作“躬”字，今本作躬，帛書文物本與阜陽本同，均作躬，帛書廖本作“躬”。躬，古躬字，訓爲身。或爲躬之異體。《說文》：“躬，身也。从身，从吕。躬或从弓。”
- [6] 亡，讀无，借作无。《說文》段注：“亡，亦段借爲有無之無，雙聲相借也。”無、无，同。《書·洪範》“一極亡凶”，江聲集注音疏：“亡，讀曰无。”《易·泰》“朋亡”，孔穎達疏：“亡，无也。”《學林》卷九：“《周禮》曰‘亡者使有’，《論語》曰‘有若亡’，《孟子》曰‘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以上‘亡’字皆‘无’字也。”“无”，楚竹書易均作“亡”。楚竹書易沒有區分“亡”和“无”，均作“亡”。今本則有區分，處於詞首時作“无”，處於詞尾時作“亡”。𠄎，今本作攸，帛本缺，阜陽本作𠄎。濮茅左先生認爲，𠄎字當爲“𠄎”之訛變。𠄎，不見於字書，或爲“𠄎”之古文，通攸。𠄎、攸，雙聲疊韻。攸，所。結構助詞。楚竹書易有“攸”字，簡25“兀猷攸=”，但此“攸”字並不是作結構助詞“所”字。今本“攸”字，楚竹書易均作“𠄎”。
- [7] 龍，本義爲犬多毛。今本、帛本、漢石經本均作蒙。龍、蒙，均爲明母東部字。龍、蒙通。楚竹書易“龍”，借爲蒙，蒙昧。
- [8] 吝，今本、熹平石經本均同，帛書本作閭。吝，楚竹書本除簡58未淒（濟）作“閭”而與帛本同，其他均作吝，與今本同。
- [9] 僮，今本、帛本、熹平石經本均作童。阜陽本此字缺，但據此本它處用字例，此處亦當作“童”字。“童”，楚竹書本均作“僮”。《說文》：“童，男有皐曰奴，奴曰童。”“僮，未冠也。”可見《說文》訓“童”爲奴僕，訓“僮”爲兒童。段注“童”字云：“今人童僕字作僮，以此爲僮子字，蓋經典皆

漢以後所改。”王力《同源字典》云：“可能‘童’字原指青少年奴隸，與童子的意義相通。”蓋“童”字本兼有奴僕、童子二義，後來用一個分別字“僮”表童子義。但後來兩字的意義又發生了調換，何時調換難以確知。但絕對不如段注所說，皆為漢人所改。因為戰國楚竹書易簡53 遯（旅）卦“僮僕”字即作僮而不作童。從楚竹書“僮僕”字作“僮”來看，其“僮”字顯然都不能以《說文》之說解“僮”為童子或兒童，而應解為奴僕義。蓋今本作“童”沿用的是古易原本所作之字，所用之義亦為《說文》原義，即奴僕義。其他後來的本子不敢改經故承襲之。戰國楚竹書本易可能是根據已經調換了原義的童僮二字的通常意義改“童”作“僮”。所以，《周易》卦爻辭中的“童（僮）”宜解為奴僕或僮僕義，而非“兒童”義。

- [10] 𢇛，打擊。今本作擊。《經典釋文》：“馬、鄭作繫。”𢇛、擊義同，亦古今字。繫為通假字。𢇛（擊）蒙，治蒙而過剛。
- [11] 利，簡文原字形作“𠂔”，𠂔，即《說文》古文“利”字。寇，今本、帛本均作寇。今本寇字，楚竹書本均作寇。寇、寇，古今字或異體字。从支与从戈相通。
- [12] 𠂔，同御，通禦。今本作“禦”，帛本作“所”。《經典釋文》：“本又作衛。”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記》：“古本御上有用字。”李富孫《易經異文釋》云：“蔡邕《明堂月令論》引作‘利用御寇’，足利本同。案蔡引作‘利用’，古本當如此，或亦涉《象傳》之文。”

本簡為《龍（蒙）》卦末簡。卦總兩簡。首簡殘缺。

【參考文獻】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一）》，《周易研究》2004年第3期。

二、孺（需）卦

䷄ 孺：^[1]又孚，光卿，^[2]貞吉，利涉大川。初九：孺于蒿，^[3]利用
 旡，^[4]亡咎。九【二】：孺于壖。^[5]少又言，^[6]冬吉。^[7]九三：孺于
 坻，^[8]至寇至。^[9]六四：孺于血，出 2【自穴。九五：需于酒食，貞
 吉。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3

【校注】

- [1] 孺，卦名。原釋：孺即孺字，讀爲“需”。何琳儀、季旭昇等隸作“𠂔”，爲“嗣”之古文或異體。讀爲“需”。廖名春隸作“孚”，讀爲“俟”，與“需”義近。黃錫全釋爲“俛”。徐在國釋爲从“死”从“子”之字，讀爲“𠂔”，又通讀爲“需”。李零疑爲古“乳”字，可通需。陳爻疑爲“乳”字異體。
- [2] 卿，今本、帛本、熹平石經經本均作亨。“卿”，古“饗”字，可通“亨”。亨，亨通。但卿、亨二字，孰正孰借實難斷定。今本“亨”字，帛本或作“亨”或作“芳”，作“芳”時是享祭義。楚竹書本則或作“卿”或作“亨”，作“亨”時是享祭義。楚竹書易“亨”字惟出現於簡 17 隨卦上六一處。今本“亨”字三見。今本“亨”字有作“享”之借字者。
- [3] 蒿，今本作郊，帛本作茭。蒿，借爲“郊”。
- [4] 旡，古文恆。今本、帛本均作恆。“恆”，楚竹書本所作有兩種寫法，作“旡”或“經”。
- [5] 壖，今本、帛本均作沙。壖，《說文》所無。原釋者認爲此字从土、从尾，少聲，讀爲“沙”。
- [6] 少，帛本同，今本、阜陽本均作小。小，楚竹書本均作少。原釋者指出，古“小”、“少”不分，爲一字。
- [7] 冬，帛本同，今本作終。冬，即終，古今字。“終”，楚竹書本所作有兩種寫法，作“冬”或“恣”。
- [8] 坻，今本、帛本均作“泥”。坻、泥通。需于坻，黃錫全讀爲

“俛（俯）于匿”。

[9] 前“至”字，通“致”。至寇，原釋者讀爲“致寇”。后“至”字，以本字解。

此二簡屬《孤（需）》卦。中有殘。

【參考文獻】

1. 何琳儀、程燕、房振三《滬簡〈周易〉選釋（修訂）》，《周易研究》2006年第1期。

2. 季旭昇《〈上博三·周易〉“需”卦說》，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5月3日。

3.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一）》，《周易研究》2004年第3期。

4. 黃錫全《讀上博〈戰國楚竹書（三）札記六則〉》，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29日。

5. 徐在國《上博竹書（三）〈周易〉釋文補正》，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24日。

6.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4期。

7. 陳爻《竹書〈周易〉需卦卦名之字試解》，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29日。

三、訟 卦

䷅ 訟：又孚，悔愆，^[1] 中吉，^[2] 冬凶。^[3] 利用見大人，^[4] 不利涉大川。初六：不出庭事，^[5] 少又言，冬吉。九二：不克訟，邊軼，^[6] 卅邑人晶4 戶，^[7] 亡襍。^[8] 六三：飢舊惠，^[9] 貞厲，^[10] 冬吉；或從王事，亡成。九四：不克訟，復即命，^[11] 愈，^[12] 安貞吉。九五：訟，元吉。上九：或賜緇紼，^[13] 冬5 朝晶慶之。^[14] 6

【校注】

[1] 愆，原釋讀爲“室”，上古音近。今本、熹平石經本均作室，帛本作洫。何琳儀等以爲“陟”字異文，與“室”通假。

愬，今本、熹平石經本均作惕，帛本作寧。愬，《說文》所無，原釋認為从心音聲。古“商”、“音”同形。愬，讀為“惕”，或以為惕之異體字。聲符“音”與“易”通。《經典釋文》：“馬作啞，云讀為躓，猶止也。鄭云啞覺悔貌。”

- [2] 中，今本同，帛本作克。帛本誤。
- [3] 凶，今本同，帛本作兇。《說文》：“凶，惡也。”又《說文》：“兇，擾恐也。”王力《王力古漢語字典》：“凶是吉凶的凶，兇是兇懼的兇，二字不同義。‘吉凶’不能寫成‘吉兇’，‘兇懼’可以寫成‘凶懼’。在兇惡的意義上‘凶、兇’，可以通用。”今本作凶者，楚竹書本均同，今本、楚竹書本均無作兇者。帛本作“凶”或作“兇”，兩者並用。且此處與“吉”字相對，顯然是“吉凶”義。故王力說未必成立。或者《說文》與王力說均儘就二字之本義說，而未及二字引申義之通用。
- [4] 利用見大人，帛本同，今本作“利見大人”，無“用”字。
- [5] 出，今本、帛本均作永。原釋讀出為黜。訓為廢。迎，今本、帛本均作所。迎同御。御事，治事。不出迎事，即不廢治事。御，廖名春釋為“迕”字。“不出迕事”，即不生忤逆之事。廖名春認為今本、帛本“所”字，為“迕”之借字。
- [6] 遯，今本、帛本均作歸。“歸”，楚竹書本均作“逋”。“逋”、“歸”，古今字。肤，原釋讀“逋”，訓逃亡。遯肤，今本、帛本均作“歸而逋”，歸字後多一“而”字。
- [7] 兀，帛本作斤，今本作其。兀（斤），古其字。其，楚竹書易均作“兀”或“斤”。四，今本、帛本均作百。原釋者認為，簡文“四”與“百”形近，帛書、今本或有傳誤。亦有學者以“百”為“四”之訛。
- [8] 稽，今本作眚，帛本作省。稽、省，均通眚，災眚義。眚，楚竹書本均作稽。
- [9] 飢，今本、帛本均作食。飢、食通。“食”，楚竹書本均作“飢”。飢，拿食物給別人吃。唐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一四引《蒼頡訓詁》：“飢，飽也。謂以食與人曰飢。”惠，今本、

帛本均作德。惠、德，古今字。德，楚竹書本均作惠。

- [10] 礪，今本、帛本、阜陽本均作厲。礪，借爲厲。“厲”，楚竹書本除大塏（畜）初九作“礪”，其他均作“礪”。關於此字的隸定，李零先生有不同見解。他說：“厲，簡文从石萬聲，古文字的厂旁是從石旁分化，本來就是一個字，可以直接寫成厲，濮注說，此字从石从厲省，不妥。”
- [11] 復，今本、帛本均作復。復、復，異體字。訓歸。“復”，楚竹書本均作“復”。
- [12] 愈，今本作渝，帛本作俞。愈，讀爲渝，變也。“渝”，楚竹書本均作“愈”。
- [13] 上，今本、熹平石經本均同，帛本作尚。尚、上，通用字。今本、楚竹書諸本“上”字，帛本均作“尚”。賜，帛本同，今本、熹平石經本均作錫。錫，通賜。“錫”，楚竹書本均作“賜”。緇，今本、熹平石經本均作鞶，帛本作般。緇，今本、帛本、熹平石經本均作帶。《說文》：“鞶，大帶也。易曰：或錫之鞶帶。男子帶鞶，婦人帶絲。”或賜緇緇，今本、熹平石經本均作“或錫之鞶帶”，帛本作“或賜之般帶”，錫（賜）後均有之字。
- [14] 褻，今本作褻，帛書文物本作褻，帛書廖本作褻，《周易集解》作扞。原釋“褻”字，同“褻”，“表”之古文，訓爲明。原釋者不破讀爲今本“褻”字。因而爻義爲：終朝再三明確此事。與傳統易解相距甚遠。似不妥。楊澤生隸作“褻”，可能是“剝”字異體，意義與諸本異文同，訓爲剝奪。廖名春認爲“扞”與“鹿”常混，故簡文將“褻”誤寫成了“褻”，本字當爲“褻”。季旭昇隸作“褻”，讀爲“褻”。

此三簡屬《訟》卦。卦辭完整。

【參考文獻】

1. 何琳儀、程燕、房振三《滬簡〈周易〉選釋（修訂）》，《周易研究》2006年第1期。

2.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一）》，《周易研究》2004年第3期。

3.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4期。

4. 季旭昇《〈上博三·周易〉簡六“朝三褫之”說》，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18日。

5. 楊澤生《竹書〈周易〉中的两个異文》，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5月29日。

四、币（師）卦

䷆ 币：^[1]貞丈人吉，^[2]亡咎。初六：币出曰聿，^[3]不瘡凶。^[4]九二：才币申，^[5]吉，亡咎。王晶賜命。六晶：币或舉殤，^[6]凶。六四：币左弟，^[7]亡咎。六 7 五：畋又禽，^[8]利輿言，^[9]亡咎。長子銜币，弟子舉殤，貞凶。上六：大君子又命，^[10]啓邦丞豕，^[11]小人勿用。^[12]8

【校注】

[1] 币，同師，或謂“師”之省文。今本、帛本、熹平石經本均作師。“師”，楚竹書易均作“币”。

[2] 丈人，今本同。《周易集解》引崔憬曰：“《子夏傳》作‘大人’，竝王者之師也。”朱子《周易本義》：“丈人，長老之稱。”

[3] 目，今本、帛本均作以。目，古以字。“以”，楚竹書本均作“目”。“聿”，今本、帛本均作“律”。聿，通“律”，訓法，此處指軍紀。

[4] 不，帛本同，今本作否。不、否，二字古通。瘡，今本、帛本均作臧。原釋者指出：“‘瘡’……簡文从言、从戕省，并亦聲。从言、从口，義符可通，故‘瘡’同‘臧’，亦‘臧’字。商承祚說：‘漢以來，易口爲臣，作臧而臧廢。’（《長沙仰天湖二五號楚墓竹簡遺策考釋》，刊《戰國竹簡彙編》）又《說文新附》‘藏，古作臧’，徐鉉等案：‘《漢書》通用臧字，

从艸後人所加。’又《漢書·禮樂志》‘陰人伏臧於下’，顏師古：‘古書懷藏之字本皆作臧。’”故“指”同“臧”，讀“藏”，訓藏匿。原釋“指”或讀爲“壯”。

- [5] 才，今本、帛本均作在。才，借爲在。“在”，楚竹書本均作“才”。中，今本、帛本均作“中”。楚竹書易除此處，其他的“中”字，都與今本同。此處當有特定意義，而不宜一般地通作“中”。中，《說文》所無，蓋从宀中聲。《說文》：“宀，交覆深屋也。”王力《王力古漢語字典》：“‘屋’的本義是幄。後來屋指房屋，另造‘幄’字。”又《說文》：“中，內也。”故此處“中”字的意思大概是指戰車之內。“才巾中”，即是說戰爭指揮官或尸主深處於軍隊指揮戰車帷幄之內上戰場。宀，像戰車傘蓋及帷幄之形。
- [6] 輿，今本作輿，帛本作輿。殯，今本作尸，帛本作殯。輿，讀輿，作動詞，載也。殯、殯，通尸。今本“輿尸”古來注家都解成載著陣亡戰士的屍體歸來，如朱子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
- [7] 弟，今本、帛本、熹平石經本均作次。弟，讀次。“次”，楚竹書本均作“弟”。
- [8] 畋，今本、帛本、阜陽本均作田。田通畋，當以“畋”爲本字，義爲打獵，寓義戰爭。“田”，楚竹書本均作“畋”。禽，今本、帛本、阜陽本均作禽。原釋者指出：“‘禽’，《說文》所無，簡文从今、从凶，當是‘禽’字。”廖名春以“禽”爲“擒”之初文。擒，擒獲。
- [9] 塾，今本、帛本均作執。塾，通執。
- [10] 大君子又命，今本、阜陽本均作“大君有命”，帛本作“大人君有命”。
- [11] 啓，帛本、阜陽本均作啟，今本作開。邦，阜陽本同，今本、帛本均作國。啓、啟，一字異體。啓（啟）與開，邦與國，均屬同義通用。楚竹書本“啓邦”後世換用同義詞，當是避漢高祖劉邦和景帝劉啟之諱。帛本作“啟國”，避劉邦諱而不避景帝劉啟諱，故當抄寫於劉邦與景帝朝之間。丞，

今本、帛本均作承。丞，同承。承，楚竹書易均作“丞”。
 豕，今本、帛本均作家。豕，同家。家，楚竹書易均作
 “豕”。

[12] 小人，原簡合文。

此二簡屬《屯（師）》卦，卦辭完整。

【參考文獻】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一）》，《周易研究》2004年
 第3期。

五、比 卦

䷇ 比：彖曰，^[1] 元彖貞，^[2] 吉，^[3] 亡咎。不寧方來，^[4] 遄夫凶。^[5] 初
 六：又孚比之，亡咎。又孚海岳，^[6] 冬來又它吉。六二：比之自
 內，吉。六三：比之 9 非人。^[7] 六四：外來之，^[8] 亡不利。^[9] 九五：
 顯比，^[10] 王晶驅，^[11] 遄前禽，^[12] 邑人不戒，^[13] 吉。上六：比亡
 首，^[14] 凶。10

【校注】

[1] 備，今本、帛本均作原。備，《說文》所無，當爲“遼”字
 省文（原釋）。遼，“原”字古文。故備、原，今古文，二字
 同。《說文》：“遼，高平之野，人所登，从辵、備、录。”今
 本“原”字，注家或解爲本，或釋爲再。據楚竹書易，當从
 遼字解，原野之義。簪，今本、帛本均作簪。簪，同簪、簪。
 今本、帛本“比”字後均有“吉”字。

[2] 彖，今本、帛本均作永。彖，通永。永，楚竹書易均作
 “彖”。

[3] 吉，今本、帛本“貞”字後均無“吉”字。

[4] 寧，今本、帛本均作寧。寧，古文“寧”。遄，今本、帛本均
 作來。遄，同來。來，楚竹書本有四種寫法：遄、來、來、
 來。

[5] 遄，今本、帛本均作後。遄，同後。後，楚竹書本均

作“遂”。

- [6] 海，今本、帛本均作盈。海，原釋者讀本字，不破讀。認為“又孚海缶”的意思是：“以喻著信立誠，若海若缶，能納來者，皆與相親而無偏。”廖名春在原釋的基礎上，進一步據《玉篇》“海，大也”，以海有大、富義，故能與“盈”義近互用。海，楊澤生隸作涉，以涉為“渴”字異體。“渴缶”，讀為“竭缶”，謂缶中无水。何琳儀等同意隸作涉字，認為相當於“洌”字，“涉”與“盈”音義均通。黃錫全隸為“浸”，“浸”之省作，讀“嬰”。他讀“又孚浸缶”為“有浮嬰缶”。嬰缶，指腹大口小的瓶。
- [7] 非，帛本同，今本作匪。匪，非之借字。非，今本均作“匪”。
- [8] 攷，今本、帛本均作比。攷，可讀為比。據《方言》，南楚一帶把“器破而未離”稱之為“攷”。比，楚竹書本唯此處作攷，其他均作比。
- [9] 亡不利，今本、帛本、熹平石經本均作“貞吉”。
- [10] 顯，今本、帛本均同，阜陽本作𣎵。《集韻》：“顯，古作𣎵。”
- [11] 驅，今本、帛本、阜陽本、熹平石經本均同。帛書《昭力》、《繆和》作“𣎵”，《周易集解》作“𣎵”，《經典釋文》：“徐云：鄭作𣎵。”王晶驅，今本、帛本、阜陽本均作“王用三驅”，“王”字後有“用”字。
- [12] 避，今本、帛本、阜陽本均作失。避、失，今古文。失，楚竹書本均作“避”。
- [13] 戒，帛本同，今本作“誠”。戒，同誠。
- [14] 比亡首，帛本同，今本作“比之无首”，阜陽本作“比毋首”。楚竹書本、帛本、阜陽本“比”字後均無“之”字。此二簡屬《比》卦，卦辭完整。

【參考文獻】

1.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一）》，《周易研究》2004

年第3期。

2. 何琳儀、程燕、房振三《滬簡〈周易〉選釋（修訂）》，《周易研究》2006年第1期。

3. 黃錫全《讀上博〈戰國楚竹書（三）札記數則〉》，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6月22日。

4. 楊澤生《竹書〈周易〉中的兩個異文》，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5月29日。

六、[大有] 卦

亡咎。六五：孚孚洩女，^[1] 愬女，^[2] 吉。上九：自天右之，^[3] 吉，亡不利。11

【校注】

[1] 孚，今本作厥，帛本作闕。《唐韻》：“孚，厥古文。”洩，今本、帛本均作交。原釋：“‘洩’，《集韻》音‘交’，讀爲‘皎’。”潔白明亮貌。女，今本、帛本均作如。如，楚竹書本均作“女”。

[2] 愬，今本作威，帛本作委。憊、委，通威。威，老人、威望。威如，像父老一樣有威望，爲人所信服。從廖名春讀釋。憊，原釋者讀通遼，是義、正確義。

[3] 右，帛本同，今本作祐。右，通祐、佑。

本簡屬《大有》卦末簡。卦總兩簡，首簡殘缺。

【參考文獻】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一）》，《周易研究》2004年第3期。

七、[大畜] 卦

䷙ 大畜：^[1] 卿，君子又愬。初六：大畜君子，^[2] 甬涉大川，^[3] 吉。六二：鳴大畜，【貞吉。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六】四：亡不利，養

歷。^[4]六五：不暵日 12 开筭，^[5]利用戡伐，^[6]亡不利。上六：鳴歷，可用行市，^[7]征邦。^[8]13

【校注】

- [1] 歷，今本作謙，帛本此字缺，但據爻辭可知作謙。帛書《二三子問》作謙，帛書《繆和》作謙。《經典釋文》：“子夏作謙，云：謙，謙也。”原釋：“‘歷’，《說文》所無，讀爲‘謙’，同‘謙’。”
- [2] 歷君子，今本作“謙謙君子”，帛本作“謙謙君子”。今本、帛本均作疊音詞。
- [3] 甬，今本作用，帛本作迥。甬，劉大鈞以爲“通”字之省。
- [4] 蕢，今本作搗，帛本作譌。原釋：蕢歷，讀搗謙。《漢上易傳》引子夏曰：“搗謙，化謙也，言上下化其謙也。”
- [5] 暵，今本、帛本均作富。暵，疑富之或體（原釋）。筭，今本、帛本均作鄰。筭，讀爲鄰。鄰，楚竹書易均作“筭”。
- [6] 戡，今本作侵。戡，《說文》所無，疑“侵伐”之“侵”本字（原釋）。郭京、惠棟以爲“征”字之誤，誤。
- [7] 可用行師，今本作“利用行師”。廖名春指出，《小象傳》引作“可用行師”，是《小象傳》所本與楚竹書本一樣，作“可”而非“利”，當爲故書原貌。
- [8] 征邦，今本作“征邑國”。改“邦”作“國”當是避劉邦諱。此二簡屬《歷（謙）》卦。中有殘。

【參考文獻】

1. 劉大鈞《今、帛、竹書〈周易〉疑難卦爻辭及其今、古文辨析（一）》，《周易研究》2004年第5期。
2.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一）》，《周易研究》2004年第3期。

八、夬（豫）卦

䷪ 夬：^[1]利建侯行市。^[2]初六：鳴夬，凶。六二：劓于石，^[3]不冬

日，貞吉。六晶：可參愆，^[4]遲又愆。^[5]九四：猷參，^[6]大又見。^[7]母頰，^[8]翌欸壺。^[9]六五：14 貞疾，死不死。上六：杲參，^[10]成又愈，亡咎。15

【校注】

- [1] 參，今本、阜陽本、熹平石經本均作豫，帛本作餘。原釋：“參”，字同“余”，讀爲“豫”，或以爲借作“娛”，訓樂、悅、怡。
- [2] 疾，今本作侯，帛本作侯。“疾”，“侯（侯）”之古文。
- [3] 矧，今本作“介”，帛本作“疥”。蕭漢明師認爲本字當作“疥”，疥疾，痂疥義。
- [4] 可，今本作盱，帛本作杆，阜陽本作歌。原釋：“可”，讀“阿”，與今本作“盱”意同。廖名春讀“河（歌）”，訓樂。愆，帛書廖本同，今本作悔，阜陽本作悔。愆，即悔。悔與悔通。悔，楚竹書易除簡47作“悔”，其他均作“愆”。
- [5] 遲、遲，異體字。
- [6] 猷參，今本作“由豫”，帛本作“允餘”。猷參，原釋讀爲“猶豫”，遲疑不決。廖名春認爲本字都當作“尤豫”，尤，義爲罪、責。
- [7] 見，今本、帛本均作得。
- [8] 母，今本、帛本均作勿。母，讀爲毋，通勿。頰，今本、帛書文物本均作疑，帛書廖本作野。頰，原釋：《說文》所無，讀爲疑。
- [9] 翌，今本作朋，帛本作備。翌、備，通朋。欸壺，今本作“盍簪”，帛本作“甲譴”。欸壺，原釋讀爲“盍適”，意爲盍聚而從。廖名春讀爲“訟謫”，陳斯鵬釋爲“欸（噓）謫”，均從高亨釋義，多言而譖謫之意。
- [10] 杲，今本、帛本均作冥。杲，原釋讀爲“明”，與“冥”字異文意義完全相反，與爻義亦不相類。李零釋爲“冥”，讀爲“冥”。陳偉釋爲“某”，讀爲“晦”，與“冥”字辭義相同。
- 此二簡屬《參（豫）》卦，卦辭完整。

【參考文獻】

1. 蕭漢明《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周易〉豫、咸二卦》，《周易研究》2007年第6期。
2. 廖名春《楚簡〈周易·豫〉卦再釋》，孔子2000網（<http://www.confucius2000.com/>）清華大學簡帛研究專欄2004年5月8日。
3. 陳斯鵬《楚簡〈周易〉初讀記》，孔子2000網（<http://www.confucius2000.com/>）2004年4月25日。
4. 高亨《周易大傳今注》，齊魯書社1998年4月。
5.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4期。
6. 陳偉《楚竹書〈周易〉文字試釋》，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18日。

九、陵（隨）卦

䷐ 陵：^[1]元卿利貞，亡咎。初九：官又愈，^[2]貞吉。出門交叉工。^[3]六二：係少子，避丈夫。六三：係丈夫，避少子。陵求又見，^[4]利尻貞。^[5]九四：陸又16爻，^[6]貞工。^[7]又孚才道，已明可咎。^[8]九五：孚于嘉，吉。上六：係而敏之，^[9]從乃矚之。^[10]王用亨于西山。^[11] 17

【校注】

- [1] 陵，卦名。今本作隨，帛本、阜陽本均作隋。隨，楚竹書易有兩種寫法，作“陵”、“陸”，後者僅於本簡本卦九四爻辭出現一次。原釋：陵（陸），“用作‘惰’。《說文》所無，或以爲从辵省，疑同‘陸’字，或讀爲‘隨’”。李零指出：“這個字實相當曲籍中的陸字，但在古文字中，這個字都是从土从又，而不是两个左字。”
- [2] 官，今本、帛本、阜陽本均同，《經典釋文》：“蜀才作館。”又，今本、阜陽本均作有，帛本作或。

- [3] 工，今本、帛本均作功。工，同功。
- [4] 陵求又覓，今本作“隨有求得”，帛本作“隋有求得”。陵求又覓，讀作“隨求有得”。求與有有語序之異。廖名春認為楚竹書本語意更順暢。“隨有求得”，據孔穎達疏是“有求而皆得”之意，但與“係丈夫，失小子”的有得有失不符。而“隨，求有得”，則是說隨從，則要求會有所實現。
- [5] 厠，今本、帛本均作居，阜陽本作虛。《玉篇》：厠，“與居同”。古厠、居互用。然其原義，當據《說文》“厠，處也，从尸几，尸得几而止也”，訓作處、止義，而非居住、居室之義。
- [6] 𢇛，今本、帛本均作獲。𢇛，獲之初文。原釋謂，或釋作“𢇛”，讀“獲”。李零亦謂當作“𢇛”，左从丹省，不是爪。獲，楚竹書本均作𢇛（或釋作𢇛）。
- [7] 工，今本、帛本均作凶。劉大鈞指出：“竹書此爻之‘貞工’正與本卦初爻之‘貞吉，出門交又（有）工（功）’互應，再案《象》釋此爻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對於此段《象》文，過去人們很難理解：‘隨有獲’，何以其義‘凶’也，‘有孚在道’，又何以明功也。今依竹書讀之，《象》傳此段文字應是‘隨有獲，其義工（功）也，有孚在道，明工（功）也’。文意明白通暢，顯然《象》作者當初所見本作‘貞工（功）’，故以‘其義工（功）’釋之，是後人改‘工’為‘凶’。‘凶’、‘工’同韻可通，‘工’讀為‘功’，遂因同韻相通。一字之改，致使後人讀《象》墮入五里霧中。由竹書其餘諸卦爻辭之‘凶’字皆同今、帛本，惟此爻作‘工’，可證竹書作‘工’，義不同於‘凶’也。與此相同者，還有今本益卦六三爻‘益之用凶事’，帛本作‘益之用工事’。惜乎竹書益卦殘缺，無法對比考證此爻。”
- [8] 已，帛本同，今本作以。已、以通。可，今本、帛本均作何。可，讀為何。楚竹書易“可”字既用作本字，又借作他字。如簡13、18、21、25諸“可”字均是用作本字。簡17陵（隨）九四，簡33睽（睽）六五，“可”借為“何”。簡14

參（豫）六三“可”借爲“阿”。

[9] 敏，今本、阜陽本均作拘，帛本作枸。敏，原釋“扣”，廖名春以爲“拘”字異體。係而敏之，今本、熹平石經本均作“拘係之”，帛本作“枸係之”，楚竹書本係字後多一“而”字，且詞序不異。

[10] 瞞，今本、熹平石經本均作維，帛本作藹。三字通。從乃瞞之，今本作“乃從維之”，帛本作“乃從藹之”。從乃瞞之，廖名春讀爲“縱乃懣之”。懣，有二心。爻辭意爲商紂王釋放了文王，文王於是對紂王生了二心。

[11] 亨，今本、阜陽本均作亨，帛本作芳。亨即享，亨通享，祭享義。

此二簡屬《陵（隨）》卦，卦辭完整。

【參考文獻】

1.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4期。

2.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二）》，《周易研究》2004年第5期。

3. 劉大鈞《今、帛、竹書〈周易〉疑難卦爻辭及其今、古文辨析（一）》，《周易研究》2004年第5期。

十、蛊（蠱）卦

䷑ 蛊：^[1]元卿，利涉大川。選甲晶日，^[2]遂甲晶日。初六：櫛父之蛊，^[3]又子，攷亡咎，^[4]礪，冬吉。九二：櫛母之蛊，不可貞。九三：櫛父之蛊，小又 18

【校注】

[1] 蛊，卦名。今本、熹平石經本均作“蠱”，帛本作“箇”。

[2] 選，“先”之繁文（原釋）。

[3] 櫛，今本作幹，帛本、阜陽本均作榦。櫛，通幹。意爲侍奉。

[4] 攷，今本作考，帛本作巧。攷、考，異體字。帛本“巧”疑

“攷”字之誤。

本簡爲《蛊（蠱）》卦首簡。卦總兩簡，次簡殘缺。

【參考文獻】

1. 蕭漢明《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易經〉釋卦二則》，《周易研究》2006年第2期。

十一、遯（復）卦

【中行獨復。六五：】 羣遯，^[1]亡愆。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19

【校注】

羣，今本、帛本均作敦。原釋引王國維說：“羣者，敦之異文。《說文》以羣爲純孰之純，殆非。古器如《齊侯敦》等皆以羣爲敦。《詩·魯頌》‘散商之旅’，《箋》云：‘敦，治也。武王克殷而治殷臣民。’”

本簡爲《遯（復）》卦末簡，簡上、下殘。卦總兩簡，首簡殘缺。

十二、亡忘（无妄）卦

䷘ 亡忘：^[1]元卿利貞。元非遯又禴，^[2]不利又貞遯。^[3]初九：亡忘，吉。^[4]六二：不靜而獲，^[5]不畜之，^[6]【則利有攸往。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 20 人之見，邑人之災。^[7]九四：可貞，亡咎。九五：亡忘又疾，勿藥有菜。^[8]上九：亡忘，行又禴，亡貞利。 21

【校注】

- [1] 亡忘，卦名。亡忘，今本作无妄，帛本作无孟，阜陽本作无亡。楚竹書“忘”与妄、孟、亡均音通。“亡忘”与“无妄”、“无孟”、“无亡”同。又《史记·春申君传》作“毋望”。《经典释文》：“无妄，无虚妄也。《说文》云：‘妄，乱也。’馬、鄭、王肅皆云：‘妄，犹望，谓无所希望也。’”有

學者以“毋望”爲原本所作，解爲“沒有希望”義。原釋者則以“忘”爲本字，以其他異文爲忘之借字。都不妥。諸異文當讀爲“无妄”，乃不虛妄，不主觀妄動，不作刻意的期望，也即順天道之自然義。詳參本書第七章。

- [2] 逯，今本、帛本均作正，阜陽本作証。
- [3] 逯，今本、帛本、阜陽本均作往。往，楚竹書易除一處即睽（睽）六五作“攸”，其他均作“逯”。逯，往之古文。
- [4] 吉，今本、帛本、阜陽本均作“往吉”，“吉”字前有“往”字。
- [5] 耨，今本、帛本、阜陽本均作耕。原釋：“‘耨’，从井，爭聲，亦當‘靜’字。……可讀爲‘耕’，上古同屬‘耕’部韻。”穫，今本、帛本均作穫，阜陽本作獲。穫，即穫。穫，獲同源可通。王力《王力古漢語字典》：“在漁獵時代獲得禽獸叫‘獲’，在農業時代獲得穀物叫‘穫’。兩字同源。但收割莊稼可寫作‘獲’，獵獲禽獸不寫作‘穫’。”此處本字當爲穫，收割莊稼義。不耨（耕）而穫（穫），今本、帛本均作“不耕穫”，阜陽本作“不耕獲”，均無“而”字。
- [6] 不畜之，今本作“不菑畚”，帛本作“不菑（帛書廖本作菑）餘”。若以“不畜之”爲原本所作，則疑“畚”乃“畜”字之訛，“菑”乃“之”之借字，且倒“畚菑”爲“菑畚”。李零則以今本爲原本所作，以楚竹書本作“畜”爲錯字。他說：“畜與畚字形相近，畜是錯字，之和菑則是通假字，之是章母之部，菑是精母之部，古音相近。”廖名春則疑“不畜之”後殘“餘”字，“餘”是本字，“畚”爲借字。
- [7] 災，今本作災，帛本作茲。災、災，古文異體。茲，借爲災。災，楚竹書本均作“災”。
- [8] 菜，今本、帛本均作喜。原釋以“菜”作本字解，不破讀。廖名春以菜喜二字音近義通：讀“喜”爲“諄”，訓痛；讀“菜”爲“慄”，訓恨。徐在國：“喜”當從楚竹書本讀“菜”。張新俊：“菜”當爲“喜”之借字。黃錫全：“喜”、“菜”均爲“治”之借字。亡（无）忘又（有）疾，今本作“无妄之

疾”，帛本作“无孟之疾”。

此二簡屬《亡（无）忘（妄）》卦，卦總兩簡，首簡尾殘。

【參考文獻】

1.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4期。
2.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二）》，《周易研究》2004年第5期。
3. 徐在國《上博竹書（三）〈周易〉釋文補正》，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24日。
4. 張新俊《說饁》，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29日。
5. 黃錫全《讀上博〈戰國楚竹書（三）札記六則〉》，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29日。

十三、大塏（畜）卦

䷇ 大塏：^[1]利貞，不豕而飢，^[2]吉，利涉大川。初九：又墮，利已。^[3]九二：車攸復。^[4]九三：良馬由，^[5]利堇貞。^[6]曰班車幾，^[7]利又由連。六四：僮牛之棹，元 22 吉。六五：芬豕之胄，^[8]吉。上九：舛天之采，^[9]卿。23

【校注】

- [1] 塏，今本作畜，帛本作蓄。原釋：“‘塏’，从土，竺聲，《說文》所無。竺聲之字與‘畜’同韻，也可讀為‘畜’。”大塏，卦名。今本作大畜，帛本作泰蓄。廖名春指出，楚竹書本《周易》“畜”字兩見，不作此形。廖名春隸作“筮”，是“築”字古文的省寫，讀為“篤”。與“畜”音義皆近。
- [2] 不豕（家）而飢（食），今本、帛本均作“不家食”，“家”字後無“而”字。廖名春認為“而”為衍文。吳辛丑認為“而”非衍文，他讀“豕（家）”為“稼”。
- [3] 已，今本、帛本均同。已，原釋讀“已”為“祀”，祭祀義。

廖名春據《經典釋文》以“夷止反”爲“已”字注音，認爲應該是“已”字，訓止。

- [4] 車，帛本同，今本作輿。敝，今本、帛本均作說。復，今本作輓，帛本作復。車，通輿。敝、說，均讀爲脫。復、復，均讀爲輓。
- [5] 由，今本作逐，帛本、阜陽本均作遂。
- [6] 莖，今本作“艱”，帛本作“根”。莖，原釋者讀爲“艱”。廖名春讀爲“限”，訓止。
- [7] 曰，今本、帛本均同，《周易集解》作日。《經典釋文》：“劉云：猶言也。鄭人實反，云：日习車徒。”原字形曰、日二字差距較大，宜以作曰爲正。班，今本作閑，帛本作闌。幾，今本、帛本均作衛。幾，原釋：“‘幾’，疑‘衛’字別體，字从爻、从戈。”凌瑜、秦樺林認爲原篆乃从戊省，从二止的訛變字。當隸作歲，借作“衛”。曰班車歲，今本作“曰閑輿衛”，帛本作“曰闌車衛”，意同。“曰”爲語辭。爻義爲：以班閑擱置車輿的办法來保衛。
- [8] 芬豕，今本作豮豕，帛本作哭豨。芬，通豮，閹割、去勢義。豮，今本、帛本均作牙。豮、牙，古今字。廖名春讀“芬豕之豮”爲“隱豕之牙”，意爲修兵不戰。
- [9] 𢇛，今本、帛本均作何。𢇛，疑“𢇛”字，通“荷”、“何”（原釋）。𢇛，今本作衛，帛本作瞿。季旭昇認爲當先通讀此字爲“逵”，秦漢後換讀爲今本的“衛”。徐在國認爲字形隸定有誤，當作“𢇛”字異體，後寫作“鐸”，通“衛”。衛，原訓兵器，廖名春訓道，徐在國訓農具。此二簡屬《大畜（畜）》卦，卦辭完整。

【參考文獻】

1. 廖名春《楚簡〈周易·大畜〉卦再釋》，孔子2000網（<http://www.confucius2000.com/>）清華大學簡帛研究專欄2004年4月16日。
2. 吳新楚《楚簡〈周易〉“不家而食”新解》，《周易研究》

2004 年第 6 期。

3. 凌瑜、秦樺林《釋楚竹書〈周易〉之“幾”》，《周易研究》2007 年第 5 期。

4. 季旭昇《〈上博三·周易〉簡 23 “何天之遠”說》，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 年 4 月 19 日。

5. 徐在國《上博竹書（三）〈周易〉釋文補正》，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 年 4 月 24 日。

十四、頤 卦

䷚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1]初九：鯨余雷龜，^[2]觀我攷頤，^[3]凶。六二：曰遠頤，愬經于北沚，^[4]征凶。^[5]六三：愬頤，貞凶，十年勿用，亡咎利。六四：遠頤，吉，虎見蠱，^[6]𠬞猷攷，^[7]亡咎。六五：愬經，尻貞，吉，不可涉大川。上九：繇頤，^[8]厲吉，利涉大川。25

【校注】

[1] 口實，糧食。

[2] 鯨，今本、帛本、阜陽本均作舍。原釋讀為“舍”。陳偉釋為“豫”，讀為“予”。豫（予）與舍，辭義相通。余，今本作爾，帛本、阜陽本均作而。余，同爾。爾、而，均為第二人稱代詞。

[3] 攷，今本作朵，帛本作掇，阜陽本作端。《經典釋文》：“京作揣。”陳偉疑“攷”為“敲”字之誤，從而與“端”、“掇”相通。廖名春隸作“敲（揣）”，與諸異文可通。揣，訓動，此處指腮幫因嚼食而動的樣子。若據譚步云說，攷，通嫩，嫩為媛字異體，媛，義為美麗、美貌、美好，則“攷頤”可解為美頤。

[4] 遠，今本、帛本均作顛，阜陽本作奠。原釋：“‘遠’，从辵，真聲，疑同‘遠’，讀為‘填’，《說文》：‘填，塞也。’‘填頤’，餬口。”李鏡池、廖名春等以為其本字為“慎”，重視義。愬，今本作拂，帛本作拂，阜陽本作弗。愬，讀為弗，

違背義。廖名春讀“弼”，勉力義。他認為“曰顛頤，弗經”意為重視頤養、努力經營。

- [5] 北，帛本同，今本、阜陽本均作丘。《玉篇》“丘”字又作“𡵓”，劉大鈞疑“北”為“𡵓”之誤。涸，讀為頤。頤，楚竹書易除此處作“涸”，其他均作“頤”。
- [6] 見，今本、帛本、阜陽本均作視。《周易集解》作眡。原篆當直接釋作“視”，釋“見”，誤。李零：“視，簡文作立人加目，字形與見相似，但並不一樣，跪人為見，立人為視。”𦔻 = 重文，今本、阜陽本均作“眡眡”，帛本作“沈沈”。原篆當隸作“融融”，讀為“眡眡”。據廖名春、徐在國、孟蓬生等釋。《漢書·敘傳》顏師古注云：“眡眡，威視之貌也。”
- [7] 猷，今本、阜陽本均作欲，帛本作容，阜陽本作猷。猷，通“欲”。攸 = 重文，今本作“逐逐”，帛本作“笛笛”，阜陽本作“遂遂”。《子夏傳》亦作“攸攸”。攸當為洫。《漢書·敘傳》顏師古注引作“洫洫”。顏注云：“洫洫，欲利之貌也。”《經典釋文》引《志林》云：“攸當為逐。”今本作“逐逐”，帛本作“笛笛”。義同。
- [8] 繇，今本作由。原釋：繇，讀由，從也。
此二簡屬《頤》卦，卦辭完整。

【參考文獻】

1. 廖名春《楚簡〈周易·頤〉卦試釋》，孔子2000網（<http://www.confucius2000.com/>）清華大學簡帛研究專欄2004年4月16日。
2. 陳偉《楚竹書〈周易〉文字試釋》，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18日。
3. 譚步云《說“嫩”及其相關的字》，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7年12月30日。
4. 劉大鈞《今、帛、竹書〈周易〉疑難卦爻辭及其今、古文辨析（一）》，《周易研究》2004年第5期。

5.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4期。

6. 徐在國《上博竹書（三）〈周易〉釋文補正》，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24日。

7. 孟蓬生《上博竹書（三）字詞考釋》，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26日。

十五、欽（咸）卦

䷞ 欽：^[1] 卿，利貞，取女吉。初六：欽汙拇。^[2] 六二：欽汙腎，^[3] 凶，尻吉。九三：欽汙腎，^[4] 鰲汙陸，^[5] 吝。^[6] 九四：貞吉，亡愆，^[7] 僮【僮往來，朋從爾】26 志。^[8] 九五：欽汙拇，^[9] 亡愆。上六：欽頌夾肱。^[10] 27

【校注】

- [1] 欽，卦名。帛本同，今本作咸。蕭漢明師以“鍼”爲“欽”之本字，“咸”爲鍼、箴之省文。因而以鍼石術通解欽（咸）卦。一般的見解如原釋：欽，音與“咸”近，可通，借爲“感”。
- [2] 拇，今本同，帛本作母，《周易集解》作母。《經典釋文》：“子夏作跂，荀作母。”疑“跂”爲本字。
- [3] 腎，今本作腓，帛本作𦵏。腎、𦵏，均爲“腓”之異體字或通假字。從陳斯鵬、季旭昇釋。
- [4] 腎，今本作股，帛本作𦵏。“股”字疑誤，或以義近通用。
- [5] 鰲，今本、帛本均作執。鰲，當讀爲執。陸，今本、帛本均作隨。陸，讀隋，通隨，“骸”之借字。骸，股也。
- [6] 吝，帛本作“閤”，字前都無“往”字。今本作“往吝”，“吝”字前有“往”字。
- [7] 亡愆，今本作“悔亡”，帛書廖本作“愆亡”。
- [8] 僮僮，今本作“僮僮”，帛本作“童童”。僮僮，讀爲“僮僮”。《經典釋文》：“馬云：行貌。王肅云：往來不絕貌。《廣雅》云：往來也。劉云：意未定也。徐又音童，又音鍾。

京作憧。字林云：憧，遲也。”志，今本、帛本均作“思”，二字通。

[9] 拇，今本作肱，帛本作股。肱爲本字，拇是借字，作“股”疑誤。

[10] 頌，今本作輔，帛本作股，阜陽本作父，《經典釋文》：“虞作醕，云耳目之間。”頌，輔之或體。夾，今本作頰，帛本作陝，《經典釋文》：“孟作俠。”胠，今本、帛本均作舌。欽頰夾胠，今本、帛本、阜陽本“咸”字後均有“其”字。此二簡屬《欽（咸）》卦，卦總兩簡，首簡尾殘。

【參考文獻】

1. 蕭漢明《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周易〉豫、咸二卦》，《周易研究》2007年第6期。
2. 陳斯鵬《楚簡〈周易〉初讀記》，孔子2000網（<http://www.confucius2000.com/>）清華大學簡帛研究專欄2004年4月25日。
3. 季旭昇《上博三周易簡26“欽其腓”說》，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5月16日。
4.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二）》，《周易研究》2004年第5期。

十六、夬（恆）卦

䷪ 夬：^[1]卿，利貞，亡咎。^[2]初六：叢夬，^[3]貞凶，亡咎利。九二：愆亡。九三：不經丌惠，或丞丌頤，^[4]貞吝。九四：攸亡吝。六五：經丌惠，貞婦人吉，夫28子凶。上六：叢夬，^[5]貞凶。^[6]29

【校注】

- [1] 夬，卦名。今本、帛本均作恆。夬、恆，古今字。除本卦九三、六五爻辭之“恆”，楚竹書易作“經”，其他均作“夬”。
- [2] “卿，利貞，亡咎”，今本、帛本均作“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用詞有增減之異。

- [3] 敬，今本作浚，帛本作夔，《經典釋文》：“鄭作濬。”敬，同“叡”，通浚。浚恆，求恆之深。廖名春訓“浚恆”為動搖遠離恆固。
- [4] 頤，今本、帛本均作羞。黃錫全釋作“憂”，通“羞”。可從。《曾子·大孝》：“不憂其親。”阮元注：“小戴憂作羞。”或丞丌憂，今本、帛本均作“或承之羞”。
- [5] 敬，今本作振，帛本作夔，《周易集解》作震，《經典釋文》：“張作震。”
- [6] 貞凶，今本、帛本均作“凶（兇）”，字前无“貞”字。此二簡屬《死（恆）》卦。卦辭完整。

【參考文獻】

1.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二）》，《周易研究》2004年第5期。
2. 黃錫全《讀上博〈戰國楚竹書（三）札記六則〉》，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29日。

十七、豚（遯）卦

䷠ 豚：^[1]卿，少利貞。初六：豚丌尾，磻，勿用又逋遯。六二：玳用黃牛之革，^[2]莫之勑爰。^[3]九三：係豚，又疾，磻，畜臣妾，吉。九四：好豚。君 30 子吉，小人否。九五：嘉豚，吉。上九：肥豚，亡不利。31

【校注】

- [1] 豚，卦名。今本作遯，帛本作掾，《經典釋文》：“字又作遯，又作遁。”原釋：“‘豚’，讀為‘遁’，逃隱、退避之意，今本借‘遯’字。”
- [2] 玳，今本作執，帛本作共。玳，原釋讀“執”。廖名春引于省吾說，認為“玳”、“執”均通“繫”，“繫”為本字。徐在國、楊澤生釋讀為“飾”，裝飾義。徐氏疑今本“執”為“執”之誤，“執”與“弋”二字古通。今本、帛本於“執

(共)”字後有“之”字。

[3] 𠂔，今本作勝，帛本作勒。𠂔，今本作說，帛本作奪。“𠂔”，原釋讀“𠂔”。𠂔，古奪字。陳斯鵬認為此字就是“𠂔”字無疑，只不過“兌”的末筆與“又”的首筆共用故難識。黃錫全釋為“弁”，訓為分離、裁斷義。

此二簡屬《睽（遯）》卦。卦辭完整。

【參考文獻】

1. 廖名春《楚簡〈周易〉遯卦六二爻辭新釋》，《周易研究》2005年第4期。
2. 徐在國《上博竹書（三）〈周易〉釋文補正》，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24日。
3. 楊澤生《竹書〈周易〉割記一則》，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24日。
4. 陳斯鵬《楚簡〈周易〉初讀記》，孔子2000網（<http://www.confucius2000.com/>）清華大學簡帛研究專欄2004年4月25日。
5. 黃錫全《讀上博〈戰國楚竹書（三）札記數則〉》，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6月22日。

十八、睽（睽）卦

䷥ 睽：^[1]少事吉。初九：睽𠂔 = 馬勿由，^[2]自遯。見睽人，^[3]亡咎。九二：遇𠂔于𠂔，^[4]亡咎。六五：見車𠂔，^[5]𠂔【牛𠂔（掣），𠂔（其）人天𠂔（且）𠂔，亡（无）初有冬（終）。九】^[6]32 四：睽𠂔，^[7]遇元夫，交孚，𠂔亡咎。六五：睽亡，陞宗𠂔𠂔，^[8]𠂔可𠂔。上九：睽𠂔，見豕負𠂔，^[9]載【鬼一車，先張之𠂔，後說之𠂔。匪】33 寇，昏𠂔，^[10]𠂔遇雨則吉。34

【校注】

[1] 睽，卦名，今本作睽，帛本作乖。睽，可讀睽，讀乖。訓乖離義。

- [2] 尢 = , 原釋認為是“亡、喪”合文。李零以為不妥。他指出：“悔亡，亡字上面有好像中的部分，重文。案亡字，簡文分兩種，有无之无作亡，喪亡之亡（与得相反）是這種寫法。我們要注意，後一種寫法，其實是喪字的省體，比較西周金文的喪字，我們不難看出，它是保留了喪字的上端和下部，而略去了它中間的四個口和橫畫。它上面好像中的部分，並非艸的一半，因此不能隸定為芒。濮注隸定為九旁加人，以為亡、喪合文，或釋芒，不妥。”
- [3] 𠂔，今本作“惡”，帛本作“亞”。𠂔，即“亞”，或釋“啞”，讀為“惡”（原釋）。
- [4] 遇，今本同，帛本作愚。宐，今本、帛本、熹平石經本均作主。《說文》：“宗廟主祐也。”《玉篇》：“宐，今為主。”衡，今本、帛本均作巷，《經典釋文》：“字書作衡。”原釋者指出，衡，簡文“巷”多作此形。
- [5] 車，帛本、阜陽本同，今本、熹平石經本均作輿。遏，今本作曳，帛本作𨔵，阜陽本作𨔵。原釋“遏”字，徐在國釋“轍”，車跡。他認為“曳”亦當讀為“轍”。
- [6] 據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藏殘簡補。
- [7] 𠂔，今本、熹平石經本均作孤，帛本作𠂔。𠂔，借為“孤”。
- [8] 陞，今本、熹平石經本均作𨔵，帛本作登。𨔵，原釋謂字待考。孟蓬生認為原字與“噬”字互為異體。可從。𨔵，今本、帛本、阜陽本、熹平石經本均作“膚”。膚，楚竹書易均作“𨔵”。
- [9] 偵奎，今本、帛本、阜陽本、熹平石經本均作“負塗”。原釋者或讀為“伏途”。
- [10] 昏徇，今本作“婚媾”，帛本作“闔厚”，阜陽本作“昏媾”。本字當為“婚媾”。
- 此三簡屬《睽（睽）》卦。首簡与次簡下端均殘。

【參考文獻】

1.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

4 期。

2. 徐在國《上博竹書（三）〈周易〉釋文補正》，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 年 4 月 24 日。

3. 孟蓬生《上博竹書（三）字詞考釋》，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 年 4 月 26 日。

十九、訐（蹇）卦

䷦ 訐：^[1]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2]初六：往訐來譽。六二：王臣訐，^[3]非今之古。^[4]九三：進訐退反。六四：進訐退連。九五：大訐不桡。^[5]35 上六：進訐退碩，^[6]吉，利見大人。36

【校注】

- [1] 訐，今本作蹇，帛本作蹇，熹平石經本作蹇。高亨《周易大傳今注》謂：“古本亦作謇。”訐，與謇、蹇音通義近。訐，正言直諫。《說文》：“面相斥罪，相告訐也。”《序卦》：“蹇者，難也。”後人多據此以爲此卦講涉越蹇難之理。但從楚竹書本作“訐”，亦有本作“謇”來看，本卦當講大臣對王的正言直諫。《序卦》訓“難”，也許指“詰難”而非“艱難”。
- [2] 今本、帛本、阜陽本“利見大人”後均有“貞吉”二字。
- [3] 臣，今本同，帛本作僕。
- [4] 今，帛書《二三子問》同，今本作躬。古，今本、帛本均作故。古，讀爲故。
- [5] 不，今本作朋，帛本作恂，熹平石經本作崩。
- [6] 碩，今本同，帛本作石。

此二簡屬《訐（蹇）》卦，卦辭完整。

二十、解（解）卦

䷧ 解：^[1]利西南。亡所進，丌進退吉。又由進，偁吉。^[2]初六：亡咎。九二：攸受晶甗，^[3]見黃矢，貞吉。六三：偵虞輅，^[4]至寇至。九四：解丌拇，^[5]37

【校注】

- [1] 解，卦名，今本、帛本、熹平石經本均作解。解、解均借爲“懈”，懈怠、舒緩。《序卦》：“解者，緩也。”本卦似講“放鬆舒緩緊張情緒”。如，爻辭所談的畋獵娛樂，心情輕鬆（“負且乘”即是由於把財物看得太重，心情緊張，反而致盜），身體放鬆（如放鬆緊握的拳頭，“解其拇”）等，均是舒解之道。
- [2] 夙，今本作夙，帛本作宿。徐在國釋作“宿”，借爲“夙”，訓爲早。他認爲：原篆雖與《說文》“夙”字古文同，但不是“夙”字，而是“夙”之借字。
- [3] 貳，今本作狐，帛書廖本作貳。
- [4] 虞，今本、帛本、熹平石經本均作且。虞，讀爲且。輶，今本、帛本、熹平石經本均作乘。
- [5] 丌，今本、熹平石經本均作而，帛書文物本作其，帛書廖本作丌。拇，今本、熹平石經本均同，帛本作拇，《周易集解》作母，《經典釋文》：“荀作母。”
- 本簡爲《解（解）》卦首簡。卦總兩簡，次簡殘缺。

【參考文獻】

徐在國《上博竹書（三）〈周易〉釋文補正》，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24日。

二十一、[夬] 卦

音虎，^[1]莫譽又戎，^[2]勿卹。^[3]九鼎：藏于覓，^[4]又凶。君子 =，蜀行遇雨，^[5]女霧礪，^[6]亡咎。九四：誼亡肤，^[7]丌行縷疋。^[8]兪羊愆亡，^[9]酬 38 言不冬。^[10]九五：莧夬夬 =，^[11]中行亡咎。上六：忘虎，中又凶。39

【校注】

- [1] 音，今本作惕，帛本作惕，《經典釋文》：“荀翟作惕，云：惕也。”虎，今本、帛本均作號。音虎，可讀爲“惕號”，警惕

號呼義；或讀爲“啼號”。

- [2] 莫，今本同，帛本作夢。譽，今本、帛本均作夜。“莫”，古“暮”字。“譽”，可讀爲“夜”（原釋）。莫譽，讀爲“暮夜”。
- [3] 卹，今本作恤，帛本作血。卹，同恤，憂恤。血，借作恤。
- [4] 藏，今本作壯，帛本作牀。藏，即藏，隱藏。或讀爲“壯”（原釋）。覓，今本作頡，帛本作類。頡，顙骨。
- [5] 蜀，今本、帛本、熹平石經本均作獨。蜀，借爲獨。
- [6] 霂，今本、帛本、熹平石經本均作濡。霂，陳斯鵬、周波釋讀爲霧。女霂又礪，今本、熹平石經本均作“若濡有愠”，帛本作“如濡有溫”。
- [7] 詬，今本、熹平石經本均作臀，帛本作脈。周波釋爲“唇”，讀爲“臀”。
- [8] 縵疋，今本、熹平石經本均作“次且”，帛本作“鄴胥”。原釋，讀“縵疋”爲“萋且”，敬慎貌。李零認爲此讀不妥，他說：“次且，即趑趄，是行路艱難狀，簡文作‘縵疋’，濮注讀爲‘萋且’，以爲即《詩·周頌·有客》‘有萋有且’的‘萋且’，不妥。‘萋且’是敬慎貌，不是形容行路艱難狀。”
- [9] 尢，今本、帛本、熹平石經本均作牽。李零不同意隸作“尢”，而認爲是“喪亡”之“亡”，讀“喪”，它本作牽，乃“喪”字之誤。范常喜認爲“牽”字可能是“桑”字形訛，“桑”當讀爲“喪”。劉大鈞先生解其義云：“所謂喪羊悔亡者，即民間俗語之所謂破財免災也。”
- [10] 𠂔，今本、帛本均作聞。𠂔，聞之古文。“𠂔言不冬”，即“聞言不終”，今本、帛本均作“聞言不信”。
- [11] 𡗗，今本作陸，帛本作勑，《經典釋文》：“蜀才作陸，陸，亲也，通也。”𡗗，陸之古文。張立文認爲：“‘陸’‘勑’均借爲陸……‘陸，跳也’。”𡗗 = 𡗗，重文，今本同，帛本作缺缺。

此二簡屬《夬》卦。卦總三簡，首簡殘缺。

【參考文獻】

1. 陳斯鵬《楚簡〈周易〉初讀記》，孔子 2000 網（<http://www.confucius2000.com/>）清華大學簡帛研究專欄 2004 年 4 月 25 日。
2. 周波《楚文字中的“𦵏”》，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 年 4 月 29 日。
3. 周波《竹書〈周易〉考釋三則》，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 年 6 月 6 日。
4.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中國歷史文物》2006 年第 4 期。
5. 范常喜《簡帛〈周易·夬卦〉“喪”字補說》，《周易研究》2006 年第 4 期。
6. 劉大鈞《今帛竹書〈周易〉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
7. 張立文《帛書周易注譯》，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二十二、敏（姤）卦

䷫ 敏：^[1]女藏，^[2]勿用取女。初六：繫于金柅，^[3]貞吉。又貞遯，見凶。羸豕孚是蜀。^[4]九二：羸又魚，^[5]亡咎，不利攸。^[6]九三：羸亡 40 肤，兀行縷疋，礪，亡大咎。九四：羸亡魚，已凶。^[7]九五：已芑羸菰，^[8]欽章，^[9]又惡自天。^[10]上九：敏兀角，吝，亡咎。41

【校注】

- [1] 敏，今本作姤，帛本作狗。敏、狗，均可讀為“姤”，訓遇。
- [2] 藏，今本、帛本均作壯。藏，即藏，藏匿。可讀為“壯”。
- [3] 繫，今本同，帛本作擊。擊，通繫。柅，今本同，帛本作梯，《經典釋文》：“《說文》作柅，云絡絲趺也，讀若昵。《字林》音乃米反。王肅作拑，从手，子夏作鑢，蜀才作尼，止也。”金柅，車的金属質的制動裝置。
- [4] 羸，今本、帛本均作羸。羸，讀為羸，羸弱義。羸豕，即羸弱的猪。或讀為“累豕”，解為被困縛之豕（原釋）。是蜀，

今本作“蹢躅”，帛本作“適屬”，《周易集解》作“蹢躅”。當讀爲“蹢躅”，徘徊不進貌。

[5] 囊，今本作包，帛本作枹。囊，《說文》：“囊張大貌。”用作“包”。

[6] 宀，今本、帛本均作賓。宀，賓之古文。

[7] 已，今本作起，帛本作正。原釋讀“已”爲“起”。

[8] 𦰩，帛本同，今本作瓜。𦰩，借作瓜，瓠瓜。

[9] 欽，今本、帛本均作含。欽，疑亦“琤”字，讀爲“含”（原釋）。含章，含美於內。

[10] 慝，今本作隕，帛本作墳。韓仲民云：“帛書此處有破損，細辨損字左下偏旁出頭，原釋墳，誤，應爲損。”原釋讀“慝”爲“憂”。

此二簡屬《敏（姤）》卦，卦辭完整。

【參考文獻】

韓仲民《帛易說略》，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2 年。

二十三、噬（萃）卦

䷔ 噬：^[1]王罍于甿，^[2]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3]利又貞。初六：又孚不冬，乃憂囟噬，^[4]若虎，一斛于英，^[5]勿卹，迷亡咎。

42

【校注】

[1] 噬，今本、熹平石經本均作萃，帛本作卒。噬，同啐。《說文》訓驚，《廣韻》訓戒。蕭漢明師以“噬（啐）”爲本字，諸異文爲通假字。認爲此卦涉及到精神失常这种特定的病，著重强调的是人的精神因素与疾病的关系，反映了中医心理学的萌芽。今本“萃”後有“亨”字，楚竹書本、帛本均無此字，《經典釋文》：“王肅本同，馬鄭陸虞等並無此字。”

[2] 罍，今本作假，帛本作段。罍，讀格，訓至、達。與假（段）同義，假（段）通“格”。甿，今本、帛本均作廟。甿，

同廟。

- [3] 牲，今本同，帛本作生。用大牲，牲字後無“吉”字，今本、帛本均有此字。
- [4] 爰，今本作亂，帛本作乳。爰，古文“亂”。鹵，今本、帛本均作乃。“乃”、“鹵”同。
- [5] 斛，今本作握，帛本作屋。《經典釋文》：“傳氏作渥，鄭云：握當讀爲夫三爲屋之屋，蜀才同。”斛，當讀爲“握”或“屋”。于，帛本同，今本作爲。芙，今本、帛書廖本作笑，帛書文物本作芙。芙，用作“笑”。若虎一握于笑，意即一握之頃刻，變號爲笑。
- 此簡屬《嗝（萃）》卦。卦總三簡，次、末簡均殘缺。

【參考文獻】

蕭漢明：《〈易經〉的醫學思想萌芽——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簡〈易經〉釋卦四則》，“新出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武漢2006年6月。

二十四、[困] 卦

利用祭祀。^[1]上六：困于葦藟，^[2]于剋口，^[3]曰迭愆又愆，^[4]征吉。

43

【校注】

- [1] 祭，今本同，帛本作芳。
- [2] 葦藟，今本作、熹平石經本均作“葛藟”，帛本作“褐纍”。葦藟，原釋者讀爲“葦藟”，有刺的蔓草。葦，草名，似葛，有刺。藟，草。
- [3] 剋口，今本作“艱脆”，帛本作“貳椽”，《經典釋文》引《說文》一作“剋𪔐”。《說文》引作“𪔐𪔐”。王念孫《廣雅疏證》：“𪔐𪔐、艱脆、倪仞、剋𪔐，古皆通用。”剋与“𪔐”、“𪔐”皆可通用。此處本義當爲危而不安貌。高亨以《說文》引“𪔐𪔐”爲本字。《說文》訓爲“不安”。而高亨解爲“小

木槩”。顯然高亨是讀“槩”爲 xiè，而不是 niè。《集韻·屑韻》：“槩（xiè），木楔也。”

- [4] 达，今本作“動”。徐在國釋作“逐”，移動義。曰达愆又愆，今本作“曰動悔有悔”，帛本作“曰悔（帛書廖本作愆）夷有悔（帛書廖本作愆）”。

本簡屬《困》卦。卦總三簡，僅餘末簡。

【參考文獻】

1. 徐在國《上博竹書（三）〈周易〉釋文補正》，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24日。
2. 高亨《周易大傳今注》，齊魯書社1998年。

二十五、莧（井）卦

䷯ 莧：^[1]改邑不改莧，^[2]亡尢亡覿，連莧莧 =。氣至，^[3]亦母夔莧，^[4]羸刀餅，凶。初六：莧曾不飢，^[5]舊莧亡吝。九二：莧浴狶豶，^[6]佳襦 44 縷。^[7]九三：莧柶不飢，^[8]爲我心蹇，^[9]可已汲，^[10]王明，並受刀福。六四：莧鱸，^[11]亡咎。九五：莧掣，^[12]寒淥飢。上六：莧柶勿寔，^[13]又孚元 45 吉。^[14] 46

【校注】

- [1] 莧，今本、帛本均作井。《說文》“莧，古文阱”。莧，水井，或用來捕獸之陷阱。
- [2] 改，今本同，帛本作莧。改、改，形近字通。此處疑本字爲“改”。參看《革》卦注“改”。
- [3] 氣，今本作汔，帛本作𩇛。“氣”借爲“汔”。汔，水竭。
- [4] 亦母繻井，今本作“亦未繻井”，帛本作“亦未汲井”。繻，原釋者對楚竹書此字原形作了硬性隸定，並謂字待考，或讀爲“汲”、“繻”。繻，借爲“喬”。喬井，出井，清出井底之淤泥。王引之《經義述聞·易·亦未繻井》：“廣雅曰：喬，出也。喬與繻通。喬訓爲出，故出井謂之喬井。作繻者，字之假借耳。諸家以繻爲綆者，失之。”

- [5] 普，今本、帛本均作泥。普，原釋以爲“普”之本字，故以普之博大義解。陳偉、孟蓬生釋讀爲“替”，廢、堙塞義。
- [6] 浴，今本作谷，帛本作瀆。浴，借爲谷。弋，今本、帛本均作射，《經典釋文》：“鄭、王肅皆音亦，云：厭也。苟作耶。”“弋”乃古矧字，況也，虛詞，又笑貌。原釋者認爲“似借會意，用作‘射’”。𠂔，今本作𠂔，帛本作付。𠂔，原釋者謂字待考。𠂔，蝦蟆。徐在國疑“𠂔”原篆爲“冡（蒙）”字異體。蒙通霧，務通𠂔，故可讀爲今本“𠂔”。
- [7] 佳，今本作甕，帛本作唯。褙，今本、帛本、阜陽本均作敝。褙，讀爲敝。褙，衣袖，亦借指衣服。縷，今本作漏，帛本作句，阜陽本作屨。縷，通“縷”，衣服破敝。
- [8] 杓，今本作渫，帛本作楚。杓，原釋者讀爲“救”，挽救義。孟蓬生以爲“𣎵”字之借。𣎵，挹取。与“渫”之淘井義近。
- [9] 慙，今本作惻，帛本作塞。慙，《說文》訓實，與“惻”、“塞”通。
- [10] 已，以也。今帛本均作“用”。
- [11] 𨔵，今本作𨔵，帛書文物本作𨔵，廖本作𨔵。𨔵，原讀爲扶，據《說文》、《方言》訓爲佐護。與“𨔵”，義同。井扶，井得到整修和保護。
- [12] 𨔵，今本作𨔵，帛本作𨔵，阜陽本作𨔵。𨔵，原讀“𨔵”，水清。
- [13] 杓，今帛本均作“收”。讀爲“收”。本篇此卦九三與上六爻辭此字均作“杓”，而今本一作“渫”，一作“收”。寔，今帛本均作“幕”。寔，冷落、荒廢。
- [14] 又孚，今本作“有孚”，帛本作“有復”。原釋者讀爲“有復”，意爲又恢復了原狀。
- 此三簡屬《萃（井）》卦，卦辭完整。

【參考文獻】

1. 陳偉《楚竹書〈周易〉文字試釋》，簡帛研究網（<http://>

www.jianbo.org/) 2004 年 4 月 18 日。

2. 孟蓬生《上博竹書（三）字詞考釋》，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 年 4 月 26 日。

3. 徐在國《上博竹書（三）札記二則》，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 年 4 月 26 日。

二十六、革 卦

䷰ 革：^[1]改日固孚，^[2]元羹貞，利貞，悔亡。^[3]初九：夔用黃牛之革。^[4]六二：改日乃革之，征吉，亡咎。九鼎：征凶，^[5]革言鼎敫，^[6]又孚。47

【校注】

[1] 革，卦名。今本同，帛本作勒。革，變革。

[2] 改，今本作已，帛本、阜陽均缺，改、已二字通。改日，逐鬼禳崇之日（原注釋）。改，《說文》：“已聲，讀若已。”已，《唐韻》與《廣韻》音均爲詳里切，《王力古漢語字典》音似。又《玉篇》“已”音爲弋旨切。此處當從《唐韻》和《廣韻》讀。《詩·小雅·斯干》：“似續妣祖。”鄭箋：“似讀爲已午之已。”是已似音通。徐鉉據孫愐《唐韻》注《說文》“改”音爲“古亥切”，與“改”音同，似混同了“改”、“改”二字。改，《廣韻》音爲“羊己切”，似亦不可取。從楚竹書本作“改”來看，此處變革之義似非抽象地談，而是涉及具體的“逐鬼禳崇”之事或風俗。似表示需待“改”後方可革更之。

[3] “元羹貞，利貞”，今帛本均作“元亨利貞”。悔，今帛本均作悔，帛書廖本作愬。原釋者以本字解，據《廣韻》訓爲“慮”，悔亡，即無慮。

[4] 夔，今本作鞏，帛本作共。夔，讀鞏。鞏，固住，束物。

[5] 征凶，今本帛本於其後均有“貞厲”二字。

[6] 敫，今本作就。原釋者謂字待考，讀爲“就”。季旭昇認爲原篆實即楚系文字“就”字。

本簡爲《革》卦首簡，簡完整。卦總兩簡，次簡殘缺。

【參考文獻】

季旭昇《上博三周易零釋七則》，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24日。

二十七、艮 卦

䷳ 艮：^[1] 丌怀，^[2] 丌受丌身，行丌廷，^[3] 丌【見其人，无咎。初六：艮】丌止，^[4] 亡咎，利美貞。六二：艮丌足，丌陞丌陵，^[5] 丌心丌悸。^[6] 九鼎：艮丌曠，^[7] 48 囿丌衛，^[8] 礪同心。^[9] 六四：艮丌躬。六五：艮丌頌，言又禽，^[10] 愆亡。上九：羣艮，吉。49

【校注】

- [1] 艮，今本同，帛本作根。李鏡池認爲今本此卦“沒有標題”。但據楚竹書本書例，卦名後標一特殊符号，“艮”字後標有特殊符号，知此“艮”字即爲卦名，爲標題。但據本卦爻辭“艮丌足”、“艮丌曠”、“艮丌躬”、“艮丌頌”等辭例，以及與“行丌廷”句式的對仗關係，“丌怀”前當有一“艮”字。因此，“艮”字當重。所省的“艮”字是下“艮”，而不是如李鏡池所言省的是上“艮”，即標題。
- [2] 怀，今本作背，帛本作北。怀，讀爲背。
- [3] 廷，帛本同，今本作“庭”。
- [4] 止，同趾。帛本同，今本作“趾”。
- [5] 陞，今本作拯，帛本作登。陞，讀爲拊，登也。《集韻》：“拊，古或作承、橙、拯、丞。”陵，今本帛本均作隨。隨，讀隨。隨通墮，毀廢。此處當指毀廢的地方。不拊其墮，意即不登毀廢之處。
- [6] 悸，心動。今本、帛本均作“快”。
- [7] 曠，今本作“限”。《玉篇》：“曠，張目也。”艮其曠，意爲“閉目”（原注釋）。徐在國認爲字當从目从堇聲，可讀爲限。
- [8] 囿，今本作列，帛本作戾。囿，讀爲列，分解、分裂。衛，

今本作夤，帛本作𡗗。𡗗，原釋疑“胤”字。胤，子嗣、繼世。夤與胤音近可通。參高亨《古字通假會典》，夤通寅，寅通演，演通胤，是夤與胤輾轉可通。

[9] 同，今本、帛本、阜陽本均作“薰”。同，原釋讀痛。黃錫全不同意隸作“同”，他隸爲“同（炯）”，與“薰”聲義皆近。

[10] 禽，今本、帛本均作序。禽，或釋舒，讀爲序。

此二簡爲《艮》卦。卦總兩簡，首簡有殘缺。

【參考文獻】

1. 李鏡池《周易通義》，中華書局1981年。

2. 徐在國《上博竹書（三）〈周易〉釋文補正》，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24日。

3. 黃錫全《讀上博〈戰國楚竹書（三）札記數則〉》，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6月22日。

二十八、漸（漸）卦

䷴ 漸：^[1]女邊吉，利貞。初六：鳴漸于鴈，^[2]小子礪，又言，不冬。^[3]六二：鳴漸于陸，^[4]禽飲醵 = ^[5]吉。九三：鳴漸于陸，夫征不遠，婦孕而^[6]50

【校注】

[1] 漸、今本帛本均作漸。漸，同漸。進也。俞樾《羣經平議·周易三》：“漸，所以別於晉之進也，晉與漸雖並有進義，然漸則以漸而進，其義微有不同。”

[2] 鳴，帛本同，今本作鴻。鳴，同鴻。鴈，今本作干，帛本作淵。鴈，亦潤字。通干。

[3] 不冬，今本、帛本均作“无咎”。

[4] 陸，今本作磐，帛本作坂。陸，即阪，義爲山坡，斜坡。與磐、坂通。

[5] 禽，今本作飲，帛本作酒。禽，古飲字。醵 = ，重文，原釋謂字待考。今本作“衍衍”、帛本作“衍衍”。陳偉釋讀爲

“侃侃”，和樂之貌。與“衍衍”、“衍衍”均可通。可從。

[6] 婦孕而，孕後一字今本帛本均作“不”。

此簡爲《漸（漸）》卦。卦總三簡，次、末簡均殘缺。

【參考文獻】

陳偉《楚竹書〈周易〉文字試釋》，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18日。

二十九、豐 卦

九晶：豐丌芾，^[1]日中見芾，^[2]折丌右肱，^[3]亡咎。九四：豐丌坳，^[4]日中見斗，遇丌尸室，^[5]吉。六五：莖章，又慶惡，^[6]吉。上六：豐丌芾，^[7]51 坳丌象，^[8]聞丌床，^[9]鞅丌亡人，^[10]晶戡不覲，^[11]凶。52

【校注】

- [1] 豐，一般據《序卦傳》訓爲大。裘錫圭等曾解“豐”之本義爲大型祭祀活動中常用的鼓樂器。芾，今本作“沛”，帛本作“蒺”。芾，古代官服外之蔽膝。蕭漢明師認爲，芾是諸異文的本字。豐丌芾，意即身著祭祀所服之蔽膝敲擊王鼓。芾，楊澤生認爲字當作“茷”，指草舍一類簡單的房子。上六爻辭此字亦同此讀。
- [2] 芾，今本作沫，帛本作茷，《經典釋文》：“鄭作昧，服虔云：日中而昏也。子夏傳云：昧，星之小者。”《字彙補》：“芾，音瞞。”《集韻》：“瞞，暗也。”故“芾”，是闇昧、微昧之光義。
- [3] 肱，又作肱，手臂。通“肱”。今本作肱，帛本作弓。
- [4] 坳，今本作蓐，帛本作剖。坳，《說文》“益也”。豐丌坳，益加大聲地敲擊王鼓。今本“蓐”，義爲障蔽。坳、蓐同韻可通。
- [5] 尸，今本、帛本均作夷。阮元《經籍纂詁》：“尸，讀與夷同。”《禮記·喪大記》陳皓注：“夷，猶尸也。”尸，即尸

字，夷爲尸之假借字。室，《說文》：“室，宗廟室祐。”蕭漢明師認爲主乃室字之借。

- [6] 𡗗，今本作譽，帛本作舉舉。譽𡗗通。桂馥《說文解字義證》：“𡗗，又借譽。”𡗗，行步安舒貌。“慶𡗗”，福慶安舒。
- [7] 𡗗，今本、帛本均作“屋”。
- [8] 𡗗，今本作𡗗，帛本作剖。𡗗，毀坏。桂馥《說文解字義證》：“𡗗，又通作坏。”《吕氏春秋·孟秋》“𡗗牆垣”畢沅新校正：“月令𡗗作坏。”𡗗其家，即坏其家。又《吕氏春秋·孟冬》“𡗗城郭”高誘注：“𡗗，益也。令高固也。”𡗗其家，解爲高固其家，義亦通。
- [9] 𡗗，帛本同，今本作闕。𡗗，即闕，與窺同，窺視。床，今本、帛本均作户。床，户之古文。
- [10] 𡗗，今本作闕，帛本作𡗗。𡗗，讀爲突，訓爲空。闕，與突義同。
- [11] 𡗗，今本、帛本均作歲。𡗗，用作“歲”。
- 此二簡屬《豐》卦。卦總三簡，首簡殘缺。

【參考文獻】

1. 蕭漢明《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易經〉釋卦二則》，《周易研究》2006年第2期。
2. 楊澤生《竹書〈周易〉札記（四則）》，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5月8日。

三十、遯（旅）卦

䷠ 遯：^[1]少卿，遯貞吉。初六：遯羸=，^[2]此𠄎所取𡗗。^[3]六二：遯既𡗗，^[4]𡗗𠄎次，^[5]見僮僮之貞。^[6]九三：遯焚𠄎𡗗，𡗗𠄎僮僮貞=。𡗗。^[7]九四：遯 53

【校注】

- [1] 遯，今本、帛本均作旅。遯，同旅。从辵，表示行旅字。
- [2] 羸=，重文。今本、帛本均作“瑣瑣”。羸，可讀爲瑣。《說

文》：“𦼮，心疑也。……讀若《易》‘旅瑣瑣’。”多疑貌。
“𦼮”是羸、瑣之本字。

[3] 此，帛本同，今本作“斯”。𦼮，今本作“災”，帛本作“火”。𦼮，季旭昇讀為“瘡”，義為疫病。瘡與𦼮，聲近韻同。

[4] 既，帛本同，今本作“即”。

[5] 𦼮，今本作懷，帛本作壞。𦼮，同懷，懷藏。次，羨慕。同“涎”，《說文》：“次，慕欲口液也。”今本作資，帛本作茨。

[6] 今本、帛本均无“之”字。

[7] 貞 = ，重文。一字屬上，一字屬下。當斷作“𦼮（喪）𦼮（其）僮僮（僕）貞，貞𦼮（厲）”。今本作“喪其童僕，貞厲”，少一貞字。

本簡屬《遯（旅）》卦。卦總兩簡，次簡殘缺。

【參考文獻】

季旭昇《上博三周易零釋七則》，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24日。

三十一、𦼮（渙）卦

䷺ 𦼮：^[1]卿。王段于𦼮，^[2]利見大人，^[3]利涉大川。^[4]初六：拯馬藏，^[5]吉，𦼮亡。^[6]九二：𦼮走𦼮𦼮，^[7]𦼮亡。六三：𦼮𦼮𦼮，亡咎。^[8]六四：𦼮𦼮羣，元吉。𦼮 54 𦼮丘，^[9]非台所思。^[10]九五：𦼮𦼮大虎，^[11]𦼮𦼮𦼮，^[12]亡咎。上九：𦼮𦼮血𦼮易出。^[13]55

【校注】

[1] 𦼮，今本、帛本均作渙。𦼮，可讀為渙。原釋謂字待考。渙，渙散。《說文》：“水流散也。”除卦名用字作𦼮，下文爻辭“渙”字均作“𦼮”。

[2] 段，帛本同，今本作假。段，通作假。假（段），通格，至也。

[3] 利見大人，今本、帛本均無此四字。

- [4] 今本、帛本於“利涉大川”後均有“利貞”二字。
- [5] 拯，今本同，帛本作撻，《經典釋文》：“子夏作拊。”拯，陳斯鵬先生認為當隸作“𢇛”，實“拊”字異體。“拯”、“撻”均爲“拊”字異體。《說文》“拊，上舉也”，是本義，此處當取其引申義，如“進獻”。藏，同藏，讀爲壯，當訓爲壯觀。拊馬壯，意即獻馬之禮場面壯觀。可參本書第七章。“拯馬藏”，今本作“用拯馬壯”，帛本作“撻馬”。楚竹書本無“用”字，帛本無“用”、“壯”二字。
- [6] 懸亡，帛本同，有此二字，今本無此二字。
- [7] 走，今本、熹平石經本均作“奔”，帛本作“賁”。走，義同“奔”。賁、奔同。厠，今本作机，帛本作階。階通机。《說文》：“厠，处也，从尸得几而止也。”厠，通居亦是居止義，而非居室義。通觀爻義，蓋厠，爲机之誤。正字當作机，几案也。詳情可參本書第七章。季旭昇、李零均疑“机”是“厠”之誤。
- [8] 亡咎，帛本同，今本作“无悔”。
- [9] 丌，今本作有。
- [10] 台，今本作夷，帛本作娣，《經典釋文》：“荀作匪弟。”諸異文均爲“台”之借字。台，第一人稱代詞，我。
- [11] 𠂔丌大虎，即“渙其大號”，今本作“渙汗其大號”，帛本作“渙𠂔肝大號”。
- [12] 丌，今本、帛本均作王。厠，今本、帛本均作居。此處當以“居”爲本字，居室義而非居止義。
- [13] 𠂔，今本、帛本均作去。𠂔讀爲去。從陳偉釋。楚竹書易“𠂔”字兩見，一在此處𠂔（渙）上九，一在參（豫）九四。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周易〉釋文考釋》中濮茅左先生均釋作“欲”。後在《楚竹書〈周易〉研究·楚竹書〈周易〉原文考釋》中，都改“欲”爲“𠂔”了。易，今本逖，帛本作湯。易，當讀“惕”，乃“惕”之古文。《易·夬》“惕號”，惕，呂祖謙《古易音訓》：“晁氏曰：‘案古文作易。’”今本作“逖”。朱熹《周易本義》：

“逖，當作惕。”原釋者以“易”本字解讀，訓變易，恐不妥。

此二簡屬《渙》卦，卦辭完整。

【參考文獻】

1. 陳斯鵬《楚簡〈周易〉初讀記》，孔子 2000 網（<http://www.confucius2000.com/>）清華大學簡帛研究專欄 2004 年 4 月 25 日。
2. 季旭昇《上博三周易零釋七則》，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 年 4 月 24 日。
3.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中國歷史文物》2006 年第 4 期。
4. 陳偉《楚竹書〈周易〉文字試釋》，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 年 4 月 18 日。

三十二、[少𠄎（小過）] 卦

取皮才坎。^[1]上六：弗遇𠄎之，^[2]飛鳥羅之，^[3]凶，是胃亦爻禴。^[4]
56

【校注】

- [1] 皮，帛本同，今本作彼。皮，用作“彼”，古通。坎，今本、帛本均作穴。坎，讀穴，土室。
 - [2] 𠄎，今本、帛本均作“過”。𠄎，用作“過”。
 - [3] 羅，帛本同，今本作“離”。離，借為“羅”。羅，捕鳥用羅網。
 - [4] 胃，今本、帛本均作謂。胃，讀為“謂”。今本、帛本均無“亦”字。
- 此簡屬《少𠄎（小過）》卦。卦總三簡，首簡次簡均殘缺。

三十三、〔既淒（濟）〕卦

勿用。六四：需又衣絮，^[1]冬日戒。九五：東簪殺牛，不女西簪之酌祭，^[2]是受福吉。^[3]上六：需丌首，^[4]礪。57

【校注】

[1] 需，今本作繻，帛本作襦。需，須。或讀爲“濡”、“繻”。絮，今本作柶，帛本作茹。絮，《說文》：“絮，緼也，一曰敝絮。”《玉篇》：“絮，緼也，塞也，或作柶。”絮、柶通，義均爲敗絮。王弼注：“衣柶所以塞舟漏也。”需有衣絮，意即需有破舊衣服用來塞漏舟。《說文》“絮”字下引易文亦作“需有衣絮”。

[2] 酌，今本作禱，帛本作濯。酌，《說文》：“盛酒行觴也。”

[3] 是受福吉，今本作“實受其福”，帛本作“實受丌福吉”。

[4] 需，今本、帛本均作濡。需，通濡。

此簡屬《既淒（濟）》卦。卦總兩簡，首簡殘缺。

三十四、未淒（濟）卦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初六：濡其尾，】閼。九二：屭丌輪，^[1]貞吉。利涉大川。^[2]六三：未淒，^[3]征凶，利涉大川。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58

【校注】

[1] 屭，今本作“曳”，帛本作“拙”。輪，今本同，帛本作綸。屭，原釋者謂字待考。何琳儀等釋爲“逸”。逸，通曳。牽引。

[2] 利涉大川，今本、帛本均無此四字。

[3] 淒，今本、帛本均作“濟”。淒，讀爲“濟”。

此簡屬《未濟》卦，卦總兩簡，此爲首簡，上下殘，次簡殘缺。

【參考文獻】

何琳儀、程燕、房振三《滬簡〈周易〉選釋（修訂）》，《周易研究》2006年第1期。

第五編

附錄



附錄一：

戰國楚竹書《周易》研究綜述

2003年12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有楚竹書殘本《周易》。這是目前最早的《周易》文本，有著多重文化學術意義。在楚竹書《周易》正式公布之前就已有四篇論文和一部涉及其文字內容的專著面世。^①香港中文大學藏有楚簡易的一段殘片，屬《睽》卦六三爻辭。上博藏竹書易公布後，據整理者稱，這段殘片可與第32簡完全綴合。饒宗頤與曾憲通先生的論文就是以此殘片為解讀對象的。而廖名春與日本淺野裕一先生的論文則是根據上海博物館書法館展覽所展出的十支楚簡中的兩支《周易》簡做的文章。這兩支簡是《豫》卦首簡和《大畜》卦首簡。吳新楚先生的專著對上述楚竹書易的相關文字內容都有涉及。楚竹書《周易》正式公布後，馬上在相關的研究網站和期刊上掀起了研究的熱潮。到目前為止，正式出版的有關楚竹書易的專著有數部，相關的博碩士學位論文數篇，在網上、期刊以及相關學術會議上發表的有關楚竹書易研究的論文一百餘篇。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文字考釋、文本解讀以及特殊符號和卦序等問

① 這些論文和相關專著有：饒宗頤先生的《在開拓中的訓詁學——從楚簡易經談到新編〈經典釋文〉的建議》（《第一屆國際訓詁學研討會論文集》，臺灣高雄中山大學1997年4月）；曾憲通先生的《〈周易·睽〉卦辭及六三爻辭新詮》（《中國語言學報》第9期，商務印書館1999年）；廖名春先生的《上海博物館藏楚簡〈周易〉管窺》（《周易研究》2000年第3期）；日本淺野裕一先生的《戰國楚簡〈周易〉について》（大阪大學中國哲學研究室《中國研究集刊》29號，2001年12月）；以及吳新楚先生的專著《〈周易〉異文校證》（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

題。下面，我們對楚竹書易的研究情況作一綜述。

一、關於楚竹書《周易》的研究著作與博士學位論文

根據筆者的瞭解，到目前為止，與楚竹書《周易》密切相關的研究專著和博士學位論文（其中博士學位論文四篇）有以下 11 種，多集中在 2005 到 2007 年，這些著作依時間順序為：（1）濮茅左《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周易釋文考釋》，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2）張新俊《上博楚簡文字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是吳振武教授），2005 年 4 月。（3）陳仁仁《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周易〉研究——兼論早期易學相關問題》，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是蕭漢明教授），2005 年 5 月。（4）劉大鈞《今帛竹書〈周易〉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 8 月。（5）（臺灣）黃人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研究》，臺中：高文出版社 2005 年 8 月。（6）（臺灣）季旭昇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讀本》，臺北：萬卷樓 2005 年 10 月。（7）房振三《楚竹書周易彩色符號研究》，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是何琳儀教授），2006 年 5 月。（8）濮茅左《楚竹書〈周易〉研究——兼述先秦兩漢出土與傳世易學文獻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 11 月。（9）李尚信《今、帛、竹書〈周易〉卦序研究》，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是劉大鈞教授），2007 年 4 月。（10）何琳儀點校《上博簡〈周易〉》，載龐樸主編《儒藏》（精華編第 281 冊：出土文獻類），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7 年 4 月。（11）李守奎、曲冰、孫偉龍編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至五）文字編》，作家出版社 2007 年 12 月。

上列 11 種著作中只有陳仁仁、房振三和李尚信三人的博士論文主要不是對楚竹書易作文字方面的研究。陳仁仁的博士論文的主要內容是楚竹書易的特殊符號問題、卦序問題以及楚竹書易在易文本成型過程中的意義問題等。此外，陳著還對楚竹書易作了完整的校注，對今本、帛本、阜陽本和楚竹書本四種《周易》文本的異文作了列表對勘。房振三先生的博士論文是專門精細地論述了楚竹

書周易特殊符號問題的，對特殊符號各方面的問題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此論文不涉及其他方面的內容。李尚信先生的博士論文則對今帛竹書周易三種卦序分別作了精深的研究和綜合比較，關於楚竹書《周易》集中研究的是其特殊符號和卦序問題。除了這三篇博士論文，其餘都主要是楚竹書《周易》文字考釋和研究方面的著作。其中劉大鈞先生的著作主要是通過比較今帛竹書三種周易，考證《周易》卦爻辭用字的今古文字問題，而非如其他幾種著作那樣是典型的文字考釋訓讀。劉先生的這一研究思路及其所研究的領域與問題，對於楚竹書《周易》的研究來講，都是非常獨特且極有價值的。2006年底出版的濮茅左先生所著《楚竹書〈周易〉研究》，對某些字的隸定與考釋作了修訂，但上册的主體內容還是《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周易釋文考釋》，在文字考釋方面多出一個內容主要是《楚竹書〈周易〉文字應用的時代特點》一文，對楚竹書易的文字通借、一字多體等情況作了分類整理。此外，濮茅左先生的《楚竹書〈周易〉研究》還對先秦兩漢出土與傳世易學文獻資料作了彙編整理。這部分內容佔有一半的篇幅，是為下册。這個工作非常重要，很有意義。其他幾部著作，有的筆者未見全貌，據瞭解主要都是對楚竹書易文字作考釋與研究。

除這裏列出的11部專著外，在內地、香港、臺灣三地還有七八篇與楚竹書《周易》密切相關的碩士學位論文和本科畢業論文，這些論文也都是作文字考釋與研究的。這裏就不一一介紹了。

二、楚竹書《周易》文字考釋

整理者對楚竹書《周易》作了嚴謹的考釋，資料引據詳實，但由於楚竹書《周易》文字難識，文義古奧，不但整理者自己在正式出版的釋文中留有待考之字，即使是某些由整理者已考出之字，學者們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見。下面就一些主要的有分歧的字詞考釋綜述如下：

簡2原釋“孺”字，^①今本作“需”，卦名。整理者認為从子、从而省，即“孺”字，讀為“需”。或釋“包”字，从子从包省。^②關於此字的釋讀，分歧比較大，主要是對原篆上所从形（作“𠂇”形）有許多不同看法。

廖名春先生認為，此字可隸作“𠂇”，可讀為“俟”。因為“𠂇”可隸為人旁，“子”與“俟”古音韻同聲近，“矣”與“已”通，“已”、“子”常互用。“俟”與“需”古音同在之部。因為“需”的“須待”義不如“養”義清楚，故楚竹書本作“俟”字以取此卦“須待”之本義。楚竹書易如《既濟》卦六四爻辭就有“需”字，不作此處“𠂇”字形。^③

徐在國先生認為此字上从“𠂇”，應讀為“𠂇”。“𠂇”、“𠂇”上古音均為元部字。“𠂇”、“需”二字古通。因此，此字當讀為“需”。^④李銳先生認為若“需”、“𠂇”二字在秦簡的年代便可相訛，疑《周易》卦名本就作“𠂇”，後來傳寫有訛。^⑤

對以上諸種不同看法，季旭昇先生都有詳盡的評析，概言之，他認為第一，原釋者所舉从“而”之字與从“需”之字的通例時代都太晚，戰國時代能否通，目前並無證據。第二，从“𠂇”之字為何可讀為“需”，原釋者亦未解釋。第三，此字上部所从釋為“𠂇”，或“𠂇”，從音讀角度與此字關係都不大。第四，“需”（心紐侯部）“𠂇”（日紐元部），二字的上古韻相去甚遠，說成一字分

① 本文“原釋”或“整理者認為”都指楚竹書《周易》最初整理者濮茅左先生的看法，載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周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②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8頁。

③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一）》，《周易研究》2004年第3期。

④ 徐在國：《上博竹書（三）〈周易〉釋文補正》，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24日。

⑤ 李銳：《讀竹書〈周易〉劄記》，孔子2000網（<http://www.confucius2000.com/>）清華大學簡帛研究專欄2004年4月18日。

化，恐怕有點困難，說成是字形的訛混可能比較合理些，但這種訛混的時代大概不會太早。第五，“𠂔”要讀爲“𠂔”，有困難，韻雖同，聲母相去太遠。即使我們相信“需”的古字形作“𠂔”，它似乎也應該讀成心紐侯部字（音須），而不能讀成日紐元部字（音軟）。第六，讀爲“俟”，乃是改从同義字的方式解釋本卦名。此說於字形分析頗爲合理，但不合竹書易卦名用字例。^①

陳斯鵬、季旭昇、何琳儀、趙秋成等都認爲字从司从子，^②爲“嗣”之古文或異體。陳斯鵬先生讀爲“伺”，與“需”之“等待”義近。他認爲此處竹書本用的是一個意義相近的詞。並指出竹書本、帛書本與今本《周易》卦名的異文，或是一字異體，或爲音同音近，《需》卦卦名用同義詞的情況是特例，值得重視。關於竹書易卦名用字例，季旭昇先生亦有相同看法，並詳細例舉比對了諸本卦名用字情況，但他認爲《需》卦卦名也不應例外。所以他認爲原篆爲“嗣”字異體，並讀爲“需”。“嗣”與“需”音近假借。

黃錫全先生考察了原篆上所从形在甲骨、金文中的來源，認爲如果原篆上部所从爲“俯”字的表意初文，同頰和俛，那麼，原篆有可能就是“俛”字。从俛或俯聲之字相當於“需”。俛、俯或伏，與其他“需”訓“須”意爲“等待”之義似乎也相近。^③

楊澤生先生認爲雖然說“从而省”不合字形，但說是“孺”字卻可信從。他據《說文》訓“字”爲“乳”，訓“孺”爲“乳

① 季旭昇：《〈上博三·周易〉“需”卦說》，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5月3日。

② 陳斯鵬：《楚簡〈周易〉初讀記》，孔子2000網（<http://www.confucius2000.com/>）清華大學簡帛研究專欄2004年4月25日。季旭昇：《〈上博三·周易〉“需”卦說》。何琳儀、程燕、房振三：《滬簡〈周易〉選釋（修訂）》《周易研究》2006年第1期。趙秋成：《上博楚竹〈易〉第二簡“孺”卦卦名釋》，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9月10日。

③ 黃錫全：《讀上博〈戰國楚竹書（三）〉劄記六則》，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29日。

子”。又簡文此字與“字”之小篆相近，可表乳子之意，故可看作“孺”字的表意初文。^① 陳爻先生疑爲“乳”字異體。^② 李零先生認爲：“應是古乳字。《古文四聲韻》卷三十頁背引《義雲章》有乳字，从宀从呆，宀蓋勺旁之訛寫，呆即保字所从，只是子的另一種寫法，可能就是這個字。乳是日母侯部，需是心母侯部，可以通假。”^③

簡5-6：“冬（終）朝晶（三）慶（表）之。”“慶”，今本作“禡”，帛本作“搯”，《釋文》引鄭本作“挖”。原釋：“三慶”，即“三表”。“慶”是“表”之古文。訓爲明。^④

季旭昇先生認爲此字可隸作“慶”。出於兩種考慮：第一，此字下所从爲“采”，“爪”形向右簡寫爲“刀”形。“采”楚簡多讀爲“衣”，但亦讀“裼”、“狄”（均爲定紐支部），此處當如後讀作聲符用。“慶”可逕讀爲今本之“禡”（徹紐支部）。第二種考慮：“慶”爲“廌”之異體字。“廌”“禡”音近。“慶”當讀“禡”。^⑤

廖名春先生認爲，“虎”與“鹿”常混，故簡文將“禡”寫成了“慶”。以“明確”義解爻辭與《訟》卦卦義不符。又，如以簡文“慶”爲本字，則諸異文都不好解。而“禡”則可通。^⑥

何琳儀、程燕先生認爲原篆上所从之“鹿”旁下加飾筆，據包山簡246“熊鹿”讀“熊麗”，此字可讀“禡”。“禡”“禡”韻

① 楊澤生：《上博竹書第三冊零釋》，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29日。

② 陳爻：《竹書〈周易〉需卦卦名之字試解》，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29日。

③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4期。

④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第144頁。

⑤ 季旭昇：《〈上博三·周易〉簡六“朝三禡之”說》，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18日。

⑥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一）》。

同聲近。^①

楊澤生先生對以上諸種說法都不同意。認為此字當隸作从“衣”、从“刀”、“鹿”聲的“𦑔”字。“鹿”、“錄”同為來母屋部字，古文獻中从“錄”與从“鹿”之字多相通。因此，“𦑔”可能是“剝”的異體。與諸本異文意義相同。^②

簡9“又（有）孚海缶，冬（終）速（來）又（有）它吉”。原釋“海”字，今本、帛本均作“盈”。

海，原釋者讀本字，不破讀。認為“又孚海缶”的意思是：“以喻著信立誠，若海若缶，能納來者，皆與相親而無偏。”廖名春先生在原釋讀的基礎上，進一步據《玉篇》“海，大也”，以海有大、富義，故能與“盈”義近互用。^③此字釋“海”，李零先生以為不妥。他指出：“海，楚文字多从水从母，與此不同。”^④

黃錫全先生隸為“𦑔”，是“𦑔”字省作。𦑔、盈音近假借。“𦑔缶”當讀為“𦑔缶”。𦑔缶，指腹大口小的瓶。並引《漢書》和《三國志》指出，𦑔缶可作打仗渡江和儲水用。他讀此處“孚”為“浮”，是以浮力作比。爻辭意為：具有浮力的𦑔缶，最終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吉利。^⑤

楊澤生先生隸作“𦑔”字，可能是“渴”字異體。疑讀為“竭”。“它”讀作帛書本“或池”的“池”，“或池”的“或”讀為“有”，“竭缶”當是說缶裏無水，“終來有池”正可解“竭缶”之困，所以說“吉”。^⑥何琳儀先生等認為此字確當隸作“𦑔”，

① 何琳儀、程燕：《滬簡〈周易〉選釋》，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5月16日。

② 楊澤生：《竹書〈周易〉中的兩個異文》，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5月29日。

③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一）》。

④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

⑤ 黃錫全：《讀上博〈戰國楚竹書（三）〉割記數則》，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6月22日。

⑥ 楊澤生：《竹書〈周易〉中的兩個異文》。

但並不讀爲“竭”，而是與今本“盈”音義均通，訓爲“溢”。^①
諸說中疑何氏說爲勝。

簡12“甬（用）涉大川”。甬，今帛本均作“用”。原釋“甬”通“用”。^②

劉大鈞先生認爲“甬”字乃“通”字之省，所謂“用涉大川”即“通涉大川”。劉先生認爲竹書的出土，終於幫助我們考索出此爻之確義，依此，“用九”“用六”之“用”，實亦通九通六。^③

簡15“杲（冥）參（豫）”，原釋“杲”字，今帛本均作“冥”。

陳偉先生認爲可能是“某”字異體，讀爲“晦”，與“冥”字辭義相同。^④李零先生釋爲“榘”，讀爲“冥”。^⑤廖名春先生疑當隸定爲上从眇下从木之字，其義爲不明，與“冥”字含義當同。^⑥

簡21“亡（无）忘又（有）疾，勿藥又（有）菜”。“菜”，今帛本均作“喜”。

原釋者以本字解“菜”，^⑦不通“喜”。廖名春先生疑“喜”

① 何琳儀、程燕、房振三：《滄簡〈周易〉選釋（修訂）》。

②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第153頁。

③ 劉大鈞：《今、帛、竹書〈周易〉疑難卦爻辭及其今、古文辨析（一）》，《周易研究》2004年第5期。

④ 陳偉：《楚竹書〈周易〉文字試釋》，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18日。

⑤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

⑥ 廖名春：《楚簡〈周易·豫〉卦再釋》，孔子2000網（<http://www.confucius2000.com/>）清華大學簡帛研究專欄2004年5月8日。

⑦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第166頁。

當讀爲“嘻”，訓爲痛；“菜”，疑讀爲“慄”，訓爲恨。^①徐在國先生認爲“喜”（曉紐之部）當從簡本讀爲“菜”（清紐之部）。^②張新俊先生則主張，簡本的“菜”，是今帛本“喜”字的同音假借字。^③黃錫全先生認爲“喜”、“菜”均爲“治”之借字。^④據鄭玉珊先生的介紹，季旭昇先生讀“菜”爲“怡”，義與“喜”近。鄭玉珊先生在介紹諸說並認同黃錫全與季旭昇二先生的說法之後，又提出自己的新說，認爲“菜”乃“瘥”字的假借字，訓“癒”。“喜”是其引申義。^⑤

簡22“曰班車幾（衛）”。“幾”字，原釋者謂字待考。今帛本均作“衛”。

廖名春先生疑此字爲“刈”字異體，从“乂”得聲，當讀爲“乂”。“乂”與“衛”同屬月部，音近通用。訓“安”、“治”義。^⑥

黃錫全先生認爲，此字當爲从戈、爻聲字，可能是“效”字異體。效與衛雙聲。但楚簡在此當讀“較”或“較”，泛指車。^⑦

何琳儀先生等亦認爲字从戈，爻聲。“爻”“衛”雙聲可通。據子彈庫楚帛書，此字似應讀爲“殺”，據《說文》訓“相雜錯”義。^⑧

凌瑜、秦樺林先生認爲此字斷不从“爻”。實乃“歲”字，與

①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二）》，《周易研究》2004年第5期。

② 徐在國：《上博竹書〈三〉〈周易〉釋文補正》。

③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二）》。

④ 黃錫全：《讀上博〈戰國楚竹書（三）〉劄記六則》。

⑤ 鄭玉珊：《上博〈周易〉“勿藥有菜”試論》，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7年10月19日。

⑥ 廖名春：《楚簡〈周易·大畜〉卦再釋》，孔子2000網（<http://www.confucius2000.com/>）清華大學簡帛研究專欄2004年4月16日。

⑦ 黃錫全：《讀上博〈戰國楚竹書（三）〉劄記六則》。

⑧ 何琳儀、程燕、房振三：《滬簡〈周易〉選釋（修訂）》。

“衛”同音通假，借作“衛”。戰國古文中，“歲”字所从“戍”多省作“戈”形，所从“步”之二“止”亦發生訛變。二“止”均有作“×”者。故此字實是从“戍”省，从二“止”的訛變字。^①

簡23“𠂔（何）天之𠂔（衛）”。“𠂔”字，原釋者謂字待考，疑兵器。^②今本作“衛”，帛本作“瞿”。

季旭昇先生認為原釋“𠂔”，字形隸定正確。可作兩種考慮：一是直接通讀為今本《周易》的“衛”，但先秦“丘”在之部，“衛”在侯部，韻部畢竟有點距離。二是先通讀為“逵”，秦漢以後以同義音近換成今本《周易》的“衛”。^③

徐在國先生認為字形隸定有誤。上从非“丘”字，而是象羊角形。字當釋為“𦍋”。《說文》：“𦍋，兩刃𠂔也。”其異體作“𦍋”。𦍋為耕田起土用的農具，後寫作“鏵”。𦍋與瞿、衛通假。^④

簡24“𦍋（弗）經於北涇（頤）”。

“𦍋”，帛本作“拂”，今本作“拂”，阜陽本作“弗”。原釋“𦍋”，讀為“弗”，訓違背義。^⑤廖名春先生認為，“𦍋”字上“弼”即“弼”。“弼”與“弗”，韻同聲近，故通。“𦍋”字下部从佳从心，古音屬微部，也與“弼”、“弗”韻近。“弼”有勇壯義，引申為勉力、努力。“𦍋經”就是“弼經”，義為努力經營。^⑥

① 凌瑜、秦樺林：《釋楚竹書〈周易〉之“𠂔”》，《周易研究》2007年第5期。

②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第168頁。

③ 季旭昇：《〈上博三·周易〉簡23“何天之逵”說》，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19日。

④ 徐在國：《上博竹書（三）〈周易〉釋文補正》。

⑤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第170頁。

⑥ 廖名春：《楚簡〈周易·頤〉卦試釋》，孔子2000網（<http://www.confucius2000.com/>）清華大學簡帛研究專欄2004年4月16日。

徐在國先生指出，“𢇛”當是一個雙聲符的字，“𢇛”、“惟”均是聲符，與“拂”、“弗”、“拂”為通假關係。^①

“北”，帛本同，而今本、阜陽本皆作“丘”。廖名春先生認為，“丘頤”不辭，丘當為北之形訛。他疑“北”當讀為“背”，“北涖”即“背頤”，也就是違背頤養之道。故“征”而有“凶”。^②而劉大鈞先生則認為，《玉篇》“丘”字又作“𡵚”，疑竹帛“北”字為“𡵚”之省。^③

簡 25 “虎見（視）𢇛𢇛（眈眈）”。

原釋“見”字，誤，當釋作“視”。李零先生指出：“視，簡文作立人加目，字形與見相似，但並不一樣，跪人為見，立人為視，學界已有共識。”^④“𢇛”字，今本作“眈”，帛作“沈”，原釋：“疑‘𧈧’字，與‘眈’音近。”^⑤廖名春、徐在國、孟蓬生、蘇建洲、李零等都認為，^⑥此字當釋為“融”字。但對字形結構的看法，蘇建洲先生有不同意見，他認為“𢇛（融）”，應分析為从“𡵚”得聲。其所从的“〇”旁誤寫成了“口”形。

簡 26 “欽（感）𡵚（其）𡵚（𡵚）”。“𡵚”字，原釋者謂字待考，就字形而言相近者有三：“𡵚”、“股”和“𡵚”，並以釋“𡵚”為近。^⑦今本作“𡵚”。

① 徐在國：《上博竹書〈三〉〈周易〉釋文補正》。

② 廖名春：《楚簡〈周易·頤〉卦試釋》。

③ 劉大鈞：《今、帛、竹書〈周易〉疑難卦爻辭及其今、古文辨析（一）》。

④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

⑤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第 171 頁。

⑥ 廖名春：《楚簡〈周易·頤〉卦試釋》。徐在國：《上博竹書〈三〉〈周易〉釋文補正》。孟蓬生：《上博竹書〈三〉字詞考釋》，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 年 4 月 26 日。蘇建洲：《試論〈上博（三）·周易〉的“融”及相關的幾個字》，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 年 5 月 8 日。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

⑦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第 172 頁。

廖名春先生主張“𦞮”爲“腓”之異構。“𦞮”之聲符“攷”爲古文“弼”之或體之省，聲與“腓”通。^①

季旭昇先生也認爲“𦞮”是“腓”的異體字，或至少是通假的關係。但他不同意廖先生對此字形聲的分析。他認爲，據唐蘭先生的主張，“弼”字音義都來自“弼”，不來自“攷”，因此要把“𦞮”字看成从“弼”字，可能還要有其他旁證。季先生認爲，此字上部可能應看成“發”。據裘錫圭《釋勿發》一文，甲骨時代“發”字有一種寫法即从“弓”从“攴”。因此，“𦞮”字應視爲从“肉”、“發”聲的形聲字。^② 李零先生認爲：“𦞮，上半爲啓、肇等字所从，是一個整體，不同於此。我懷疑，這個字也許和枚、玫等字讀音相似。……它可能是腓字的異體。”^③

可見，大多數學者認爲“𦞮”爲“腓”字異體，而不當以“𦞮”字釋之。

簡28“或丞（承）丌（其）頤（羞）”。“頤”，原釋者指出此字《說文》無，音與“憂”、“羞”通。^④ 今帛本均作“羞”。

黃錫全先生認爲此即“憂”字。金文“憂”字本像人以手掩面形，後又从心作。爪下多一畫“一”，可能表示手與身體相連之義，也可能爲飾筆。猶如中山王壺的“愛”比圓壺的“愛”多出一筆。^⑤

簡30“弋用黃牛之革”。“弋”，原釋通“執”，意縛、結。^⑥ 今本作“執（執）”，帛本作“共”。

徐在國先生指出，字也見於上博二《容成氏》38簡，讀爲

①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二）》。

② 季旭昇：《上博三周易簡26“欽其腓”說》，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5月16日。

③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

④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第175頁。

⑤ 黃錫全：《讀上博〈戰國楚竹書（三）〉劄記六則》。

⑥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第177頁。

“飾”。弋、執二字古通。執與執形體相近，典籍常相混，疑今“執（執）”為“執”之誤。^① 楊澤生先生據曾侯乙墓竹簡和上博二，也主張釋為“飾”。^② 李零先生亦釋讀“弋”為“飾”，但認為“飾”並非本字，而是“攻”字之訛。而攻通共、共通鞏，鞏與執似。^③ 所以，本字仍當為“執”。

廖名春先生不同意釋讀為“飾”，他認為“弋”、“執”均通“繫”，“繫”為本字。而帛本作“共”屬同義換讀。^④

簡30“莫之勑（勝）爰”。“爰”，原釋者謂字待考，或釋“斂”，“古奪字”。^⑤ 今本作“說”，帛本作“奪”。

陳斯鵬先生釋為“斂”。他認為此字从“兑”从“又”，是“斂”字無疑。只不過“兑”之末筆與“又”之首筆共用，以致稍難辨認。與“說”、“奪”通。^⑥

楊澤生先生認為釋“斂”根據不足。他釋為“爰”，从八从丈。其所从“八”當有兼表音義的作用，似可讀為有分義的“判”。此字今本作“說”，讀“脫”，訓“解”，帛本作“奪”，均與“爰”的“分”義近。^⑦

黃錫全先生釋“撥”或“弁”。他認為此字下部與此批易簡幾見“丈”字形有不同，因而不从丈。“八”下左方一點，可能是簡上污點。根據字形字義，此字有兩種可能：一、可能是楚系文字“發”的省變之形，上部“八”很可能為“𠂇”的省形，又兼為聲。在此讀為“撥”，與奪、脫音義相近。二、可能是“弁”字。

① 徐在國：《上博竹書〈三〉〈周易〉釋文補正》。

② 楊澤生：《竹書〈周易〉割記一則》，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24日。

③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

④ 廖名春：《楚簡〈周易〉遯卦六二爻辭新釋》，《周易研究》2005年第4期。

⑤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第177頁。

⑥ 陳斯鵬：《楚簡〈周易〉初讀記》。

⑦ 楊澤生：《竹書〈周易〉割記一則》。

爲分離、裁斷義。並認爲第二種可能性較大。^①

何琳儀先生等釋“豕”，“豕”與“兑”聲系可通。^②

簡 44 “茱普不飮（食），舊茱亡（无）含（禽）”。原釋“普”字，爲“普”之本字。^③今本、帛本均作“泥”。

劉大鈞先生亦以“普”爲“普”字，認爲“古‘普’字可與‘溥’字通假，疑古字‘溥’或與‘泥’字有義通之處，故竹書作‘普’也”。^④楊澤生先生認爲“普”字應讀爲“湴”。據《廣韻》說“湴”同“湴”，“深泥也”。此二字應屬同義換讀。^⑤陳偉先生釋爲“替”字，“廢”、“堙塞”義。^⑥李零先生亦認爲當釋爲替。他指出：“普，濮注以爲普的本字，不妥，應釋替。《說文》‘替’在卷十下‘竝’部，‘普’在卷七上‘日’部，二字俱从竝，差別只在下面的偏旁，从白（或曰）爲替，从日爲普。其實，普在古文字中還沒發現，中山王大鼎有竝字，兩立，一高一低，乃是替字，這裏的普也是替字。替是透母質部，泥是泥母脂部，爲對轉字。”^⑦

簡 44 “茱浴（穀）弋（射）豸（𧈧）”。“豸”，原釋者謂字待考。今本作“𧈧”，帛本作“付”。

徐在國先生同意字形的隸定，並指出字不見於後世字書，疑是“豕”字異體。“豕”字異體可从“豐”聲。豕，後世多作“蒙”。

① 黃錫全：《讀上博〈戰國楚竹書（三）〉劄記數則》。

② 何琳儀、程燕：《滬簡〈周易〉選釋》。

③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第 196 頁。

④ 劉大鈞：《今、帛、竹書〈周易〉疑難卦爻辭及其今、古文辨析（二）》，《周易研究》2004 年第 6 期。

⑤ 楊澤生：《上博竹書第三冊零釋》。

⑥ 陳偉：《楚竹書〈周易〉文字試釋》。

⑦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

蒙、霧二字古通。又鮒、務二字古通。故“冢”可從今本讀爲“鮒”。^① 李零先生指出，簡文𠂔與鮒、付直接可通。^②

簡49“礪（厲）同（痛）心”。原釋“同”，讀爲“痛”。^③ 今帛本均作“薰”。

徐在國先生釋作“𡗗”，讀若沅。可讀爲“薰”。^④ 楊澤生先生同意徐說，並指出此字爲“𡗗”字繁體而非“同”字簡體。^⑤ 黃錫全先生認爲原字形比“同”少一橫，比“𡗗”又多一橫。他認爲可能是“𡗗”字，𡗗與薰聲母相近。薰，指火焰上出，炯，也指火光。^⑥ 李零先生亦釋爲“同”：“同，疑讀恫、慟或痛……疑古本作童或重，訛爲熏。”^⑦

簡50“𩚑（飲）𩚑（食）𩚑𩚑（衍衍）”。“𩚑”，原釋者謂字待考。今本作“衍”，帛書本作“衍”。

陳偉先生隸爲“𩚑”字，讀爲“侃”。“侃”與“衍”都是元部字，與“衍”字更是溪紐雙聲、元部疊韻，都可通。^⑧ 李零先生亦釋“𩚑”讀“侃”。

簡55“𩚑（渙）𠂔（其）血，欲易出”。原釋“欲”字，今帛本均作“去”。

① 徐在國：《上博竹書〈三〉割記二則》，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26日。

②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

③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第202頁。

④ 徐在國：《上博竹書〈三〉〈周易〉釋文補正》。

⑤ 楊澤生：《竹書〈周易〉割記〈四則〉》，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5月8日。

⑥ 黃錫全：《讀上博〈戰國楚竹書〈三〉〉割記數則》。

⑦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

⑧ 陳偉：《楚竹書〈周易〉文字試釋》。

陳偉先生釋作“𠂔”，讀爲“去”。^① 楚竹書易“𠂔”字兩見，一在此處繫（渙）上九，一在參（豫）九四。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周易〉釋文考釋》中濮茅左先生均釋作“欲”。後在《楚竹書〈周易〉研究·楚竹書〈周易〉原文考釋》中，都改“欲”爲“𠂔”了。在豫九四，濮先生讀爲“𠂔”爲今本之“盍”；在渙上九，濮先生據《集韻》訓“𠂔”爲“張口貌”，或讀爲“去”。^②

簡 58 “𠂔（曳）丌（其）輪”。“𠂔”，原釋者謂字待考。今本作“曳”，帛本作“拙”。

何琳儀、程燕先生指出，原篆有殘缺，擬恢復此字左从“𠂔”，則此字可與三體石經“逸”之古文吻合。“曳”、“逸”雙聲疊韻，可通。^③

今本“亨”字，在殘本楚竹書《周易》中除《隨》卦上六爻辭作“𠂔”外，其餘均作“卿”。劉大鈞先生指出，今本“亨”字凡作“亨通”義解者，帛本作“亨”，竹書本作“卿”；今本作“享祀”義解者，帛本作“芳”，竹書本作“𠂔”。^④ “亨”字在《周易》卦爻辭中習見，注家一般釋作亨通，通順之意。而劉保貞先生認爲，作此解則很多卦爻辭解不通。他通過列表比較帛書與竹書本相應所作之字，指出亨除含有享獻（包括享祀和致貢）之義外，還有宴饗之義。注家訓亨爲通，乃是用引申義，其本義是指宴饗，即通過宴饗來溝通人與人、人與神之間的聯繫。元亨是指大宴饗，小亨是指小宴饗。關於“卿”字，劉保貞先生據楊寬先生“在金文中‘鄉’和‘卿’的寫法無區別，本是一字”的說法，

① 陳偉：《楚竹書〈周易〉文字試釋》。

② 濮茅左：《楚竹書〈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第 106、182 頁。

③ 何琳儀、程燕、房振三：《滄簡〈周易〉選釋（修訂）》。

④ 劉大鈞：《今、帛、竹書〈周易〉疑難卦爻辭及其今、古文辨析（一）》。

認為隸作“卿”不確切，當作“鄉”。竹書本用的是本字。鄉，即饗，宴饗義也。^①西山尚志先生通過諸本的比較研究，把楚竹書易的“𠂔”字解釋為“享”或“祭”，而楚竹書易中的“卿”應讀為“饗”，乃“鬼神接受供品”亦即“實現願望”的意思。^②

除了上述文字在考釋上有分歧，另外還有不少歧見，可以參看本書第四編《戰國楚竹書〈周易〉校注》。

三、關於楚竹書《周易》卦爻辭的解讀

文字考釋是文本解讀的基礎和前提。通過楚竹書易與其他出土易學文獻以及傳世易學文獻的比較研究，不但可以使我們看到不同時期的用字情況，準確理解卦爻辭，還能使我們通過文本的解讀發掘出《周易》在社會文化史、思想史等多方面的意義。

要能够因楚竹書《周易》的出土而對《周易》卦爻辭作出新的解讀，其前提條件之一是楚竹書《周易》這一新的版本提供了有價值的異文。所謂的新解，一般來講主要是從對異文的理解來展開的。而對異文的理解不能僅僅局限於不同版本的《周易》古文字音義形的對比上面，還必須結合傳世易學文獻，包括比較研究歷代易詮易注，從而獲得對《周易》卦爻辭更為準確的理解。因而，所謂的“新解”，並不是要因為有新的異文而刻意求新，而是由比較諸異文而使我們能够對卦爻辭作出更準確的理解。因為這種理解更準確，所以超出了傳統的理解，也就表現為“新”了。異文大體可分兩類，一是文字方面，二是文句方面。前者是狹義上的異文，後者是廣義上的異文。狹義上的“異文”即用“字”方面差異，是字字對應的，這類異文主要有通假字、通用字、古今字、異體字等情形。這類情形的異文非常多。廣義上的相異文句，主要有

① 劉保貞：《從今、帛、竹書對比解〈易經〉“亨”字》，《周易研究》2004年第6期。

② [日]西山尚志：《關於〈周易〉的“亨”字》，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7年1月13日。

字詞之有無、語序之異、句式之異等情形，這種情形的異文不算太多。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對狹義異文的理解上，而對於與作為句子的卦爻辭關係更密切更顯明的相異文句的研究則不够集中與系統。在本書中，筆者對由楚竹書《周易》帶來的卦爻辭上的相異文句的理解，作了比較集中與系統的研究，可以參看本書第六、七、八三章。成書具在，毋庸贅述。下面，我們主要來介紹一下其他學者通過對楚竹書《周易》的研究而對卦爻辭所作的新的解讀。

這裏首先要介紹的是蕭漢明先生的研究。到目前為止，他結合今本、帛本已經對楚竹書易的八個卦作了通解通釋。蕭師所解的這八個卦是：蠱、豐（豐）、參（豫）、欽（咸）、訟、啞（萃）、艮、師（師）。其中除師卦沒有正式發表，其他七卦都發表在有關期刊書籍或國際學術會議上。^① 蕭師解此八個卦，都是把它們放在當時的歷史思想環境中來解讀的，頗多新意，且具有系統性。如通過對豫、咸、萃、艮四卦的通解，他認為這四卦體現了我國傳統醫學思想的萌芽。具體而言，主要通過對卦名由“參”到“豫”的文字演進過程，指出參（豫）卦記載的是對疾病的治療。通過著重考察欽、針、咸之間的通假關係，指出欽（咸）卦記載的是西周時期的針石術，而不是針灸術。關於啞（萃）卦，啞，啞之古文，《說文》“啞，語相呵拒也”，為人受驚嚇後之狀，是精神狀態失常的一種表現，所以，啞（萃）卦記載的是有關精神性疾病的治療問題，啞（萃）卦著重強調的是人的精神因素與疾病的關係，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疾病，反映了中醫心理學的萌芽。通過比較楚竹書易中“艮”與“見”字的寫法，依高亨先生“艮即見之反

① 蕭漢明師這八個卦的發表情況如下：《周易研究》2006年第2期刊發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易經〉釋卦二則》解讀的是蠱豐二卦，《周易研究》2007年第6期刊發了《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周易〉豫、咸二卦》，郭齊勇師主編的《儒家文化研究》（第1輯）《新出楚簡研究專號》（三聯書店2007年）刊發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易經〉釋卦三則》解讀了訟、蠱、豐三卦。2006年6月，武漢“新出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蕭漢明師提交的會議論文是：《〈易經〉的醫學思想萌芽——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簡〈易經〉釋卦四則》，此文解讀的是豫、咸、萃、艮四卦。

文”之義，指出艮卦所敘為西周調氣養生術中的內視功法，行功時杜絕感官與外界接觸，使神內斂，附於目而內視，即以神與目共同觀照真氣在體內的運行。再如帛（師）卦。蕭師指出此卦乃西周早期軍事管理方面的史料，內容涉及到軍律、點將之禮儀、軍禮、軍訓，以及對待軍功的獎賞問題。其中楚竹書易帛（師）卦“舉殍”二字，進一步確證了帛書“與殍”之義，糾正了舊說之誤。這說明西周早期以前，無論春搜秋獮、行軍、作戰之時，軍中必定載有尸主，以祈禱戰事的順利、成功與勝利。至卦爻辭產生時期，這種做法已經受到懷疑，故爻辭云“師或舉殍，凶”，“弟子舉殍，貞凶”。又如對豐卦記載太陽黑斑現象的天文學價值的揭示，對訟卦所包含的西周法制狀況資料的揭示，對蠱卦所包含的早期倫理思想資料的發掘，等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下面再來看看廖名春先生的研究。在楚竹書《周易》的研究上，廖先生著重在對卦爻辭作出新的解讀上。根據出土簡帛易學的資料結合傳世易學文獻來新解易經六十四卦卦爻辭似乎是廖先生近年易學研究的一個主題。廖名春先生曾整理過帛書周易，在簡帛易學的研究上，有深厚的小學、考據、文獻以及經史的基礎。他對卦爻辭的解讀一般是從文字考釋出發，結合大量的易學文獻，認真辨析、推導和發掘易辭真義及其思想文化意義。簡帛易學的研究是一個涉及多學科的研究領域，作跨學科的研究很不容易，而廖名春先生是少數能作此種跨學科研究的學者之一。其研究成果亦頗豐。其治學的這一特點，正如其自述：“據我的經驗，一條龍似的綜合研究最能出成果。自己作釋文，擁有第一手材料，再據此進行史的研究，繫聯出一串串的問題，以新材料一一作解，往往能夠得出許多新結論，可以將新材料的優勢發揮到極致。如果局限於單學科的研究，只以狹隘的眼光去分析新材料，所得自然就少。我從武漢大學到吉林大學、清華大學，走的是從語言到歷史，從考據到義理的路子，自然會採用一條龍似的研究方法。”^① 關於楚竹書易卦爻辭，據筆者的瞭解，廖先生作出了新解的有蒙、需、訟、師、比、大

① 廖名春：《〈周易〉經傳與易學史新論》，齊魯書社2001年，第362頁。

有、謙、隨、无妄、咸、恆、遯、睽、大畜、頤、豫等十六卦之多，^①不少卦都作了全解。廖名春先生對楚竹書易卦爻辭的解讀頗多新意。例如關於需卦，他認為，楚竹書易是用與“需”音義相同的“孚”字，也就是“俟”字取代了“需”字。楚竹書易作“孚”而不作“需”，是取“孚”字本義“須待”。而“需”字的“須待”義不如“養”義清楚，故為楚竹書本所不取。又如關於大有卦六五爻辭“厥孚交如威如吉”，他通過結合帛書《周易》以及帛書《易傳·二三子》中的材料，指出此爻的意思是說其誠信像太陽一樣明亮，像父老一樣有威望，為人所信服，就會吉利。又如關於遯卦六二爻辭“戎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勑發”，他通過比較分析楚竹書本與帛書本、今本的文字，認為此爻辭當作：“繫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遂。”是說用黃牛皮繩捆綁起來，沒有誰受得了，還是趕快跑吧。雖然沒有用“遯”字，但主旨還是說“遯”，還是說要及時而“遯”。又如以“大”“自大”義解《豫》卦之“豫”。如據帛書《昭力》所引釋的“闡輿之衛”，認為爻辭“閑輿衛”的意思即以“偃武修文”的辦法來“衛國”。他指出“以這種‘偃武’的辦法來‘衛國’，昭力先生認為是‘上政’，這是正統的儒家思想”。^②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帛書易傳對易經的解讀所

① 廖名春先生解讀楚竹書易卦爻辭的論文發表情況如下：《上海博物館藏楚簡〈周易〉管窺》（《周易研究》2000年第3期）初步解讀了豫卦和大畜卦各一支簡的內容；《楚簡〈周易〉校釋記（一）》（《周易研究》2004年第3期）解讀了蒙、需、訟、師、比、大有、謙七卦；《楚簡〈周易〉校釋記（二）》（《周易研究》2004年第5期）解讀了隨、无妄、咸、恆四卦。此外還有《楚簡〈周易〉遯卦六二爻辭新釋》（《周易研究》2005年第4期）；《楚簡〈周易〉睽卦新釋》（《周易研究》2006年第4期）；《楚簡〈周易·大畜〉卦再釋》（孔子2000網（<http://www.confucius2000.com/>）清華大學簡帛研究專欄2004年4月16日）；《楚簡〈周易·頤〉卦試釋》（孔子2000網（<http://www.confucius2000.com/>）清華大學簡帛研究專欄2004年4月16日）；《楚簡〈周易·豫〉卦再釋》（孔子2000網（<http://www.confucius2000.com/>）清華簡帛研究2004年5月8日）等。

② 廖名春：《上海博物館藏楚簡〈周易〉管窺》，《周易研究》2000年第3期。

包含的時代思想資訊，可以尋繹出儒家思想的淵源。廖名春先生對卦爻辭的解讀主要是以對文字的精細考辨和對易注的認真比較支撐起來的。其間頗多新見，糾正了不少傳統的錯誤說法。

另外還有一些學者對楚竹書易卦爻辭的解讀作了很有價值的研究。鄭萬耕先生通過比較竹書本、帛書本與今本的文字，結合傳統文獻的相互印證，對十餘則爻辭的解讀作了精細的考辨。指出了前人的一些誤注誤解，對於逐步接近《周易》古本的本義大有助益。其《〈周易〉釋讀八則——以楚竹書為參照》（《周易研究》2005年2期）一文考辨了隨卦上六爻辭、大畜卦六五爻辭、大畜卦上九爻辭、遯卦初六爻辭、蹇卦之蹇、夬卦上六爻辭、姤卦九四爻辭、旅卦六二爻辭。其《楚簡〈周易〉釋讀六則》（《中國歷史文物》2005年2期）一文考辨了豫卦九四的“猷弇”與“望欲壘”、无妄卦六二的“不畜之”、蹇卦六二的“非今之古”、井卦九二的“佳襦褸”、漸卦初六的“鳴漸於齔”以及渙卦六四的“非台所思”等六則爻辭。吳辛丑（新楚）先生著重從語言語法的角度對楚竹書易的一些卦爻辭作了很有新意的解讀和研究。如大畜卦“不家而食”，今帛本均作“不家食”。吳辛丑先生認為“而”字非衍文，它是一個把隱性語法關係變為顯性語法關係的重要虛詞，突顯了“家”與“食”的承接關係，而不是偏正關係。他讀“家”為“稼”。簡文“不家而食”意指不耕而食。^①吳先生從語言語法的角度出發的這一研究方法與思路，應該作為解讀卦爻辭的一種基本方法與思路加以應用。不瞭解當時實際的語言狀況就不可能真正瞭解當時的思想。

劉大鈞先生曾利用帛書的材料對許多疑難卦爻辭作了系統的頗具學術價值的考辨，這一成果收在他已多次修訂再版的《周易概論》一書中。雖然他沒有像利用帛書易來解讀辨析易經疑難卦爻辭那樣系統地利用楚竹書易的材料來解讀辨析卦爻辭，但他在

^① 吳新楚：《楚簡〈周易〉“不家而食”新解》，《周易研究》2004年第6期。吳辛丑《楚簡〈周易〉“而”字非衍文補證》，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8月1日。

《今帛竹書〈周易〉綜考》一書中的《今帛竹書〈周易〉古經文字考》中，在考辨《周易》文本用字的今古文字的同時，也對某些卦爻辭的解讀作了十分簡明而精準的新解新釋。上文“文字考釋”部分就介紹了一些劉大鈞先生的創見。劉大鈞先生對出土易文本的異文以及疑難卦爻辭的解讀是持十分謹慎的態度的。他說：“竹書本及帛本卦爻辭及傳文，其與今本卦爻辭在文字上的不同，究竟是字殊義同，還是字殊義異，因為尚未完成對帛本《繫辭》及帛本《易傳》其他各篇全文的考證和辨析，因而對一些疑難卦爻辭尚不敢妄作結論，待再用幾年時間完成對帛本《易傳》諸篇及竹書全文的考辨後，或許對於這些問題會有進一步新的認識。”^①劉先生此語體現了十分嚴謹的學術態度。卦爻辭解讀不易，若不作相應的築基工夫，其新解的學術價值將不能保證。因而劉先生這種嚴謹的學術態度應該作為解讀卦爻辭所應具備的一個基本的態度。

四、楚竹書《周易》特殊符號以及卦序問題

楚竹書《周易》首次出現了一組紅黑符號。這是楚竹書易與其他版本的《周易》最為顯在的不同之處。楚竹書易每卦出現兩個特殊符號，一在卦名之後，是為“首符”，一在每卦卦爻辭最後一個字之後，是為“尾符”。“尾符”之後不再接續下一卦的文字內容。這組特殊符號的形色構成與排布都具有一定的規律性。與楚竹書易的卦序有一定的關係。我們擬從下述四個方面來綜述對此問題的研究情況。

（一）特殊符號的種類問題

關於特殊符號的種類問題本不應該有什麼爭議，楚竹書易的竹簡上畫著的是什麼樣子就是什麼種類。但由於楚竹書易年代久遠，經水土腐蝕使得特殊符號的形色模糊，有的符號實難辨認。於是，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對某些特殊符號的類型有了新的認定。於是也就產生了特殊符號的種類問題。

^① 劉大鈞：《今帛竹書〈周易〉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第 9 頁。

據戰國楚竹書《周易》的整理者濮茅左先生的介紹，楚竹書易出現的特殊符號是六種紅黑符號，符號形式可以用文字表述為：紅塊、黑塊、紅口套小黑塊、黑口套小紅塊、紅塊中疊小黑口、黑口。① 李尚信先生比照圖版對頤和小過的標符有重新認定，他懷疑頤卦的首符很可能是“紅色大塊中疊以黑色小塊”，其尾符亦可能是這個符號，只是其紅色的大塊已色褪。而小過卦的尾符也可能不是“黑口套小紅塊”，而是“紅塊內疊小黑口”。於是李先生認為有七種特殊符號，多出的一種是紅色大塊中疊以黑色小塊一符。② 楚竹書易的最初整理者之一李零先生對特殊符號的認定也不同，比如頤卦尾符，濮先生認定為黑塊，李先生則認定為“左上出頭的黑色條塊”。對照圖版的實際情形，李先生的描述是比較準確的。濮先生忽略“左上出頭”這一情形，可能是出於抄手圖寫習慣方面的考慮，而不認為是特殊符號的類型之異。李零先生對其他符號的認定亦有不同。在李先生的認定中沒有半框形，都是全框形。③ 房振三先生認定的特殊符號有八種：紅塊、黑塊、紅口中套小黑塊、黑口中套小紅塊、紅塊中疊小黑口、黑口、紅塊中疊小黑塊、黑口內紅塊填實。④ 最後兩種是與濮先生的認定不同的，“紅塊中疊小黑塊”一符與李尚信先生的認定相同。筆者對特殊符號亦有自己的認定，共有八種：紅塊、黑塊、紅塊上疊一黑塊、黑塊上疊一紅塊、紅口內置小黑塊、黑口內置小紅塊、紅塊上疊一小黑口、黑口。其類型大體與房振三先生同。主要不同的是有一種符號我認定為“黑塊上疊一紅塊”，他認定為“黑口內紅塊填實”。此外，某些卦的特殊符號該是哪一種，筆者都有特殊的認定。此認定詳細過程與理由可參本書第四章。

① 濮茅左先生認定的特殊符號的直觀形式，參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序》，第134頁。

② 李尚信先生對某些特殊符號的認定過程，參李尚信《楚竹書〈周易〉中的特殊符號與卦序問題》，《周易研究》2004年第3期。

③ 李零先生對特殊符號形式之認定，參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

④ 房振三：《竹書〈周易〉彩色符號初探》，《周易研究》2005年第4期。

日本學者近藤浩之先生對特殊符號的認定尤為特異。他認為特殊符號有內中外三層結構，其種類共有九種。“內紅中紅外紅、內黑中黑外黑、內黑中空外空、內空中黑外空、內紅中黑外黑、內黑中紅外紅、內黑中空外紅、內紅中空外黑、內紅中黑外紅。”^①這一認定似乎太複雜了。有些符號的差異可能是由抄手習慣造成的，而不必是特殊符號的類型之異。對此，筆者有討論，請參本書第四章。李尚信先生也對近藤浩之先生的這種特殊符號分析提出了批評，指出這種將特殊符號分為內外三層的做法“不符合紅黑符號的自然結構”，其所排列的、特殊符號和卦序“出現了解釋的隨意性”。^②

（二）特殊符號的意義問題

關於特殊符號的意義問題，學者們有不同角度的論述。首先表現在特殊符號與卦序的關係問題。濮茅左先生非常重視楚竹書《周易》所出現的這一組紅黑符號的意義，並由此認為楚竹書《周易》中可能“存在另一種卦序”。^③意思就是說，對易卦卦序的排列是特殊符號被標示於竹簡上的意義之一。但特殊符號具有類聚特徵的標示並不一定表示存在另一種卦序。大多數學者都認為楚竹書易的卦序與今本《周易》的卦序應該是一致的。夏含夷先生發現依今本卦序對楚竹書《周易》所作的編排，其相鄰簡的殘斷部位往往相同，這表明楚竹書《周易》的卦序與今本卦序極可能相同。^④何澤恆先生認為難以斷定楚竹書《周易》的卦序與今本卦序不同。他指出，濮先生所謂楚竹書《周易》別有一種不同於今本的卦序之前提有三，“非覆即變”、“陰陽轉化”、“諸簡一體”，然而，這三項條件都不無可商之處，所以據現存於竹簡的符號而

① [日] 近藤浩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周易〉的“首符”與“尾符”》，曹峰譯，《周易研究》2006年第6期。

② 李尚信：《卦序與解卦理路》，巴蜀書社2008年，第128頁。

③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第260頁。

④ 夏含夷：《試論上博〈周易〉的卦序》，載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第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7-105頁。

言，尚難推定簡本易有一種與今本易不同的卦序。^①

有學者認為特殊符號的意義只不過是便於翻檢而無其他深意。如姜廣輝先生認為整理者“可能把這些特殊符號的意義複雜化了”，^②他指出我們不必將這些特殊符號看作原始《周易》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它們並不是《周易》原有的，而是筮者為了便於翻檢加上去的。不少學者都認為若僅僅只有這一個意義，那麼沒有用這麼一套複雜的符號來表示的必要。

其次，特殊符號表示的陰陽意義問題。濮茅左先生認為“楚竹書《周易》中的紅黑符號的變化，與《周易》的陰陽變化理論遙相呼應，彼此印證。紅塊代表陽盛，黑塊代表陰盛”。^③謝金良先生對楚竹書易特殊符號提出了不少值得思考的很有價值的問題，如特殊符號是否代表陰陽以及如何與先秦時期的陰陽關係發生聯繫等問題。^④特殊符號以紅代表陽，黑代表陰，獲得了大多數學者的認同。關於先秦時期有以紅代表陽，以黑代表陰這一觀念，筆者有論證，可參本書第四章。進一步具體到特殊符號反映了何種陰陽觀念卻有不同的意見。濮茅左先生認為楚竹書易特殊符號的排列順序所表示的陰陽觀念是：從紅塊符表示的紅陽盛到紅陽盛極而反黑陰來，即紅陽中產生了黑陰，再到黑陰漸盛而極成黑塊形符，再到黑陰往而紅陽來，再到紅陽漸盛至極，“完成了一個由陽轉陰、由陰轉陽的過程”。^⑤李尚信先生指出濮先生所說的陰陽變化理論是通過搬動下經標有“紅仁套小黑塊”的蹇至井卦實現的，而這會造成上下篇的不對稱，因而對其陰陽變化理論也是值得懷疑的。李尚

① 何澤恆：《論上博楚竹書〈周易〉的易學符號與卦序》，臺灣大學中文系主辦《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臺北 2007 年 11 月 10-12 日，第 43-62 頁。

② 姜廣輝：《上博藏楚竹書〈周易〉中特殊符號的意義》，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 年 5 月 16 日。

③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第 259 頁。

④ 謝金良：《上博楚竹書〈周易〉研究管窺》，劉大鈞主編《簡帛考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

⑤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第 259 頁。

信先生通過對某些特殊符號的重新認定與排布，認為上篇是從陽到陰到陰陽的和合，下篇是從陰到陽再到陰然後達到陰陽的最後和合。上篇意味著天道演化的三個階段，而下篇則表示人類演化的四個階段。表明“陽三陰四”（《乾鑿度》）的觀念先秦已有。李先生進一步指出，如果這種分析成立，那麼楚竹書《周易》的特殊符號，是通過運用今本卦序對宇宙天地、萬物與人類的演化與發展所作的表述。我們將發現“一種前所未見的在陰陽學說統攝下的包含‘三段論’‘四段論’以至‘七段論’為一體的豐富、系統而又獨特的事物發展階段論”。^① 李尚信先生所謂的“從陽到陰”與濮茅左先生所謂的“由陽轉陰”是不同的，前者的符號排列是先紅塊符然後黑塊符，而後者在紅塊符與黑塊符之間插入了一個紅黑之間的過渡符。筆者認為，濮先生指示的這個陰陽觀念與當時的陰陽觀念是不相符的。關於特殊符號的排布與當時陰陽觀念的符合問題，筆者有比較詳細的討論，請參本書第四章。而李尚信先生所謂的“陽三陰四”觀念問題，筆者認為很有啟發，但李先生言之不詳，關於其確切的意義亦未論及。筆者對此觀念亦有專門論述，請參本書第五章第一節。此處不贅。

再次，首符與尾符所處位置的意義問題。

整理者濮茅左先生曾說，每卦尾符後作留白處理而不再接續寫下一卦的內容，是為了表示“每個別卦的獨立性”。^② 而實際上首符與尾符的位置絕對不僅是這個意義。王振復先生指出，首符與尾符“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意義重大的”。^③ 我們同意這一看法。只是王先生所謂的首尾符的意義問題，似乎是指特殊符號的排列原則問題。我們在這裏對特殊符號的意義問題與排列原則問題作了區分，專指它對於個體卦的意義而不涉及其對易卦的排列。前面兩方面的意義都與易卦的排列有關。

① 李尚信：《楚竹書〈周易〉中的特殊符號與卦序問題》。

②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第134頁。

③ 王振復：《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周易〉初析》，《周易研究》2005年第1期。

日本學者近藤浩之先生指出，特殊符號的位置，“正反映出這樣一種認識或意識，即一個卦是由‘卦畫、卦名’和‘卦辭、爻辭’兩個部分構成的。這是不該輕視的。……‘首符’的目的，是爲了區別卦辭和卦名……‘尾符’起到墨丁的最一般的作用，表示段落的終結。楚竹書《周易》的場合，‘尾符’在表示一卦內容之終結的同時，依據二色三層構造的圖案，來表示那個卦所屬之宮”^①。關於“尾符”與“所屬之宮”的問題，涉及近藤浩之先生所討論的楚竹書易的卦序分區問題，詳下文。關於首尾符對個體卦的意義問題，筆者認爲它所體現的是一種“卦（名）意識”以及它所透露出的構成完整一卦的要素和諸要素的產生先後等問題。對此筆者有詳細的論證，請參本書第四章。

此外，關於特殊符號的意義問題，謝向榮先生認爲楚竹書易特殊符號有一種統合意義，它“在卦序、易象、易圖、義理等各方面的內容上亦有著相當的一致性，並於其間起著一定的聯繫作用”。^② 其詳細的分析值得參考。

（三）特殊符號的標識原則問題

濮茅左先生指出楚竹書《周易》符號對卦名的分類體現了“二二相偶，對立與統一”的原則，^③ 即兩個對應的相反卦具有統一的符號。此原則實即“二二相耦，非覆即變”。此外還有“同卦同符”是其常，“同卦異符”是過渡卦等原則。這些原則的確可以解釋特殊符號某些標識與排序問題，但還很不够，很多現象都無法解釋。而且“對立與統一”這一原則的提法也值得重新思考，如王振復先生就懷疑“這裏所謂‘對立統一’之如此成熟的辯證法思想，是否爲楚竹書《周易》所本具，值得商榷”。^④ 李尚信先生對特殊符號的標識原則的研究更爲細緻和具體，這些原則有“互

① [日] 近藤浩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周易〉的“首符”與“尾符”》。

② 謝向榮：《試論楚竹書〈周易〉紅黑符號對卦序與象數的統合意義》，《周易研究》2005年第4期。

③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第256頁。

④ 王振復：《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周易〉初析》。

爲反易的兩卦當有相同的特殊符號”、“不易卦的互錯之兩卦亦有相同的特殊符號”、“互覆卦與其錯卦具有不同特殊符號，不易卦與其對易卦具有不同特殊符號”等。^①李先生所謂的“對易”，是指一個六爻卦的上（下）卦與另一個六爻卦的下（上）卦平移相重，構成新的六爻卦的一種成卦方式。這顯然比濮先生只發現反易卦有同符的原則更爲完善。但是通過綜合考察，關於戰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的標識原則顯然還可以進一步細緻化和嚴密化。通過仔細觀察、辨別、比較，綜合諸家之說，筆者得到了戰國楚竹書易特殊符號的八條標識原則。可分爲同符的原則和異符的原則兩類。同符（自身同符與相偶同符）的原則又包含有三條：一是同卦同符原則，二是相綜之兩卦同符，三是相錯之相偶兩卦同符原則。異符（自身異符、對對異符與非偶異符）的原則有五條：一是特別過渡卦首尾異符原則，二是相綜而不相錯之兩卦與它們的錯卦異符原則，三是無相綜而只相錯之兩卦與它們的對易卦異符原則，四是既相綜且相錯之兩卦與它們的對易卦異符原則，五是相錯而非相偶之兩卦異符原則。關於此套原則的得來與說明以及如何由這些原則推知缺失特殊符號的類型問題，請詳參本書第四章。

日本學者近藤浩之先生基於他的楚竹書易分九宮說，認爲“二二相耦，非覆即變”的原則並不適用於特殊符號的標識。尾符表示那個卦所屬之宮，而“同卦異類符號”的卦反映著宮的順序。^②姜廣輝先生並不認爲特殊符號的標識有那麼複雜的原則和道理，只不過可能遵循了大體均分和照顧特殊等原則。^③

（四）楚竹書易的卦序以及分區問題

上文已提到大多數學者還是認爲楚竹書易的卦序與今本易卦序是相同的，也有少數學者認爲有不同的卦序。楚竹書易的卦序由於特殊符號的標識而產生了與一般意義上的卦序相比不同的一個內

① 李尚信：《楚竹書〈周易〉中的特殊符號與卦序問題》。

② [日]近藤浩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周易〉的“首符”與“尾符”》。

③ 姜廣輝：《上博藏楚竹書〈周易〉中特殊符號的意義》。

容，即易卦的分區問題。

先來看楚竹書易有不同卦序的主張。這一主張必然帶來分區以及分區之間的順序排列問題。濮茅左先生根據楚竹書易中僅僅在《大畜》卦的尾符與《咸》卦的首符出現兩次的符號“匚”，推測“匚”可能是《周易》分上下兩部分的分界符，並根據紅黑符號所表示的陰陽往來變化對楚竹書《周易》的卦序排定為：匚上卦（用相應的今本卦名）有：蒙需訟師比，蹇解夬姤萃困井，頤大有謙豫隨盅復无妄大畜。匚下卦有：咸恆遯睽革艮漸豐旅小過，渙既濟未濟。據此我們可以看到，其與今本卦的區別有兩點：第一，從《蹇》到《井》七卦，今本屬下經，在這裏被挪到了上部分。第二，《頤》卦在今本接《大畜》後，在這裏被挪到了《大有》前，是標有與《大有》同類符號的首卦。而日本學者近藤浩之先生根據自己對特殊符號之有九種類型的認定，認為楚竹書易並非按今本“二二相耦，非覆即變”的原則來排列，而是將六十四卦三十六卦畫（卦體）分為九宮，每宮四卦畫（卦體），因而也就沒有分上下篇了。^①其實按卦體分區亦與今本卦序有十分密切的關係，而“二二相耦，非覆即變”的原則也應該是六十四卦可概括為三十六卦體的原則。

再來看看楚竹書易與今本卦序一致這一主張。在這一主張下談楚竹書易的卦序，就只有分區方面的不同了。姜廣輝先生認為楚竹書《周易》用五種特殊符號（匚符作分篇用）將六十四卦分成了七個“卦區”：上經三，下經四。第一段 1-12 卦即乾至否；第二段 13-26 卦即同人至大畜共 14 卦；第三段 27-30 卦即頤至離共 4 卦。上經畢。下經第一段 31-38 卦即咸至睽共 8 卦；第二段 39-48 卦即蹇至井共 10 卦；第三段 49-56 卦即革至旅共 8 卦；第四段 57-64 卦即巽至未濟共 8 卦。姜先生指出：下經前三段首尾完具，可作為進一步研究的標準段；因《大畜》卦可能是下經的末卦，因此上經三段的前後順序排列可能與今本不同；上經第三段與下經第四段都

^① [日] 近藤浩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周易〉的“首符”與“尾符”》。

是僅據少數卦所標符號推論其他多數卦也標有同類符號，證據頗嫌不足。李尚信先生也認為上經分三段，下經分四段。但分區的位置與姜先生不同。上經第一段乾至履，第二段泰至大畜，第三段頤至離；下經第一段咸至睽，第二段蹇至井，第三段革至旅，第四段巽至未濟。^① 謝向榮先生的分區也是上經三段下經四段。上經第一段乾至否，第二段同人至大畜，第三段頤至離；下經第一段咸至睽，第二段蹇至井，第三段革至兌，第四段渙至未濟。^② 房振三先生以乾坤坎離四正卦為四個特殊卦，因而應該獨立為上經首尾兩個卦區，中間以否卦與同人卦之間為界分為兩區，所以上經為四個卦區；下經咸至睽為第一段，蹇至井為第二段，革至旅為第三段，巽至節為第四段，最後四卦中孚與小過標符同下經第三段，既未濟標符同下經第四段。^③

筆者基於自己對特殊符號的認定以及對特殊符號標識原則的揭示，也對楚竹書易有一種分區。請參本書第四章第二節。此外，分區的不同主要體現在對每區的起訖卦有不同的推定。每區的起訖卦可能與卦序的骨構有關。而且對同一種六十四卦編次作不同的分區體現了不同的卦序觀念。對這些問題的詳細討論，請參本書第五章第二、三節。

五、楚竹書《周易》的版本及其他相關問題

楚竹書《周易》為我們提供了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的《周易》版本，它不但涉及版本問題，還涉及易學史上其他問題，如爻題問題、卦畫問題等。

（一）版本問題

1. 楚竹書易的抄本問題

① 李尚信：《楚竹書〈周易〉中的特殊符號與卦序問題》。

② 謝向榮：《試論楚竹書〈周易〉紅黑符號對卦序與象數的統合意義》。

③ 房振三：《楚竹書周易彩色符號研究》，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5月，第113頁。

楚竹書《周易》整理者濮茅左先生指出，《周易》簡“書體謹嚴工整，大小一致”。^①其實我們若是細緻鑒賞起來，會發現戰國楚竹書易的書法風格並不完全一致。有工整的，有欠工整的。整理者指出第五十四簡補了漏字，表明戰國楚竹書易抄手的認真，而這支簡正是屬於書寫工整一類。而書寫欠工整一類簡明顯有漏書特殊符號或書寫特殊符號時非常草率的情形。這裏就涉及楚竹書易的抄本問題。房振三先生根據楚竹書易有兩類簡這一特點，認為戰國楚竹書易是由兩個不同抄本拼合而成。^②而筆者從戰國楚竹書易的文字書法風格與特殊符號的圖寫情形兩方面分析，認為戰國楚竹書易應該是一個補抄本。其詳細論證請參本書第三章。

2. 楚竹書易的版本價值問題

《晉書·束皙傳》記載了晉時出土的汲冢戰國《易》經“與《周易》上、下經同”，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也說汲冢“《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可見，戰國時的《周易》文本與今本《周易》的內容是大體一致的。因而戰國楚竹書易與今本內容大體相同亦應在預料之中。但畢竟它是目前所見最早的《周易》文本，不能不考慮其版本上的價值問題。楚竹書《周易》無疑將使我們對某些卦爻辭的理解更加深入，無疑有助於我們瞭解先秦易的原貌。但此一版本的《周易》從總體上對其他版本的《周易》有多大的衝擊呢？林忠軍先生撰有專文談《周易》版本價值問題。他認為，“戰國楚簡與今本《周易》無論是卦符、卦名，還是卦爻辭，整體內容和文辭意義都沒有很大的差別”，他主要通過考察今本《周易》的版本之源，比較今本和楚簡本的用字異同，認為“今本仍然是《周易》各種版本中最重要的版本，今本整體上優勝於戰國本和其他本，其權威性並沒有因為近幾年許多《周易》文本的出土而削弱和動搖”。^③他著重例舉了今本《頤》卦六二爻辭

①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第133頁。

② 房振三：《竹書〈周易〉彩色符號初探》。

③ 林忠軍：《從戰國楚簡看通行〈周易〉版本的價值》，《周易研究》2004年第3期。

作“顛頤”，無“曰”字，而戰國簡本、帛本都有“曰”字。他認為今本未必是逸“曰”字，而是在版本流傳過程中，由於不符合周易卦爻辭體例而被整理者“有意刪去”。^①因為“曰”字是吸收卜辭、歸藏文辭時的遺存，刪去“曰”字更順暢和規範。謝金良先生認為今本《周易》最完整，且經過了至少兩千多年的流傳與考驗，因而他同意林忠軍先生認為今本在整體上優於他本，仍是最權威版本的看法。^②

（二）爻題問題

楚竹書《周易》以“九”、“六”為爻題，表明先秦已有“九六”之名，直接證偽了所謂“九六”爻題“皆為漢人所加”的說法。這一點學者都有指出。但這並沒有證明春秋時有“九六”之稱，而只能證明戰國時有此稱，我們也不能據此認為“九六”之稱始於此時。“爻題”一名最初由高亨先生提出，王新春先生則對此名作了進一步的界定，他把《左》、《國》中記載的“某卦之某爻”的以卦名為主體的稱爻方式，名之為“文字式爻題”；而將後來以九六為主體的稱爻方式，名之為“數字式爻題”。^③他推斷“數字式爻題”出現的年代“在戰國中期，乃至更早”。^④關於數字式爻題之源的問題，王先生指出數字式爻題導源於“大衍筮法”已是學界共識，他認為數字式爻題忠實地接續了文字式爻題時期的以爻示變、筮占尚變之原則。他進而發掘了數字式爻題所含蘊的“流變互通”的深層意涵。

（三）卦畫問題

廖名春先生認為簡書陰爻作“八”，“是抄手為避免陰爻中間斷開的部分墨水模糊連成直綫以致與陽爻相混而採取的變通辦法”，^⑤並不一定與數字卦有關。這一點李學勤先生早在其《周易

① 林忠軍：《從戰國楚簡看通行〈周易〉版本的價值》。

② 謝金良：《上博楚竹書〈周易〉研究管窺》。

③ 王新春：《哲學視域中戰國楚竹書〈周易〉的文獻價值》，《周易研究》2004年第5期。

④ 王新春：《哲學視域中戰國楚竹書〈周易〉的文獻價值》。

⑤ 廖名春：《楚簡〈周易·頤〉卦試釋》。

《經傳溯源》一書中點明，學者們似已有共識。但這也並不能推翻張政烺先生據殷周考古資料所提出的“數字卦”說。數字卦和符號卦的關係問題依然值得研究。王新春先生認為，“符號化的卦爻畫形式在《周易》古經於西周時期誕生的同時實際即必業已存在！……而張政烺先生所釋讀的數字卦，則只會在具體卜筮操作中出現，它們當分別是當時具體筮占所得數字尚未予以向陰陽爻轉換的原始記錄”^①。王先生還指出，“楚竹書《周易》的卦畫，其上下兩經卦間皆留有明顯的間隙，一覽便可清晰分辨出構成別卦的是哪兩個經卦。……可見，至少在楚竹書《周易》抄寫的時代乃至其前，即已確立了構成別卦的兩個經卦既為兩個相對獨立之單元、又二而實一、一體無隔的理念”^②。

此外，楚竹書《周易》涉及的有關卦名出現年代問題、本經作年等問題，廖名春先生在其《上海博物館藏楚簡〈周易〉管窺》一文中都有談到。

綜上所述，目前對於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周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考釋上，這是最為基礎的工作。還有學者利用楚竹書《周易》的文字來解決以前尚未解決的其他古文字的認讀問題，或糾正以前的釋讀錯誤。因此，其古文字學上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相比較而言，由於楚竹書《周易》殘缺過半以及特殊符號的形色模糊，使得特殊符號以及卦序的研究總帶著推測的性質，而難以有進一步的深入。而其他如版本問題、爻題問題以及卦畫問題，亦難以有進一步的深入。筆者認為，關於楚竹書易的研究還有很大深入空間的領域在於卦爻辭的解讀。尤其是通過比較各種《周易》版本的用字用詞，來發掘不同的《周易》版本所反映的不同時代的社會文化狀況和思想意義仍可以向縱深發展。這需要對多種出土易學材料有精深研究，需要作跨學科的研究。解讀《周易》卦爻辭及其思想文化內涵仍然是一件具體而微

① 王新春：《哲學視域中戰國楚竹書〈周易〉的文獻價值》。

② 王新春：《哲學視域中戰國楚竹書〈周易〉的文獻價值》。

又十分艱巨的任務。

（說明：本文近一半篇幅的內容已發表於《周易研究》2005年第2期，題為《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周易〉研究綜述》。這裏刪去了其中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以及竹書易的介紹這部分內容，這部分內容可參考本書第一章。另外增加了對2005年之後的研究情況的綜述。）

附錄二：

四種版本《易經》異文對勘

【說明】本對勘以今本（即今通行本）為底本，其他三種版本的《易經》分別為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本（簡稱帛書本或帛本）、安徽阜陽雙古堆漢墓竹簡本（簡稱阜陽本）以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本（簡稱楚竹書本或竹書本、竹本）。所採版本的具體情況及符號的表示意義等相關問題說明如下：

（1）今本採孔穎達《周易正義》本，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

（2）b1表示帛書文物本。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釋文》，《文物》，1984年第3期。

（3）b2表示帛書廖本。廖名春：《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釋文》，顧廷龍主編《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易類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4）f表示阜陽本。韓自強：《阜陽漢簡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5）z表示竹書本。濮茅左：《楚竹書〈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6）b表示釋字相同的帛書文物本和帛書廖本。

（7）“b [之]”表示b本此處無“之”字。“b 之”表示b本此處多一“之”字。“b 得黃金/愚毒”，表示底本辭句“得黃金”，b本此處作“愚毒”。

（8）□表示某本此處缺字。

（9）人〈入〉，表示原本作“人”是錯字，當改正作“人”字。

(10) 每卦標題由製表者所標的卦名一律用今通行本卦名用字。

一、乾卦

乾 (b 鍵, f□, z□), 元亨 (b 享, f□, z□) 利貞。

初九, 潛 (b1 浸, b2 滯, f□, z□) 龍勿用。

九二, 見龍在田, 利見大人。

九三, 君子終日乾乾 (b 鍵鍵, f□□, z□□), 夕惕 (b1 泥, b2 沂, f□, z□) 若厲, 无咎。

九四, 或躍 (b 鱗, f□, z□) 在淵 (b2 瀟, f□, z□), 无咎。

九五, 飛 (b 罪, f□, z□) 龍在天, 利見大人。

上九, 亢 (b 抗, f□, z□) 龍有悔 (b2 愆, f□, z□)。

用 (b 迴, f□, z□) 九, 見羣龍无首, 吉。

二、坤卦

坤 (b 川, f□, z□), 元亨, 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 先迷後得, 主利。西南得朋 (b 朋, f 備, z□), 東北喪 (b 亡, f□, z□) 朋。安貞吉。

初六, 履 (b 禮, f□, z□) 霜, 堅冰至。

六二, 直方大, 不習无不利。

六三, 含 (b 合, f□, z□) 章可貞, 或從王事, 无成有終。

六四, 括囊, 无咎无譽。

六五, 黃裳 (b 常, f□, z□) 元吉。

上 (b 尚, f 上, z□) 六, 龍 (b 龍, f 蟄, z□) 戰于野, 其 (b2 汙, f 其, z□) 血玄黃。

用 (b 迴, f□, z□) 六, 利永貞。

三、屯卦

屯, 元亨, 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 (b 律 〈建〉, f□, z□) 侯 (b 侯, f□, z□)。

初九，磐（b 半，f 般，z□）桓（b 遠，f□，z□），利居貞，利建侯（b 侯，f□，z□）。

六二，屯如遭（b 壇，f□，z□）如，乘馬班（b 煩，f□，z□）如，匪（b 非，f□，z□）寇婚（b 閩，f□，z□）媾（b 厚，f□，z□）。女子貞不字，十年乃（b 乃，f 迺，z□）字。

六三，即（b 即，f 爨，z□）鹿无（b 毋，f 毋，z□）虞（b 華，f 吳，z□），惟（b 唯，f 惟，z□）入（b 人〈入〉，f 入，z□）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b 𠄎，f 吝，z□）。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b 閩，f□，z□）媾（b 厚，f□，z□），往吉，无不利。

九五，屯（b 屯，f 肫，z□）其（b2 元，f 其，z□）膏，小貞吉，大貞凶（b 凶，f 兇，z□）。

上（b 尚，f□，z□）六，乘馬班（b 煩，f□，z□）如，泣（b 汲，f□，z□）血漣（b 連，f□，z□）如。

四、蒙卦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b 吉，f□，z□），再三（b 參，f 三，z□）瀆（b 擯，f 價，z□），瀆（b 擯，f 價，z□）則（b 即，f 則，z□）不告（b 吉，f□，z□）。利貞。

初六，發（b 廢，f□，z□）蒙，利用刑（b2 荆，f□，z□）人，用說桎梏，以（b 已，f□，z□）往吝（b 閔，f□，z□）。

九二，包（b 庖，f□，z□）蒙吉，納（b 入，f 老，z□）婦吉，子克家。

六三（b 三，f 三，z 晶），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b 有，f 有，z 又）躬（b1 躬，b2 窺，f 躬，z 躬），无（b 无，f 无，z 亡）攸（b 攸，f 𠄎，z 𠄎）利。

六四，困蒙（b 蒙，f□，z 龍），吝（b 閔，f□，z 吝）。

六五，童（b 童，f□，z 僮）蒙（b 蒙，f□，z 龍），吉。

上九，擊（b□，f□，z 𠄎）蒙（b□，f□，z 龍），不利爲寇（b□，f□，z 寇），利禦（b 所，f□，z 迎）寇（b 寇，f□，z 寇）。

五、需卦

需（b 襦，f□，z 孺），有（b 有，f□，z 又）孚（b 復，f□，z 孚），光亨（b 亨，f□，z 卿），貞吉。利涉大川。

初九，需（b 襦，f□，z 孺）于郊（b 茭，f□，z 蒿），利用恆（b 恆，f□，z 殳），无（b 无，f□，z 亡）咎。

九二，需（b 襦，f□，z 孺）于沙（b 沙，f□，z 壩），小（b 少，f 小，z 少）有（b 有，f 有，z 又）言，終（b 冬，f□，z 冬）吉。

九三（b 三，f□，z 晶），需（b 襦，f□，z 孺）于泥（b 泥，f□，z 圯），致（b 致，f□，z 至）寇（b 寇，f□，z 寇）至。

六四，需（b 襦，f□，z 需）于血，出自穴。

九（b 六〈九〉）五，需（b 襦，f□，z□）于酒食，貞吉。

上（b 尚，f□，z□）六，入（b 人〈入〉，f□，z□）于穴，有不速（b 楚，f□，z□）之（b [之]，f□，z□）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六、訟卦

訟，有（b 有，f□，z 又）孚（b 復，f□，z 孚），窒（b 洫，f□，z 慙）惕（b 寧，f□，z 慙），中（b 克〈中〉，f□，z 中）吉，終（b 冬，f□，z 冬）凶（b 兇，f□，z 凶）。利（b 用，f□，z 用）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初六，不永（b 永，f□，z 出）所（b 所，f□，z 迎）事，小（b 少，f□，z 少）有（b 有，f□，z 又）言，終（b 冬，f□，z 冬）吉。

九二，不克訟，歸（b 歸，f□，z 遯）而（b 而，f□，z [而]）逋（b 逋，f□，z 肤），其（b 丌，f□，z 丌）邑人三（b 三，f□，z 晶）百（b 百，f□，z 四）户，无（b 无，f□，z 亡）眚（b 省，f□，z 楷）。

六三（b 三，f□，z 晶），食（b 食，f□，z 飴）舊德（b 德，f□，z 惠），貞厲（b 厲，f 厲，z 礪），終（b [終]，f 冬，z 冬）

吉 (b [吉], f 吉, z 吉)。或從王事, 无 (b 无, f□, z 亡) 成。

九四, 不克訟, 復 (b 復, f□, z 返) 即命, 渝 (b 俞, f□, z 愈), 安貞吉。

九五, 訟, 元吉。

上 (b 尚, f□, z 上) 九, 或錫 (b 賜, f□, z 賜) 之 (b 之, f□, z [之]) 鞶 (b 般, f□, z 緹) 帶 (b 帶, f□, z 締), 終 (b 終, f□, z 冬) 朝三 (b 三, f□, z 晶) 褫 (b1 擯, b2 褫, f□, z 廢) 之。

七、師卦

師 (b□, f□, z 帀), 貞丈人吉, 无 (b 无, f□, z 亡) 咎。

初六, 師 (b 師, f 帀, z 帀) 出以律 (b 律, f□, z 聿), 否 (b 不, f□, z 不) 臧 (b 臧, f□, z 瘡) 凶 (b 兇, f□, z 凶)。

九二, 在 (b 在, f□, z 才) 師 (b 師, f□, z 帀) 中 (b 中, f□, z 申) 吉, 无 (b 无, f□, z 亡) 咎。王三 (b 三, f□, z 晶) 錫 (b 湯, f□, z 賜) 命。

六三 (b 三, f 三, z 晶), 師 (b 師, f 帀, z 帀) 或輿 (b 輿, f□, z 舉) 尸 (b 屍, f□, z 殛), 凶 (b 兇, f□, z 凶)。

六四, 師 (b 師, f□, z 帀) 左次 (b 次, f□, z 弟), 无 (b 无, f□, z 亡) 咎。

六五, 田 (b 田, f 田, z 畋) 有 (b 有, f 有, z 又) 禽 (b 禽, f 禽, z 禽), 利執 (b 執, f□, z 塾) 言, 无 (b 无, f□, z 亡) 咎。長子帥 (b1 率, b2 衡, f□, z 衡) 師 (b 師, f□, z 帀), 弟子輿 (b 輿, f□, z 舉) 尸 (b 屍, f 尸, z 殛), 貞凶 (b 凶, f 兇, z 凶)。

上 (b 尚, f 上, z 上) 六, 大 [人] (b 人, f [人], z [人]) 君 [子] (b [子], f [子], z 子) 有 (b 有, f 有, z 又) 命, 開 (b 啟, f 啟, z 啓) 國 (b 國, f 邦, z 邦) 承 (b 承, f□, z 丞) 家 (b 家, f□, z 豕), 小人勿用。

八、比卦

比，吉（b 吉，f□，z [吉]）。原（b 原，f□，z 备）筮（b 筮，f□，z 簪），元永（b 永，f□，z 兼）貞 [吉]（b [吉]，f□，z 吉）无（b 无，f□，z 亡）咎。不寧（b 寧，f□，z 盜）方來（b 來，f□，z 速），後（b 後，f□，z 遂）夫凶（b 兇，f□，z 凶）。

初六，有（b 有，f□，z 又）孚（b 復，f□，z 孚）比之，无（b 无，f 毋，z 亡）咎。有（b 有，f□，z 又）孚（b 復，f□，z 孚）盈（b 盈，f□，z 海）缶，終（b 冬，f□，z 冬）來（b 來，f□，z 速）有（b 或，f□，z 又）它（b 池，f□，z 它）吉。

六二，比之自内，貞（b 貞，f□，z [貞]）吉。

六三（b 三，f□，z 晶），比之匪（b 非，f□，z 非）人。

六四，外比（b 比，f□，z 攸）之，貞吉（b 貞吉，f□，z 貞吉/亡不利）。

九五，顯（b 顯，f 暴，z 顯）比，王用（b 用，f 用，z [用]）三（b 三，f 三，z 晶）驅，失（b 失，f 失，z 避）前禽（b 禽，f 禽，z 禽），邑人不誡（b 戒，f□，z 戒），吉。

上（b 尚，f□，z 上）六，比之（b [之]，f [之]，z [之]）无（b 无，f 毋，z 亡）首，凶（b 兇，f□，z 凶）。

九、小畜卦

小（b 少，f□，z□）畜（b 蓄，f□，z□），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b 莢，f 鄙，z□）。

初九，復自道，何其（b2 元，f 其，z□）咎，吉。

九二，牽（b 堅，f□，z□）復，吉。

九三，輿（b 車，f□，z□）說輻（b 輻，f□，z□），夫妻反目。

六四，有孚（b 復，f 復，z□），血去惕（b1 湯，b2 湯，f 易，z□）出，无咎。

九五，有孚（b 復，f 復，z□）攣（b 繼，f 攣，z□）如，[不]（b [不]，f 不，z□）富以其（b2 元，f 其，z□）鄰。

上（b 尚，f□，z□）九，既雨既處，尚德（b 得，f 得，z□）載（b 載，f 戴，z□），婦（b 女，f 婦，z□）貞厲。月幾望（b 望，f 堅，z□），君子征（b 正，f 正，z□）凶（b 兇，f□，z□）。

十、履卦

履（b 禮，f□，z□）虎尾，不咥（b 真，f□，z□）人，亨。

初九，素（b 錯，f□，z□）履（b 禮，f□，z□），往无咎。

九二，履（b 禮，f 履，z□）道坦坦（b 亶亶，f 坦坦，z□□），幽（b 幽，f 幽，z□）人貞吉。

六三，眇（b 眇，f□，z□）能視，跛能履（b 利，f□，z□），履（b 禮，f□，z□）虎尾，咥（b 真，f 實，z□）人，凶（b 兇，f 咥，z□）。武人爲（b 迴，f 爲，z□）于大君。

九四，履（b 禮，f□，z□）虎尾，愬愬（b 朔朔，f□□，z□□），終吉。

九五，夬履（b 禮，f□，z□），貞厲。

上（b 尚，f□，z□）九，視履（b 禮，f 履，z□）考（b 巧，f□，z□）祥（b1 翔，b2 翬，f□，z□），其（b2 元，f□，z□）旋（b 旋，f□，z□）元吉。

十一、泰卦

泰，小往大來，吉亨。

初九，拔（b 拔，f 拔，z□）茅茹（b 茹，f 如，z□），以其（b2 元，f□，z□）彙（b 胃，f□，z□），征吉。

九二，包（b 庖，f□，z□）荒（b 妄，f□，z□），用馮河，不遐（b 遐，f□，z□）遺，朋（b 弗，f□，z□）亡（b 忘，f□，z□），得尚于中行。

九三，无平不陂（b 波，f□，z□），无往不復，艱（b 根，f□，z□）貞无咎。勿恤其（b2 元，f□，z□）孚（b 復，f□，z□）。

z□), 于食有福。

六四, 翩翩, 不富以其鄰, 不戒以孚。

六五, 帝乙歸妹, 以祉 (b 齒, f□, z□) 元吉。

上 (b 尚, f□, z□) 六, 城復于隍, 勿用師。自邑告命, 貞吝 (b 閭, f 吝, z□)。

十二、否卦

否 (b 婦, f□, z□) 之匪 (b 非, f□, z□) 人, 不利君子貞, 大往小來。

初六, 拔 (b 发, f□, z□) 茅茹, 以其 (b2 元, f□, z□) 彙 (b 蓍, f□, z□), 貞吉, 亨。

六二, 包 (b 袍, f□, z□) 承, 小人吉, 大人否 (b 不, f 不, z□), 亨。

六三, 包 (b 袍, f 袍, z□) 羞 (b 憂, f 羞, z□)。

九四, 有命, 无咎, 疇 (b 疇, f□, z□) 離 (b 羅, f□, z□) 祉 (b 齒, f□, z□)。

九五, 休否 (b 婦, f□, z□), 大人吉, 其 (b2 元, f□, z□) 亡其 (b2 元, f□, z□) 亡, 繫 (b 擊, f□, z□) 于苞 (b 袍, f□, z□) 桑 (b2 棊, f□, z□)。

上 (b 尚, f□, z□) 九, 傾 (b 頃, f□, z□) 否 (b 婦, f□, z□), 先否 (b 不, f 不, z□) 後喜。

十三、同人卦

同人于野 (b 野, f 野, z□), 亨。利涉大川, 利君子 [之] (b [之], f 之, z□) 貞。

初九, 同人于門, 无咎。

六二, 同人于宗, 吝 (b 閭, f 吝, z□)。

九三, 伏 (b 服, f 伏, z□) 戎 (b 容, f 戎, z□) 于莽, 升 (b 登, f□, z□) 其 (b2 元, f□, z□) 高陵, 三歲不興。

九四, 乘其墉 (b□庸, f 其墉/高唐, z□□), 弗克攻, 吉。

九五, 同人, 先號咷 (b 桃, f□, z□) 而 (b [而], f□,

z□)後笑(b1 笑, b2 笑, f 笑, z□), 大師(b 師, f 師, z□)克相遇(b 遇, f 偶, z□)。

上(b 尚, f□, z□)九, 同人于郊(b 茭, f 鄙, z□), 无悔(b2 愆, f 缺, z□)。

十四、大有卦

大有, 元亨。

初九, 无交害(b 雥, f 害, z□), 匪(b 非, f 非, z□)咎, 艱(b 根, f 難, z□)則无咎。

九二, 大(b 泰, f□, z□)車以載, 有攸往, 无咎。

九三, 公用亨(b 芳, f□, z□)于天子, 小人弗克。

九四, 匪其彭, 无(b 无, f□, z 亡)咎。

六五, 厥(b 闕, f□, z 畢)孚(b 復, f□, z 孚)交(b 交, f□, z 洩)如(b 如, f□, z 女), 威(b 委, f□, z 愆)如(b 如, f□, z 女), [終](b 終, f□, z [終])吉。

上(b 尚, f□, z 上)九, 自天祐(b 右, f□, z 右)之, 吉, 无(b 无, f□, z 亡)不利。

十五、謙卦

謙(b□, f□, z 壓), 亨(b□, f□, z 卿), 君子有(b 有, f□, z 又)終(b 終, f□, z 愆)。

初六, 謙謙(b 嗛嗛, f□, z 壓[壓])君子, 用(b 用, f□, z 甬)涉大川, 吉。

六二, 鳴謙(b 嗛, f□, z 壓), 貞吉。

九三, 勞謙(b 嗛, f□, z□), 君子有終, 吉。

六四, 无(b 无, f□, z 亡)不利, 撝(b 譌, f□, z 貨)謙(b 嗛, f□, z 壓)。

六五, 不富(b 富, f□, z 賄)以(b 以, f□, z 呂)其(b2 斤, f□, z 丌)鄰(b 鄰, f□, z 簪), 利用侵(b□, f□, z 戢)伐, 无(b□, f□, z 亡)不利。

上(b 尚, f□, z 上)六, 鳴謙(b□, f□, z 壓), 利(b□,

f□, z 可) 用行師 (b□, f□, z 市), 征邑 (b□, f□, z [邑]) 國 (b□, f□, z 邦)。

十六、豫卦

豫 (b 餘, f□, z 參), 利建侯 (b 侯, f□, z 戾) 行師 (b 師, f□, z 市)。

初六, 鳴豫 (b 餘, f 豫, z 參), 凶 (b 凶, f 兇, z 凶)。

六二, 介 (b 疥, f□, z 矧) 于石, 不終 (b 終, f□, z 冬) 日, 貞吉。

六三 (b 三, f 三, z 晶), 盱 (b 杆, f 歌, z 可) 豫 (b 餘, f 豫, z 參) 悔 (b2 愆, f 罍, z 愆), 遲 (b 遲, f 夷, z 迨) 有 (b 有, f 有, z 又) 悔 (b2 愆, f 罍, z 愆)。

九四, 由 (b 允〈允〉, f□, z 猷) 豫 (b 餘, f□, z 參), 大有 (b 有, f□, z 又) 得 (b 得, f□, z 覓), 勿 (b 勿, f□, z 母) 疑 (b2 野, f□, z 類), 朋 (b 備, f□, z 壘) 盍 (b 甲, f□, z 欸^①) 簪 (b 讒, f□, z 壘)。

六五, 貞疾, 恆 (b 恆, f□, z 死) 不死。

上 (b 尚, f□, z 上) 六, 冥 (b 冥, f□, z 杲) 豫 (b 餘, f□, z 參), 成有 (b 或, f□, z 又) 渝 (b 渝, f□, z 愈), 无 (b 无, f□, z 亡) 咎。

十七、隨卦

隨 (b 隋, f□, z 陵), 元亨 (b 亨, f□, z 卿), 利貞, 无 (b 无, f 无, z 亡) 咎。

初九, 官有 (b 或, f 有, z 又) 渝 (b 渝, f□, z 愈), 貞吉, 出門交有 (b 有, f 有, z 又) 功 (b 功, f□, z 工)。

①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周易〉釋文考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中,豫卦九四和渙卦上九原釋“欲”字,濮茅左先生在其《楚竹書〈周易〉研究·楚竹書〈周易〉原文考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中都改釋爲“欸”字。下不另注。

六二 (b 二, f 三 〈二〉, z 二), 係小 (b 小, f 小, z 少) 子, 失 (b 失, f 失, z 避) 丈夫。

六三 (b 三, f □, z 晶), 係丈夫, 失 (b 失, f 失, z 避) 小 (b 小, f 小, z 少) 子, 隨 (b 隋, f 隋, z 陵) 有求得 (b 有求得, f 有求得, z 有求得/求又覓)。利居 (b 居, f 虛, z 厯) 貞。

九四, 隨 (b 隋, f □, z 陸) 有 (b 有, f □, z 又) 獲 (b 獲, f □, z 憂), 貞凶 (b 凶, f □, z 工)。有 (b 有, f □, z 又) 孚 (b 復, f □, z 孚) 在 (b 在, f □, z 才) 道, 以 (b 已, f □, z 已) 明, 何 (b 何, f □, z 可) 咎。

九五, 孚 (b 復, f 復, z 孚) 于 (b 于, f [于], z 于) 嘉, 吉。

上 (b 尚, f 上, z 上) 六 (b 九 〈六〉), 拘 (b 枸, f 拘, z 敏) 係之 (b 枸係之, f □, z 拘係之/係而敏之), 乃從維 (b 藹, f □, z 矚) 之 (b 乃從藹之, f □ □ □ □, z 乃從維之/從乃矚之), 王用亨 (b 芳, f 亨, z 亨) 于西 (b 西, f 支, z 西) 山。

十八、蠱卦

蠱 (b 箇, f □, z 蛊), 元 [吉] (b 吉, f □, z [吉]) 亨 (b 亨, f □, z 卿)。利涉大川。先 (b 先, f □, z 选) 甲三 (b 三, f □, z 晶) 日。後 (b 後, f 後, z 遂) 甲三 (b 三, f 三, z 晶) 日。

初六, 幹 (b 榦, f 榦, z 樨) 父之蠱 (b 箇, f □, z 蛊), 有 (b 有, f □, z 又) 子, 考 (b 巧, f □, z 攷) 无 (b 无, f □, z 亡) 咎, 厲 (b 厲, f 厲, z 礪) 終 (b 終, f 冬, z 冬) 吉。

九二, 幹 (b 榦, f 榦, z 樨) 母之蠱 (b 箇, f □, z 蛊), 不可貞。

九三 (b 三, f □, z 晶), 幹 (b 榦, f □, z 樨) 父之蠱 (b 箇, f □, z 蛊), 小 (b 少, f 小, z 少) 有 (b 有, f 有, z 又) 悔 (b 2 愍, f 悔, z □), 无大咎。

六四, 裕 (b 浴, f □, z □) 父之蠱 (b 箇, f □, z □), 往見吝 (b 閔, f □, z □)。

六五, 幹 (b 榦, f □, z □) 父之蠱 (b 箇, f □, z □), 用譽

(b 輿, f□, z□)。

上 (b 尚, f□, z□) 九, 不事王侯 (b 侯, f 侯, z□), 高尚 (b 尚, f 上, z□) 其 (b2 元, f 其, z□) 事 (b 德, f 事, z□), [凶] (b 兇, f [凶], z□)。

十九、臨卦

臨 (b□, f 林, z□), 元亨, 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初九, 咸 (b 禁, f□, z□) 臨 (b 林, f□, z□), 貞吉。

九二, 咸 (b 禁, f□, z□) 臨 (b 林, f□, z□), 吉, 无不利。

六三, 甘臨 (b 林, f□, z□), 无攸利, 既憂之, 无咎。

六四, 至臨 (b 林, f□, z□), 无咎。

六五, 知臨 (b 林, f□, z□), 大君之宜 (b□, f 義, z□), 吉。

上六, 敦臨 (b 林, f□, z□), 吉, 无咎。

二十、觀卦

觀, 盥而不薦 (b 尊, f□, z□), 有孚 (b 復, f□, z□) 顒 (b1□, b2 頤, 張立文作頤, f□, z□) 若。

初六, 童觀, 小人无咎, 君子吝 (b 闕, f 吝, z□)。

六二, 闕 (b 覲, f□, z□) 觀, 利女 [子之] (b [子之], f 子之, z□) 貞。

六三, 觀我生 (b 生, f 產, z□), 進退。

六四, 觀國之光, 利用賓于王。

九五, 觀我生, 君子无咎。

上 (b 尚, f□, z□) 九, 觀其 (b2 元, f 其, z□) 生, 君子无咎。

二十一、噬嗑卦

噬嗑 (b□□, f 筮聞, z□□), 亨, 利用獄。

初九, 履 (b 句, f 屨, z□) 校滅 (b 滅, f 威, z□) 趾

(b 止, f□, z□), 无咎。

六二, 噬 (b 筮, f 筮, z□) 膚滅 (b 滅, f 威, z□) 鼻, 无咎。

六三, 噬 (b 筮, f 筮, z□) 腊肉, 遇 (b 愚, f□, z□) 毒, 小 (b 少, f□, z□) 吝 (b 閼, f□, z□), 无咎。

九四, 噬 (b 筮, f□, z□) 乾肺 (b 璫, f□, z□), 得金矢, 利 (b [利], f 利, z□) 艱 (b 根, f 難, z□) 貞, 吉。

六五, 噬 (b 筮, f 筮, z□) 乾肉 (b2 月, f 肉, z□), 得黃金 (b 得黃金/愚毒, f 得黃金, z□□□), 貞厲, 无咎。

上 (b 尚, f□, z□) 九, 何 (b 荷, f 何, z□) 校滅 (b 滅, f 威, z□) 耳, 凶 (b 兇, f□, z□)。

二十二、賁卦

賁, 亨, 小利有攸 (b 攸, f 彖, z□) 往。

初九, 賁其趾 (b□, f 止, z□), 舍車而徒。

六二, 賁 (b 繫, f 賁, z□) 其 (b2 汙, f□, z□) 須。

九三, 賁 (b 繫, f□, z□) 如 (b 茹, f□, z□) 濡如 (b 茹, f□, z□), 永貞吉。

六四, 賁 (b 繫, f□, z□) 如 (b 茹, f□, z□) 皤 (b 蕃, f 皤, z□) 如 (b 茹, f 如, z□), 白馬翰 (b 翰, f 翰, z□) 如 (b 茹, f 如, z□), 匪 (b 非, f 非, z□) 寇婚 (b 閼, f□, z□) 媾 (b 詬, f□, z□)。

六五, 賁 (b 繫, f□, z□) 于丘園, 束帛 (b 白, f□, z□) 賸賸, 吝 (b 閼, f□, z□), 終吉。

上九, 白賁, 无咎。

二十三、剝卦

剝, 不利有攸往。

初六, 剝 (b 剝, f 僕, z□) 牀 (b 臧, f□, z□) 以足, 蔑 (b1 蔑, b2 載, f 蔑, z□) 貞, 凶 (b 兇, f 兇, z□)。

六二, 剝 (b 剝, f 僕, z□) 牀 (b 臧, f 牀, z□) 以辨

(b 辯, f 辨, z □), 蔑 (b1 蔑, f 蔑, z □) 貞, 凶 (b 兇, f □, z □)。

六三, 剥之 (b [之], f □, z □) 无咎。

六四, 剥 (b 剥, f 僕, z □) 牀 (b 臧, f 牀, z □) 以膚 (b 膚, f 父, z □), 凶 (b 兇, f 兇, z □)。

六五, 貫魚, 以 (b 食, f □, z □) 宮人寵 (b1 寵, b2 寵, f □, z □), 无不利。

上 (b 尚, f □, z □) 九, 碩 (b 石, f 碩, z □) 果不食, 君子得輿 (b 車, f □, z □), 小人剥廬 (b 廬, f □, z □)。

二十四、復卦

復, 亨。出入 (b 人 〈人〉, f □, z □) 无疾, 朋 (b 朋, f 馮, z □) 來无咎。反復其 (b2 元, f □, z □) 道, 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初九, 不遠復, 无祇 (b 提, f 智, z □) 悔 (b2 愆, f 悔, z □), 元吉。

六二, 休復, 吉。

六三, 頻 (b 編, f 頻, z □) 復, 厲, 无咎。

六四, 中行獨復。

六五, 敦 (b 敦, f 敦, z 章) 復 (b 復, f 復, z 遠), 无 (b 无, f 无, z 亡) 悔 (b2 愆, f 悔, z 愆)。

上 (b 尚, f 上, z 上) 六, 迷復, 凶 (b 兇, f 兇, z □)。有災 (b1 茲, b2 茲, f □, z □) 眚 (b 省, f □, z □)。用行師, 終有大敗。以其 (b2 元, f □, z □) 國君凶。至于十年不 (b 弗, f □, z □) 克征 (b 正, f □, z □)。

二十五、无妄卦

无 (b 无, f 无, z 亡) 妄 (b 孟, f 亡, z 忘), 元亨 (b 亨, f 亨, z 卿), 利貞。其 (b [其], f 其, z 元) 匪 (b 非, f 非, z 非) 正 (b 正, f 正, z 遠) 有 (b 有, f 有, z 又) 眚 (b 省, f 眚, z 襍), 不利有 (b 有, f 有, z 又) 攸 (b 攸, f 彖, z 貞) 往 (b

往，f 往，z 進）。

初九，无（b 无，f 无，z 亡）妄（b 孟，f 亡，忘）往（b 往，f 往，z [往]）吉。

六二，不耕（b 耕，f 耕，z 耨）[而]（b [而]，f [而]，z 而）穫（b 穫，f 獲，z 穫），不菑（b2 菑，f□，z 畜）[之]（b [之]，f□，z 之）畲（b 餘，f□，z□），則（b [則]，f□，z□）利有攸往。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b 擊，f□，z□）之牛，行人之得（b 得，f□，z 覓），邑人之災（b 茲，f□，z 災）。

九四，可貞，无（b 无，f 无，z 亡）咎。

九五，无（b 无，f□，z 亡）妄（b 孟，f□，z 忘）之（b 之，f□，z 又）疾，勿藥（b 樂，f□，z 藥）有（b 有，f□，z 又）喜（b 喜，f□，z 菜）。

上（b 尚，f□，z 上）九，无（b 无，f□，z 亡）妄（b 孟，f□，z 忘）[之]（b 之，f□，z [之]）行，有（b 有，f□，z 又）眚（b 省，f□，z 楷），无（b 无，f□，z 亡）攸（b 攸，f□，z 咎）利。

二十六、大畜卦

大（b 泰，f□，z 大）畜（b 蓄，f□，z 豢），利貞。不家（b 家，f□，z 豕）[而]（b [而]，f□，z 而）食（b 食，f□，z 飢），吉。利涉大川。

初九，有（b 有，f□，z 又）厲（b 厲，f□，z 礎），利已。

九二，輿（b 車，f□，z 車）說（b 說，f□，z 攸）輶（b 復，f□，z 復）。

九三（b 三，f 三，z 晶），良馬逐（b 遂，f 遂，z 由），利艱（b 根，f□，z 莖）貞。曰閑（b 闌，f□，z 班）輿（b 車，f□，z 車）衛（b1□，b2 衛，f□，z 幾），利有（b 有，f□，z 又）攸（b 攸，f□，z 咎）往（b 往，f□，z 進）。

六四，童（b 童，f 童，z 僮）牛之牯（b 鞠，f□，z 樸），元吉。

六五，豮（b 哭，f□，z 芬）豕（b 豨，f□，z 豕）之牙（b 牙，f□，z 咎），吉。

上（b 尚，f□，z 上）九，何（b 何，f□，z 何）天之衢（b 瞿，f□，z 采），亨（b 亨，f□，z 卿）。

二十七、頤卦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初九，舍（b 舍，f 舍，z 餘）爾（b 而，f 而，z 尔）靈（b 雷，f 靈，z 雷）龜，觀我朵（b 攬，f 端，z 散）頤，凶（b 凶，f 兇，z 凶）。

六二，[曰]（b 曰，f [曰]，z 曰）顛（b 顛，f 奠，z 遠）頤，拂（b 拂，f 弗，z 慰）經，于丘（b 北，f 丘，z 北）頤（b 頤，f 頤，z 涖），征（b 正，f 政，z 征）凶（b 凶，f 兇，z 凶）。

六三（b 三，f□，z 晶），拂（b 拂，f 弗，z 慰）頤，貞凶（b 凶，f 兇，z 凶）。十年勿用，无（b 无，f□，z 亡）攸（b 攸，f□，z 咎）利。

六四，顛（b 顛，f 顛，z 遠）頤，吉。虎視（b 視，f 視，z 見）眈眈（b 沈沈，f 眈眈，z 嚙嚙），其（b 元^①，f 其，z 丌）欲（b 容，f 猷，z 猷）逐逐（b 笛笛，f 遂遂，z 攸攸），无（b 无，f 无，z 亡）咎。

六五，拂（b□，f 不，z 慰）經，居（b 居，f□，z 尻）貞，吉。不可涉大川。

上九，由（b□，f□，z 繇）頤，厲（b□，f□，z 厲）吉，利涉大川。

二十八、大過卦

大（b 泰，f 大，z□）過，棟（b 棟，f 棟，z□）桡（b 輦，f 桡，z□），利有攸往。亨。

① 此字兩種帛本均作“其”，但考諸帛書《周易》原字形，仍當作“元”，是帛書《周易》無作“其”者也。

初六，藉（b 籍，f□，z□）用白茅，无咎。

九二，枯（b 枯，f 枯，z□）楊生稊（b 莠，f 莠，z□），老夫得其（b2 元，f□，z□）女妻，无不利。

九三，棟桡，凶。

九四，棟隆（b 聳，f□，z□），吉。有它，吝（b 閭，f 吝，z□）。

九（b 六〈九〉）五，枯（b 枯，f□，z□）楊生華，老婦得其（b2 元，f□，z□）士夫，无咎无譽。

上（b 尚，f 上，z□）六（b 九〈六〉），過涉滅頂（b 釘，f□，z□），凶，无咎。

二十九、坎卦

習坎（b 贛，f□，z□），有孚（b 復，f 復，z□），維（b1 嚮，b2 嚮，f 嚮，z□）心，亨，行有尚。

初六，習坎（b 贛，f□，z□），入（b 人〈入〉，f□，z□）于（b [于]，f□，z□）坎（b 贛，f□，z□）窞（b 閭，f□，z□），凶。

九二，坎（b 贛，f□，z□）有險（b 訖，f 險，z□），求小（b 少，f□，z□）得。

六三，來之坎坎（b 贛贛，f□□，z□□），險（b 險，f□，z□）且枕（b 訖，f□，z□）。入（b 人〈入〉，f□，z□）于坎（b 贛，f□，z□）窞（b 閭，f□，z□），勿用。

六四，樽（b 莫，f□，z□）酒，簋（b 巧，f□，z□）貳（b 跡，f□，z□），用缶，納（b 人〈入〉，f□，z□）約（b 藥，f□，z□）自牖，終（b 終，f 冬，z□）无咎。

九五，坎（b 贛，f□，z□）不盈，祗（b 塹〈堤〉，f□，z□）既平，无咎。

上（b 尚，f 上，z□）六，係（b 系，f 係，z□）用徽（b 諱，f 徽，z□）纆（b1 纆，b2 纆，f 纆，z□），寘（b 親，f 寘，z□）[之]（b 之，f□，z□）于叢（b1 縶，b2 縶，f□，z□）棘（b 勒，f□，z□），三歲不（b 弗，f 不，z□）得，凶（b 兇，f

咎，z□)。

三十、離卦

離 (b 羅, f 離, z□), 利貞, 亨。畜牝牛, 吉。

初九, 履 (b 禮, f 履, z□) 錯 (b 昔, f 菩, z□) 然, 敬之, 无咎。

六二, 黃離 (b 羅, f□, z□), 元吉。

九三, 日昃 (b 稷, f 仄, z□) 之離 (b 羅, f 離, z□), 不鼓缶 (b 缶, f□, z□) 而歌, 則 (b 即, f 則, z□) 大耋 (b 經, f□, z□) 之嗟 (b 𪔐, f□, z□), 凶。

九四, [其] (b [其], f 其, z□) 突如其 (b 出, f 出, z□) 如, 其 (b [其], f 其, z□) 來如, 焚 (b 紛, f 焚, z□) 如, 死如 (b 死如, f [死如], z□□), 棄如。

六五, 出涕沱若, 戚嗟 (b 𪔐, f 差, z□) 若, 吉。

上 (b 尚, f□, z□) 九, 王用 (b [用], f□, z□) 出征 (b 正, f□, z□), 有嘉折首, 獲匪 (b 不, f□, z□) 其 (b [其], f□, z□) 醜 (b 𪔐, f□, z□), 无咎。

三十一、咸卦

咸 (b 欽, f□, z 欽), 亨 (b 亨, f□, z 卿), 利貞。取女吉。

初六, 咸 (b 欽, f□, z 欽) 其 (b2 𪔐, f□, z 𪔐) 拇 (b 拇, f□, z 拇)。

六二, 咸 (b 欽, f□, z 欽) 其 (b2 𪔐, f□, z 𪔐) 腓 (b 𪔐, f□, z 𪔐), 凶。居 (b 居, f□, z 𪔐) 吉。

九三 (b 三, f□, z 晶), 咸 (b 欽, f□, z 欽) 其 (b2 𪔐, f□, z 𪔐) 股 (b 𪔐, f□, z 𪔐), 執 (b 執, f□, z 𪔐) 其 (b2 𪔐, f□, z 𪔐) 隨 (b 隨, f□, z 𪔐), 往 (b [往], f□, z [往]) 吝 (b 𪔐, f□, z 吝)。

九四, 貞吉, 悔亡 (b2 𪔐亡, f□□, z 悔亡/亡𪔐)。憧憧 (b 童童, f□□, z 童童) 往來, 朋 (b1 𪔐, b2 併, f□, z□) 從爾

(b1 璽, b2 璽, f□, z□) 思 (b 思, f□, z 志)。

九五, 咸 (b 欽, f□, z 欽) 其 (b2 元, f□, z 兀) 脢 (b 股, f□, z 拇), 无 (b 无, f□, z 亡) 悔 (b2 愆, f□, z 愆)。

上 (b 尚, f□, z 上) 六, 咸 (b 欽, f□, z 欽) 其 (b2 元, f 其, z [其]) 輔 (b 股, f 父, z 頌) 頰 (b 陝, f□, z 夾) 舌 (b 舌, f□, z 牀)。

三十二、恆卦

恆 (b 恆, f□, z 殳), 亨 (b 亨, f□, z 卿), 无咎利貞 (b 无咎利貞, f□□□□, z 无咎利貞/利貞亡咎), 利有攸往 (b 利有攸往, f□□□□, z [利有攸往])。

初六, 浚 (b 簋, f□, z 斂) 恆 (b 恆, f□, z 殳), 貞凶, 无 (b 无, f□, z 亡) 攸 (b 攸, f□, z 卣) 利。

九二, 悔 (b2 愆, f□, z 愆) 亡。

九三 (b 三, f□, z 晶), 不恆 (b 恆, f□, z 經) 其 (b2 元, f□, z 兀) 德 (b 德, f□, z 惠), 或承 (b 承, f□, z 丞) 之 (b 之, f□, z 兀) 羞 (b2 羞, f□, z 額), 貞吝 (b 闕, f□, z 吝)。

九四, 田 (b 田, f□, z 畋) 无 (b 无, f□, z 亡) 禽 (b 禽, f□, z 禽)。

六五, 恆 (b 恆, f□, z 經) 其 (b2 元, f□, z 兀) 德 (b 德, f□, z 惠), 貞婦人吉, 夫子凶。

上 (b 尚, f□, z 上) 六, 振 (b 簋, f□, z 斂) 恆 (b 恆, f□, z 殳), [貞] (b [貞], f□, z 貞) 凶 (b 兇, f□, z 凶)。

三十三、遯卦

遯 (b 揀, f□, z 豚), 亨 (b 亨, f□, z 卿), 小 (b 小, f□, z 少) 利貞。

初六, 遯 (b 揀, f 揀, z 豚) [兀] (b [兀], f□, z 兀) 尾厲 (b 厲, f 厲, z 礪), 勿用有 (b 有, f 有, z 又) 攸 (b 攸, f 豳, z 卣) 往 (b 往, f□, z 遯)。

六二，執（b 共，f□，z 玳）之（b 之，f□，z [之]）用黃牛之革（b 勒，f□，z 革），莫之勝（b 勝，f□，z 勦）說（b 奪，f□，z 爰）。

九三（b 三，f□，z 晶），係（b 爲，f□，z 係）遯（b 掾，f□，z 豚），有（b 有，f□，z 又）疾厲（b 厲，f□，z 礪），畜臣（b 僕，f□，z 臣）妾吉。

九四，好遯（b 掾，f□，z 豚），君子吉，小人否（b 不，f□，z 否）。

九五，嘉遯（b 掾，f 椽，z 豚），貞（b 貞，f 貞，z [貞]）吉。

上（b 尚，f□，z 上）九，肥遯（b 掾，f□，z 豚），无（b1 先〈无〉b2 无，f□，z 亡）不利。

三十四、大壯卦

大（b 泰，f□，z□）壯，利貞。

初九，壯于趾（b 止，f□，z□），征（b 正，f□，z□）凶，有孚（b 復，f 復，z□）。

九二，貞吉。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b 亡，f□，z□），貞厲。羝羊觸藩，羸其（b2 汙，f 其，z□）角。

九四，貞吉，悔（b2 愆，f□，z□）亡。藩（b1 藩，f□，z□）決（b 决，f□，z□）不羸，壯于大（b 泰，f□，z□）輿（b 車，f□，z□）之輹（b 輹，f□，z□）。

六五，喪（b 亡，f□，z□）羊于易，无悔（b2 愆，f□，z□）。

上（b 尚，f□，z□）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b 根，f□，z□）則吉。

三十五、晉卦

晉（b 潛，f□，z□），康侯（b 侯，f□，z□）用錫（b 錫，f□，z□）馬蕃庶，晝日三接（b 接，f□，z□）。

初六 (b 九 〈六〉)，晉 (b 潛，f□，z□) 如摧 (b 浚，f□，z□) 如，貞吉。罔 (b 罔/懸亡，f□，z□)，孚 (b 復，f□，z□) 裕 (b 浴，f□，z□)，无咎。

六二，晉 (b 潛，f□，z□) 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 (b2 元，f 其，z□) 王母。

六三，衆允，悔 (b2 懸，f□，z□) 亡。

九四，晉 (b 潛，f□，z□) 如鼫 (b 炙，f□，z□) 鼠，貞厲。

六五，悔 (b2 懸，f□，z□) 亡，失得勿恤 (b 血，f□，z□)，往吉无不利。

上 (b 尚，f□，z□) 九，晉 (b 潛，f□，z□) 其 (b2 元，f□，z□) 角，維 (b 唯，f□，z□) 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b 闡，f□，z□)。

三十六、明夷卦

明夷，利艱 (b 根，f□，z□) 貞。

初九，明夷于飛 (b 蜚，f 𠄎⁵，z□)，垂其 (b2 元，f 其，z□) [左] (b 左，f□，z□) 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 (b 撻，f□，z□) 馬壯 (b 牀，f□，z□)，吉。

九三，明夷，[夷] (b 夷，f□，z□) 于南狩 (b 守，f□，z□)，得其 (b2 元，f□，z□) 大首，不可疾，貞。

六四，[明夷] (b 明夷，f□□，z□□)，入 (b 夷，f□，z□) 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上 (b 尚，f□，z□) 六，不明晦 (b 海，f□，z□)，初登于天，後入 (b 人 〈入〉，f□，z□) 于地。

三十七、家人卦

家人，利女貞。

初九，閑（b 門，f 閒，z □）有家，悔（b2 懋，f 悔，z □）亡。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b 貴，f 貴，z □），貞吉。

九三，家人嗃嗃（b 變變，f □□，z □□），悔（b2 懋，f □，z □）厲吉。婦子嘻嘻（b 裏裏，f □□，z □□），終吝（b 闕，f □，z □）。

六四，富家，大吉。

九五，王假（b 段，f □，z □）有家，勿恤（b 血，f □，z □），[往]（b 往，f □，z □）吉。

上（b 尚，f □，z □）九，有孚（b 復，f □，z □），威（b 委，f □，z □）如，終（b 終，f 冬，z □）吉。

三十八、睽卦

睽（b 乖，f □，z 睽），小（b 小，f □，z 少）事吉。

初九，悔（b2 懋，f 睽，z 懋）亡喪（b 亡喪/亡亡，f 亡喪，z 亡喪/尢 =）馬勿逐（b 遂，f □，z 由），自復（b 復，f □，z 復）。見惡（b 亞，f □，z 晉）人，无（b 无，f □，z 亡）咎。（b 九二无咎）

九二，遇（b 愚，f □，z 遇）主（b 主，f □，z 室）于巷（b 巷，f □，z 衝），无（b 无，f □，z 亡）咎。

六三（b 三，f 三，z 晶），見輿（b 車，f 車，z 車）曳（b 愬，f 渫，z 遏），其（b2 兀，f 其，z 兀）牛掣（b 誼，f 繫，z □），其（b2 兀，f 其，z □）人天且（b □，f 且，z □）劓。无（b 无，f 无，z □）初有（b 有，f 有，z □）終（b 終，f □，z 冬）。

九四，睽（b 乖，f □，z 睽）孤（b 茆，f □，z 孤），遇（b 愚，f □，z 遇）元夫，交孚（b 復，f □，z 孚），厲（b 厲，f □，z 礪）无（b 无，f □，z 亡）咎。

六五，悔（b2 懋，f □，z 懋）亡，厥（b 登，f □，z 陞）宗噬（b 筮，f 筮，z 斃）膚（b 膚，f 膚，z 肤），往（b 往，f 往，z 牧）何（b 何，f 何，z 可）咎。

上 (b 尚, f□, z 上) 九, 睽 (b 乖, f□, z 睽) 孤 (b 茆, f□, z 孤), 見豕 (b 豕, f 豕, z 豕) 負 (b 負, f 負, z 負) 塗 (b 塗, f 塗, z 塗), 載鬼一車。先張之弧 (b 弧, f□, z□), 後說 (b 說, f 兌, z□) 之弧 (b 壺, f 壺, z□), 匪 (b 非, f 非, z□) 寇 (b 寇, f 寇, z 寇), 婚 (b 闕, f 昏, z 昏) 媾 (b 厚, f 媾, z 媾), 往 (b 往, f□, z 往) 遇 (b 愚, f□, z 遇) 雨則 (b 即, f□, z 則) 吉。

三十九、蹇卦

蹇 (b 蹇, f□, z 許), 利西南, 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b 貞吉, f 貞吉, z [貞吉])。

初六, 往 (b 往, f□, z 往) 蹇 (b 蹇, f□, z 許) 來 (b 來, f□, z 來) 譽 (b 與, f□, z 譽)。

六二, 王臣 (b 僕, f□, z 臣) 蹇蹇 (b 蹇蹇, f□□, z 許許), 匪 (b 非, f□, z 非) 躬 (b□, f□, z 今) 之故 (b 故, f□, z 古)。

九三 (b□, f□, z 晶), 往 (b□, f 往, z 往) 蹇 (b□, f 蹇, z 許) 來 (b□, f 來, z 來) 反。

六四, 往 (b 往, f□, z 往) 蹇 (b 蹇, f□, z 許) 來 (b 來, f□, z 來) 連。

九五, 大蹇 (b 蹇, f□, z 許) 朋 (b 侑, f□, z 不) 來 (b 來, f□, z 來)。

上 (b 尚, f□, z 上) 六, 往 (b 往, f□, z 往) 蹇 (b 蹇, f□, z 許) 來 (b 來, f□, z 來) 碩 (b 石, f□, z 碩), 吉, 利見大人。

四十、解卦

解 (b 解, f□, z 解), 利西南。无 (b 无, f□, z 亡) 所往 (b 往, f□, z 往), 其 (b 无, f□, z 无) 來 (b 來, f□, z 來) 復 (b 復, f□, z 復) 吉。有 (b 有, f□, z 有) 攸 (b 攸, f 彖, z 彖) 往 (b 往, f 往, z 往), 夙 (b 宿, f□, z 宿) 吉。

初六，无（b 无，f□，z 亡）咎。

九二，田（b 田，f□，z 畋）獲（b 獲，f□，z 獲）三（b 三，f□，z 晶）狐（b2 狐，f□，z 狐），得（b 得，f□，z 得）黃矢，貞吉。

六三（b□，f□，z 晶），負（b□，f□，z 負）且（b 且，f□，z 虞）乘（b 乘，f□，z 輶），致（b 致，f□，z 至）寇（b 寇，f□，z 寇）至，貞吝（b 貞吝，f□□，z [貞吝]）。

九四，解（b 解，f□，z 解）而（b1 其，b2 元，f□，z 元）拇（b 拇，f□，z 拇），朋（b1 備，b2 併，f□，z□）至斯（b 此，f□，z□）孚（b 復，f□，z□）。

六五，君子維（b 唯，f□，z□）有解，吉。有孚（b 復，f□，z□）于小人。

上（b 尚，f□，z□）六，公用射隼（b 隼，f□，z□）于高墉（b 庸，f□，z□）之上，獲之，无不利。

四十一、損卦

損，有孚（b 復，f□，z□），元吉，无（b 無，f□，z□）咎，可貞。利有攸往。曷（b 曷，f□，z□）之用，二簋（b 巧，f□，z□）可用享（b 芳，f□，z□）。

初九，已事遄（b 端，f□，z□）往，无咎，酌損之。

九二，利貞，征（b 正，f□，z□）凶（b 兇，f□，z□）。弗損，益之。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b2 元，f□，z□）友。

六四，損其（b2 元，f 其，z□）疾，使（b 事，f□，z□）遄（b 端，f□，z□）有喜，无咎。

六五，或（b [或]，f□，z□）益之十朋（b 備，f□，z□）之龜，弗克違（b 回，f□，z□），元吉。

上（b 尚，f□，z□）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b [利]，f□？，z□？）有攸往。得臣（b 僕，f□，z□）无家。

四十二、益卦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六（b 九〈六〉）二，或益之十朋（b1 備，b2 併，f□，z□）之龜，弗克（b 亨〈克〉，f□，z□）違（b 回，f□，z□），永貞吉。王用享（b 芳，f□，z□）于帝，吉。

六三，益之，用凶（b 工，f□，z□）事，无咎。有孚（b 復，f□，z□）中行，告公用圭（b 閨，f□，z□）。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b 家，f□，z□）遷國。

九五，有孚（b 復，f□，z□）惠心，勿問，元吉。有孚（b 復，f□，z□）惠我德。

上（b 尚，f□，z□）九，莫益之，或擊（b2 毆，f□，z□）之，立心勿恆，凶（b 兇，f□，z□）。

四十三、夬卦

夬，揚（b 陽，f□，z□）于王庭（b 廷，f□，z□）。孚（b 復，f□，z□）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b 節，f□，z□）戎。利有攸往。

初九，壯（b 牀，f□，z□）于前趾（b 止，f□，z□），往不勝，爲咎。

九二，惕（b 惕，f□，z 音）號（b 號，f□，z 虎），莫（b 夢，f□，z 莫）夜（b 夜，f□，z 譽）有（b 有，f□，z 又）戎，勿恤（b 血，f□，z 卹）。

九三（b 三，f□，z 晶），壯（b 牀，f□，z 藏）于頄（b 頰，f□，z 覓），有（b 有，f□，z 又）凶。君子夬夬（b 缺缺，f□□，z 夬夬）獨（b 獨，f□，z 蜀）行，遇（b 愚，f□，z 遇）雨，若（b 如，f□，z 女）濡（b 濡，f□，z 霧）有（b 有，f□，z 又）愠（b 溫，f□，z 礪），无（b 无，f□，z 亡）咎。

九四，臀（b 脈，f□，z 詼）无（b 无，f□，z 亡）膚（b 膚，f□，z 肤），其（b2 元，f□，z 丌）行次且（b 鄭胥，f□□，

z 縷疋)，牽 (b 牽, f□, z 允) 羊悔 (b2 愆, f□, z 愆) 亡, 聞 (b 聞, f□, z 聞) 言不信 (b 信, f□, z 冬)。

九五, 莧陸 (b 熬, f□, z 共) 夬夬 (b 缺缺, f□□, z 夬夬), 中行无 (b 无, f□, z 亡) 咎。

上 (b 尚, f□, z 上) 六, 无 (b 无, f□, z 忘) 號 (b 號, f□, z 虎), 終 (b 冬, f□, z 中) 有 (b 有, f□, z 又) 凶 (b 兇, f□, z 凶)。

四十四、姤卦

姤 (b 狗, f□, z 敏), 女壯 (b 壯, f□, z 藏), 勿用取女。

初六, 繫 (b 擊, f□, z 繫) 于金柅 (b 梯, f□, z 柅), 貞吉。有 (b 有, f□, z 又) 攸 (b 攸, f□, z 咎) 往 (b 往, f□, z 進), 見凶 (b 兇, f□, z 凶)。羸 (b 羸, f□, z 羸) 豕 (b 豕, f□, z 豕) 孚 (b 復, f□, z 孚) 蹢躅 (b 適屬, f□□, z 是蜀)。

九二, 包 (b 袍, f□, z 囊) 有 (b 有, f□, z 又) 魚, 无 (b 无, f□, z 亡) 咎, 不利賓 (b 賓, f□, z 旁)。

九三 (b□, f□, z 晶), 臀 (b□, f□, z 詎) 无 (b□, f□, z 亡) 膚 (b□, f□, z 肤), 其 (b□, f□, z 丌) 行次且 (b□□, f□□, z 縷疋)。厲 (b□, f□, z 礪), 无 (b□, f□, z 亡) 大咎。

九四, 包 (b 袍, f□, z 囊) 无 (b 无, f□, z 亡) 魚, 起 (b 正, f□, z 已) 凶 (b 兇, f□, z 凶)。

九 (b 五〈九〉) 五, 以 (b 以, f□, z 巳) 杞 (b 忌, f□, z 芭) 包 (b 袍, f□, z 囊) 瓜 (b 蒹, f□, z 蒹), 含 (b 含, f□, z 欵) 章, 有 (b 或, f□, z 又) 隕 (b 填, f□, z 惡) 自天。

上 (b 尚, f□, z 上) 九, 姤 (b 狗, f□, z 敏) 其 (b2 丌, f□, z 丌) 角, 吝 (b 閭, f□, z 吝), 无 (b 无, f□, z 亡) 咎。

四十五、萃卦

萃 (b 卒, f□, z 噪), 亨 (b [亨], f□, z [亨]), 王假 (b 段, f□, z 畧) 有 (b 于, f□, z 于) 廟 (b 廟, f□, z 畜),

利見大人，亨（b 亨，f□，z 卿），利貞。用大牲（b 生，f□，z 牲），吉（b 吉，f□，z [吉]）。利有（b 有，f□，z 又）攸（b 攸，f□，z 貞）往（b 往，f□，z 進）。

初六，有（b 有，f 有，z 又）孚（b 復，f□，z 孚）不終（b 終，f□，z 冬），乃亂（b 乳，f□，z 變）乃（b 乃，f□，z 貞）萃（b 卒，f□，z 嗟），若 [元]（b2 元，f□，z [元]）號（b 號，f□，z 虎），一握（b 屋，f□，z 斛）爲（b 于，f□，z 于）笑（b1 笑，b2 笑，f□，z 笑），勿恤（b 血，f□，z 卹），往（b 往，f□，z 進）无（b 无，f□，z 亡）咎。

六二，引吉，无咎。孚（b 復，f□，z□）乃利用禴（b 濯，f□，z□）。

六三，萃（b 卒，f□，z□）如嗟（b 嗟，f□，z□）如，无攸利。往无咎，小（b 少，f□，z□）吝（b 閼，f□，z□）。

九四，大吉，无咎。

九五，萃（b 卒，f□，z□）有位（b 立，f□，z□），无咎，匪（b 非，f□，z□）孚（b 復，f□，z□）。元永貞，悔（b2 悔，f□，z□）亡。

上（b 尚，f□，z□）六，齋咨（b 齋咨，f□□，z□□）涕洟（b 洟，f□，z□），无咎。

四十六、升卦

升（b 登，f□，z□），元亨。用（b 利，f□，z□）見大人，勿恤（b 血，f□，z□）。南征（b 正，f□，z□），吉。

初六，允升（b 登，f□，z□），大吉。

九二，孚（b 復，f□，z□）乃利用禴（b 濯，f□，z□），无咎。

九三，升（b 登，f 登，z□）虛邑。

六四，王用亨于岐（b□，f 枝，z□）山，吉，无咎。

六五，貞吉，升（b 登，f□，z□）階。

上（b 尚，f□，z□）六，冥升（b 登，f□，z□），利于不息之貞。

四十七、困卦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初六，臀（b 辰，f□，z□）困于株木，入于幽（b 要，f□，z□）谷（b 浴，f□，z□），三歲不覿（b 擯，f□，z□），[凶]（b 凶，f□，z□）。

九二，困于酒食，朱（b 殊，f□，z□）紱（b 發，f□，z□）方來，利用享（b 芳，f□，z□）祀。征（b 正，f□，z□）凶，无咎。

六三，困于石，據（b 號，f□，z□）于蒺（b 疾，f□，z□）藜（b 莉，f□，z□），入于其（b2 汙，f□，z□）宮，不見其（b2 汙，f□，z□）妻，凶。

九四，來徐徐（b [徐]，f□，z□），困于金車。吝（b 閭，f□，z□），有終。

九五，劓（b 貳，f□，z□）刖（b 椽，f□，z□），困于赤紱（b 發，f□，z□），乃徐有說。利用祭（b 芳，f□，z 祭）祀。

上（b 尚，f□，z 上）六，困于葛（b 褐，f□，z 華）藟（b 纍，f□，z 壘），于臲（b 貳，f□，z 剝）施（b 椽，f□，z□），曰動悔有悔（b2 動悔有悔/愆夷有愆，f□□□□，z 動悔有悔/达愆又愆），征（b 貞，f□，z 征）吉。

四十八、井卦

井（b 井，f□，z 茱），改（b 芭，f□，z 改）邑不改（b 芭，f□，z 改）井（b 井，f□，z 茱），无（b 无，f□，z 亡）喪（b 亡，f□，z 尢）无（b 无，f□，z 亡）得（b 得，f□，z 爻）。往（b 往，f□，z 连）來（b 來，f□，z 奎）井井（b 井井，f□□，z 茱茱），汔（b 歇，f□，z 气）至亦未（b 未，f□，z 母）繻（b 汲，f□，z 夔）井（b 井，f□，z 茱），羸（b1 纍，b2 繫，f□，z 羸）其（b2 汙，f□，z 卮）（b1 刑，b2 荆）瓶（b 埴，f□，z 餅），凶。

初六，井（b 井，f□，z 茱）泥（b 泥，f□，z 普）不食（b

食，f□，z 飮），舊井（b 井，f□，z 茭）无（b 无，f□，z 亡）禽（b 禽，f□，z 禽）。

九二，井（b 井，f□，z 茭）谷（b 瀆，f□，z 浴）射（b 射，f□，z 弋）鮒（b 付，f□，z 豨），甕（b 唯，f□，z 佳）敝（b 敝，f 敝，z 褚）漏（b 句，f 屢，z 縷）。

九三（b 三，f□，z 晶），井（b 井，f□，z 茭）渫（b 埶，f□，z 柶）不食（b 食，f□，z 飮），爲我心惻（b 塞，f□，z 蹇），可用（b 用，f□，z 目）汲，王明，並（b2 竝，f□，z 並）受其（b2 汧，f□，z 汧）福。

六四，井（b 井，f□，z 茭）甃（b1 椒，b2 椽，f□，z 鱗），无（b 无，f□，z 亡）咎。

九五，井（b 井，f□，z 茭）冽（b 戾，f 厲，z 掣）寒泉（b 淥，f□，z 淥）食（b 食，f□，z 飮）。

上（b 尚，f□，z 上）六，井（b 井，f□，z 茭）收（b 收，f□，z 柶），勿幕（b 幕，f□，z 寞），有（b 有，f□，z 又）孚（b 復，f□，z 孚），元吉。

四十九、革卦

革，巳（b□，f□，z 改）日乃（b□，f□，z 鹵）孚（b 復，f□，z 孚），元亨（b 元亨，f□□，z 元亨/元兼貞），利貞，悔（b2 愆，f□，z 嘔）亡。

初九，鞏（b 共，f□，z 嬰）用黃牛之革（b 勒，f□，z 革）。

六二，巳（b□，f□，z 改）日乃革（b 勒，f□，z 革）之，征（b 正，f□，z 征）吉，无（b□，f□，z 亡）咎。

九三（b□，f□，z 晶），征凶，貞厲（b 貞□，f□□，z [貞厲]）。革言三（b 三，f□，z 晶）就（b□，f□，z 敝），有（b□，f□，z 又）孚（b 復，f□，z 孚）。

九四，悔（b2 愆，f□，z□）亡。有孚（b 復，f□，z□）改（b 莝，f□，z□）命，吉。

九五，大人虎變（b 便，f□，z□），未占有孚（b 復，f□，z□）。

上 (b 尚, f□, z□) 六, 君子豹變 (b 便, f 便, z□), 小人革 (b 勒, f□, z□) 面, 征 (b□, f 戔, z□) 凶 (b□, f 兇, z□)。居貞吉。

五十、鼎卦

鼎, 元吉, 亨。

初六, 鼎顛 (b 填, f□, z□) 趾 (b 止, f□, z□), 利出否 (b 不, f□, z□), 得妾以其 (b2 元, f□, z□) 子, 无咎。

九二, 鼎有實, 我仇 (b 戮, f□, z□) 有疾, 不我能即 (b 節, f□, z□), 吉。

九三, 鼎耳革 (b 勒, f□, z□), 其 (b2 元, f□, z□) 行塞, 雉膏不食, 方雨虧悔, 終吉。

九四, 鼎折足, 覆 (b 復, f□, z□) 公餗 (b1 苙, b2 苙, f□, z□), 其 (b2 元, f□, z□) 形 (b1 刑, b2 荆, f□, z□) 渥 (b 屋, f□, z□), 凶。

六五, 鼎黃耳金鉉, 利貞。

上九, 鼎玉鉉, 大吉, 无不利。

五十一、震卦

震 (b 辰, f□, z□), 亨。震 (b 辰, f□, z□) 來虩虩 (b 朔朔, f□□, z□□), 笑 (b1 笑, b2 笑, f□, z□) 言啞啞 (b 亞亞, f□□, z□□), 震 (b 辰, f□, z□) 驚 (b 敬, f□, z□) 百里, 不喪 (b 亡, f□, z□) 匕 (b 鉞, f□, z□) 鬯 (b1 觴, b2 腸, f□, z□)。

初九, 震 (b 辰, f□, z□) 來虩虩 (b 朔朔, f□□, z□□), 後笑 (b1 笑, b2 笑, f□, z□) 言啞啞, 吉。

六二, 震 (b 辰, f□, z□) 來厲, 億 (b 意, f□, z□) 喪 (b 亡, f□, z□) 貝, 躋 (b 疊, f□, z□) 于九陵, 勿逐 (b 遂, f□, z□) 七日得。

六三, 震 (b 辰, f□, z□) 蘇蘇 (b 疏疏, f□□, z□□), 震 (b 辰, f□, z□) 行无 (b 無, f□, z□) 咎 (b 省, f□,

z□)。

九四，震 (b 辰，f□，z□) 遂泥。

六五，震 (b 辰，f□，z□) 往來厲，意无喪 (b 亡，f□，z□)，有事。

上 (b 尚，f□，z□) 六，震 (b 辰，f□，z□) 索索 (b 昔昔，f□□，z□□)，視矍矍 (b 懼懼，f□□，z□□)，征 (b 正，f□，z□) 凶。震 (b 辰，f□，z□) 不于其 (b2 元，f□，z□) 躬 (b1 躬，b2 窮，f□，z□)，于其 (b2 元，f□，z□) 鄰，(b 往，f□？，z□？) 无咎。婚 (b 閩，f□，z□) 媾 (b 詬，f□，z□) 有言。

五十二、艮卦

艮 (b 根，f□，z 艮) 其 (b2 元，f□，z 丌) 背 (b 北，f□，z 休)，不獲 (b 獲，f□，z 憂) 其 (b2 元，f□，z 丌) 身，行其 (b2 元，f□，z 丌) 庭 (b 廷，f□，z 廷)，不見其 (b2 元，f□，z□) 人，无咎。

初六，艮 (b 根，f□，z□) 其 (b2 元，f□，z 丌) 趾 (b 止，f□，z 止)，无 (b 无，f□，z 亡) 咎，利永 (b 永，f□，z 兼) 貞。

六二，艮 (b 根，f□，z 艮) 其 (b2 元，f□，z 丌) 腓 (b 肥，f□，z 足)，不拯 (b 登，f□，z 陞) 其 (b2 元，f□，z 丌) 隨 (b 隨，f□，z 陵)，其 (b2 元，f□，z 丌) 心不快 (b 快，f□，z 悸)。

九三 (b□，f□，z 晶)，艮其 (b□，f□，z 丌) 限 (b□，f□，z 膜)，列 (b 戾，f□，z 囿) 其 (b2 元，f□，z 丌) 夤 (b 肥，f□，z 衡)，厲 (b 厲，f 厲，z 礪) 薰 (b 薰，f 薰，z 同) 心。

六四，艮 (b 根，f□，z 艮) 其 (b2 元，f□，z 丌) 身 (b1 躬，b2 窮，f□，z 躬)，无咎 (b [无咎]，f□□，z [无咎])。

六五，艮 (b 根，f 艮，z 艮) 其 (b2 元，f 其，z 丌) 輔 (b 股，f 父，z 頰)，言有 (b 有，f□，z 又) 序 (b 序，f□，z 舍)，

悔 (b2 愆, f□, z 愆) 亡。

上 (b 尚, f□, z 上) 九, 敦 (b 敦, f□, z 葦) 艮 (b 根, f□, z 艮), 吉。

五十三、漸卦

漸 (b 漸, f□, z 漸), 女歸 (b 歸, f□, z 邊) 吉, 利貞。

初六, 鴻 (b 鴻, f□, z 鴻) 漸 (b 漸, f□, z 漸) 于干 (b 淵, f□, z 闊), 小 (b 小, f□, z 少) 子厲 (b 厲, f□, z 磯), 有 (b 有, f□, z 又) 言, 无咎 (b 无咎, f□□, z 不冬)。

六二, 鴻 (b 鴻, f□, z 鴻) 漸于磐 (b 坂, f□, z 堅), 飲 (b 酒, f□, z 禽) 食 (b 食, f□, z 飮) 衍衍 (b 衍衍, f□□, z 鹽鹽), 吉。

九三 (b 三, f□, z 晶), 鴻 (b 鴻, f□, z 鴻) 漸于陸 (b 陸, f□, z 陸), 夫征不復 (b 復, f□, z 復), 婦孕 (b 繩, f□, z 孕) [而] (b [而], f□, z 而) 不育, 凶。利禦 (b 所, f□, z□) 寇。

六四, 鴻 (b 鴻, f□, z□) 漸于木, 或得 (b 直, f□, z□) 其 (b2 元, f□, z□) 桷 (b 桷/寇戢, f□, z□), 无咎。

九五, 鴻 (b 鴻, f□, z□) 漸于陵, 婦三歲不孕 (b 繩, f□, z□), 終莫之勝, 吉。

上 (b 尚, f□, z□) 九, 鴻 (b 鴻, f□, z□) 漸于陸, 其羽可用爲儀 (b 宜, f□, z□), 吉。

五十四、歸妹卦

歸妹, 征 (b 正, f□, z□) 凶, 无攸利。

初九, 歸妹以娣 (b 弟, f□, z□), 跛能履 (b 利, f□, z□), 征 (b 正, f□, z□) 吉。

九二, 眇能視, 利幽人之 (b [之], f之, z□) 貞。

六三, 歸妹以須 (b 孀, f□, z□), 反歸以娣 (b 弟, f□, z□)。

九 (b 六〈九〉) 四, 歸妹愆 (b 衍, f□, z□) 期, 遲歸

有時。

六五，帝乙歸妹，其（b2 元，f□，z□）君之袂不如（b 若，f□，z□）其（b2 元，f□，z□）娣（b 第，f□，z□）之袂（b 快〈袂〉，f□，z□）良。月（b 月／日月，f□，z□）幾（b 既，f□，z□）望（b 望，f□，z□），吉。

上（b 尚，f□，z□）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五十五、豐卦

豐（b2 豐，f□，z□），亨，王假（b 段，f□，z□）之，勿憂，宜日中。

初九，遇（b 禺，f□，z□）其（b2 元，f□，z□）配（b 肥，f□，z□）主，雖（b 唯，f□，z□）旬，无咎，往有尚。

六二，豐（b2 豐，f□，z□）其（b2 元，f□，z□）蔀（b 剖，f□，z□），日中見斗，往得疑（b2 野，f□，z□）疾，有孚（b 復，f□，z□）發（b 洫，f□，z□）若，吉（b [吉]，f□，z□）。

九三（b 三，f□，z 晶），豐（b2 豐，f□，z 豐）其（b2 元，f□，z 丌）沛（b 蘋，f□，z 蒂），日中見沫（b 莱，f□，z 蒂），折其（b2 元，f□，z 丌）右肱（b 弓，f□，z 拏），无（b 无，f□，z 亡）咎。

九四，豐（b2 豐，f□，z 豐）其（b2 元，f□，z 丌）蔀（b 剖，f□，z 埤），日中見斗，遇（b 禺，f□，z 遇）其（b2 元，f□，z 丌）夷（b 夷，f□，z 尸）主（b 主，f□，z 室），吉。

六五，來（b 來，f□，z 莖）章，有（b 有，f□，z 又）慶譽（b 舉，f□，z 譽），吉。

上（b 尚，f□，z 上）六，豐（b2 豐，f□，z 豐）其（b2 元，f□，z 丌）屋（b 屋，f□，z 蒂），蔀（b 剖，f□，z 埤）其（b2 元，f□，z 丌）家（b 家，f□，z 豕），闕（b 闔，f□，z 闔）其（b2 元，f□，z 丌）户（b 户，f□，z 床），闕（b 嬰，f□，z 缺）其（b2 元，f□，z 丌）无（b 无，f□，z 亡）人，三（b 三，

f□, z 晶) 歲 (b 歲, f□, z 戠) 不覲 (b 遂, f□, z 覲), 凶 (b 兇, f□, z 凶)。

五十六、旅卦

旅 (b 旅, f□, z 遽), 小 (b 少, f□, z 少) 亨 (b 亨, f□, z 卿)。旅 (b 旅, f□, z 遽), 貞吉。

初六, 旅 (b 旅, f□, z 遽) 瑣瑣 (b 瑣瑣, f□□, z 羸羸), 斯 (b 此, f□, z 此) 其 (b2 元, f□, z 兀) 所取災 (b 火, f□, z 惡)。

六二, 旅 (b 旅, f 旅, z 遽) 即 (b 既, f 即, z 既) [其] (b [其], f 其, z [其]) 次 (b 次, f 次, z 弟), 懷 (b 壞, f□, z 裏) 其 (b2 元, f□, z 兀) 資 (b 茨, f□, z 次), 得 (b 得, f□, z 覓) 童 (b 童, f□, z 僮) 僕 (b 剥, f□, z 僂) [之] (b [之], f□, z 之) 貞。

九三 (b 三, f□, z 晶), 旅 (b 旅, f□, z 遽) 焚其 (b□, f□, z 兀) 次 (b□, f□, z 弟), 喪 (b□, f□, z 尢) 其 (b□, f□, z 兀) 童 (b□, f□, z 僮) 僕 (b□, f□, z 僂), 貞 (b□, f□, z 貞貞) 厲 (b□, f□, z 礪)。

九四, 旅 (b□, f□, z 遽) 于處, 得其 (b2 元, f□, z□) 資 (b 潛, f□, z□) 斧, 我心不快。

六五, 射雉, 一矢亡, 終 (b 冬, f□, z□) 以譽 (b 舉, f□, z□) 命。

上 (b 尚, f□, z□) 九, 鳥 (b1 鳥, b2 鳥, f□, z□) 焚 (b 焚, f□, z□) 其 (b2 元, f□, z□) 巢, 旅人先笑 (b1 笑, b2 笑, f□, z□) 後號 (b 號〈號〉, f□, z□) 咷 (b 桃, f□, z□), 喪 (b 亡, f□, z□) 牛于易, 凶 (b 兇, f□, z□)。

五十七、巽卦

巽, 小亨。利有攸往, 利見大人。

初六, 進退 (b 內, f□, z□), 利武人之貞。

九二, 巽 (b1 筭, b2 筭, f□, z□) 在牀下, 用史 (b 使,

f□, z□) 巫紛 (b 忿, f□, z□) 若, 吉, 无咎。

九三, 頻 (b 編, f□, z□) 巽 (b1 筭, b2 筭, f□, z□), 吝 (b 闕, f□, z□)。

六四, 悔 (b2 愆, f□, z□) 亡, 田獲三品 (b2 畀, f□, z□)。

九五, 貞吉, 悔 (b2 愆, f□, z□) 亡, 无不利, 无 (b 無, f□, z□) 初有終。先庚三日, 後庚三日, 吉。

上 (b 尚, f□, z□) 九, 巽 (b1 筭, b2 筭, f□, z□) 在牀下, 喪 (b 亡, f□, z□) 其 (b2 元, f□, z□) 資 (b 潛, f□, z□) 斧, 貞凶。

五十八、兌卦

兌 (b 奪, f□, z□), 亨, (b 小, f□, z□) 利貞。

初九, 和 (b 休, f□, z□) 兌 (b 奪, f□, z□), 吉。

九二, 孚 (b 罍, f□, z□) 兌 (b [兌], f□, z□), 吉, 悔 (b2 愆, f□, z□) 亡。

六 (b 九 <六>) 三, 來兌 (b 奪, f□, z□), 凶 (b 兇, f□, z□)。

九四, 商 (b 章, f□, z□) 兌 (b 奪, f□, z□) 未寧, 介疾有喜。

九五, 孚于剝, 有厲。

上 (b 尚, f□, z□) 六, 引 (b 景, f□, z□) 兌 (b 奪, f□, z□)。

五十九、渙卦

渙 (b 渙, f□, z 曄), 亨 (b 亨, f□, z 卿), 王假 (b 段, f□, z 段) 有 (b 于, f□, z 于) 廟 (b 廟, f□, z 宙)。[利見大人] (b [利見大人], f□, z 利見大人) 利涉大川, 利貞 (b 利貞, f□, z [利貞])。

初六, 用 (b [用], f□, z [用]) 拯 (b 撻, f□, z 拯) 馬壯 (b [壯], f□, z 藏), 吉。[愆亡] (b2 愆亡, f□, z 愆亡)

九二，渙（b 渙，f□，z 𩇑）奔（b 賁，f□，z 走）其（b2 元，f□，z 丌）机（b 階，f□，z 尻），悔（b2 愆，f□，z 愆）亡。

六三（b 三，f□，z 晶），渙（b 渙，f□，z 𩇑）其（b2 元，f□，z 丌）躬（b1 躬，b2 窮，f□，z 躬），无（b 无，f□，z 亡）悔（b 咎，f□，z 咎）。

六（b 九〈六〉）四，渙（b 渙，f□，z 𩇑）其（b2 元，f□，z 丌）羣，元吉。渙（b 渙，f□，z 𩇑）有（b□，f□，z 丌）丘，匪（b□，f□，z 非）夷（b 娣，f□，z 台）所思。

九五，渙（b 渙，f□，z 𩇑）汗其（b 汗其/元肝，f□□，z [汗] 丌）大號（b 號，f□，z 虎）。渙（b 渙，f□，z 𩇑）王（b 王，f□，z 丌）居（b 居，f□，z 尻），无（b 无，f□，z 亡）咎。

上（b 尚，f□，z 上）九，渙（b 渙，f□，z 𩇑）其（b2 元，f□，z 丌）血去（b 去，f□，z 去）逖（b 湯，f□，z 易）出，无咎（b [无咎]，f□，z [无咎]）。

六十、節卦

節，亨。苦（b 枯，f□，z□）節，不可貞。

初九，不出戶庭（b 牖，f□，z□），无咎。

九二，不出門庭（b 廷，f□，z□），凶。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六四，安節，亨。

九五，甘節吉，往有（b 得，f□，z□）尚。

上（b 尚，f□，z□）六，苦（b 枯，f□，z□）節，貞凶。悔（b2 愆，f□，z□）亡。

六十一、中孚卦

中孚（b 復，f□，z□），豚（b2 豕，f□，z□）魚吉。利（b 和〈利〉，f□，z□）涉大川，利貞。

初九，虞（b 杼，f 吳，z□）吉，有它不燕（b 寧，f□，z□）。

九二，鳴鶴在陰，其（b2 元，f□，z□）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b 羸，f□，z□）之。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b 皮，f□，z□），或泣（b 汲，f□，z□）或歌。

六四，月幾（b 既，f 幾，z□）望（b 望，f 堅，z□），馬匹（b 必，f□，z□）亡，无咎。

九五，有孚（b 復，f□，z□）攣（b 論，f□，z□）如，无咎。

上（b 尚，f 上，z□）九，翰（b1 驪，b2 驪，f 翰，z□）音登于天，貞凶。

六十二、小過卦

小（b 少，f□，z□）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b 事，f 吏，z□）。飛（b 翡，f 飛，z□）鳥遺之（b 之，f [之]，z□）音，不宜上，宜下。大（b 泰，f 大，z□）吉。

初六，飛（b 翡，f 非，z□）鳥以凶。

六二，過其（b2 元，f□，z□）祖，遇（b 愚，f□，z□）其（b2 元，f□，z□）妣（b 比，f□，z□），不及其（b2 元，f 其，z□）君，遇（b 愚，f 遇，z□）其（b2 元，f□，z□）臣（b 僕，f□，z□），无咎。

九三，弗過防（b 仿，f□，z□）之，從或戕（b 臧，f□，z□）之，凶。

九四，无咎，弗過遇（b 愚，f□，z□）之，往厲必戒（b 革，f□，z□），勿用永貞。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b 茭，f□，z□），公弋（b 射，f□，z□）取彼（b 皮，f□，z 皮）在（b 在，f□，z 才）穴（b 穴，f□，z 坎）。

上（b 尚，f□，z 上）六，弗遇（b 愚，f□，z 遇）過（b 過，f□，z 佐）之，飛（b 翡，f□，z 飛）鳥離（b 羅，f□，z 羅）之，凶。是謂（b 謂，f□，z 胃）災（b1 茲，b2 茲，f□，z 爻）眚（b 省，f□，z 楷）。

六十三、既濟卦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b 冬，f□，z□）亂（b 乳，f□，z□）。

初九（b 六〈九〉），曳（b 挫，f□，z□）其（b2 汔，f□，z□）輪（b 綸，f□，z□），濡其（b2 汔，f□，z□）尾，无咎。

六二，婦喪（b 亡，f□，z□）其（b2 汔，f□，z□）茀（b 發，f□，z□），勿逐（b 遂，f□，z□），七日得。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六四，繻（b 襦，f□，z 需）有（b 有，f□，z 又）衣袽（b 茹，f□，z 絮），終（b 冬，f□，z 冬）日戒。

九五，東鄰（b 鄰，f□，z 咎）殺牛〔以祭〕（b 以祭，f□，z 〔以祭〕），不如（b 若，f□，z 女）西鄰（b 鄰，f□，z 咎）之禴（b 濯，f□，z 酌）祭，實（b 實，f□，z 是）受其（b2 汔，f□，z 〔其〕）福。〔吉〕（b 吉，f□，z 吉）

上（b 尚，f□，z 上）六，濡（b 濡，f□，z 需）其（b2 汔，f□，z 汔）首，厲（b 厲，f□，z 礪）。

六十四、未濟卦

未濟，亨。小狐（b2 狐，f□，z□）汔（b 气，f□，z□）濟（b 涉，f□，z□），濡（b2 濡，f□，z□）其（b2 汔，f□，z□）尾，无攸利。

初六，濡其（b2 汔，f□，z□）尾，吝（b 閼，f□，z 閼）。

九二，曳（b 挫，f□，z 廩）其（b2 汔，f□，z 汔）輪（b 綸，f□，z 輪），貞吉（b 〔吉〕，f□，z 吉）。〔利涉大川〕（b 〔利涉大川〕，f□，z 利涉大川）

六三（b 三，f□，z 晶），未濟（b 濟，f□，z 淒），征（b 正，f□，z 征）凶。利涉大川。

九四，貞吉，悔（b2 愆，f□，z□）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b 商，f□，z□）于大國。

六五，貞吉，无悔（b 无悔/愆亡，f□□，z□□）。君子之

光。有孚（b 復，f□，z□），吉。

上（b 尚，f□，z□）九，有孚（b 復，f□，z□）于飲（b2 飲，f□，z□）酒，无咎。濡其（b2 汙，f□，z□）首，有孚（b 復，f□，z□）失是。

附錄三：

四種版本《易經》異文表

【說明】此異文表所比較的《易經》版本有四種，所採版本情況請參照本書附錄二的《說明》。另外需要說明的有：

(1) 帛書易兩本釋字不同時，兩者並存，文物本作字在字右下角標 1，續修四庫廖名春本標 2。兩者所釋相同的字，不作標號。其中帛書“悔”作“愆”，“其”作“汙”，均據帛書廖本和帛書圖版，是本《異文表》所取的帛書釋字，為免繁複，特於此處說明，不於表中另外標出其所屬版本。愆、汙二字，帛書文物本未以原字形釋出，而均以現通行字“悔”、“其”釋之，為本《異文表》所不取。

(2) “六·九”表示原本作“六”，是錯字，當改正為“九”字。

(3) 表中作“◎”者，表示肯定此處此本無此字。

(4) 空格均表示缺字，而不表示原本必無此字。

(5) 每卦標題由製表者所標的卦名一律用今通行本卦名用字。

一、乾卦

今	乾	亨	潛	乾	惕	躍	淵	飛	亢	悔	用
帛	鍵	享	浸 ₁ 滯 ₂	鍵	泥 ₁ 沂 ₂	鱗	瀟 ₂	罪	抗	愆	迴
阜											
竹											

二、坤卦

今	坤	朋	喪	履	含	裳	上	龍	其	用
帛	川	朋	亡	禮	合	常	尚	龍	元	迴
阜		儲					上	蠱	其	
竹										

三、屯卦

今	建	侯	磐	桓	侯	遭	班	匪	婚	媾	乃	即	无	虞
帛	律·建	侯	半	遠	侯	壇	煩	非	閭	厚	乃	即	毋	華
阜			般								迺	爰	毋	吳
竹														

今	惟	人	吝	婚	媾	屯	其	凶	上	班	泣	漣
帛	唯	人·人	咎	閭	厚	屯	元	凶	尚	煩	汲	連
阜	惟	人	吝			肫	其	兇				
竹												

四、蒙卦

今	告	三	瀆	瀆	則	告	發	刑	以	吝	包	納	三	有	躬
帛	吉	參	瀆	瀆	即	吉	廢	刑 ₂	已	閭	枹	人	三	有	躬 ₁ 躬 ₂
阜		三	價	價	則							老	三	有	躬
竹												晶	又		躬

今	无	攸	蒙	吝	童	蒙	擊	蒙	寇	禦	寇
帛	无	攸	蒙	閭	童	蒙				所	寇
阜	无	函									
竹	亡	卣	龍	吝	僮	龍	殷	龍	寇	迎	寇

五、需卦

今	需	有	孚	亨	需	郊	恆	无	需	沙	小	有	終	三
帛	襦	有	復	亨	襦	茭	恆	无	襦	沙	少	有	冬	三
阜											小	有		
竹	孺	又	孚	卿	孺	蒿	殳	亡	孺	爆	少	又	冬	晶

今	需	泥	致	寇	需	九	需	上	人	速	之
帛	襦	泥	致	寇	襦	六. 九	襦	尚	人. 人	楚	◎
阜											
竹	孺	圯	至	寇	孺						

六、訟卦

今	有	孚	窒	惕	中	終	凶	永	所	小	有	終	歸	而	逋	其
帛	有	復	洫	寧	克. 中	冬	兇	永	所	少	有	冬	歸	而	逋	斤
阜																
竹	又	孚	懷	應	中	冬	凶	出	迎	少	又	冬	逋	◎	肤	丌

今	三	百	无	眚	三	食	德	厲	終	吉	无	復	渝	上	錫	之
帛	三	百	无	省	三	食	德	厲	◎	◎	无	復	俞	尚	賜	之
阜								厲	冬	吉						
竹	晶	四	亡	襍	晶	飢	惠	礪	冬	吉	亡	逋	愈	上	賜	◎

今	繫	帶	終	三	襦
帛	般	帶	終	三	據, 據 ₂
阜					
竹	繻	繻	冬	晶	屨

七、師卦

今	師	无	師	律	否	臧	凶	在	師	中	无	三	錫	三	師
帛		无	師	律	不	臧	兇	在	師	中	无	三	湯	三	師
阜			币											三	币
竹	币	亡	币	聿	不	揣	凶	才	币	申	亡	晶	賜	晶	币

今	輿	尸	凶	師	次	无	田	有	禽	執	无	帥		師	輿
帛	輿	屍	兇	師	次	无	田	有	禽	執	无	率 ₁	衛 ₂	師	輿
阜							田	有	禽						
竹	墨	殛	凶	币	弟	亡	畋	又	禽	嬖	亡	衛		币	墨

今	尸	凶	上	◎	◎	有	開	國	承	家
帛	屍	凶	尚	人	◎	有	啟	國	承	家
阜	尸	兇	上	◎	◎	有	啟	邦		
竹	殛	凶	上	◎	子	又	啓	邦	丞	冢

八、比卦

今	吉	原	筮	永	◎	无	寧	來	後	凶	有	孚	无	有	孚	盈
帛	吉	原	筮	永	◎	无	寧	來	後	兇	有	復	无	有	復	盈
阜													毋			
竹	◎	备	簪	兼	吉	亡	盜	速	遂	凶	又	孚	亡	又	孚	海

今	終	來	有	它	貞	三	匪	比	貞吉	顯	用	三	失	禽	誠	上	之	无	凶
帛	冬	來	或	池	貞	三	非	比	貞吉	顯	用	三	夫	禽	戒	尚	◎	无	兇
阜										暴	用	三	失	禽			◎	毋	
竹	冬	速	又	它	◎	晶	非	故	亡不利	顯	◎	晶	避	禽	戒	上	◎	亡	凶

九、小畜卦

今	小	畜	郊	其	牽	輿	輻	孚	惕	孚	攣	◎	其	上
帛	少	菰	茈	汙	堅	車	綬	復	湯 ₁ 湯 ₂	復	縶	◎	汙	尚
阜			鄙	其				復	易	復	攣	不	其	
竹														

今	德	載	婦	望	征	凶
帛	得	載	女	望	正	兇
阜	得	戴	婦	堅	正	
竹						

十、履卦

今	履	咥	素	履	履	坦	幽	眇	履	履	咥	凶	爲	履	愬
帛	禮	真	錯	禮	禮	亶	幽	眇	利	禮	真	兇	迴	禮	朔
阜					履	坦	愬				實	咥	爲		
竹															

今	履	上	履	考	祥	其	旋
帛	禮	尚	禮	巧	翔 ₁ 翠 ₂	汙	覺
阜			履				
竹							

十一、泰卦

今	拔	茹	其	彙	包	荒	遐	朋	亡	陂	艱	其	孚	祉	上	吝
帛	发	茹	汙	胃	枹	妄	駟	弗	忘	波	根	汙	復	齒	尚	闕
阜	拔	如														吝
竹																

十二、否卦

今	否	匪	拔	其	彙	包	否	包	羞	疇	離	祉	否	其
帛	婦	非	发	亓	萑	枹	不	枹	憂	櫛	羅	齒	婦	亓
阜							不	枹	羞					
竹														

今	其	繫	苞	桑	上	傾	否	否
帛	亓	擊	枹	墓	尚	頃	婦	不
阜								怀
竹								

十三、同人卦

今	野	◎	吝	伏	戎	升	其墉	咷	笑	師	遇	上	郊	悔
帛	野	◎	閭	服	容	登	亓庸	桃	芙	師	遇	尚	茈	愆
阜	壘	之	吝	伏	戎		高唐		笑	币	偶		鄙	每
竹														

十四、大有卦

今	害	匪	艱	大	亨	无	厥	孚	交	如	威	如	◎	上	祐	无
帛	雋	非	根	泰	芳	无	闕	復	交	如	委	如	終	尚	右	无
阜	害	非	難													
竹						亡	畢	孚	沒	女	惠	女	◎	上	右	亡

十五、謙卦

今	謙	亨	有	終	謙謙	用	謙	无	撝	謙	富	以	其	鄰
帛			有	終	嗛嗛	用	嗛	无	謁	嗛	富	以	亓	鄰
阜														
竹	歷	卿	又	恣	歷◎	甬		亡	貨	歷	瞞	目	丌	咎

今	侵	无	上	謙	利	師	邑	國
帛			尚					
阜								
竹	戩	亡	上	歷	可	市	◎	邦

十六、豫卦

今	豫	侯	師	豫	凶	介	終	三	盱	豫	悔	遲	有	悔	由
帛	餘	侯	師	餘	凶	疥	終	三	杆	餘	慙	遲	有	慙	允·允
阜				豫	兇			三	歌	豫	罍	夷	有	罍	
竹	參	戾	市	參	凶	矧	冬	晶	可	參	慙	遲	又	慙	猷

今	豫	有	得	勿	疑	朋	盍	簪	恆	上	冥	豫	有	渝	无
帛	餘	有	得	勿	野 ₂	崩	甲	讒	恆	尚	冥	餘	或	諭	无
阜															
竹	參	又	見	母	頰	翌	玆	廩	死	上	杲	參	又	愈	亡

十七、隨卦

今	隨	亨	无	有	渝	有	功	二	小	失	三	失	小	隨	有求得	居
帛	隋	亨	无	或	論	有	功	二	小	失	三	失	小	隋	得求得	居
阜			无	有		有		三·二	小	失		失	小	隋	得求得	虛
竹	陵	卿	亡	又	愈	又	工	二	少	避	晶	避	少	陵	求又見	尻

今	隨	有	獲	凶	有	孚	在	以	何	孚	于	上	六	拘係之	乃從維之	亨	西
帛	隋	有	獲	凶	有	復	在	已	何	復	于	尚	九·六	拘係之	乃從藕之	芳	西
阜										復	◎	上	六	拘□□		亨	支
竹	陸	又	獲	工	又	孚	才	已	可	孚	于	上	六	係而敏之	從乃瞞之	高	西

十八、蠱卦

今	蠱	◎	亨	先	三	後	三	幹	蠱	有	考	无	厲	終	幹	蠱	三
帛	箇	吉	亨	先	三	後	三	幹	箇	有	巧	无	厲	終	幹	箇	三
阜						後	三	幹					厲	冬	幹		
竹	蛊	◎	卿	选	晶	遂	晶	櫛	蛊	又	攷	亡	礪	冬	櫛	蛊	晶

今	幹	蠱	小	有	悔	裕	蠱	吝	幹	蠱	譽	上	侯	尚	其	事	◎
帛	幹	箇	少	有	恐	浴	箇	閭	幹	箇	輿	尚	侯	尚	其	德	兇
阜			小	有	每								侯	上	其	事	◎
竹	櫛	蛊	少	又													

十九、臨卦

今	臨	咸	臨	咸	臨	臨	臨	臨	宜	臨
帛		禁	林	禁	林	林	林	林		林
阜	林								義	
竹										

二十、觀卦

今	薦	孚	顯	吝	閭	◎◎	生	上	其
帛	尊	復	□, 輯 ₂	閭	規	◎◎	生	尚	其
阜				吝		子之	產		其
竹									

二十一、噬嗑卦

今	噬	嗑	履	滅	趾	噬	滅	噬	遇	小	吝	噬	肺	利	艱
帛			句	滅	止	筮	滅	筮	愚	少	閭	筮	瓊	◎	根
阜	筮	聞	履	威		筮	威	筮						利	難
竹															

今	噬	肉	得黃金	上	何	滅	凶
帛	筮	月 ₂	愚毒	尚	荷	滅	兇
阜	筮	肉	得黃金		何	威	
竹							

二十二、賁卦

今	攸	趾	賁	其	賁	如	如	賁	如	幡	如	翰	如	匪	婚	媾	賁	帛	吝
帛	攸		繫	汙	繫	茹	茹	繫	茹	蕃	茹	翰	茹	非	閭	訴	繫	白	閭
阜	函	止	賁							幡	如	翰	如	非					
竹																			

二十三、剝卦

今	剝	牀		蔑	凶	剝	牀	辨	蔑	凶	剝	牀	膚	凶
帛	剝	臧		蔑 ₁ 戡 ₂	兇	剝	臧	辯	蔑 ₁	兇	剝	臧	膚	兇
阜	僕			蔑	兇	僕	牀	辨	蔑		僕	牀	父	兇
竹														

今		以		寵		上		碩		輿		廬
帛		食		寵 ₁ 龍 ₂		尚		石		車		蘆
阜								碩				
竹												

二十四、復

今	人	朋	其	祗	悔	頻	敦	復	无	悔	上	凶	災	眚	其	不	征
帛	人·人	朋	汙	提	愆	編	敦	復	无	愆	尚	兇	茲 ₁ 茲 ₂	省	汙	弗	正
阜		馮		智	悔	頻	敦	復	无	眚	上	兇					
竹							章	遐	亡	愆	上						

二十五、无妄卦

今	无	妄	亨	其	匪	正	有	省	有	攸	往	无	妄	往	耕	○	穫
帛	无	孟	亨	○	非	正	有	省	有	攸	往	无	孟	往	耕	○	穫
阜	无	亡	亨	其	非	延	有	省	有	彖	往	无	亡	往	耕	○	獲
竹	亡	忘	卿	行	非	遐	又	省	又	由	迷	亡	忘	○	靜	而	穫

今	畜	○	畜	則	繫	得	災	无	无	妄	之	藥	有	喜	上	无	妄	○
帛	畜 ₂	○	餘	○	擊	得	茲	无	无	孟	之	藥	有	喜	尚	无	孟	之
阜								无										
竹	畜	之				見	亥	亡	亡	忘	又	藥	又	菜	上	亡	忘	○

今	有	省	无	攸
帛	有	省	无	攸
阜				
竹	又	省	亡	由

二十六、大畜卦

今	大	畜	家	○	食	有	厲	輿	說	輶	三	逐	艱	閑	輿
帛	泰	蓄	家	○	食	有	厲	車	說	輶	三	遂	根	閑	車
阜											三	遂			
竹	大	豔	豕	而	飢	又	磴	車	攸	復	晶	由	堇	班	車

今	衛	有	攸	往	童	皓	獮	豕	牙	上	何	衛	亨
帛	衛	有	攸	往	童	鞠	哭	豕	牙	尚	何	瞿	亨
阜					童								
竹	幾	又	由	迷	僮	樛	芬	豕	豕	上	厠	采	卿

二十七、頤卦

今	舍	爾	靈	朶	凶	◎	顛	拂	丘	頤	征	凶	三	拂	凶
帛	舍	而	雷 ₂	挽	凶	曰	顛	拂	北	頤	正	凶	三	拂	凶
阜	舍	而	靈	端	兇	◎	莫	弗	丘	頤	政	兇		弗	兇
竹	繇	余	雷	散	凶	曰	遠	羆	北	洹	征	凶	晶	羆	凶

今	无	攸	顛	視	眈	其	欲	逐	无	拂	居	由	厲
帛	无	攸	顛	視	沈	亓	容	笛	无		居		
阜			瞋	視	眈	其	猷	遂	无	不			
竹	亡	卣	遠	見	羆	丌	猷	攸	亡	羆	尻	繇	礪

二十八、大過卦

今	大	棟	桡	藉	枯	稊	其	隆	吝	九	枯	其	上	六	頂
帛	泰	棟	豐	籍	桡	黃	亓	豐	闕	六·九	桡	亓	尚	九·六	釘
阜	大	檀	桡		枯	第			吝				上	六	
竹															

二十九、坎卦

今	坎	孚	維	坎	人	于	坎	脊	坎	險	小	坎	險	枕
帛	贛	復	嚮 ₁ 嚮 ₂	贛	人·人	◎	贛	閭	贛	訖	少	贛	險	訖
阜		復	嚮							險				
竹														

今	人	坎	脊	樽	簋	貳	納	約	終	坎	祗	上	係	徽
帛	人·人	贛	閭	奠	巧	跡	人·人	葯	終	贛	塏·堤	尚	系	諱
阜									冬			上	係	徽
竹														

今	經	真	◎	叢	棘	不	凶
帛	縹, 經 ₂	親	之	縹, 縹 ₂	勒	弗	兇
阜	縹	真				不	兇
竹							

三十、離卦

今	離	履	錯	離	艮	離	缶	則	臺	嗟	◎	突	其	焚	死如	嗟	上	用
帛	羅	禮	昔	羅	襍	羅	缶	即	經	𠂔	◎	出	◎	紛	死如	𠂔	尚	◎
阜	離	履	昔		𠂔	離		則				其	出	其	焚	◎◎	差	
竹																		

今	征	匪	其	醜	
帛	正	不	◎	戮	
阜					
竹					

三十一、咸卦

今	咸	亨	咸	其	拇	咸	其	腓	居	三	咸	其	股	執
帛	欽	亨	欽	𠂔	拇	欽	𠂔	𠂔	居	三	欽	𠂔	𠂔	執
阜														
竹	欽	卿	欽	𠂔	拇	欽	𠂔	胥	𠂔	晶	欽	𠂔	胥	𠂔

今	其	隨	往	吝	悔亡	憧	朋	爾	思	咸	其	悔	无	悔
帛	𠂔	隨	◎	𠂔	愬亡	童	𠂔, 𠂔 ₂	𠂔, 𠂔 ₂	思	欽	𠂔	股	无	愬
阜														
竹	𠂔	陵	◎	吝	亡愬	憧			志	欽	𠂔	拇	亡	愬

今	上	咸	其	輔	頰	舌
帛	尚	欽	亅	股	陝	舌
阜			其	父		
竹	上	欽	◎	頰	夾	肱

三十二、恆卦

今	恆	亨	无咎利貞	利有攸往	浚	恆	无	攸	悔	三	恆	其	德
帛	恆	亨	无咎利貞	利有攸往	浚	恆	无	攸	恐	三	恆	亅	德
阜													
竹	𣦵	卿	利貞亡咎	○○○○	散	𣦵	亡	𣦵	恐	晶	經	亅	惠

今	承	之	羞	吝	田	无	禽	恆	其	德	上	振	恆	◎	凶
帛	承	之	羞 ₂	閭	田	无	禽	恆	亅	德	尚	復	恆	◎	兇
阜															
竹	丞	亅	頤	吝	畋	亡	禽	經	亅	惠	上	散	𣦵	貞	凶

三十三、遯卦

今	遯	亨	小	遯	◎	厲	有	攸	往	執	之	革	勝	說	三	係
帛	掾	亨	小	掾	◎	厲	有	攸	往	共	之	勒	勝	奪	三	爲
阜				掾		厲	有	𣦵								
竹	豚	卿	少	豚	亅	礪	又	𣦵	連	玳	◎	革	勑	發	晶	係

今	遯	有	厲	臣	遯	否	遯	上	遯	无
帛	掾	有	厲	僕	掾	不	掾	尚	掾	先 ₁ 无 ₂
阜							掾			
竹	豚	又	礪	臣	豚	否	豚	上	豚	亡

三十四、大壯卦

今	大	趾	征	孚	罔	其	悔	藩	決	大	輿	輓	喪	悔	上	艱
帛	泰	止	正	復	亡	元	怨	藩	決	泰	車	復	亡	怨	尚	根
阜				復		其										
竹																

三十五、晉卦

今	晉	侯	錫	接	六	晉	摧	罔	孚	裕	晉	其	悔	晉	詬	悔	恤
帛	潛	侯	賜	綏	九·六	潛	浚	怨亡	復	浴	潛	元	怨	潛	炙	怨	血
阜												其					
竹																	

今	上	晉	其	維	吝
帛	尚	潛	元	唯	閼
阜					
竹					

三十六、明夷卦

今	艱	飛	其	◎	拯	壯	狩	其	◎◎	入	上	晦	入
帛	根	蜚	元	左	橙	牀	守	元	明夷	夷	尚	海	人·人
阜		彘	其										
竹													

三十七、家人卦

今	閑	悔	饋	嗃	悔	嘻	吝	假	恤	◎	上	孚	威	終
帛	門	怨	貴	變	怨	裏	閼	段	血	往	尚	復	委	終
阜	閑	悔	貴											冬
竹														

三十八、睽卦

今	睽	小	悔	亡喪	逐	復	惡	无	遇	主	巷	无	三	輿	曳	其	掣
帛	乖	小	愆	亡亡	遂	復	亞	无	愚	主	巷	无	三	車	愬	汙	謹
阜			𠂔	亡喪									三	車	淶	其	絮
竹	睽	少	愆	𠂔 =	由	逋	晉	亡	遇	主	衢	亡	晶	車	過	𠂔	

今	其	且	无	有	終	睽	孤	遇	孚	厲	无	悔	厥	噬	膚	往
帛	汙		无	有	終	乖	𦵏	愚	復	厲	无	愆	登	筮	膚	往
阜	其	且	无	有										筮	膚	往
竹	𠂔	虞			冬	睽	孤	遇	孚	礪	亡	愆	陞	𦵏	肤	致

今	何	上	睽	孤	豕	負	塗	孤	說	孤	匪	寇	婚	媾	往	遇	則
帛	何	尚	乖	𦵏	豕	負	塗	𦵏	說	壺	非	寇	闕	厚	往	愚	即
阜	何				豕	負	塗		兌	壺	非	寇	昏	媾			
竹	可	上	睽	孤	豕	負	塗					寇	昏	媾	往	遇	則

三十九、蹇卦

今	蹇	貞吉	往	蹇	來	譽	臣	蹇	匪	躬	故	三	往	蹇	來	往	蹇
帛	蹇	貞吉	往	蹇	來	與	僕	蹇	非		故					往	蹇
阜		貞吉											往	蹇	來		
竹	訐	○○	往	訐	𦵏	譽	臣	訐	非	今	古	晶	往	訐	𦵏	往	訐

今	來	蹇	朋	來	上	往	蹇	來	碩
帛	來	蹇	𦵏	來	尚	往	蹇	來	石
阜									
竹	𦵏	訐	不	𦵏	上	往	訐	𦵏	碩

四十、解卦

今	解	无	往	其	來	復	有	攸	往	夙	无	田	獲	三	狐	得	三
帛	解	无	往	开	來	復	有	攸	往	宿	无	田	獲	三	狐 ₂	得	
阜								彖	往								
竹	繻	亡	連	丌	奎	遯	又	卣	迷	偈	亡	攷	受	晶	颯	覓	晶

今	負	且	乘	致	寇	貞吝	解	而	拇	朋	斯	孚	維	孚	上	隼	墉
帛		且	乘	致	寇	貞閭	解	开	拇	備 ₁ 併 ₂	此	復	唯	復	尚	復	庸
阜																	
竹	偵	虞	輶	至	寇	○○	繻	丌	拇								

四十一、損卦

今	孚	无	曷	簋	享	遺	征	凶	其	其	使	遺	或	朋	遠	上	臣
帛	復	無	禽	巧	芳	端	正	咎	开	开	事	端	○	備	回	尚	僕
阜										其							
竹																	

四十二、益卦

今	六	朋	克	遯	享	凶	孚	圭	依	孚	孚	上	擊	凶
帛	九·六	備 ₁ 併 ₂	亨·克	回	芳	工	復	閭	家	復	復	尚	毆 ₂	咎
阜														
竹														

四十三、夬卦

今	揚	庭	孚	即	壯	趾	惕	號	莫	夜	有	恤	三	壯	頰
帛	陽	廷	復	節	牀	止	惕	號	夢	夜	有	血	三	牀	頰
阜															
竹							音	虎	莫	譽	又	卹	晶	藏	覓

今	有	夬	獨	遇	若	濡	有	愠	无	臀	无	膚	其	次	且
帛	有	缺	獨	愚	如	濡	有	温	无	脈	无	膚	丌	鄭	胥
阜															
竹	又	夬	蜀	遇	女	霽	又	礪	亡	詠	亡	肤	丌	縷	疋

今	牽	悔	聞	信	陸	夬	无	上	无	號	終	有	凶
帛	牽	愆	聞	信	勲	缺	无	尚	无	號	冬	有	兇
阜													
竹	尢	愆	頤	冬	茨	夬	亡	上	忘	虍	中	又	凶

四十四、姤卦

今	姤	壯	繫	梲	有	攸	往	凶	羸	豕	孚	蹢	躅	包	有	无	賓
帛	狗	壯	擊	梯	有	攸	往	兇	羸	豕	復	適	屬	枹	有	无	賓
阜																	
竹	敏	藏	繫	梲	又	由	連	凶	羸	豕	孚	是	蜀	囊	又	亡	寧

今	三	臀	无	膚	其	次	且	厲	无	包	无	起	凶	九	以	杞	包	
帛										枹	无	正	兇	五	九	以	忌	枹
阜																		
竹	晶	詠	亡	肤	丌	縷	疋	礪	亡	囊	亡	已	凶	九	目	芭	囊	

今	瓜	含	有	隕	上	姤	其	吝	无
帛	菰	含	或	墳	尚	狗	丌	闕	无
阜									
竹	菰	欽	又	愆	上	敏	丌	吝	亡

四十五、萃卦

今	萃	假	有	廟	亨	牲	有	攸	往	有	孚	終	亂	乃	萃	○	號	握	爲
帛	卒	段	于	廟	亨	生	有	攸	往	有	復	終	乳	乃	卒	亅	號	屋	于
阜										有									
竹	噪	畧	于	畱	卿	牲	又	貞	迷	又	孚	冬	愛	固	噪	○	虎	斛	于

今	笑	恤	往	无	孚	禴	萃	嗟	小	吝	萃	位	匪	孚	悔	上	齋	咨	洩
帛	笑	血	往	无	復	濯	卒	眚	少	闕	卒	立	非	復	恐	尚	案	欸	泊
阜																			
竹	笑	卹	迷	亡															

四十六、升卦

今	升	用	恤	征	升	孚	禴	升	岐	升	上	升
帛	登	利	血	正	登	復	濯	登		登	尚	登
阜								登	枝			
竹												

四十七、困卦

今	臀	幽	谷	覲	○	朱	紱	享	征	據	疾	藥	其	其	徐徐	吝	劓	刖	紂
帛	辰	要	浴	擯	凶	絛	發	芳	正	號	疾	莉	亅	亅	徐○	閭	貳	椽	發
阜																			
竹																			

今	祭	上	葛	藁	輓	旒	動悔有悔	征
帛	芳	尚	褐	纁	貳	椽	愆夷有愆	貞
阜								
竹	祭	上	華	璽	剝		迭愆又愆	征

四十八、井卦

今	井	改	改	井	无	喪	无	得	往	來	井	汔	未	繻	井	羸	其	瓶
帛	井	莒	莒	井	无	亡	无	得	往	來	井	𣎵	未	汲	井	𣎵 ₁ 𣎵 ₂	𣎵	𣎵
阜																		
竹	茱	改	改	茱	亡	𣎵	亡	𣎵	𣎵	𣎵	茱	气	母	𣎵	茱	羸	𣎵	𣎵

今	井	泥	食	井	无	禽	井	谷	射	𣎵	𣎵	𣎵	漏	三	井	𣎵	食	𣎵
帛	井	泥	食	井	无	禽	井	𣎵	射	付	唯	𣎵	句	三	井	𣎵	食	𣎵
阜												𣎵	𣎵					
竹	茱	𣎵	𣎵	茱	亡	𣎵	茱	浴	𣎵	𣎵	佳	𣎵	𣎵	𣎵	茱	𣎵	𣎵	𣎵

今	用	並	其	井	𣎵	无	井	𣎵	泉	食	上	井	收	幕	有	孚
帛	用	並 ₂	𣎵	井	𣎵	𣎵	井	𣎵	𣎵	食	尚	井	收	幕	有	復
阜								𣎵								
竹	𣎵	並	𣎵	茱	𣎵	亡	茱	𣎵	𣎵	𣎵	上	茱	𣎵	𣎵	𣎵	𣎵

四十九、革卦

今	巳	乃	孚	元亨	悔	鞏	革	巳	革	征	无	三	貞厲	三	就	有	孚
帛			復	元亨	𣎵	共	𣎵		𣎵	正			貞𣎵	三			復
阜																	
竹	改	𣎵	孚	元茱貞	𣎵	𣎵	革	改	革	征	亡	𣎵	〇〇	𣎵	𣎵	𣎵	孚

今	悔	孚	改	變	孚	上	變	革	征	凶
帛	𣎵	復	莒	便	復	尚	便	𣎵		
阜							便		𣎵	兇
竹										

五十、鼎卦

今	顛	趾	否	其	仇	即	革	其	覆	鍊	其	形	渥
帛	填	止	不	亅	戕	節	勒	亅	復	芷, 茈 ₂	亅	刑, 荆 ₂	屋
阜													
竹													

五十一、震卦

今	震	震	號	笑	啞	震	驚	喪	匕	鬯	震	號	笑	震	億	喪	躋	逐	震
帛	辰	辰	朔	笑 ₁	亞	辰	敬	亡	鉞	觴, 腸 ₂	辰	朔	笑 ₁	辰	意	亡	疊	遂	辰
阜																			
竹																			

今	蘇	震	无	皆	震	震	喪	上	震	索	豐	征	震	其	躬	其	婚	媾
帛	疏	辰	無	省	辰	辰	亡	尚	辰	昔	懼	正	辰	亅	躬, 窺 ₂	亅	閭	詬
阜																		
竹																		

五十二、艮卦

今	艮	其	背	獲	其	其	庭	其	艮	其	趾	无	永	艮	其	腓	拯	其
帛	根	亅	北	獲	亅	亅	廷	亅	根	亅	止	无	永	根	亅	肥	登	亅
阜																		
竹	艮	丌	怀	獲	丌	丌	廷			丌	止	亡	兼	艮	丌	足	陞	丌

今	隨	其	快	三	其	限	列	其	貧	厲	薰	艮	其	身	无咎	艮	其
帛	隨	亅	快				戾	亅	肥	厲	薰	根	亅	躬, 窺 ₂	○○	根	亅
阜										厲	薰					艮	其
竹	陵	丌	悸	晶	丌	瞞	剋	丌	衛	礪	同	艮	丌	躬	○○	艮	丌

今	輔	有	序	悔	上	敦	艮
帛	朶	有	序	愬	尚	敦	根
阜	父						
竹	頌	又	倉	愬	上	章	艮

五十三、漸卦

今	漸	歸	鴻	漸	干	小	厲	有	鴻	磐	飲	食	衍	三	鴻	陸	復	孕
帛	漸	歸	鳴	漸	淵	小	厲	有	鳴	坂	酒	食	衍	三	鳴	陸	復	繩
阜																		
竹	漸	遄	鳴	漸	淵	少	厲	又	鳴	堅	舍	飲	體	晶	鳴	陸	遄	孕

今	○	祭	鴻	得	其	桷	鴻	孕	上	鴻	儀
帛	○	所	鳴	直	行	寇載	鳴	繩	尚	鳴	宜
阜											
竹	而										

五十四、歸妹卦

今	征	娣	履	征	之	須	娣	九	愬	其	如	其	娣	袂	月	幾	望	上
帛	正	弟	利	正	○	嬌	第	六	九	衍	行	若	行	第	袂	日月	既	望
阜					之													
竹																		

五十五、豐卦

今	豐	假	遇	其	配	雖	豐	其	蔀	疑	孚	發	吉	三	豐	其	沛
帛	豈 ₂	段	禹	行	肥	唯	豈 ₂	行	剖	疑 ₂	復	洫	○	三	豈 ₂	行	頌
阜																	
竹														晶	豐	刀	蒂

今	沫	其	肱	无	豐	其	部	遇	其	夷	主	來	有	譽	上	豐
帛	萊	亅	弓	无	豈 ₂	亅	剖	禺	亅	夷	主	來	有	舉	尚	豈 ₂
阜																
竹	芾	丌	肱	亡	豐	丌	埴	遇	丌	尸	宝	莖	又	惡	上	豐

今	其	屋	部	其	家	闕	其	户	闕	其	无	三	歲	覲	凶
帛	亅	屋	剖	亅	家	閏	亅	户	哭	亅	无	三	歲	遂	兇
阜															
竹	丌	芾	埴	丌	豕	閏	丌	床	鞅	丌	亡	晶	戔	覲	凶

五十六、旅卦

今	旅	小	亨	旅	旅	瑣	斯	其	災	旅	即	◎	次	懷	其	資	得	童	僕
帛	旅	少	亨	旅	旅	瑣	此	亅	火	旅	既	◎	次	壞	亅	茨	得	童	剥
阜										旅	即	其	次						
竹	遯	少	卿	遯	遯	羸	此	丌	惡	遯	既	◎	弟	衰	丌	次	夏	僮	僣

今	◎	三	旅	其	次	喪	其	童	僕	厲	旅	其	資	終	譽	上	鳥	焚
帛	◎	三	旅									亅	潛	冬	舉	尚	鳥 ₁	焚
																	鳥 ₂	
阜																		
竹	之	晶	遯	丌	弟	尢	丌	僮	僣	礪	遯							

今		其	笑	號	咷	喪	凶
帛		亅	笑 ₁	號	桃	亡	兇
阜							
上							

五十七、巽卦

今	退	巽	史	紛	頻	巽	吝	悔	品	悔	无	上	巽	喪	其	資
帛	內	筭 ₁ 筭 ₂	使	忿	編	筭 ₁ 筭 ₂	闕	慙	咎 ₂	慙	無	尚	筭 ₁ 筭 ₂	亡	丌	潛
阜																
竹																

五十八、兌卦

今	兌	和	兌	孚	兌	悔	六	兌	凶	商	兌	上	引	兌
帛	奪	休	奪	𠄎	○	慙	九·六	奪	兌	章	奪	尚	景	奪
阜														
竹														

五十九、渙卦

今	渙	亨	假	有	廟	○○○○○	利貞	用	拯	壯	○○	渙	奔	其	机	悔	三	渙	其
帛	渙	亨	段	于	廟	○○○○○	利貞	○	撓	○	慙亡	渙	賁	丌	階	慙	三	渙	丌
阜																			
竹	𠄎	卿	段	于	窟	利見大人	○○	○	拯	藏	慙亡	𠄎	走	丌	尻	慙	晶	𠄎	丌

今	躬	无	悔	六	渙	其	渙	有	匪	夷	渙	汗	其	號	渙	王	居	无
帛	躬 ₁ 窳 ₂	无	咎	九·六	渙	丌	渙			娣	渙	丌	肝	號	渙	王	居	无
阜																		
竹	躬	亡	咎	六	𠄎	丌	𠄎	丌	非	台	𠄎	◎丌	虎	𠄎	丌	尻	亡	

今	上	渙	其	去	遯	无咎
帛	尚	渙	丌	去	湯	○○
阜						
竹	上	𠄎	丌	故	易	○○

六十、節卦

今	苦	庭	庭	有	上	苦	悔
帛	枯	牖	廷	得	尚	枯	愆
阜							
竹							

六十一、中孚卦

今	孚	豚	利	虞	燕	其	靡	麗	泣	幾	望	匹	孚	犖	上	翰	
帛	復	膏 ₂	和	利	杆	寧	元	羸	皮	汲	既	望	必	復	論	尚	驪 ₁ 驥 ₂
阜				吳						幾	堅					上	翰
竹																	

六十二、小過卦

今	小	事	飛	之	大	飛	其	遇	其	妣	其	遇	其	臣	防	戕	遇	戒	郊
帛	少	事	翡	之	泰	翡	元	愚	元	比	元	愚	元	僕	仿	臧	愚	革	茭
阜		吏	彖	◎	大	非					其	遇							
竹																			

今	弋	彼	在	穴	上	遇	過	飛	離	謂	災	眚
帛	射	皮	在	穴	尚	愚	過	翡	羅	謂	茲 ₁ 茲 ₂	省
阜												
竹		皮	才	坎	上	遇	作	飛	羅	胃	爻	槽

六十三、既濟卦

今	終	亂	九	曳	其	輪	其	喪	其	弗	逐	繻	有	柶	終	鄰	◎◎	如	
帛	冬	乳	六	九	拙	元	綸	元	亡	元	發	遂	襦	有	茹	冬	鄰	以祭	若
阜																			
竹												需	又	絮	冬	苦	◎◎	女	

今	鄰	綸	實	其	◎	上	濡	其	厲
帛	鄰	濯	實	亅	吉	尚	濡	亅	厲
阜									
竹	咎	酌	是	◎	吉	上	需	亅	礪

六十四、未濟卦

今	狐	汔	濟	濡	其	其	吝	曳	其	輪	吉	○○○○○	三	濟	征	悔	賞
帛	狐 ₂	气	涉	濡 ₂	亅	亅	閼	拙	亅	綸	◎	○○○○○	三	濟	正	愆	商
阜																	
竹	、						閼	屢	亅	輪	吉	利涉大川	晶	淒	征		

今	无悔	孚	上	孚	飲	其	孚
帛	愆亡	復	尚	復	飲 ₂	亅	復
阜							
竹							

附錄四：

四種版本《易經》相異文句表

【說明】本表所採用的版本情況請參照本書附錄二的《說明》。所謂“相異文句”是從廣義上的“異文”來講的。狹義上的異文，僅僅局限在用“字”的異體、古今、通借之異，而廣義上的“異文”則廣泛涉及文本之間的字、詞、句方面的一切差異。廣義上的“異文”包含狹義上的“異文”而又有擴展。此處“相異文句”是通過比較四種版本的《易經》而找出來的除狹義上的“異文”之外的所有異文。加點的字表示異文。

所在卦爻	今本	帛書本	阜陽本	楚竹書本
需上六	有不速之客三人來	有不楚客三人來	缺	缺
訟彖	利見大人	利用見大人	缺	利用見大人
訟九二	歸而逋	歸而逋	缺	遯肤
訟九二	其邑人三百户	汙邑人三百户	缺	汙邑人晶四户
訟六三	貞厲終吉	貞厲	□厲冬吉	貞礪冬吉
訟上九	或錫之鞶帶	或賜之般帶	缺	或賜繡紉
師上六	大君有命	大人君有命	大君有命	大君子有命
比彖	比吉原筮 元永貞无咎	比吉原筮 元永貞无咎	缺	比备簪 元兼貞吉亡咎
比初六	終來有它吉	冬來或池吉	缺	冬速又它吉
比六二	比之自內貞吉	比之□□貞吉	缺	比之自內吉
比六四	外比之貞吉	外比之貞吉	缺	外改之亡不利

续表

所在卦爻	今本	帛書本	阜陽本	楚竹書本
比九五	王用三驅	王用三驅	王用三驅	王三驅
比上六	比之无首	比无首	比毋首	比亡首
小畜九五	富以其鄰	富以斤鄰	不富以其鄰	缺
泰九二	不遐遺朋亡	不遐遺弗忘	缺	缺
泰上六	勿用師	□□用師	缺	缺
同人彖	利君子貞	利君子貞	利君子之貞	缺
同人九四	乘其墉	□□庸	乘高唐	缺
同人九五	先號咷而後笑	先號桃後笑	先號……後笑	缺
大有六五	厥孚交如威如吉	闕復交如委如終吉	缺	孚孚洵女愬女吉
謙初六	謙謙君子	嗛嗛君子	缺	歷君子
謙上六	利用行師征邑國	缺	缺	可用行市征邦
隨六三	隨有求得	隋有求得	隋有求得	陵求又夏
隨九五	孚于嘉吉	復于嘉吉	復嘉吉	孚于嘉吉
隨上六	拘係之乃從維之	拘係之乃從羈之	拘……	係而敏之從乃瞞之
蠱彖	蠱元亨	箇□吉亨	缺	蠱元卿
蠱上九	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	不事王侯 高尚斤德兕	□□□侯 高上其事	缺
觀六二	利女貞	利女貞	利女子之□	缺
噬嗑九四	利艱貞吉	根貞吉	利難貞吉	缺
噬嗑六五	得黃金	愚毒	得黃金	缺

续表

所在卦爻	今本	帛書本	阜陽本	楚竹書本
剥六三	剥之无咎	剥无咎	缺	缺
无妄彖	其匪正有眚	非正有省	其非正有眚	其非遠又眚
无妄初九	无妄往吉	无孟往吉	无亡往吉	亡忘吉
无妄六二	不耕穫不菑畲 則利有攸往	不耕穫不菑餘 利□□往	不耕獲不 ……	不耕而穫不菑之 ……
无妄九五	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无孟之疾勿藥有喜	缺	亡忘又疾勿藥又 菜
无妄上九	无妄行有眚	无孟之行有省	缺	亡忘行又眚
大畜彖	不家食吉	不家食吉	缺	不爰而飮吉
頤六二	顛頤 拂經于丘頤	曰顛頤 拂經于北頤	莫頤 弗經于丘 頤	曰遠頤 羸經于北涖
坎初六	習坎入于坎窞凶	習贛人贛閭凶	缺	缺
坎上六	寘于叢棘	親之于繿勒	寘……	缺
離九四	突如其來如 焚如死如棄如	出如來如 紛如死如棄如	其出如其 來如焚如 棄□	缺
離上九	王用出征有嘉折首 獲匪其醜	王出正有嘉折首 獲不載	缺	缺
咸九三	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欽元蹇執元隨閭	缺	欽元腎蹇开隨吝
咸九四	貞吉悔亡	貞吉恐亡	缺	貞吉亡恐
咸上六	咸其輔頰舌	欽元股陝舌	□其父 □□	欽頰夾舌
恆彖	恆亨无咎利貞 利有攸往	恆亨无咎利貞 利有攸往	缺	亓卿利貞亡咎

续表

所在卦爻	今本	帛書本	阜陽本	楚竹書本
恆九三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缺	不經其德或承其羞
恆上六	振恆凶	復恆凶	缺	散其貞凶
遯初六	遯尾厲	據尾厲	據……厲	豚其尾厲
遯六二	執之用黄牛之革	共之用黄牛之勒	缺	玳用黄牛之革
遯九三	係遯	爲據	缺	係豚
遯九五	嘉遯貞吉	嘉據貞吉	嘉據貞吉	嘉豚吉
晉初六	罔孚裕无咎	愬亡復裕无咎	缺	缺
明夷初九	明夷于飛 垂其翼	明夷于蜚 垂其左翼	……于飛 垂其……	缺
明夷九三	明夷于南狩	明夷夷于南守	缺	缺
明夷六四	入于左腹	明夷夷于左腹	缺	缺
家人九五	王假有家勿恤吉	王段有家勿恤往吉	缺	缺
睽初九	悔亡喪馬勿逐自復 見惡人无咎	愬亡亡馬勿逐自復 見亞人无咎 九二无咎	悔亡喪馬 ……	愬亡 = 馬勿由自 遯見晉人亡咎
蹇彖	利見大人貞吉	利見大人貞吉	利見□人 貞吉	利見大人
解六三	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且乘致寇至貞閼	缺	負虔輾至寇至
解九四	解而拇	解其拇	缺	解其拇
損六五	或益之十朋之龜	益之十備之龜	缺	缺
損上九	无咎貞吉利有攸往	无咎貞吉有攸往	缺	缺
夬九四	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牽羊愬亡聞言不信	缺	允羊愬亡聞言不 冬
夬上六	无號終有凶	无號冬有兇	缺	忘虎中又凶
萃彖 1	萃亨王假有廟	萃王段于廟	缺	嚳王器于廟

续表

所在卦爻	今本	帛書本	阜陽本	楚竹書本
萃彖 2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用大生吉利有攸往	缺	用大牲利又貞遄
萃初六	若號	若 <small>汙</small> 號	缺	若虎
升彖	用見大人	利見大人	缺	缺
困初六	三歲不覿	三歲不攢凶	三歲不□	缺
困上六	曰動悔有悔	曰 <small>愬</small> 夷有愬	缺	曰迭愬又愬
井彖	羸其瓶	羸 <small>汙</small> 荆 <small>汙</small>	缺	羸 <small>汙</small> 餅
井九二	甕敝漏	唯敝句	□敝屨	佳襦縷
井九三	可用汲	可用汲	缺	可 <small>汙</small> 汲
革彖	元亨利貞	元亨利貞	缺	元 <small>業</small> 貞利貞
革九三	征凶貞厲	□□貞□	缺	征凶
震上六	无咎	往无咎	缺	缺
艮六二	其心不快	汙心不快	缺	汙心不悖
艮六四	艮其身无咎	根 <small>汙</small> 館	缺	艮 <small>汙</small> 躬
漸初六	有言无咎	有言无咎	缺	又言不冬
漸九三	婦孕不育	婦繩不□	缺	婦孕而……
漸六四	或得其桷	或直 <small>汙</small> 寇 <small>汙</small>	缺	缺
歸妹九二	利幽人之貞	利幽人貞	□幽人之貞	缺
歸妹六五	月幾望	日月既望	缺	缺
豐六二	有孚發若吉	有復洳若	缺	缺
旅六二	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旅既次壞 <small>汙</small> 茨得童剝貞	旅即其次……	遯既弟 <small>汙</small> 次次 夏僮僮之貞
旅九三	喪其童僕貞厲	缺	缺	尢 <small>汙</small> 僮僮貞貞厲
兌彖	兌亨利貞	奪亨小利貞	缺	缺
兌九二	孚兌吉	滄吉	缺	缺

续表

所在卦爻	今本	帛書本	阜陽本	楚竹書本
渙彖	利涉大川利貞	利涉大川利貞	缺	利見大人利涉大川
渙初六	用拯馬壯吉	拯馬吉愬亡	缺	拯馬藏吉愬亡
渙六三	渙其躬无悔	渙其躬无咎	缺	覿其躬亡咎
渙九五	渙其大號	渙其肝大號	缺	覿其大虎
渙上九	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渙其血去湯出	缺	覿其血故易出
中孚六四	月幾望馬匹亡	月既望馬必亡	月幾望……	缺
小過彖	飛鳥遺之音	翯鳥遺之音	翯鳥遺音	缺
既濟九五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東鄰殺牛以祭不若西鄰之濯祭實受其福吉	缺	東簋殺牛不女西簋之酌祭是受福吉
未濟九二	曳其輪貞吉	拽其輪貞	缺	屨其輪貞吉利涉大川
未濟六五	貞吉无悔	貞吉愬亡	缺	缺

主要參考文獻

一、相關的出土文獻釋文、考古報道、概述、簡介等

于豪亮：《帛書〈周易〉》，《文物》1984年第3期。

中國文物研究所古文獻研究室、安徽省阜陽市博物館：《阜陽漢簡〈周易〉釋文》附摹本（部分），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18輯，三聯書店2000年。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湖南省博物館：《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的主要收穫》，《考古》1975年第1期。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安徽省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簡介》，《文物》1983年第2期。

王少聞：《〈馬王堆漢墓文物〉述評》，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王明欽：《王家臺秦墓竹簡概述》，艾蘭、邢文編《新出簡帛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

包山墓地竹簡整理小組：《包山2號墓竹簡概述》，《文物》1988年第5期。

安徽省文物工作隊、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縣文化局：《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第8期。

朱淵清：《〈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首發式召開》，簡帛研究網站（<http://www.jianbo.org/>）2001年12月11日。

朱淵清：《馬承源先生談上博簡》，朱淵清、廖名春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2002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駐馬店市文化局、新蔡縣文物保護管理所：《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的發掘》，《文物》2002年第

8 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 2003 年。

姜小玲、范豔：《上海博物館〈戰國楚竹書〉面世》，《解放日報》，2001 年 12 月 12 日第 6 版。

姜小玲：《上海博物館祕笈“戰國竹簡”解讀成書》，《解放日報》，2001 年 12 月 8 日頭版。

施宣圓：《二千多年前〈周易〉填補歷史空白》，《文匯讀書周報》，2004 年 1 月 16 日頭版。

施宣圓：《上海戰國竹簡〈周易〉“亮相”——竹簡研究專家、上海博物館副研究員濮茅左先生談楚竹書〈周易〉》，《文匯讀書周報》，2004 年 1 月 16 日第 5 版。

施宣圓：《上海戰國竹簡解密》，《文匯報》，2000 年 8 月 16 日頭版。

胡平生：《阜陽漢簡周易概述》，李學勤、謝桂華主編《簡帛研究》第 3 輯，廣西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王家臺 15 號秦墓》，《文物》1995 年第 1 期。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釋文》，《文物》1984 年第 3 期。

秦志華：《〈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首冊隆重推出》，《古籍新書目》第 147 期，2001 年 11 月 28 日。

馬承源：《前言：戰國楚竹書的發現保護和整理》，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馬承源：《戰國楚竹書的發現保護和整理》，《中國文物報》，2001 年 12 月 26 日頭版。

張立行：《戰國竹簡漂泊歸來獲新生》，《文匯報》，1999 年 1 月 6 日第 3 版。

張立行：《戰國竹簡露真容》，《文匯報》，1999 年 1 月 5 日頭版。

張政烺、周世榮等：《座談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文物》

1974 年第 9 期。

張政烺：《帛書〈六十四卦〉跋》，《文物》1984 年第 3 期。

陳松長：《馬堆帛書〈繆和〉、〈昭力〉釋文》，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 6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

陳振裕：《略論九座楚墓的年代》，《考古》1981 年第 4 期。

陳熙涵：《〈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首冊發行》，《文匯報》，2001 年 12 月 12 日頭版。

陳燮君：《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序》，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陳燮君：《戰國楚竹書的文化震撼》，《解放日報》，2001 年 12 月 14 日第 8 版。

彭浩：《楚墓葬制初論》，《中國考古學會第二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2 年。

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 年第 5 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望山楚簡》，中華書局 1995 年。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 1991 年。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墓地整理小組：《荆門市包山楚墓發掘簡報》，《文物》1988 年第 5 期。

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4 年第 7 期。

裘錫圭：《帛書〈要〉篇釋文校記》，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 18 輯，三聯書店 2000 年。

廖名春：《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釋文》，《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易類第 1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

網丁：《介紹〈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簡帛研究網站（<http://www.jianbo.org/>）2001 年 12 月 18 日。

鄭重：《“上博”看楚簡》，《文匯報》，1999 年 1 月 14 日第 11 版。

曉菡：《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概述》，《文物》1974 年第 9 期。

濮茅左考釋：《楚竹書〈周易〉釋文考釋》，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

謝維揚：《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序》，朱淵清、廖名春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 2002 年。

二、專著類：

（漢）京房：《京氏易傳》，（明）程榮纂輯《漢魏叢書》，吉林大學出版社 1992 年。

（漢）鄭康成注：《易緯》，林忠軍校點，林忠軍《易緯導讀》，齊魯書社 2002 年。

（魏）王弼、（晉）韓康伯：《周易王韓注》，嶽麓書社 1993 年。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中華書局 1983 年。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中國書店 1984 年。

（唐）郭京：《周易舉正》，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 1983—1988 年。

（宋）蘇軾：《東坡易傳》，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臺灣世界書局影印 1988 年。

（宋）朱熹《周易本義》，蕭漢明校點，齊魯書社 2003 年。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 1994 年。

（宋）王應麟編：《周易鄭康成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 1983—1988 年。

（清）劉淇：《助字辨略》，中華書局 1954 年。

（清）李光地：《周易折中》，劉大鈞整理，巴蜀書社 1998 年。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清）永瑤：《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 1965 年。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 1980 年。

（清）王引之：《經傳釋詞》，嶽麓書社 1985 年。

（清）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中華書局 1994 年。

（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中華書局 1984 年。

（清）朱駿聲：《六十四卦經解》，中華書局 1958 年。

(清) 俞樾：《群經平議》，《清經解 清經解續編》本，上海書店 1988 年。

(清) 孫詒讓：《周禮正義》，中華書局 1987 年。

(清) 皮錫瑞：《經學歷史》，清光緒三十二年思賢書局刻本，顧廷龍主編《續修四庫全書》第 179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

王力：《漢語史稿》，中華書局 1980 年新 1 版。

朱方樞：《易經釋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9 年。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 1、2 卷)，華夏出版社 1995 年。

朱伯崑主編：《國際易學研究》(第 1 輯)，華夏出版社 1995 年。

吳辛丑：《周易講讀》，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7 年

吳新楚：《周易異文校證》，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李守奎：《楚文字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3 年。

李尚信：《卦序與解卦理路》，巴蜀書社 2008 年。

李浚川、蕭漢明：《醫易會通精義》，人民衛生出版社 1991 年。

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三聯書店 2004 年。

李學勤：《周易經傳溯源》，長春出版社 1992 年。

李鏡池：《周易探源》，中華書局 1978 年。

李鏡池：《周易通義》，中華書局 1981 年。

邢文：《帛書周易研究》，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周山：《解讀周易》，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2 年。

尚秉和：《周易尚氏學》，中華書局 1980 年。

房振三：《楚竹書周易彩色符號研究》，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 5 月。

杭辛齋：《學易筆談 讀易雜識》，新世紀萬有文庫，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林忠軍：《象數易學發展史》(第 1 卷)，齊魯書社 1994 年。

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編：《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唐明邦主編：《周易評注》，中華書局 1995 年。

唐明邦主編：《周易縱橫錄》，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徐山：《周易詞義與結構分析》，中國書店 2007 年。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 1989 年。

徐文鏡：《古籀彙編》，武漢古籍書店影印本 1989 年。

袁珂：《中國神話通論》，巴蜀書社 1993 年。

馬振彪：《周易學說》，張善文整理，花城出版社 2002 年。

高亨：《周易大傳今注》，齊魯書社 1998 年。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 1989 年。

張立文：《帛書周易注譯》，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張善文：《象數與義理》，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3 年。

許倬雲：《西周史》（增補本），三聯書店 2001 年。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外二種），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陳戍國：《周易校注》，嶽麓書社 2004 年。

陳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時代的宗教、倫理與社會思想》，三聯書店 2002 年。

陳偉：《包山楚簡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 1996 年。

陳鼓應：《老子今注今譯》（參照簡帛本最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 2003 年。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中華書局 1988 年。

黃金貴：《古代文化詞義集類辨考》，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9 月新 1 版。

黃壽祺、張善文編：《周易研究論文集》（第 1 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7 年。

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 1980 年第 2 版。

楊樹達：《詞詮》，中華書局 1965 年。

廖名春、康學偉、梁韋弦：《周易研究史》，湖南出版社 1991 年。

廖名春：《〈周易〉經傳與易學史新論》，齊魯書社 2001 年。

廖名春：《帛書〈易傳〉初探》，臺灣文史哲出版社 1998 年。

聞一多：《周易義證類纂》，《聞一多全集》二《古典新義》，開明書店 1948 年。

趙誠：《甲骨文簡明詞典——卜辭分類讀本》，中華書局 1988 年。

齊思和：《中國史探研》，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劉大鈞、林忠軍：《周易古經白話解》，山東友誼出版社 1989 年。

劉大鈞：《今帛竹書〈周易〉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

劉大鈞：《周易概論》（修訂本），齊魯書社 1988 年。

劉大鈞主編：《大易集奧》（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劉大鈞主編：《象數易學研究》（一），齊魯書社 1996 年。

劉大鈞主編：《象數易學研究》（三），巴蜀書社 2003 年。

鄧球柏：《帛書周易校釋》（修訂本），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第 3 版。

盧央：《京房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年。

蕭漢明：《陰陽：大化與人生》，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濮茅左：《楚竹書〈周易〉研究——兼述先秦兩漢出土與傳世易學文獻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

鍾肇鵬：《讖緯論略》，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韓仲民：《帛易說略》，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2 年。

韓自強：《阜陽漢簡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龐樸：《當代學者自選文庫·龐樸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羅熾：《中華易文化傳統導論》，武漢出版社 1995 年。

蘭甲云：《周易古禮研究》，湖南大學出版社 2008 年。

蘭甲云：《周易卦爻辭研究》，湖南大學出版社 2006 年。

顧頡剛：《古史辨》（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

[瑞士] 皮亞傑：《結構主義》，倪連生、王琳譯，商務印書館 1984 年。

[德] 漢斯—格奧爾格·加達默爾：《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洪漢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1999 年。

三、論文類：

王振復：《上博館藏楚竹書〈周易〉初析》，《周易研究》2005 年第 1 期。

王新春：《哲學視域中戰國楚竹書〈周易〉的文獻價值》，《周易研究》2004 年第 5 期。

王葆玟：《從王家臺秦簡看〈歸藏〉與孔子的關係》，艾蘭、邢文《新出簡帛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4 年。

王輝：《王家臺秦簡〈歸藏〉校釋（28 則）》，《江漢考古》2003 年第 1 期。

何有祖：《竹書〈周易〉補證一則》，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 年 6 月 6 日。

何琳儀、程燕、房振三：《滬簡〈周易〉選釋（修訂）》，《周易研究》2006 年第 1 期。

何琳儀、程燕：《滬簡〈周易〉選釋》，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 年 5 月 16 日。

何澤恆：《論上博楚竹書〈周易〉的易學符號與卦序》，臺灣大學中文系主辦《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臺北 2007 年 11 月 10-12 日。

吳辛丑：《〈周易〉“貞”字結構分析》，《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 年第 6 期。

吳辛丑：《楚簡〈周易〉“而”字非衍文補證》，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 年 8 月 1 日。

吳新楚：《楚簡〈周易〉“不家而食”新解》，《周易研究》2004 年第 6 期。

李尚信：《〈序卦〉卦序之建構及其思想》，載劉大鈞等著《象數精解》，巴蜀書社 2004 年。

李尚信：《楚竹書〈周易〉中的特殊符號與卦序問題》，《周易研究》2004 年第 3 期。

李尚信：《釋〈周易·漸卦〉》，《周易研究》2006 年第 4 期。

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中國歷史文物》2006 年第 4 期。

李銳：《讀竹書〈周易〉劄記》，孔子 2000 網（<http://www.confucius2000.com/>）清華大學簡帛研究專欄 2004 年 4 月 18 日。

李學勤：《新發現西周筮數的研究》，《周易研究》2003 年第 5 期；

沈有鼎：《周易序卦骨構大意》，沈有鼎《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沈有鼎：《周易卦序分析》，沈有鼎《沈有鼎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周波：《竹書〈周易〉考釋三則》，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 年 6 月 6 日。

周波：《楚文字中的“零”》，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 年 4 月 29 日。

孟蓬生：《上博竹書（三）字詞考釋》，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 年 4 月 26 日。

季旭昇：《〈上博三·周易〉“需”卦說》，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 年 5 月 3 日。

季旭昇：《〈上博三·周易〉簡 23 “何天之逵”說》，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 年 4 月 19 日。

季旭昇：《〈上博三·周易〉簡六“朝三褫之”說》，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 年 4 月 18 日。

季旭昇：《上博三周易零釋七則》，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 年 4 月 24 日。

季旭昇：《上博三周易簡 26 “欽其腓”說》，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 年 5 月 16 日。

房振三：《竹書〈周易〉彩色符號初探》，《周易研究》2005年第4期。

林忠軍：《從戰國楚簡看通行〈周易〉版本的價值》，《周易研究》2004年第3期。

姜廣輝：《上博藏楚竹書〈周易〉中特殊符號的意義》，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5月16日。

范常喜：《簡帛〈周易·夬卦〉“喪”字補說》，《周易研究》2006年第4期。

徐在國：《上博竹書（三）〈周易〉釋文補正》，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24日。

徐在國：《上博竹書（三）割記二則》，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26日。

徐錫台：《數與〈周易〉關係的探討》，唐明邦、羅熾、張武、蕭漢明《周易縱橫錄》，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張政烺：《易辨——近幾年根據考古材料探討周易問題的綜述》，唐明邦、羅熾、張武、蕭漢明《周易縱橫錄》，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張新俊：《說䷾》，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29日。

曹峰：《出土文獻可以改寫思想史嗎？》，《文史哲》2007年第5期。

曹瑋：《陶拍上的數字卦研究》，《文物》2002年第11期。

陳爻：《竹書〈周易〉需卦卦名之字試解》，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29日。

陳偉：《望山楚簡所見的卜筮與禱神祠——與包山楚簡相對照》，《江漢考古》1997年第2期。

陳偉：《楚竹書〈周易〉文字試釋》，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4月18日。

陳斯鵬：《楚簡〈周易〉初讀記》，孔子2000網（<http://www.confucius2000.com/>）清華大學簡帛研究專欄2004年4月25日。

章太炎：《易論》，載傅傑編校《章太炎學術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 年。

凌瑜、秦樺林：《釋楚竹書〈周易〉之“幾”》，《周易研究》2007 年第 5 期。

黃錫全：《讀上博〈戰國楚竹書（三）〉劄記六則》，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 年 4 月 29 日。

黃錫全：《讀上博〈戰國楚竹書（三）〉劄記數則》，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 年 6 月 22 日。

楊澤生：《上博竹書第三冊零釋》，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 年 4 月 29 日。

楊澤生：《竹書〈周易〉中的兩個異文》，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 年 5 月 29 日。

楊澤生：《竹書〈周易〉劄記（四則）》，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 年 5 月 8 日。

楊澤生：《竹書〈周易〉劄記一則》，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 年 4 月 24 日。

裘錫圭：《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中華文史論叢》（第 2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廖名春：《上海博物館藏楚簡〈周易〉管窺》，《周易研究》2000 年第 3 期。

廖名春：《長安西仁村陶拍數字卦解讀》，《周易研究》2003 年第 5 期。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一）》，《周易研究》2004 年第 3 期。

廖名春：《楚簡〈周易〉校釋記（二）》，《周易研究》2004 年第 5 期。

廖名春：《楚簡〈周易〉睽卦新釋》，《周易研究》2006 年第 4 期。

廖名春：《楚簡〈周易〉遯卦六二爻辭新釋》，《周易研究》2005 年第 4 期。

廖名春：《楚簡〈周易·大畜〉卦再釋》，孔子 2000 網（<http://www.kongzi2000.com/>）2004 年 12 月 10 日。

tp://www.confucius2000.com/) 清華大學簡帛研究專欄 2004 年 4 月 16 日。

廖名春：《楚簡〈周易·豫〉卦再釋》，孔子 2000 網（http://www.confucius2000.com/）清華大學簡帛研究專欄 2004 年 5 月 8 日。

廖名春：《楚簡〈周易·頤〉卦試釋》，孔子 2000 網（http://www.confucius2000.com/）清華大學簡帛研究專欄 2004 年 4 月 16 日。

廖名春：《試論帛書〈衷〉的篇名和字數》，劉大鈞主編《大易集奧》（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趙秋成：《上博楚竹〈易〉第二簡“珣”卦卦名釋》，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 年 9 月 10 日。

趙秋成：《上博楚竹易第二簡“珣”卦卦名釋》，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 年 9 月 10 日。

劉大鈞：《今、帛、竹書〈周易〉疑難卦爻辭及其今、古文辨析（一）》，《周易研究》2004 年第 5 期。

劉大鈞：《今、帛、竹書〈周易〉疑難卦爻辭及其今、古文辨析（二）》，《周易研究》2004 年第 6 期。

劉大鈞：《今、帛、竹書〈周易〉疑難卦爻辭及其今、古文辨析》（三），《周易研究》2005 年第 1 期。

劉大鈞：《周易大傳我見——關於〈周易大傳〉各篇寫成的先後及六十四卦順序編次的探討》，載黃壽祺、張善文編《周易研究論文集》第 1 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7 年。

劉大鈞：《關於“圖”“書”及今本與帛本卦序之探索》，劉大鈞主編《象數易學研究（一）》，齊魯書社 1996 年。

劉保貞：《從今、帛、竹書對比解〈易經〉“亨”字》，《周易研究》2004 年第 6 期。

鄭玉珊：《上博〈周易〉“勿藥有菜”試論》，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7 年 10 月 19 日。

鄭萬耕：《〈周易〉釋讀八則——以楚竹書為參照》，《周易研究》2005 年第 2 期。

鄭萬耕：《楚簡〈周易〉釋讀六則》，《中國歷史文物》2005年第2期。

蕭漢明：《論中國古史上的兩次“絕地天通”》，《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3期。

蕭漢明：《〈易經〉的醫學思想萌芽——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簡〈易經〉釋卦四則》，“新出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武漢2006年6月。

蕭漢明：《〈雜卦〉論》，《周易研究》1988年第2期。

蕭漢明：《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易經〉釋卦二則》，《周易研究》2006年第2期。

蕭漢明：《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易經〉釋卦三則》，郭齊勇主編《儒家文化研究》（第1輯《新出楚簡研究專號》），三聯書店2007年。

蕭漢明：《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周易〉豫、咸二卦》，《周易研究》2007年第6期。

謝向榮：《試論楚竹書〈周易〉紅黑符號對卦序與象數的統合意義》，《周易研究》2005年第4期。

謝金良：《上博楚竹書〈周易〉研究管窺》，載劉大鈞主編《簡帛考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龐樸：《陰陽五行探源》，《中國社會科學》1984年第3期。

譚步云：《說“姤”及其相關的字》，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7年12月30日。

蘇建洲：《試論〈上博（三）·周易〉的“融”及相關的幾個字》，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4年5月8日。

[日]西山尚志：《關於〈周易〉的“亨”字》，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2007年1月13日。

[日]近藤浩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周易〉的“首符”與“尾符”》，曹峰譯，《周易研究》2006年第6期。

[日]近藤浩之：《包山楚簡卜筮祭禱記錄與郭店楚簡中的〈易〉》，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美] 夏含夷：《試論上博〈周易〉的卦序》，載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第 1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

後 記

我從小就對中國傳統文化和藝術有著濃厚的興趣，我學習中國古代哲學也主要是由這一興趣而非對純哲學的興趣推動的。我也從未想到過在中國古代哲學領域自己會專門研究易學，更沒想到過會研究出土易學。無心插柳、木已成舟，本書的出版就是一個見證，它是在我的博士論文《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周易〉研究——兼論早期易學相關問題》的基礎上修訂擴充而成的。本書能得以出版，要感謝武漢大學歷史學院院長、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任陳偉教授，是他同意把我的博士論文選題納入他主持的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並作為他主持的这个項目的一個專題出版。他還為我提供了不少資料和指導，其嚴謹的態度和求實的精神尤其令人感佩。

這個題目是我的導師蕭漢明教授為我定的。簡帛學是一個學術熱點，出土易學又是易學上的一個熱點，而要真正深入研究思想類的出土文獻，非有比較扎實的傳統學問的功底不可。渺予小子，不自量力，怎敢妄自涉足這片領域？我的專業是哲學，對簡帛學這個領域並不太熟悉。作這種研究必須具備古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等古漢語語言學以及古文獻學等方面的專門知識和方法訓練，可我雖然通讀過十三經，研讀過不少古代典籍，但畢竟在這些專業知識方面從未系統學習過，於是只有臨時用功補課。其實，話說回來，如果要深入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尤其是如果研究像《周易》這樣的古奧文本，沒有古代語言學和古文獻學等方面的知識確實是不行的，這是基礎。我們不能以哲學系不開這樣的課為藉口而不去自己學習。就算在這個具體的題目上作不出什麼好的成果，也可以借此來夯實自己將來作研究的基礎吧。我知道蕭老師當初為我選這個題

目的良苦用心，但目前做出來的這個樣子恐怕還是辜負了老師的期望。

當初選這個題目心裏真是一點底都沒有，除了剛才講到的知識準備不足之外，還有時間問題。離博士畢業只有一年時間了，我連自己要研究的對象文本，也就是楚竹書易是什麼樣子都不知道。但蕭老師說我可以寫，那大概就可以寫吧。楚竹書《周易》收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三冊，而第三冊的出版有些周折，它雖然在2003年底就印出來了，但據說由於印刷過程出了問題而被全部銷毀，所以實際上是2004年4月份才正式上市發行的。楚竹書易一面世，馬上就掀起了一股研究熱潮。這個熱潮主要出現在古文字學界，重點集中在對楚竹書易的文字考釋上。我把每一篇討論楚竹書易文字的文章都從網上下載打印出來，從期刊上複印下來，每篇都精讀。儘管自己不會考釋古文字，至少要能看得懂這類文章，也要會辨別誰說得更更有道理，能夠吸收這類成果以作更深入的進一步的研究。漸漸地心裏頭才有了一點底。

畢竟時間倉促，我的博士論文雖然是第一部對楚竹書易的綜合研究專著，雖然獲得了湖北省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的殊榮，但它的缺憾是很明顯的，主要在於没能根據楚竹書易異文資料對這一文本作深入的解讀。現在這本書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稍微彌補了一點這一缺憾。本書第三編對楚竹書易文本作研究和解讀的這部分內容近七萬字，占全書篇幅近1/3，就是這次擴充的主要內容。楚竹書易的研究還有許多伸展的餘地，本書不可能面面俱到，只有留給將來了。

這本書的出版標誌著我從小學以來二十餘年漫長的求學時代的真正結束（求學時代的結束並不等於求學的結束），同時也意味著我在學術上的真正開始。在這裏我要感謝所有把我帶入語言文字藝術和知識殿堂的老師們。很多老師雖然沒有聯絡，但我始終在心裏記著他們。

把我領入學術之門的是我的導師蕭漢明教授，這是在這裏要特別感謝的。我在武漢大學求學十載，讀碩士博士都在蕭老師門下，其實我的本科畢業論文就已經是蕭老師指導的了。我之所以從學於蕭老師，除了仰慕老師的學問之外，恐怕更重要的還是由於老

師有一種超然物外，灑脫而又厚重的傳統道家氣象。所以，與其說我是爲了學易學才跟了蕭老師，不如說是爲了跟蕭老師才學了易學。蕭老師的學問氣象是渾然一體的，而我所學到的恐怕是十不及一。蕭老師指導我們學習和研究從來都是要言不煩，切中肯綮；從來不大開書目，但一旦點到某本書那必然是要精讀的。他指導我們寫論文，總是根據不同的人因材施教，以啓發誘導爲主。他從不要求我們一定要按他的意思如何如何寫，而是強調讓我們自己思考，發揮我們自己的創造性。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師，也遇到了一位好師母。師母是那樣慈祥而親切。每次到老師家，師母總是熱情地端茶倒水，拿東西給我們吃，讓我們這些遊學在外的學子備感家庭的溫暖。我感冒了，師母拿過藥給我；天涼了，師母爲我準備過棉絮。怎不令人感動？師恩浩蕩，師情溫暖，當永遠感念！

在珞珈山呆了十年，需要感謝的老師還有很多，他們的道德文章永遠值得我學習。我常到唐明邦老先生家裏去看望和請教，他老人家非常熱情，總要送我一些書或論文，問問我的研究情況，爲我指點。郭齊勇老師也是對我影響極大幫助最多的，他指導我研讀古籍，爲我複印論文資料，爲我修改論文、推薦論文發表，爲我提供參加重要學術會議的機會，爲我報銷圖書資料費，以至於有老師和外界學者總以爲我是郭老師的博士生。郭老師對後學的獎掖和提携真可謂不遺餘力，他的儒家人格魅力也是大家所公認的。此外，朱傳榮老師、李維武老師、田文軍老師、徐水生老師、吳根友老師、丁四新老師、鄧曉芒老師、曾曉平老師、蕭詩美老師、陳建國老師、孫思老師，等等，還有許多老師對我的教誨和關心，我都會永遠銘記。

還要特別感謝周山先生。2005年盛夏，他冒著酷暑從上海來到火爐武漢主持我和朝暉兄的博士論文答辯。還要衷心感謝羅熾教授、林忠軍教授和王新春教授對拙作的評審，他們對拙作的謬獎和鼓勵無疑是我能在這條研究道路上繼續前行的一種動力。在本書的寫作和修訂過程中，我還得到了師兄問永甯、學友劉貽群、鄭朝暉等在資料上的諸多幫助，而與李耀南先生、李尚信先生、房振三先生以及謝向榮先生等所作的書信交流和電話討論尤其令我受益匪

淺，在這裏一併表示衷心的感謝！

最後要感謝的是我的家人。我的家人都非常支持我的學業，但我選擇了哲學這一冷門恐怕也非他們之所願，不過他們都充分尊重了我的選擇。父母很不容易，含辛茹苦供我們兄妹三人上大學，而我一直讀到了三十歲。父母的養育之恩是一輩子都報答不盡的。父母都六十多歲了，又為我的工作和生活操了不少心，近年突然覺得他們老了許多。可我“而立”不立，此時竟無力孝敬他們，這真令為人子者難心安？

畢業參加工作的幾年來，我才第一次真正體會到了什麼叫艱難和困苦。路是自己選擇的，一切我都可以承擔，但我又憑什麼為了自己一點自私的學術興趣和所謂的精神自由，而讓妻兒與我一同受苦？畢業參加工作前的那點美好的想像很快就成了泡影，一切回到現實中來。繁重的教學、頗受限制而難以自由的科研、養育小孩、置新房，還有一些人生不幸，一齊襲來，壓得我和妻喘不過氣來。每天只有忙碌和疲憊，經常是等到孩子睡了才開始工作。孩子體質不太好，更需要妻的照顧，妻的工作任務繁重，所以她比我更辛苦。有時她竟然通宵用電腦，以便使我有更多更集中的時間用電腦寫作。妻子勞累不堪，在我面前卻毫無怨言。我一方面驚異於她的堅韌，另一方面在內心對她充滿了深深的歉疚。而由於我的不善安排，不會計劃，舟流所之，拙於世務，不知又給妻平添了多少負擔和憂慮。孩子大些了，教學任務輕些了，總的來說好些了，但依然是忙碌著。兩三歲的小孩是最需要父母陪伴的，可是我們卻都要忙工作。每當兒子來拉我跟他玩，不讓我用電腦時，看到他那張可愛的臉和那渴望的眼神，心裏真不是滋味。而我有時竟然因為他打斷了我的思路而喝斥他。有時當我離開電腦看到他一個人孤零零地在那裏玩時，心頭總不免一酸。他見我來到客廳，就問我工作完了嗎，當我一點頭，看他那手舞足蹈的高興勁……

新的一年开始了，一切都在好轉，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我相信最艱難的日子過去了，我有勇氣和信心迎接美好的未來！

戊子歲末，貳零零九年元月於長沙嶽麓山